

此土著述(雲)

第 145 册

一五・一六〇一 起信論疏筆削記一五卷(一至一五) 長水沙門子璿錄……………一

(田六―田十、赤一―赤十)

卷一(田六)……………二 卷二(田七)……………二〇

卷三(田八)……………三六 卷四(田九)……………五五

卷五(田十)……………七六 卷六(赤一)……………九三

卷七(赤二)……………一一二 卷八(赤三)……………一三〇

卷九(赤四)……………一六一 卷一〇(赤五)……………一八二

卷一一(赤六)……………一九六 卷一二(赤七)……………二一二

卷一三(赤八)……………二三九 卷一四(赤九)……………二六六

卷一五(赤十)……………二九八

南山高麗講起信玄敘(赤十) 玉峰可堂師會撰……………三二〇

一五・一六〇二 五燈會元五七卷(一至一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三二三

(城一―城十、昆一―昆十、池一―池四)

目上(城一)……………三三四 目中(城二)……………三四七

目下(城三)……………三七〇 序(城四)沙門廷俊撰……………三九一

卷一(城四)……………三九三 卷二(城五)……………四〇九

卷三(城六)……………四二九 卷四(城七)……………四五〇

卷五(城八)……………四七一 卷六(城九)……………四九一

卷七(城十)……………五一一 卷八(昆一)……………五三四

卷九(昆二)	五五五	卷一〇(昆三)	五七六
卷一一(昆四)	五九七	卷一二(昆五)	六一九
卷一三(昆六)	六四〇	卷一四(昆七)	六六〇
卷一五(昆八)	六八一	卷一六(昆九)	七〇一
卷一七(昆十)	七一九	卷一八(池一)	七四一
卷一九(池二)	七六二	卷二〇(池三)	七八二
卷二一(池四)	八〇四		

Q177



起信論疏筆削記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起信論疏筆削記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一

田六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此文之作本乎石壁石壁慈甚蔓於章句凡
 伸一義皆先問發次舉疏答後方委釋雖不
 忘本母之體而有太過不及焉講者用之
 未至穩暢今就其文取要當者筆而存之其
 繁緩者削以去之仍加添改取其得中俾後
 學者不虛勞神智照無昧也抄曰筆則筆削
 四六

則削因以筆
 削命題云爾

中印度境有嚧羅尾爾者此方翻為馬鳴於
 佛滅後六百年內破邪見幢樹正法寶宗諸
 實教造茲一論名曰大乘起信說有五分大
 判為三初因緣分即序分也明論發起由八
 因緣非同率爾無利益故後之一分勸修利
 益即流通也勸於論生信思惟修習得大利
 樂流至後代益衆生故中間三分即是正宗
 謂立義一分畧標綱要立一心法列二種門
 舉三大義因果俱運畧為下文而張本故解

釋一分由前畧標義理未暢是宜廣釋今義昭然以生解故信心一分說四種信五種修行令諸衆生信根成熟入不退故此上三分是前因緣所起是後一分所勸由是俱號正宗已知論文三分大節應知能解疏文若何

以疏前有序爲序分開章已下爲正宗分後文既無批述迴向乃闕流通既而三分不具即分爲二初論疏題目二初標題目者以題是一部大綱不得不預知悉故須畧解題中五字可對天台五重玄義天台凡解經題皆

約五義今言大者體也來者宗也起信用也論者教也一論所詮唯體宗用五字合故是即名也大謂體者此有總別總以一心爲體論之主質無出於斯謂信所緣故解所了故行所趣故證所入故因所感故果所顯故故

論初標以爲法體文云摩訶衍者一法二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是摩訶衍義等此是直目其法名之爲大謂豎窮橫徧無礙圓融當體受名不因待小故涅槃云不因小空名爲

田六

二

大空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別者約義所論即有三種謂體相用即開前一心以爲三義即大涅槃三德是也如下文云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滌

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故大之一字通於三也乘謂宗者即從因至果以取體故乘者就喻彰名運載爲義如世舟車可以運重致遠也即喻菩薩乘此大法越生死野渡煩惱河到菩提鄉登

涅槃岸故下文云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此中能乘是始覺所乘是本覺能所冥符始本不二名究竟覺即是所至之處一相一味究竟平等更無三異於一體中義分能所爾亦名一乘亦名

無上乘也起信謂用者以此論中能破疑執生正信故起即顯發信謂忍樂謂於前大乘一心三義境上顯發忍樂之心名爲起信故論云爲欲令衆生除疑捨邪執起大乘正信佛種不斷故此信起時必內由本覺爲因外

田六

三

由師教爲緣因緣和合內外相資故能顯發下論云因緣具足者所謂自有熏習之力又爲諸佛菩薩等慈悲願護故能起厭苦之心信有涅槃修習善根等然信之一法爲衆善之源萬行之始解行修證皆悉由之證極之

處名得涅槃苟非其信焉辦斯事故華嚴云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河開示涅槃無上道然此論中不唯起信亦兼解行謂五分論文二三是解四五是行既含多義普協輿情欲令自淺之深是

故但標起信論謂教者即聖人被下之言教愚成智教凡爲聖故論者議論也謂假立賓主自問自答循環研覈究暢真宗商議論量如上法義教誡學徒也然論有宗釋之異此宗論也謂馬鳴大士宗法華涅槃楞伽思益等百餘部實教大乘之所造故實謂義豐文約無法不收故下文云如是此論爲欲總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又云如是摩訶衍諸佛秘藏我已總說又云諸佛甚深廣大義我今隨順總持說等然此論文是

證真大士後得智中宗經所造後人不思議短却謂泉枯往往謗之言非圓實下文勸信非不殷勤聞思修益備彰功利不信毀謗受苦彌劫豈不勉哉如上五字即法喻因果解行理智能化所化能詮所詮無不具足括盡

一論以立此名也疏者疎也決也謂疎理法義旨趣決擇文言章句令悉通暢也然大等六字約六釋分別總成五對一能乘所乘對謂人爲能乘大爲所乘所乘即大能乘之大大之乘故持業依士依主三釋兼通二能

田六

四

起所起對謂大乘爲能起信爲所起即大乘之起信依主釋三能信所信對謂信爲能信大乘爲所信所信即大乘大乘之能信持業依主二釋四所詮能詮對謂大乘起信爲所詮論爲能詮五能釋所釋對謂疏爲能釋上

五爲所釋二皆依主并者兼共及也序者叙也謂敘述一論之大意故又訓緒也此文即者即長安崇福寺也以天下有五寺俱名太原爲揀餘四故言西也東即揚州南即荆南

府西即長安北即太原

亦名崇福中即東都福先

俱稱大原者以則天生于太原此既皆彼捨宅所置爲敬生處故以爲名沙門者釋衆之通號此云勤息謂勤修戒定慧息滅惑業苦故受斯稱法藏者俗姓康氏華嚴第三祖勅

謚賢首大師德業恢隆廣如傳錄述者明非造作也如仲尼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已勞謙故云述也草堂寺名在終南山宗密者姓何氏謚爲定慧禪師是乃學窮內外道映古今盛德大業滿所聞見先以論疏二本別

行致其學者不能周覽既成互闕功進難前
今列疏文以就於論既論下有疏論上有科
文義昭然章段備矣學者披繹得不荷其優
賜平序文二初總敘宗旨二初序論之大意
文四段所以列此四者蓋敘一論之意論之

大意莫越於斯從始至末攝無不盡今初四
句明一心法立義文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
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
示摩訶衍義解釋文云顯示正義者依一心
法有二種門乃至二門不相捨離等今此叙

之也言夫者發語之詞也如云夫孝德之本
教之所由生又云夫易廣矣大矣或句中句
下皆語詞也真心二字正指法體真謂真實
揀非偽妄心謂靈鑒要妙中實凡言於心然
有其四一者梵語訖利馱耶此云肉團心則

人之心藏也其色赤形如蓮華上有七葉色
法所攝二者質多此云集起即第八阿賴耶
識以能集諸種子起現行故三者緣慮心此
通八識心王以各能緣慮自分境故四者乾
栗馱此云堅實心謂如來藏自性清淨不生

不滅心也今所明者正是此爾所言真者揀
餘心故若稱實言之但是一心貫於真妄以
論標立為大乘法體即總相心也於一心中
方開二門今雖云真乃是以別顯總此心若
在初門但名真如若在後門但名本覺應知

真心是總真如是別寥謂空寂廓謂曠大空
即中無妄染寂乃其性湛然曠謂德用無邊
大則體周法界故下文云從本已來一切染
法不相應故此心之空義也又經云妙覺湛
然周徧法界斯寂義也又經云覺性徧滿圓

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乃至八萬四千
陀羅尼門徧滿法界斯曠義也又下論云是
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等則大義也既而清
淨本然周徧法界湛然常住妙德無邊由是
乃云真心寥廓故華嚴疏云寂寥虛曠沖深
包博總該萬有即是一心也問太虛空界亦
空寂亦曠大與心何異答太虛則以無爲體
故云空一向凝然故云寂闕其德用曠義不
成爲心所包大義無準豈同真心彌滿清淨
中不容他德用無邊性起爲相沖虛妙粹炳
煥靈明越彼太虛方之海印也此上則顯心
之德相也絕言下明心之離過絕謂斷絕於
辭也言謂語言即聞慧境界謂似像屬於義
也即思慧境故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筌是

捕魚之器筌即網兔之具此二即言象喻也
今顯真心不可思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
云絕也謂心體離言非可以言語取心體離
念不可以識情求口談詞喪心緣慮亡故下
文云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心緣相又云非

田六

七

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
等皆明心離過也筌第喻言象者第能網兔
喻言能取象筌能捕魚喻象能取意今法喻
雙舉者爲成文故然筌第之語是周易畧例
正文故彼文云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
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
言著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猶第者所以在
兔得兔而忘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然則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筌也存言者
非得象存象者非得意象生於意而存象焉

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易中舉此明尋言得象尋象得意得意須忘象得象須忘言苟不能忘皆非得旨此乃約人以明勸人捨筌今文但約本性直就法體說離言象非約勸

修雖借彼文不同彼意苟欲強說於字來由恐乖文旨冲漠下別約橫豎以顯心之德相冲謂深也此明心之體性豎窮三際而洞然無底故經云甚深法性諸佛行處又云幽邃深遠等漠謂沙漠此顯心之德相橫徧十方而曠然無邊故經云覺徧十方界本性圓滿故此乃窮三際而三際不遷徧十方而十方無外又冲謂剛柔得所漠謂名目難及以此心性雖體離相而隨緣成事雖隨緣起而本性不變此隨緣不變之體不可以智知識識

名言名目故云漠也經云不染而染難可了知染而不染難可了知希謂無聲夷謂無色老子云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此乃重顯深廣之相深故聽之不聞廣故視之不見謂此心體唯證相應非是見聞之所及故

四六

八

忘境等者此亦顯心離過忘謂於法不記斯亦絕無之義境謂所證之理智謂能證之心凡言境智能所者蓋約反迷從悟對染說淨皆屬生滅今此顯示非染淨之一心絕迷悟之極致尚不可立真妄之名豈存乎能所境智故楞伽云無存佛涅槃亦無涅槃佛遠離覺所覺又圓覺云覺所覺者不離塵故以一心之體絕凡聖亡因果離性離相不有不無焉可更言境智能所故云亡也楞嚴云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斯之謂

歎非生滅下二顯真如門前門但約絕待亡
詮旨離性相故云寥廓冲漠等今門約對生
滅顯不生滅待妄立真故云真如門即下立
義文云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解釋
文云心真如者即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

謂心性不生不滅乃至云以離念境界唯證
相應故今疏敘彼故云非生滅等非無也不
也然生滅與不生滅須約三性分別且約三
性自相說者謂徧計妄法一向生滅圓成實
性一向不生滅依他假法相同徧計似生似

四六

九

滅性是圓成不生不滅若稱實言之則三性
皆無生滅雖然且無義不同何則謂徧計即
無法可生無法可滅如繩上蛇依他乃即生
無生即滅無滅如麻上繩圓成即中無前二
生滅之法如麻上無繩無蛇唯識頌云初即

相無性次無自然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
性圓成實性即是真如故云非生滅也然此
但明圓成當體不生不滅亦不和會泯於生
滅之法故圓覺云如來寂滅性未曾有始終
故下文云所謂心性不生不滅又云非前際

生非後際滅畢竟恒常等此即顯真心不變
也四相等者四相有三種一微細四相謂一
剎那有九百生滅但是有爲皆爲所遷即生
住異滅也二果報四相即生老病死涅槃經
中名爲四山如彼經云有四大山從四方來

欲害人民當有何計而能免彼波斯匿言設
有此來無逃避處唯當專念持戒布施佛讚
善哉我說四山即是衆生生老病死常來切
人等三一期四相謂始從迷真終至造業八
相生滅通束爲四謂生相有一住相有四異

相有二滅相有一若反迷斷時始從初信止滅相終至十地斷生相如下具明今言不遷者即微細四相兼於餘二以四相但遷有爲之法心是無爲非所作性故不能遷文中畧舉初後以攝中間故云非生滅也無去來者

謂此真心不向前際去不從後際來亦不現在住現在住者即是諸有爲法故成唯識云住表此法暫有用今不同彼故云無也三際等者際時限也莫無也易謂變改三際雖是能易之法但能遷變有爲令其改易心非有

田六

十

爲故不能易淨名云但以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但以下三叙生滅門即下立義文云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解釋文云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乃

至此非心識分別能知以真如自在用義故今叙之也文有四句於中上句標生滅所以餘句釋生滅相初句言但者詞也以由也此性雖寂寥虛曠沖深包博非生非滅不垢不淨然不住此一向寂滅非染淨中而隨彼能

熏成一切法隨染即九相生滅隨淨即三乘聖道皆由真如以無住爲其種性亦由性は無住故能然也淨名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楞嚴云本此無住以立世界及諸衆生非同他宗明真如體一向堅密猶如玉石不受熏

習不能隨緣但說賴耶爲染淨本受熏持種也隨派下喻明也水分流謂之派路分徑謂之岐今取岐派共爲一喻謂如一流之水隨何岐路分流成派真心亦爾隨何因緣作凡聖等如下即明逐迷下正辨生滅之相逐隨

也任從也迷則背覺合塵悟則背塵合覺然其迷悟各具因緣迷中以無明爲因境界爲緣悟中以本覺內熏爲因師教外熏爲緣若隨從迷中因緣即沈於生死則一切有漏染法起一切無漏淨法滅滅則若隨從悟中因

緣即升於覺路則一切無漏淨法起一切有漏染法滅滅即如下文說無明爲因生三細境界爲緣生六麤即沈淪五道是爲逐迷也本覺內熏爲因師教外熏爲緣發解起行即超升佛果是爲從悟也迷之與悟皆是性爲

迷悟雖殊不思議一故經云無始時來性一切法依止由此有諸趣及證涅槃果華嚴經中性起法門即所義也又涅槃云佛性隨流成衆味等楞嚴云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日照則明雲屯則闇等皆顯

真如不住自性隨緣成法也雖復下四明二門不二也上說真如生滅其義迢然雖行相不同然理歸一揆二而不二故有此門即下解釋文云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

念乃至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今此叙之也文二初法二初正明不二文中四句前二句明生滅不礙真如後二句明真如不礙生滅即互不相礙即不二之義也今初雖復者詞含縱奪貫下二句繁多興

起鼓動躍跳也繁則染淨多途興則新新生起鼓則體非常住躍則相不久停以染淨因緣繁多興起鼓動跳躍念念生滅未曾暫住雖不暫住而其體不變不變之性即是心源心源即未嘗有動故下文云覺心初起心無

初相圓覺云覺者如虛空平等不動轉又下文云雖念因緣善惡果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故云未始等靜謚下二句明真如不礙生滅謚亦靜也靜中之靜故名爲謚靜則相非生滅謚則體絕有無虛乃無礙圓通凝則寂而常照又無惑之喧煩曰靜無業之遷流曰謚離色之質礙曰虛非心之生滅曰寂雖真體若是而用常隨緣隨緣之用爲業爲果善惡樂苦形影不差故云未嘗乖等嘗曾也乖違也業因果報皆通善惡漏與無漏即不動真際而建立諸法故淨名云無我無造無受者所作之業亦不忘下文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善惡苦樂等報不失不壞故使下二釋成無礙前二句釋真如不礙生滅後二句釋生滅不礙真如言故使者即因前

起後之詞亦通下二句故者所以義使令也由前真如不礙生滅所以令其不變之真體任運隨緣起成深淨深淨二字無法不攝從來不同非適今也故云恒殊然此深淨全性所起故下文云譬如種種瓦器皆同微塵性相如是無漏無明皆同真如性相不捨下二句釋生滅不礙真如由無礙故所以令其不捨差別妄緣即是一真實性妄緣差別凡聖收盡凡聖相異而體是一一體之內本無凡聖故云致一致理也遂也故下文云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等故圓覺云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衆生又云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其猶下二喻也此中四句前二句喻真如不礙生滅後二句喻生滅不礙真如其者指法之詞猶

如也波動喻生滅染淨不同水溼喻真如一體無異波以動爲相有以溼爲性初句反顯以喻生滅門中無有異真如之染淨也故云波無等故即下順喻由不異故遂能即於一心而辨生滅故云即水等即喻前文不變性

而緣起染淨恒殊也水無下二句喻生滅不礙真如初句反顯以喻真如門中無有異染淨之一心也故云水無等次句順喻由不異故遂能即彼生滅而顯真如故云即波等此喻前文不捨緣而即真凡聖致一也是以下

結成不二也是以二字結指之詞動靜等三對說有通別通則不出真如生滅兩義謂動俗生死即生滅餘皆真如別則動靜約喻真俗約諦生死涅槃約染淨此諸二法本不相是法相迢然今以一性通之令動靜無別真

俗不殊染淨同體一無所異良以性起爲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故下文云如大海水因風波動風相水相不相捨離又經云二諦並非雙恒乖未曾各又大集云生死涅槃二界平等即是佛界此中交徹雙融夷

四六

十四

齊同貫等正顯二法不二之語徹通融和夷平齊等貫通也對文可見然上四門旨趣微妙初則標本以彰末使萬有星羅於義天後則攝末以歸本俾羣象泯同於性海乍舒乍卷或存或亡法乃同時義無前後由是阿鼻依正全處極聖之自心毘盧身土不逾下凡之一念圓實之旨其在茲焉問初叙一心後辨二門不二亦即一心初後何別答初之一心心當能起後之一心心當所歸雖前後體同且始終義異但以本是一心離名絕相由

其迷悟萬法隨生生法本空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由是論依法說疏約論明次第四門故無所越一論之皆其在茲焉但以下明造論因由二今初反顯者欲顯菩薩造論先明不假論時如來在世即時勝緣勝根

熱易調即根勝行勝謂牟尼釋尊成道已來未涅槃時法化流行聖賢輔贊人根成熟性行調柔非一佛所種諸善根於無量劫久植德本一稟下明根行勝相不須再聞故言一承順聖旨故云稟尊言者八音四辯金口親

田六

十五

宣聞而獲益速無生忍故云懸契又懸者遠也不必親從金口但展轉傳聞如身子聞馬勝因緣目捷連承舍利轉教此之根性尚不藉結集之經豈假菩薩造論故下論云若如來在世衆生利根能說之人色心業勝圓音

一演異類等解則不須論大師下正明二初叙謬述迷二初總叙也大師者德業高勝可軌可範即十號中天人師一號也緣終息化佛日韜光故云沒後即時緣俱劣也爾時則昏衢失照世皆闇真正法陵遲故名爲劣異執下明根行俱劣顛倒計著名爲異執亂於正理故曰紛紛亂論理也此有三類執計不同故名爲異一凡夫依於鈍惑執五蘊色心計爲常樂我淨二外道依於分別於五蘊上計其有我或即蘊離蘊著斷著常起六十二見等三小乘雖破我執而起法見不知真常而計無常等四隨自見解各立已宗分爲二十餘部互相是非此即俱名異執或趣下明其劣相或者不定之詞此等根性既劣或隨利鈍使成凡外或聞權淺教爲小乘也凡

夫外道非佛正法故名邪途宗習歸向名之
為趣小徑者已離我執不名為邪未得法空
不名大道趣理偏僻厭心勤勞切募化城不
求寶所唯貪自利豈能運他既匪大途故云
小徑遂使下別顯二初迷理遂使者躡前起

後之詞由前根緣既劣異執仍繁遂令迷本
真心逐妄流轉功德法寶本有而無用圓解
神珠垢覆而不現孤窮生死之路備賃涅槃
之門動經塵劫飄然浪迹三德秘藏莫之能
入也此中二喻各出一經一貧家寶藏喻即

田六

去

如來藏經九喻中之第五也彼文云譬如貧
家有珍寶藏寶不能言我在此中既不自知
又無語者不能開發此珍寶藏一切眾生亦
復如是如來知見大法寶藏在其身內不聞
不知就惑五欲輪轉生死受苦無量等匿隱

濟救乏闕也少而無父曰孤無財之極曰窮
合法可知二衣內明珠喻即法華五百弟子
受記之文廣說如彼賃力曰傭給使曰作餘
文可解加以下二迷教也言加以者以如來
滅度之後雖不親承金口然有結集教文可

以尋言見象尋象得意眾生根性雖劣多起
異見苟能聞於大法自然改正今又否能尋
數廢置敷宣圓理既而幾聞邪見於焉難革
聖人既滅根行仍微圓實之教抑又不行故
云加以文中四句前二句明大教積綱後二

句明迷者難改教非小道運至無上故曰大
乘終極圓實揀異權淺故名深旨貝葉者即
多羅樹葉也猶此方竹帛簡牘之類載能詮
文可以披取見所詮理如說而行反迷歸悟
今隱廢不行故云沈也下二句明迷者難改

羣有者即前凡夫外道小乘類各衆多故云
羣有無正法眼不見佛性故曰盲徒馳謂奔
趣異路即邪途小徑也既不能就之於有道
正之以圓乘迷謬日深習以成性服藥不瞑
眩厥疾何瘳還復無因故云莫反爰有下二

興悲造論三今初悲歎人法也初二句能歎
爰曰也謂如來滅度已六百年人根雖劣正
法尚存聖人示生興我真教故云爰有大士
謂馬鳴論主本成正覺號大光明迹居八地
爲法身菩薩發大心信大法解大義修大行

證大道趣大果非其小流故云大士也馬鳴
者謂此菩薩生時及說法時感衆馬悲鳴故
受斯稱如下廣釋慨此下二句所歎初句歎
教無聲之歎曰慨積綱者喻也圓實之教尋
數既罕沈廢不行如大綱既積綱目何整人

天魚無其滯漉佛彼岸何由得致游泳苦海
無能出期道之不行職由斯也悼斯下傷迷
悼傷淪沈溺沒也大士見教網沈綱積而不
舉迷徒溺喪淪而不升歎之傷之寧不思救
故經云我以佛眼觀見六道衆生貧窮無福

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乃至不求大勢
佛及以斷苦法爲是衆生故而起大悲心等
將欲下二述造論意文有六句初二句明教
顯理次二句破邪歸正後二句令獲頓益今
初將者當也且也欲謂希願啓謂開發了義

大乘名爲深經終實圓理故曰妙旨佛親說
時利根者得入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
色滅度之後昏鈍性障諸阿顛迦其猶昏衢
昏衢之體是謂二障大士思欲發揮圓實旨
趣令彼迷者失無明闇佛昔曾破今更重明

四六

六

故云再曜次二句破邪歸正序謂指破心行
理外總名邪見非但不信因果而已此乃凡
夫外道二乘俱名為邪故迦葉言我等自此
已前皆名邪見人也顛頂也以頭向下故名
顛倒或顛者病也眸即目瞳此舉喻也如人

眼之有病妄見空花毛輪二月等又顛即心
狂由心狂故目覩諸物皆悉不正謂非親見
親等彼邪見者亦復如是於性空處見生死
涅槃於妙明中成分別見妄正趣者真菩提
路也徃而却還曰歸衆生迷見不依正道旁

行五趣縱出三界亦落無為院中今欲令彼
不循異轍還向直道無諸委曲也後二句結
成頓益初喻次法水初出可以濫觴曰源者
即人也如人泝洄窮其水本名為還源以喻
行者友生死流歸於本際也得本際者名覺

心源故下文云覺心源者名究竟覺若準他
說三無數劫修習廣大行願方成正覺如挹
流討源也今言可即非遙者謂只於生滅之
處示彼因緣無性四相本自不死即真實
如下論云四相本來平等唯一覺故又云一

四六

九

切法悉皆真故皆同如故圓覺云知幻即離
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又南岳云道
源不遠性海非遙肇公亦云道遠乎哉觸事
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斯皆可即非遙之
義也如示萬派之水即是本源之水無二別

也如是則一念契真即名為佛豈待多劫而
遠求耶頓益之義昭然可見造廣下三正造
諸論二初廣論謂甘蔗論釋中本楞伽經義
味豐美故立斯稱又造一心徧滿論融俗歸
真論真如三昧論等一百餘部如來滅度方

六百載人根稍利堪受廣說故云當時遐遠羣衆品類也即普該衆類遠及未來凡是當機皆獲斯利故云遐益羣品既文下二畧論三今初出所以也既者已也即印前之詞文多謂甘蔗論六百卷或云一百卷此方無本難定是非邈遠也文句既多義又深遠後代雖有圓頓根性心力劣者於此文義廣博之論不能備覽非謂一向權小之機名爲淺識以此畧論正爲大乘頓根令悟入故故下文云自有衆生復以廣論文多爲煩心樂總持少文而攝多義能取解者又云爲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正解不謬故爲令善根成熟衆生於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故等斯則正爲大乘信解位人而作因緣及知於此廣中但無心力名爲淺識悲末下二正造

論悲謂菩薩造論之心菩薩發心體有三種謂大悲大智大願悲則度生智則求證願則總攝今爲拔衆生苦與究竟樂而造斯論故須悲也下論云所謂爲今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末葉約時迷倫約類以佛滅後二千五百年去解脫智慧多聞禪定俱不牢固但隨迷見唯起諍論如斯類也誠堪愍之故造此論令其悟入葉世也倫類也可謂下三彰功益二今初畧能舍廣可謂者印歎之詞論唯一軸二十四紙故云文約約畧也所詮之法義備河沙故云義豐豐多也斯則攝盡十方三世諸佛法藏故下文云諸佛甚深廣大義我今隨順總持說又云如是摩訶衍諸佛秘藏我已總說解行等者解即立義解釋二分所詮令生解故行

即修行信心及勸修利益所詮令起行故又云於真如法中深解現前所修離相又云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法等俱即是兼義意無別解行兩足故曰俱兼亦可俱則具於解行兼則解中有行行中有解目足更資方

到清涼池爾中下下二巧被根緣謂中根已下之類皆由此論開示而得悟入佛之知見若約位說悟當信解入當行證若依天台兼於開示總對圓教四十位人即住行向地如次以配開示悟入也今以深該淺故云悟入

田六

三

者矣辭也然此中下之言非謂對大指小名為中下以大乘圓頓之根自有上中下別今是圓根之中下也如圓覺經三根之義正同於此今言中下悟入以讓上根廣論被故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一

音釋

璿似綠切 璿王衡切 璿日麀鹿切 璿魚府切 璿詩 璿音你 璿胡草切 璿考
 璿仕革切 璿竹皮也 璿莫結切 璿余石切 璿音你 璿音
 璿深也 璿竹皮也 璿莫結切 璿余石切 璿音你 璿音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二

田七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將解下別釋義門二初開章懸叙中六者蓋有綸緒何者夫聖人所作必不徒然茲論發興有何所以故受之以教起因緣也名教既

田七

興已知由漸釋氏之學三藏統收約法約人如何攝屬故受之以明蔽所攝也論蔽通乎大小菩薩有其權實不以義求罔知旨趣此論詮法分齊至何故受之以顯教義分齊也教所詮義以知至極未委何等機宜於此

悟入故受之以教所被機也所詮所被既已昭然未審能詮以何為體故受之以能詮教體也教體既明教下所詮宗於何事宗之畢竟趣向於何故受之以所詮宗趣也凡是教興悉須具此故今懸叙止斯六門謂論所因

故論所攝故論所詮故論所被故論所依故論宗歸故然本疏開章具列十門前六同此但於此後更列四門謂釋論題目造論時代翻譯年月隨文解釋如次至十也今疏不依彼列者以是懸叙義門不欲雜於別解文義

故將後四合在隨文注解之中由是懸叙但有六段一辨教下二釋文二初總標也十徵釋者十段之中皆初一句是徵餘皆釋也一依下別列十段今初依何智者起論之體莫先於智無智不能起論故佛法中智為根本也斯則六因之中智生因也以有智故有義有義故立言故此十中先責其智謂依下釋也然菩薩之智有權有實實智詣理虛通往來符會真體名洞契心源心源即無相真理也契此理故名無生忍即根本智也權智幹

事建立佛法成就衆生隨其根性授與法藥
令得服行名隨機巧妙之辯謂順其根欲上
中下品故曰隨機言無踈拙曲成萬物而不
遺故名之爲巧巧無巧相不可以言議思度
故名妙也此智騰之於口故名爲辯此辯有

田七

二

四有七四謂四無礙辯即法義詞樂說也亦
名四無礙智但在心在口用處不同故得智
辯之名其體一也七辯者一提辯卒答不思
須即言故二無斷辯相續連環而無竭故三
迅辯明於理事心無礙闇言音迅疾如懸河
故四隨應辯應於時機無差異故五無踈謬
辯所說契理無差失故六豐義味辯名數理
事皆無量故七一切世間最上妙辯此辯有
五德一甚深如雷二清徹遠聞三其聲哀雅
如迦陵頻伽四能令衆生入心愛敬五若有

聞者歡喜無厭具此五者名最上也此上四
七之辯皆因本智證理而後得故名後得智
巧妙之相在次兩門然聖智圓通必須理事
雙照隨闕一種則非圓智今論主迹居八地
正證無生入真如門即根本實智照生滅門

隨彼事量一一觀察知機設化應根巧說即
後得權智權實二智隨用雖殊然體無二依
此一體圓智而建立論文故十地論稱歎說
者有三辯才智謂真實智體性智果智前二
即根本後得後一即後得之用謂依體性起

田七

三

言巧說故言果也今此所明通前三智也示
何法者已知論主所依非是下凡有漏之識
但依二智無漏建立凡所有言盡合真理契
會時機必無過矣如其所示是何法門令彼
信解修斷入證耶故此徵之謂一心下釋也

然大乘法體是衆生諸佛無二真源不分染淨真妄差別而能攝一切諸法寂焉不動靈鑒無昧故名一心而此心體非真非妄能真能妄故開二門門者無壅虛通徃來出入自在開闔無妨之謂也依心無相立真如門

依心具法立生滅門二門互通開闔自在俱以一心爲源故云心真如心生滅也三大者即二門下所示之義謂真如門唯示體大生滅門具示三大故下論云是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

自體相用故四信者謂信真如及三寶也信心是一信境有四故成四信故下論云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乃至常念親近脩習如實行故五行謂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止觀之法成就前來四種信心令成根不

退入正道故如下廣明所言等者法相至多今疏從一至五增數畧列不及多云故言等也若具言之即二覺四位四相四鏡三細六麤等不能廣引然疏列雖少無法不該以生滅一門具明世出世間一切法故此等皆是

所示之法雖通云示然示義有別謂於上諸法示令信解行斷證等配文可見由是疏中通云示也云何示者上之所列但是所示之法未知作何方便而顯示之巧謂權巧便謂方便此屬論主能示之智一味大乘即一心

四七

四

真理不分染淨因果凡聖空有等異故云一味揀對二乘故名大乘此之法體以智冥符離諸分別乃云一味若依言說示即開爲二謂法義也故論云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一者法二者義仍開法爲二門演義爲三大故

論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又云所言義者則有三種等備如前引由此下結指善權謂論主以一實智證無分別一味真理以方便力為衆生故善用巧便而開一味成多法門多無多相不違

一味故名善巧開即演一為多示即顯令生解也以何顯者意責前之善巧乃是展彼義門令一成多今欲令此義理皎然可見由何方便而得顯明以由顯明也音即音聲字即文字聲無聲相字無字相故云妙善謂論主於權實無礙智上流演聲名句文是無漏善性所攝不同凡夫屬於無記故淨名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斯則唯為開導利益衆生不依文字也華嚴十地品中喻空中風畫等皆顯聲名句文非有非無也斯皆謂之妙音善

田七

五

字譬比也喻曉也即以近事比類令於深法得曉了故無著云喻者見邊義謂以所見邊與未所見邊和合正說名之為喻師子覺云所見邊者謂已顯了分未所見邊者謂未顯了分以顯了分顯未顯了分令義平等所有

正說名為立喻然有二種一者同法二者異法同法者若於是處顯因同品決定有性謂若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異法者若於是處說所立無因徧非有謂若是常見非所作如虛空等然離十過方為正喻同喻五過謂能立法不成所立法不成俱不成無合倒合異喻五過謂所立法不遣能立法不遣俱不遣不離倒離宗謂所成立法因即宗家因由所以與前譬喻皆為能立故因明論云由宗因喻多言開示諸有問者未了義故然宗者

有體有依依有能別所別依體之上共離九過方爲正宗謂現量相違比量相違世間相違自教相違自語相違能別不極成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相符極成因有三相謂徧是兼法性同品定有性異品徧無性然因有二種謂生因了因生因如種生芽了因如燈照物然此二因各有三種生因三者一言生因二智生因三義生因了因三者一智了因二言了因三義了因廣如彼疏然此因支離十四過方爲正因謂兩俱不成隨一不成所依不成猶豫不成共不定不共不定同品一分轉異品徧轉異品一分轉同品徧轉俱品一分轉決定相違法自相相違法差別相違有法自相相違有法差別相違然此三支共離三十三過并諸闕減等今非正意不能具陳

四七

六

然今論中雖說宗因譬喻不同因明三事合集成於比量但今文中或單舉宗義或舉宗因或舉宗喻或舉因喻如下論云一者法二者義此之法義但是因明前陳後說有法及法如立量云一心是有法定具三大故爲宗因云以有真如生滅二相故此但舉其宗因而不引喻或云真如是有法定不可立不可遣故爲宗因云以一切法悉皆真故皆同如故此亦但舉宗因也餘皆例知若以此論對五性宗應立量云一真如性是有法定能隨緣故爲宗因云是有爲法平等所依故同喻如虛空能令下結指謂前妙音等爲能顯法義理趣爲所顯由前巧便遂令義理明顯可見也此上二段即前巧妙之相依何本者此徵菩薩造論必有所憑若無依據便同虛誕

佛聖言即至教量正道理即比量定量即現量至教者謂一切智人無所不鑒具足五語言必誠諦依此立論決定可信無有虛妄故取為本聖言之語通於三乘餘人有所不知由是揀之故言佛也先標比量者以論宗經

田七

七

故比量者謂藉眾相而觀於義眾相者謂因三相由彼為因於所比宗義有正智生了知有火或無常等今言正道理者為簡一切邪謬因故若因不正宗義亦邪由是故言正道理也現量者謂無分別若有正智於色等義離名種等所有分別現別轉故名現量此有四類一五識身二五俱意三諸自證四一切定心此上四種皆現量也今言定量者以此四義緣色等境是決定故亦可前正道理中具含二量謂比度生解及自證知俱無謬

妄成正道理定量一句總指三量俱是決定取此為本可信從故藉何力者此責論主依經造論上欲契聖下欲利凡流至後代破邪立正俾世世不絕燈燈無盡為用力為假他威耶歸三寶者謂三寶吉祥一切眾生最

勝良由有歸依者能辦大事生諸福智能離生死得涅槃樂故佛滅度凡諸弟子所有著述皆歸三寶示學有宗不自專已離過失故今乞威加承力而作必至後代人無不信然加有二種一顯加謂現身說法二冥加但聞增智慧今通此二也能歸所歸如下廣釋為何義者此責既假三寶威加造立茲論有何義意切慕如此耶助揚化者助謂贊輔揚謂發揮化謂教導是則贊輔如來發揮法門教導群品以十方諸佛迭為師資互相贊弼令

法道流行衆生受化今論主示居因位師我
牟尼宗經造論故云助化摧邪顯正者謂如
來在日邪見者佛自調伏佛滅度後苟有斯
類人無制止今論主爲摧彼邪徒令邪教不
興立我正法令生正見故下論中顯示正義

田七

對治邪執是也護持遺法者謂佛所說法門
至滅度後捨名遺法今造論發揚令無墜地
者名爲護持使轉弘傳燈燈不絕以至來劫
名久住世報如來恩者佛留教法意在傳弘
展轉度人令至大果若不傳演逆佛本懷是

謂辜恩苟能顯發妙門光昭大教勞生獲益
不絕大猷斯則順合佛心雅稱宗祖名爲報
恩也故智論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牀座
徧三千若不傳法利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若有傳持正法藏宣揚教理度群生修習一

念契真如此是真報如來者然上五句說有
二意一則各自別說一句是一意謂助佛揚
化故摧邪故顯正故等二則躡迹通論從一
至五展轉相由即助佛揚化者爲摧邪故摧
邪爲顯正故乃至報如來恩故以何緣者此

責如上所爲本緣何事耶令衆生者三聚五
性一切衆生也離一切苦者離三苦八苦分
段變易二生死苦也得究竟樂者謂得無上
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靜樂一得永得更
無過者揀異人天二乘故云究竟由何起者

田七

九

此責菩薩造論之心因何而起大悲者即同
體無緣揀非愛見故云大也愍謂哀愍即能
悲之心物謂衆生即所悲之境凡夫戀生死
執常樂我淨故云迷二乘愛涅槃著無常等
四非其正趣認以爲正故名爲謬造論爲彼

令反迷為悟捨偏入圓也機何益者既為眾
生造論其有被此化者得何利益謂令下有
四益信謂十信聞思脩慧即三賢證入即十
地因滿即究竟位此則未信者令信未解者
令解未行者令行未證者令證未涅槃者令

得涅槃始從凡夫終至等覺受斯化者咸得
利益本疏則云六益謂信及三慧證入因滿
大同小異開合兩通然上十因意義相續若
不料簡寧免混然今近取譬令無所惑如構
大厦先要有解起造之解次列所造廳堂序等念

一心二門 三明其相開架向背等 四能造器三斧墨尺等合
妙音善字等 五有所憑準依經依匠 六旁籍陰功三寶加祐 七上安所尊報佛恩
八下廢來裔子孫男女 九念情深厚有思有
悲愍 十各得所安隨彼德便合 如上配合顯

然不同由是十文無相濫矣又此十中有因
有緣有通有別通則因緣不分謂此十段總
是造論因由緣起故別則第九為因第八為
緣前六則因緣所資七十則因緣之果又此
十中不出悲智謂第一是智第九是悲二三

四五六七是智之相八十二門是悲之相也
然論文之中自有八種因緣與此有同有異
同則疏論兩文不出悲智二種異則論中但
直述自己所懷為法利物疏則具叙論主化
智巧便妙權開示承力護法上報下化問論

中何故不具叙耶答疏叙他意故可具陳論
主述已但明所為若同疏中便成自伐故不
具叙二諸藏所攝者三二不一故云諸皆能
含攝故名藏謂明此論於三二中攝屬何藏
三藏者經律論也此約所詮戒定慧學增勝

而立謂詮定增勝名爲經藏詮戒增勝名爲律藏詮慧增勝名爲論藏言增勝者以一一藏通餘二故第一經藏者梵云欲底修多羅或云修妬路素咀纜此云契經謂契當所詮法義契合所化機心經謂貫穿所說義理令

無散失攝持所化物機使無顛墜故佛地論云貫穿持攝所應說義及所被機故契經即藏持業釋也第二律藏者梵語毗奈耶或云毗尼或毗那耶義翻爲律以明持犯法則軌度有如此方條法之制取此類也律法也古

翻爲調伏謂調鍊三業制伏過非調鍊則通於止作制伏則唯明止惡或翻爲滅謂身語意惡焚燒行人義同火然戒能止滅故或云清涼以能息惡炎熾相故此別俱就所詮之行彰名調伏之藏等依主釋也第三論藏者

梵語阿毗達磨此云對法法則所對之境謂無爲涅槃及四真諦對即能對之心謂理量二智此二對彼妙盡理源揀擇法相分明指掌如對目前名爲對法即對法之藏依主釋也此論屬彼定非經律故云對法藏攝問瑜

伽論說謂諸一切了義經典循環研覈摩咀哩迦據此則對法藏攝亦是佛說此論既是佛滅度後菩薩所造何得亦入對法藏耶答佛所說法有其三種一佛自說二加他說三懸記說今則後說也故摩耶經云佛記馬鳴

然正法炬滅邪見幢善說法要既蒙懸記即同佛言故得此攝問若言懸記故得入論藏者豈佛滅後一切造論菩薩盡是懸記耶由斯難故今助一解以佛所說雖有論議並屬經藏以十二部俱名經故菩薩造者但名爲

論或宗彼經或隨解釋故此所攝亦不相違
二藏者此則約人所立也謂於二藏之中詮
示大乘理行果故名菩薩藏詮示小乘理行
果故名聲聞藏故莊嚴論及攝大乘說由上
下乘差別故有聲聞及菩薩藏然約人說人

有三乘合分三藏以緣覺人多不藉教出無
佛世或出佛世即攝屬聲聞以四法之中理
果同故由是但立二種藏也若據教行有別
亦可開爲三藏故普超三昧經及入大乘論
說以約別義開爲三藏今依莊嚴等論約於
同義合爲二藏開之與合各隨一意耳然三
藏之中各具二藏二藏之內各有三藏但約
人約法分此二三廣如圓覺疏所辨菩薩藏
攝者以是大乘非詮小故故此所攝三教義
分齊二初總標別列也教是能詮義即所詮

四七

十一

以所詮義顯能詮教即知此教分齊所至也
詮法通局者通則大乘終頓圓以被機廣故
詮義深故局即小乘及大乘始教以詮法淺
故被機狹故又深必該淺故云通淺不至深
故云局又一經能含多教故云通一經唯詮

一教故云局以義分教者由諸家多約時分
教有所未允遂招諍論叙彼如別所明今以
義分故無舛謬此則義爲能分教爲所分得
知教之淺深者由所詮義有近遠故二隨列
別釋二初總叙諸教五今初小乘者運小根
至小果故如羊鹿車但能引輕不能致遠故
名小也但說下釋相也即正辨所詮之理但
猶獨也唯也我空者此教所明凡有所爲皆
因緣力中無主宰故爲我空縱少說者阿含
經云無是老死無誰老死既言無是老死即

是法空之義雖有此說以百無一分故云少說但標而已更不解釋故不明顯以非教之正意故今望大乘分明顯了義邊故名爲但如河少水亦名無水故但依下所依根本六識者即前六識彼教三宗所說有異謂經部

無別心所有部有別心所覺天所說唯一意

四七

十三

識隨六根轉無別六異三毒建立者貪瞋癡使害物最深能損法身慧命故受毒稱若以此三爲能熏現在色心爲所熏造業受生輪轉三界此爲染根本若以無貪等三爲能熏

現在色心爲所熏斷煩惱出三界此爲淨根本染之與淨由三有無除此更無所依故云但也未盡下結成不了不達如來藏心本具無漏功德故未盡淨法之源不了根本不覺是有漏因故未盡染法之源此教尚不詮七

八二識豈况無明法性耶故云未盡等多諍論者二十部分宗各不相與如群盲摸象紛然是非故云諍論苟盡其源安見如此大乘者運大根至大果故如牛車引重可以致遠故名大乘下四維權實有異以通對小乘故

總名大乘也始分二教者且標兩名此中二教各詮一義是謂空相非謂一教而有二名但說下明所詮理即諸部般若明心境染淨等並空始自色心終乎種智無不如幻故云皆空般若云無色無受想行識乃至無智亦

無得等又經云若有一法勝過涅槃我亦說爲如夢幻等未盡下判爲不了大乘法理不空不有而空而有既但說空當知未盡故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中論云空是大乘初門故言始也又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但說下即分教也一切法相者明所詮法然一切不出五位一百法謂一者心法有八二者心所有法有五十一三者色法有十一四者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五者無爲法有六縱說真如無爲是諸法性亦愜法相之

四七

十四

數故云但說有不成佛下判爲不了謂五性之中定性二乘無性闡提及不定性中三分之二必不成佛既不皆成即名爲分終實二教者標名也此只一教以對前二故立二名非同於前二教異也說如來下順明緣起即

生滅門故下論云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識等即前云不變性而緣起緣起下逆明緣性即真如門故論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

不滅乃至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真如即前云不捨緣而即真也斯則從本起末故云隨緣末即同本故云無性如範金爲器器即是金定性等者三聚五性一切衆生皆有如來藏心總皆成佛故涅槃經云凡有心者

定當作佛圓覺云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上皆明所詮之法方盡下判爲了義詮法窮源故云至極也對前未盡終於始故名爲終教非同法相故云實理分教不了乃屬於權此中了義故云實教頓教者標名也一直而談更

四七

十五

無委曲不歷階漸唯指本源故稱爲頓總不下釋相也不說法相者謂徧計依他色心假實法相雖廣不出於斯此既不說故名爲總即揀分教但說法相唯辨真性者此揀始教但說諸法皆空今說不空妙有即圓成實性

也此性圓滿成就凡聖因果平等所依只談此法故云唯辨此二句且畧標揀也下即廣示亦無等者釋不說法相也八識是法相之源一切最勝以勝攝劣故唯舉此然識如幻夢唯是一心故云亦無此中舉識以影所緣也呵教者斥其無實肇公云名無得物之功故圓覺云脩多羅者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下文亦云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勸離者令不執教使其捨詮也故下文云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淨名云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又云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文字性離即是解脫達磨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等能詮教既亡所詮義亦遣故但呵教也毀相者凡所有相皆虛妄故此則亡所證

境也泯心者心生則種種法生故此即亡能證智也經云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又云亦無能證者此乃妄識妄緣能詮所詮能證所證一切都泯故下文云一切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但一念等者念生既是凡夫相現性隱不生宜名為佛性顯相亡是故剎那登妙覺等佛於一朝故觀師云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更不假餘方便故云但也此則釋前唯辨真性不依下結成頓義既一念成佛豈立位馬位既不存不亦頓乎故思益經云得諸法正性不從一地至於一地圓覺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圓教者謂此教中該收前四圓滿具足性相俱融剎海塵毛交徧互入即華嚴宗也所說下

四七

十六

一真法界也謂所說理事心境人法聖凡染淨等法以要言之未有一法離於法界故云所說唯是法界或可此句是總標下皆別列性海圓融者理法界謂理性深廣故如海也理體周徧無有一法而不融攝故云圓融緣

起者事法界謂眾緣所造心境染淨情器因果大小一多各不同故無礙者理事無礙法界也謂緣起事法皆是理之所成緣起無性不礙於理理能隨緣不礙於事故得理事二無障礙相即相入下事事無礙法界也謂諸

事法各全攝理即理之事互不相礙故得一事法相即相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互為主伴重重無盡如天網珠光影互入無礙無盡也然上五教所詮不出性相性相相望料揀應成六句一唯相非

田七

十七

性小乘教也但說法相不言性故二唯性非相即頓教也唯辨真性毀相泯心故三相多性少即分教多說法相少說性故四性多相少即終教多說法性少說法相縱說法相亦不離性故五非相非性即始教但說諸法皆

空未顯真如性故六全相全性圓教也謂說一真法界全體而起成染淨法即全相也染淨起時性體不隱全是真如即全性也又此五教與天台化法四教相望但開合有異而大況是同彼則開前合後此則開後合前四教者謂藏通別圓也且如此中初小乘教即彼藏教第二始教此有二類一始教但說諸法皆空即彼通教也二分教但說一切法相即別教也第三終教明如來藏隨緣成諸染淨緣起無性一切皆如即彼圓中雙照義也

第四頓教唯辨真性即彼圓中雙遮義也第五圓教明性相俱融即彼圓中遮照同時義以此三教所詮唯是一心具一切法即彼圓教不思議中道也故此三教皆屬圓收此即合彼通別為一始教開彼圓教為終頓圓三彼即開此始教為通別二合此終等為一圓教雖開合有異而法無異也然彼更約化儀論四約時論五廣說如彼若於下二與論相攝二初定分齊正唯終教者以有生滅門說如來藏隨緣作阿賴耶成諸染淨義故兼於頓者以有真如門顯體離言依言辨德故然雖說兩門以真如門中但畧顯法體而已如其說迷悟辨聖凡論染則二礙三細五意六麤論淨則二身三大四信五行具辨染淨熏習廣明四位階降說斷證明解行但是一切

明七

世出世法皆在生滅門中所明既而廣畧不同故於二教以判兼正也若將下二明相攝也五唯下以五教為能攝此論為所攝後三攝此者終頓圓也謂此論中說如來藏緣起是終教說真如門是頓教又真如門是理法界生滅門是事法界二門不二理事無礙法界一心是一真法界此即圓教故後三教攝得此論然頓教攝此亦且一往若以理推頓教義狹唯辨真性如何攝此若言以有真如義故得彼攝者此論亦有前二教義亦應前二攝得此論此唯下以此論為能攝五教為所攝也攝前四者此論備有前四義故不攝圓者以四法界中唯有三種而不明事事無礙以圓教宗於事事無礙義既不全故非攝彼然以義推亦合攝彼彼文四種統唯一真

法界今論一心之體正是一真法界是彼圓
教之宗耳又彼事事得無礙者皆由真如隨
緣故也故知真如隨緣是彼事事無礙之由
故得攝也若以前科望於此義前文合云正
唯終教兼於頓圓也

田七

尤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二

音釋

捷

疾葉切
勝也

闔

戶臘切
門扇也

猷

余周切
圖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三

田八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約法生起下二初標科總示依詮染者以淨法是攝末歸本義今明從本起末故唯取染略五重者廣即十四今於十四之中類束為

田八

一

五故云略也對諸宗者即前五教也前以能詮為門故云約教此以所詮為門故云約法也二隨文別釋二初正明五段五中二三以略分真妄故云開云明後二唯約妄論具顯次第生起故言生也一心為本源者為是也

謂此一心是一切染淨法之根本其猶水源為萬流之本更無有法為心之本故云唯一心本即源也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法喻雙顯故云本源華嚴下配教此是圓教之所宗故四法界

者如前所列然四種皆稱法界而界義不同謂理法名界界是性義謂與一切染淨諸法為體性故事法名界界是分義一一事法分限別故後二法界具性分義可知義雖有四而體是一故混四為一一外無四故云統唯

一真也謂寂寥下總萬有以出體彼曰法界此曰一心謂此一心是法之性故曰法界隨義立名體元無異故以一心為法界體初二句顯德相寂謂無聲寥謂無色虛則中無妄染曠謂寬徧十方冲即是深豎通三際包即容受一切無餘博則能入一切咸徧總該下明該收萬有者一切法也萬有不出一心是故一切全為心性心性無外攝無不周也此但意在出體不在收於萬法恐存心外之見故曰總該等也然諸教中皆說萬法一心而

淺深有異今約五教略為辨之一愚法聲聞
教假說一心謂世出世間染淨等法皆由心
造業之所感推徵則一心之義不成故云假
說二大乘權教明異熟賴耶以為一心三界
萬法唯識變故三終教說如來藏以為一心

四八

二

識境諸法皆如夢故四頓教泯絕染淨以說
一心顯體離言絕諸相故為破諸數假名一
也五圓教總該萬有以為一心事理本末無
別異故如上所說前二教淺後三教深於三
教中義有淺深體唯真性今之所辨即第五
也注正當此門者此論所詮理極於是故上
指陳即華嚴經一真法界但彼以性相俱融
名為法界此約克指法體故曰一心圓實之
旨以此為異也體絕有無者肇公云欲言其
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故下文云

非有非無等相非生滅者非不也相謂無相
之相相即性也論云非前際生非後際滅般
若亦云不生不滅莫窮其始者莫無窮鞠始
初也既非生滅有為之法則無能尋鞠盡其
初際然不唯無始抑亦無終此但影略故云

無始此則覆釋前來相非生滅以非生故無
始非滅故無終寧見中邊者邊謂二邊中即
中道二邊既泯中道不存故云寧見寧何也
此則覆釋前來體絕有無也有無即是二邊
前則略舉但言有無今則具顯故云中邊注

四八

三

真如門者彼疏所說即是此中真如門義然
但因以指配未是正開次下即明迷之下即
序中逐迷悟而升沈之義解即初悟悟即證
入也故經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
有諸趣及涅槃證得即斯義也注文可知依

心開門者以論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也真如門者於中有離言依言依言之中復有空不空二具如下說頓教分者以此門中說心性不生不滅乃至離言絕慮等義故當此教密說者如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等即是真如之相雖明其相而不克顯真如體性故云密說理實無異故今配之依如來藏下全引論文顯生滅相也終教者詮法窮極非同始教是衍初門故名終教今起信論正明此義以始教下棟顯

以始教中亦說賴耶而不說是藏性所成今說性成故非彼分故密嚴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後門謂生滅門也二義者論曰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爲二一者覺義二者

不覺義等故依此明也覺義者論云所言覺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即是如來法身等於中有始覺本覺本覺復有隨染性淨之異具如論說注前真如等者通前後妨難或曰前真如門及此覺義爲何不明開

義生法唯於後門後義明生起耶故此釋之不變非隨緣淨相是本覺反流即始覺也此上三義並不可說生起染法之理以義不順故唯此生滅及不覺義即可言其生染次也故前標云依染法從本起末而不言淨法從

四八

四

末向本由是前門前義不言生起也不覺義者論云所言不覺者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等於中有根本枝末之異枝末復有三細六麤如次所引注文可知後義者即不覺也依此不覺起業等相此

三屬本識位對後事識六麤名之爲細故論云復次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等業相者約動作爲因二義得名故論云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爲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轉相者

前之業相轉至此位爲能見故故論云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現相者以依能緣之心帶起所緣之境故論云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注自體等者以唯識說有漏識自體生時轉似二分似能緣相名爲見分似所緣相名爲相分雖文異而義同故今注配自體即自證分也即唯識下配教齊業相者彼說諸法生起但依賴耶以爲其本故名此識爲總報主一切種子根身器界皆此識變仍獨說此

以爲所熏熏成種已後起現行皆依此識故云生起本也以彼下出所以緣以彼宗未說一心是真如生滅二門之源以留之於終教說故若盡說已何分權實耶故說等者以不知真如即心故說無知無覺疑然不變者說

此無知覺體堅如玉石不可受熏以不是可熏性故既不受熏焉能隨緣由是但執真如不變不許隨緣也但說等者既不許真如隨緣成諸染淨故說賴耶爲生滅本由是明法生起但齊業相也縱轉等者以彼所說轉第八爲大圓鏡智第七爲平等性智第六爲妙觀察智前五爲成所作智根本既唯生滅成智亦是有爲理是無爲不得相即如鍍金範土各成其器豈得相即耶故詮法下結成可知最後者即現相也六麤是事識位涉於外

塵其相顯著總名爲塵穢故論云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智分別境界者智相也以有外境牽起內心令其分別是好是惡等故論云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生苦樂者因前分別遂起苦樂覺心故論

云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著苦樂者執前苦樂取之爲實故論云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計名字者以執取實故聞名總相便生瞋喜等故論云四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造業者以貪瞋盛故發動身口造諸善惡不動等業故論云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業故受報者謂業累既成牽至苦果如繩所繫不自在故故論云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

田八

六

受果不自在故二乘下對教淺深第三者是我執俱生二乘教中說斷此者名爲我空故八天等者以彼教中但明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當造業而不知業從何生故詮法分齊不到第四若取下二別示也血脉相承者但約迷本一心遷迤生起不斷絕義更不旁說真如本覺故云一向等略八重者廣則十四故以真如門及覺義非是生起倫次故生滅門不覺義全體是業相故智相相續皆法執故執取計名皆我執故由是相從略成八也四中文三一總明所被一切下此約畢竟蕪正合論故皆被也故涅槃經云九是有心定當作佛圓覺云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又云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蚋及阿脩羅飲其水者咸得充足金剛經說發菩提心人令度

四生九類皆入無餘涅槃若其定有不成佛者何勞發此心耶以一切衆生皆本有佛性但得聞之無不獲益謂宿機深者悟入淺者信解都無宿種者亦皆熏成圓頓種子如華嚴經食金剛喻不同下揀權教彼說定性二

乘性定無改况至無餘位中身智俱盡誰爲修行無性之人無其善種善種既無憑何修進以此判之俱非所被然彼但約即今長時而論故不統收亦是留在實教中說也然一切下二約三聚辨然有三說如小乘即以五無間業衆生爲邪定以學無學人爲正定以餘漏無漏人爲不定權教以無種性人爲邪以菩薩爲正以不定性人爲不定終教以一切異生爲邪三賢爲正十信爲不定今依後說此論下正爲何知兼爲邪定者但得見聞

自然成種他時顯發必至解脫故法華繫珠涅槃毒鼓華嚴有八難頓超之說又云設有不生信樂亦成善根無空過者乃至究竟入於涅槃此明雖謗墮惡由聞歷耳終醒悟故下論云爲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皆此

類也兼正定者論云爲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至解不謬故疏配三賢故當正定也準此下據五性說然五性之說權實共出前教義中判爲未了者約彼定執三無二有故名爲權今說被教故須約性性雖說五俱爲所被非同權宗定執有無也正被下可知兼餘性者二乘及無種性也以二乘人實無定性雖亡分段然有變易之身但得聞斯教決定迴心涅槃四果及緣覺極遲經八六四二萬十千劫如次迴心猶如醉人醒有

遲速三昧酒醒亦復如是故楞伽云三昧酒
 所醉乃至劫不覺酒消然後覺得佛無上身
 無性之人但無善性若聞斯教善種自成遇
 緣發起必當成佛楞伽經說一種闡提一大
 悲菩薩二斷善根者佛說二中永不入者唯

甲八

八

大悲菩薩應知斷善根者聞經獲悟後必得
 入涅槃經中具有此說今此論云謂示修習
 立觀對治凡夫二乘心過故其中義含定性
 無性故下文云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心
 過遠離凡夫不修善根且不起大悲豈非定

性耶不修善根豈非無性耶當知實教雖說
 五性然非定五俱為所被又因下三別指下
 文別明所被者一論所被不出三根說有通
 別通則不分論文但上中下根依之總入別
 則立義解釋兩分被上根悟入修行信心分

被中根勸修利益分被下根然上根不必聞
 中下之法下根兼聞中上之法中根可知
 此說猶是別中之通若更細論兼約地位所
 配則立義分及解釋分中顯示正義對治邪
 執被三賢菩薩為上根悟入分別發趣道相

被十信滿心為中根修行信心分已下論文
 被十信住心入心為下根又就十信位中自
 有三根之異謂以十信滿心為上根此則如
 上所配以十信住心為中根此依第四分中
 四種信心及四種修行悟入以十信初心為

甲八

九

下根就此下根復有三種謂以四行之後止
 觀之前一段論文被下根悟入以止觀一門
 被中根以勸生淨土一門被上根其勸修利
 益一分總策前三因緣一分但明論起由致
 故於此分不別明被如下疏配五中初總標

能詮教體者通明諸佛教法乃至此論以何
爲體而能詮顯無量事理今且略以四門解
釋二別釋有四初隨相者謂約六塵境相以
出體故名句文者即聲上屈曲詮表是假非
實屬不相應行所攝故論云一名二名多名
是曰名身一句二句多句名曰句身一字二
字多字名曰文身能詮諸法自性者名也名
是能詮諸法自性是所詮如言色言心言水
火等各各詮表法自性故差別者句也句是
能詮諸法差別是所詮如言形色顯色真心
妄心等諸法例然一一法中揀令別故二所
依者文也二即名句文即是字以此通爲名
句二法所依止故由是名則次第行列句則
次第安布文則次第連合此等親能詮表義
理由是取之以爲教體或唯下二唯音聲以

聲是教主言音謂佛唱詞評論語音語路語
業語表故云音聲離聲下釋以名句文三雖
親能詮表義理但是聲上屈曲之相從假建
立無有自體聲是色法色法是實名等是不
相應行非色非心但約色心分位假立由是
實外無假所以攝假從實但取聲爲教體故
云離聲無別名等婆沙論云佛教以語業爲
體假實下三通四法也如上兩說各有理教
爲定量故不可偏取今悉收之以唯音聲則
不能詮義唯名句文則別無自體四法皆取
始成教體如水與動方能運舟於此二中不
可趣一如人汎然發聲不吐詞句何所詮表
若無聲者名等何依故今雙取也故俱舍云
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彼體教語音聲或名
句此色音聲行名蘊攝又徧於下四徧一切也

甲八

十

一切雖多不出六塵境界但能生於物解即
為教體豈獨在於聲名句文故淨名云有以
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衣服卧具乃至
八萬四千諸塵勞門衆生謂之疲勞諸佛即
以此法而作佛事楞伽云大慧非一切佛土
言語說法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口無言說乃
至有佛國土動身名說法等且香積世界餐
香飯而三昧顯極樂國土聽風柯而正念成
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既語默視瞬
皆說則見聞覺知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
要因言說如楞嚴經二十五聖於十八界七
大性各從一門而得圓通此中六塵猶且約
境餘者例知天台云手不執卷常是讀經口
無言聲徧誦衆典佛不說法常聞梵音心不
思惟徧照法界皆此義也唯識門者約妄心

四八

七

以出體今先約本影相對對於諸教總成四
句一唯本無影即小乘教以不知諸法唯識
所現皆影像故二唯影無本即終教也以佛
果無別色聲功德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
但以大悲大智為增上緣令彼根熟衆生心
中現佛色聲說法是故佛教但是衆生心中
影像故華嚴云諸佛無有法佛於何有說但
隨其自心為說如是法三亦本亦影即大乘
權教謂以佛自宣說若文若義皆是妙觀察
智相應淨識之所顯現名本質教若聞者識
上所變文義為影像教諸佛衆生互為增上
緣方有所起教故唯識云展轉增上力二識
成決定四非本非影即頓教也非唯心外無
佛色聲衆生心中影像亦空以性本離故相
本絕故即無教之教耳故淨名云其說法者

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今此所明即第二句唯影非本也說者淨識等者此中語勢似於本影具足一句然意明唯影非本雖云淨識所現意顯大悲大智爲增上緣又此但言佛爲衆生增上緣而不言衆生爲佛增

上緣者意在唯影也又佛淨識即是衆生真心佛現即衆生現二俱影也引證文則明矣豈可見云淨識所現爲增上緣便作本影雙取同於權教須以意通不以文局學者思之故下文下具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

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下結意言自心者即是妄識非謂真心下文云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即無六塵境界歸性門者約真心以出體也此識等者則前門中已收差別之境但唯能變識心今又攝前識

十二

十二

心但是一心一心即真如性也名爲歸性故云此識無體也其猶人睡作夢見種種物物不離夢夢不離人即展轉推尋教法真實之體極至於此古人云心即是經即斯義也言一切者即色心等法非今方爾故云從本已

來超過離名字相離心緣相故云乃至然離言說則非前音聲離文字則非前名句文離心緣則非前唯識一心真如則成此歸性門也亦同圓覺疏云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楞嚴云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也無礙門者約三門無礙以出體也謂於下正釋心即唯識門境即隨相門理即歸性門事即一二門以對理成句故重牒之同一緣起者上之三門同爲一大法界緣起謂境不自境由心故境心不自心由境故

心未有依真之妄不從真生未有隨妄之真不依妄顯如是則境是心境心是境心真即妄真妄即真妄互相依倚互相資假隨有所闕則皆不成故云同一緣起也混融等者即無障礙法界也謂若心若境若理若事一多

甲八

三

即入俱無礙故斯則動止縱橫無非教體也以下出所以如上心境理事得無障礙者以一切法不離二門二門唯一心故以歸性即當真如門前二即當生滅門二門不二即是一心以此一心融之故得同一緣起無礙

自在也六中二初標章釋名前辨能詮文體此明所詮義趣義中可尊可重可崇尚者故名為宗歸向往詣故名為趣當部等者如法華宗一乘涅槃宗佛性華嚴宗法界維摩宗不思議解脫等然宗有多種若約立敵相對

以明宗者即語之所表曰宗此則但取一期所論之義如言聲是有法定無常為宗等若約修習行人以明宗者即心之所尚曰宗如各隨所習經律論等今明一部所崇尚者為尊為主目之為宗宗於此者終歸何義謂令

信解行此法故必至證入也故曰宗之所歸開章如文正辨中今初隨相法執者標名也宗於事法故云隨相計法定實語云法執小乘諸師者宗主也根本即上座大眾展轉分成二十部阿含等者所依經也等於正法念

佛本行等經以造下所造論也即婆沙俱舍等論下諸門中例有此四真空無相者即色即空空病亦空故言真空離一切相故云無相般若等等於八部及諸空經中觀等等於百論十二門論之類唯識法相者唯遮境有

識揀心無一切諸法唯識所變宗相法故名
法相宗唯識等等於對法百法之類如來藏
緣起者即如來藏心隨染淨緣起成諸法也
楞伽等等於勝鬘密嚴等經起信等等於佛
性寶性等論圓融具德者圓謂圓滿性相周

田八

十四

徧融謂融和理事無疑具德者重重無盡一
塵一毛無不稱性無不包徧如前圓教中明
今此下二指此論也第四者即如來藏緣起
宗以論所詮明如來藏不生不滅與生滅和
合名阿黎耶等廣辨染淨諸法緣起故然此

下三會五教也然但佛說戒教人尚曰宗宗
教不異由是本疏隨教而辨今則以經料揀
故有寬狹不同也一經容多教者如華嚴中
具說十惡十善即人天教也說四諦十二因
緣即小乘教具列地位即分教三天偈云法

性本空寂無取亦無捨性空即是佛不可得
思量即始教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
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即終教初發心時便成
正覺即頓教一切無礙即圓教也餘經之中
或五四三二多少不定宗具多經者如此一

論宗百餘本大乘經也隨何等者但是諸經
了義皆此所宗如一切經中空義皆是三論
所宗餘皆倣此此上所明但約宗教俱寬義
說若約狹義如前五教各詮一義互不相通
如一經只詮一義此名教狹宗隨教說亦復

田八

五

如是此名宗狹也二唯明此論二初總一心
法義者以此論中所詮義理雖即廣多然所
宗尚者皆爲顯示一心法三大義也故爲其
宗宗此法義者意在何也爲令生信正解不
謬依解修行行成入證證極得果歸此一心

故名爲趣然若信一味空理則厭欣都絕若信一向法相則聖凡懸隔斯皆不能起行趣證今令信一心是凡聖之源但由迷悟使之有異則必能起修庶幾果證也別者下二別二初列釋教說等者以言詮義義顯言亡如

乘筏渡河至岸捨筏如下文者具云當知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其旨趣者皆爲離念歸於真如理事者先宗後趣合云事理下有做此舉事等者廣說生滅染淨者皆爲歸於真如理故如從等者文云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乃至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以真俗等者真理一味向即心絕俗境萬差觀則智起因此以成止觀二門故下文云所言止者謂止

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毗鉢舍那觀義故成信即十信位緣不退即三賢已上地前此觀未造真如意在登地親證聖性以因等者地上所行十波羅蜜意在剋證佛果菩提此

五下二結示相由者初由教故得義二由義中事故顯理三由事理爲境故以成止觀行四由止觀故入證地位五由入證故得果斯則展轉相因從淺至深傳論宗趣也懸叙義門竟二隨文注解初論題中二初釋前四字

出八

十六

四今初總釋四字言當體者不同權教解大者揀小爲義大外有小可揀豈成至大今以心性體無際畔絕諸分量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無以名之強名爲大然大有二義一是常義謂豎通三世無始無終無有一法先之唯

此先於諸法故名大也涅槃云所言大者名之爲常二者徧義謂橫該十方十方窮之無有邊涯涅槃又云所言大者其性廣博猶如虛空包含者以論云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又經云心精徧圓含裹十方等體若

不徧寧曰包含若不包含豈名爲大由是包含是大之義也運載等者然乘有五種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雖則皆有運載之功總名爲乘且義有大小而載有近遠人乘者謂三歸五戒運載衆生越於三塗生於人間其猶

小船繞過谿澗天乘者謂上品十善及四禪八定運載衆生越四洲達於上界如以次船渡小江河聲聞乘者謂四諦法門緣覺乘者謂十二因緣法門皆能運載衆生越於三界到有餘無餘涅槃成阿羅漢及辟支佛皆如

田八

七

大船越大江河菩薩乘者謂悲智六度法門運載衆生總越三界二乘之境到無上菩提大般涅槃之彼岸也如乘大船過於大海法華云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見

力無所畏慙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爲摩訶薩此乃由能乘有利鈍故所乘有勝劣今所越有廣狹俾所至有近遠今言乘者則第五菩薩乘也然上所說但約常塗以六度萬行

爲所乘體今此論中明所乘者直約體相二大故下文云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等由是亦名佛乘一乘最上乘今就通稱但言大也言雖不異其義不同由是此文迥異常說常塗又說須待

能所相契方得名乘今論直目衆生心以爲大乘法豈得須具能所耶故涅槃云佛性者名爲一乘大乘下舉所信以明能信謂由有此一心三大爲勝境故緣此勝境而發忍樂之心名爲起信若不然者信何法是何信耶

信憑何起耶是故心境合爲目也大乘之起信者謂由大乘爲所緣境故而發得能緣信心此則緣大乘以起信心非起餘心也所緣勝而能緣劣大乘之起信依主得名此約境以顯心也又亦下對宗以別行謂信通大小

理宜揀之今起大乘之信非起餘信即以別揀通亦依主釋又大下二別釋大乘也就義等者論云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

田八

十八

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就人等者論云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準本疏說於三大之中體相是所乘用大爲能乘三大之中唯一心轉是故亦大亦乘持業釋也又依下三別釋大字也七種相應者此皆約人而說境大性者以諸佛所說廣大教法爲所緣故行者自利他二利行故智者我空法空二無分別智故精進者三祇修行無疲厭故方便者不住生死及涅槃故證得者佛地功德悉圓滿故業者應現十方化衆生故上六如初皆言大性然於七中前五是因後二是果果中之二前體後用體即智淨相用則不思議業相亦即四境之後二也莊嚴瑜伽顯揚等論並同此說起謂下四別釋起信二初正明以有本

覺等者約因緣以明發起也夫有爲法起必
因緣力因緣互關皆不成立今信所起須具
因緣故論云自有熏習之力自體相熏又爲佛菩
薩等慈悲願護故用熏能起厭苦之心信心
乃能進趣向涅槃道勝境者如下所說信真

明八

九

如及佛法僧以信真如是萬法本佛是報身
法是六度萬行僧是地上菩薩並餘三寶四
諦最爲勝故希有信者以所信之境勝故令
能信之心則爲希有也若信釋迦彌勒是佛
等則爲易有今信衆生心中真如是凡聖通

依迷之則六趣無窮悟之則三寶不斷此爲
難有如信皇后王胎貧女聖孕難易可知此
上五句解起字也能令下釋信字水清珠者
清水珠也謂衆生心如水疑如濁信如珠珠
投濁水水必澄徹信起疑心心必清淨故唯

識云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爲性如水清
珠能清濁水金剛亦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
信即清淨心也何故下二通妨問意云從因
至果有無量行門何故此中獨明於信又信
是最淺之法望於解行證果未足爲奇如何

題中唯明此耶行本者答前問也信之一法
爲入道之弄引河沙善品因之而起苟無其
信安能起行而至證果爲初機者答第二問
初機即十信菩薩位居外凡未入劫數今論
正被此輩故下文云是中依未入正定聚衆
生故說修行信心然是初機之上根也根若
稍下則先入小乘漸次之大自信已性等及
華嚴文並證行本之義此義前未說故故偏
引證初機之義懸談已明故此不說餘文可
見論者下二釋論字然論有二類謂宗釋也

釋論即隨解佛經猶如章疏即智度金剛法華論等皆此類也宗論即宗經建立如瑜伽唯識婆沙俱舍等建立下此約宗經解論字謂建立決定顯了可為軌則文句言辭判斷宣說佛經之中深妙法義行相理趣也依決

田八

子

下結謂論者是決判義也又論下約立理解論字謂纂集教法商議論量自問自答往復徵詰開析道理發揮真趣令正理成立邪宗摧破也此上二解前釋後宗或可俱約宗論非釋論也然此五字之中有法有喻約理約

行體用心境因果教義總為題目也如前開題處說又此一論五分之文亦不出題中五字謂解釋分中顯示正義對治邪執是大分別發趣道相是乘修行信心分是起信初後二分義當於論立義分中即通大等四字造

論主疏三初釋馬鳴初生等者一義又善等者二義中印等者三義咸皆也躬身也餘並如文二釋菩薩具云等者以此方時俗不貴秦音故存梵語厭繁好簡又削提垂二字由是但云菩薩亦者例前義也例前馬鳴之三

義故所求是佛佛即是覺所度是生即有情也此即全取所求所度之境以彰能求能度之人即有財釋覺悟智者即始覺之智情慮識者即六染等識此亦全取所有覺智情識以立能有者名亦有財釋所求是佛智佛

田八

王

智即是覺能求是自身自身即有情此即求菩提之薩埵以勝顯劣依主釋也此三義中初唯約境次唯約心後雙約心境又初約悲智二約真妄三約人法由是約心境悲智真妄人法以明菩薩理無不盡也又智度論云

菩提爲無上智慧亦名爲覺亦名爲道薩埵
云衆生或云大心或云勇猛心小品云是爲
覺一切法無障礙故名爲菩薩當爲大衆作
上首故名摩訶薩道行云是人於一切法悉
了知故名菩薩天上天下最尊勝故名摩訶

薩三釋造字製作者棟非撰述也佛滅等者
明造論時二五百初解脫者少故造此論以
被入證也摩耶等者準摩訶衍論說有六馬
鳴前後異出一者勝頂王經說佛成道十七
日有一外道問難於佛名曰馬鳴二者摩尼
清淨經說佛滅後一百年有一菩薩出世名
曰馬鳴三者變化功德經說佛滅度後三百
年有一菩薩出世名曰馬鳴四者如疏所引
五者常德三昧經說佛滅後八百年有一菩
薩出世名曰馬鳴六者莊嚴三昧經說過去

有一菩薩名曰馬鳴具說有六今當第四矣
然準大論所說此菩薩道成先劫號大光明
佛今乃助化示居八地父名盧伽母名瞿那
又名功德日菩薩如別處明輩流類也真諦
等者亦名拘那羅陀此云親依梁元帝等者

以此三藏是梁武帝太清二年戊辰歲見帝
於寶雲殿帝勅譯經自太清二年訖元帝承
聖三年歲次甲戌於正觀等寺譯金光明彌
勒下生等經起信論等一十一部合二十卷
此論乃是其年九月十日與京邑英賢惠顯

四八

三二

智愷等於衡州建興寺譯并翻論旨玄文二
十卷屬侯景作亂遂欲汎舶西歸遇風飄還
廣州刺史留住制止寺請譯經論自陳永定
元年至太建元年己丑更譯佛阿毗曇論及
俱舍論等總梁陳二代共譯經論三十四部

一百四十一卷博解者羣藏廣部罔不錯懷
藝術異解制素諳練神異者或敷座以憑河
或當暑而無汗餘如疏文大周者以則天初
載二年九月九日改國號爲大周改元爲天
授元年故曰大周則天也解前譯者以後譯
之本是疏主證義恐涉情黨故解他本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三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四

田九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歸依三寶者然諸論具闕不同有具歸者如智論等有唯歸佛者如地持論等有唯歸人者如十地論等有並不歸者如十二門論等

田九

此乃各隨作者之意今所歸者具也疏文二初叙意荷恩者佛大慈悲故垂之以教教不自闡傳之以僧使我於苦不至於樂有得即知三寶於我大有恩德為感荷故而歸命之加護者將欲造論摧邪顯正先歸三寶請以

真資助增智慧使其通曉故云加也恐其魔嬈有成難事假以威力防外緣障故云護也生信者論主示居因位種智未圓所述論文恐鮮有信承力而作必信無疑儀式者夫臣子之道欲有所作必先告於君父今遺法弟

子將造論文必先歸命三寶為後代儀式也尊勝者三寶尊重首出眾物為世良田論初歸之表殊勝也蓋物者然佛法僧能益庶品其利博哉凡愚迷倒莫有知者故伸歸命以顯於物有大利益也論歸命下二釋文三初

能歸至誠文二初釋文二今初事相釋依投等四字共成歸義謂歸依歸投歸趣歸向故御根下約能連特色心種子不斷功能名之為命由命御之使根不壞即不相應行法所攝一身下命在身存命終身壞人之所重無

以加焉舉此下約所歸以明能歸也命可重者由無二故佛可尊者由無上故今以可重之命歸於可尊之境是所宜也疏又歸下二觀行釋也眾生下且明迷源也雖言六根兼取六識俱從一心分湛所起以本是純元之

一心背之遂成六種根識不自起由塵所發念念奔逸莫能自反即背覺合塵之義故佛頂經云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今舉下正顯還源義總攝六情者情即根也以命能總御諸根故今舉總攝別但言歸命以命還

田九

二

於一心之時餘皆隨合故經云一根既反元六根成解脫又云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然上所說但派一為多即是背義攝多為一即是歸義實無能背所背能歸所歸也一心下謂有覺照為佛可軌持為法具萬德和合

無違為僧一心之上而辨三義故云一體疏然能下二通出體二一通約三業也能歸體即馬鳴身口意也業即三用欲顯下釋具三業所以疏有三意一顯佛勝德二圓自善根三為彼來果以身業歸顯有天眼見以口業

歸顯有天眼聞以意業歸顯有他心知圓滿下昔以三業悉皆不善謂殺等十支今既歸佛即三業皆善以身禮口讚心緣即殺盜婬等自然不生三輪因者三輪是果謂神通正教記心也因即三業善三輪之因依主釋以

因中身業歸果獲神通輪謂如意天眼天耳通也此能引邪歸正故因中口業歸果獲正教輪謂宿命漏盡通也此能觀根說法令解脫故因中意業歸果獲記心輪謂他心通也此令未信者信未脩證者脩證或與記別等

田九

三

俱名輪者以能摧輓眾生惑障故或見下明歸之儀式此乃不論三業前後但隨見聞等處則用三業對而歸之此有四句如疏列配然上二句且約一期句數配屬則可若細推之就佛就機恐無此理如佛得自在豈有見

而不聞等處耶若就機者如見佛身不聞說法豈只以身作禮而不意故口讚耶如聞說法不見形相豈只口讚而不運意作禮耶又雖不見聞如專意念佛之人豈無身口耶况身口由心所使意業不行身口不動若如此所配且約一期疏今云下二結屬意業以身口皆由意使故意為根本餘二為末况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誠為可重故但意業論盡十方者二所歸分齊也疏二今初明處所分齊非直者不但也謂不但於一方三寶而展歸命此解十方也每方下釋盡字然有兩意謂每方不但一刹兩刹每刹不唯一佛二佛顯三寶下釋所以也普徧者經云毘盧遮那徧一切處此法身徧也法身是理報身是智理智不二報身亦徧法報是體應身是用即體

之用應身亦徧餘二例知此約所歸廣大者約能歸由所歸普徧故能歸廣大能所相稱如函與蓋也簡小者約教釋也亦是通約能所以小乘中不信有他方佛今言盡十方故揀異彼也然三下二明三寶分齊也住持者

雕鑄塑畫等像佛也經律論三藏教文法也比丘等五眾和合僧也依如是法而住持故別相者五教淺深不同佛即三身十身法即教理行果僧即三賢十聖八輩上人以五教不同三寶各異故同體者雖有本性觀行融

田九

四

通之異並以覺照為佛軌持為法和合為僧皆約一法體上說故為福下通釋寶義蓋能生福利故喻之以田咸可尊重故褒之以寶由是三皆可寶故云三寶帶數釋也然汎論田有三種一敬田即三寶恭敬生福故二恩

田即父母報恩生福故三悲田即貧病悲慙
 生福故此約一期別義而說然亦非可局定
 如三寶豈無恩耶智度論說今傳法脩行報
 佛恩故疏中六意之初以荷恩德故又父母
 豈不敬耶如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貧病豈無恩耶佛因眾生方得成道故佛
 化身名為恩德故華嚴云因於眾生而起大
 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又云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
 覺是故菩提由於眾生又此悲境豈得不敬
 乎故禮記曰母不敬孝經云敬其父即子悅
 敬其君即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
 寡而悅者衆又佛法中一切恭敬又於父母
 豈無悲耶且悲能與樂孝經云養則致其樂

田九

五

又於三寶豈無與樂之義苟能供養即斯義
 矣故知三田各通三義今約別說故以三寶
 獨稱福田今所歸下結簡該同體者以今法
 寶中體相二大正是同體三寶故云該也別
 相是正同體是兼在文可見疏中不配住持
 者以住持佛法二俱色收全用此中體大為
 性故下云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又
 彼僧寶不離五眾此亦體大所攝故下文云
 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
 佛無有增減等此中同體便攝住持故不言
 也論最勝下所歸三寶又三初佛中疏二初
 略配過小有兩意一佛果三身過於小乘之
 果故羅漢辟支佛二菩薩所歸之佛報身過於小乘
 所歸之佛化身超因亦二意一佛果妙覺超於菩
 薩之因故等覺二真應無礙自受超於菩薩

所見他受用身故然若據馬鳴所見合是他受用身今以意業歸之不取眼見眼見則隨其功力意歸則極至真身故當自受用爾上各二義中前義爲正業者下標謂意下釋也意明業之一字通身口意如疏所配然最勝

之言亦通三業謂徧知是意業最勝等亦可救世利他餘當自利即自利利他悉圓滿也若配三德即如次爲智斷恩也疏徧知下別釋中四初明佛意業真智下亦名實智根本正體智等此智證理之時盡真如際無不圓

極故名徧知即如理智證真義俗智下亦名權智後得等此智分別緣生染淨等法無不明瞭亦名徧知即如量智達俗義理量下雙結也謂此二智緣二境時不前不後亦不一時智體無二境亦無二智無二者其體不異

田九
六
其用有殊約知真處名爲真智約知俗處名爲俗智境無二者謂色即是空爲真境空即是色爲俗境由是證真時必達俗達俗時必證真證真達俗竟無前後况無心外之境何有境外之心心境渾融爲一法界強分能所

故曰智境了無能所方曰無倒徧知無倒即正也如理如事故疏色無下二明佛身業也華嚴等者即不思議品中一一根徧即大也不壞根性即小也性即體性不壞見聞之體故謂眼見耳聞對境不錯不雜等者正徧之

時根相宛然各有區別不相渾雜所謂度量則不見邊涯觀對則未常移易是以極至梵天不見丈六之頂徧滿法界不起寂滅道場大小無礙爲若是也相作者謂一根皆能見聞覺知非同凡夫眼唯見色等炳然者謂分

明無亂之義斯即事也性空即理也謂所見之色全性而起色正起時即是性起也斯則事不礙理本疏復云妙理常湛而不礙業用廣大此句即理不礙事此乃性起爲相一多緣起而無邊相得性融千差涉入而無礙其

田九

七

猶鏡像水月思之可知華嚴云佛身無去亦無來所有國土皆明見又金剛云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又下論云色性即智智性即色徧一切處等皆斯義也圓迴下然通兩意一約一會之中各見佛面二約他處徧應同時十

方亦約處顯徧無有一處而不有佛故多機下約機釋疑聞說十方齊現將謂分身赴感今云多機頓感應唯一時而其佛身寂焉不動如一月影千萬人見各隨其人東西而去影且不分佛亦如是故華嚴云佛身充滿於

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疏世者下三明佛口業中三今初所救三世間者智正覺世間衆生世間器世間正覺爲能化衆生爲所化器界爲化處以器界是無情正覺是佛故唯衆生爲所救也疏大悲下二能救也三緣者謂四無量心皆具三緣一衆生緣緣於衆生如父母眷屬等二法緣緣於衆生俱是衆法合成三無緣不見衆生及與法相今雖言悲必具四心無緣下釋大字於三緣中此最勝者謂與法

性同體故名爲大也佛性下引證暫救等者反顯也謂暫起緣心好行小惠見貧苦者或施以金帛濟以衣食見危難者或施以無畏致之安樂不亡我人衆生之見有厚薄親疎之心此則必不長久不唯不久抑亦不普以

見衆生及以我相生疲勞故由是佛法訶爲
愛見也永救等者順明也謂見衆生本成佛
道如我無異傷此迷倒妄處輪迴若反其源
定當作佛是故爲化一衆生於微塵處經無
量劫難行苦行於一既爾於多亦然此乃不

田九

唯又永兼能普救方曰大悲故下文云所謂
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皆
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法
性廣大徧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
竟寂滅故疏然萬下三通妨也或曰佛具無
量功德何以唯舉大悲故此通之萬德者謂
三明八解五眼六通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
共法等佛德無量今言萬者舉大數爾以本
性功德無量故果顯之德亦無量也大悲爲
力等者準阿含說凡力有其六種謂孩子以

啼女人以瞋國王以憍傲沙門以忍辱羅漢
以精進佛以大慈悲如佛垂登正覺魔兵大
至佛入慈定魔即退敗况大慈悲是佛心體
故經云佛心者大慈悲是今請加護理合稱
之疏者者下四結德屬人也疏牒論文故重

言者德即上說三業功德謂徧知者色無礙
者救世者者謂人也論及彼下二法寶也疏
二初出體四種即教理行果教淺者能詮麤
顯是假名故理深者所詮真實智所證故行
分者因位功力未究竟故果圓者智斷二德

田九

九

悉成就故今取下去取初二句標故約下正
配論文約佛明法即當果法顯身等者身是
用大依體相起由佛證得體相二大然後起
用既爲所證即當理法疏標下二釋文二初
解標文即論之初句中二今初單解及字簡

前者明法不是佛如言彼子及父即知子父不同也合集者明佛法皆歸如言請子及父即知非獨一人而已疏此中下通釋此文二初正釋文非一義者彼佛及法二不同故非異義者此法離佛非別有體即是彼身之體相故當知佛法不即不離也以是一心義說佛法也以用下二通伏難初正通也難曰既云彼身體相合肥屬佛其義則順何以却云法寶耶故此釋之以佛有三身用大之中已攝報化即屬佛寶體相二大正是法身配掃法寶於理甚宜疏以彼下二轉釋或曰此句既屬法寶何故復言彼身彼身豈非佛耶故此釋之謂依體起用不離體故今約用以標體相會用歸體故云彼身非謂都屬佛寶疏次二下解釋文三初正釋體相二初體中

三初釋法性上句釋體大者即法性真如海一句釋上標中體之一字法性下畧標意謂顯真性平等頓周情與非情共一體故染淨因果皆此性故故云普徧非直下釋也若言佛性即但局於果不通諸法若言法性則無所不該不唯於佛也一切法則色心染淨等性謂真性即體大也即顯下結也染謂世間法淨謂出世法情通凡夫聖人非情通淨土穢土深則豎窮三際廣即橫該十方故華嚴云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

田九

十

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智論下引證今則一往隨名定義故有斯文若知三名一體情與非情俱佛性也只是真如一法相隨異名既名隨相異則法性語通佛性語局也以佛亦即是法以法未即是佛由此佛性法

性同而不同故金錕云然雖體同不無小異凡有性名者多在凡在理無性名者多通凡聖等應知名雖有異其體元同故圓覺云與一切法同體平等論下文云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言真下二釋真如此名下標意也以無變異故名真如真者下釋義偽謂詐偽喻如真金妄謂虛妄影如本質今明法性悉無此事故名為真無改異者過去如現在色中如受中染處如淨處等故經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有變異故名為如又真者不可遣如者不可立故下文云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法性若此故曰真如三釋海字疑意釋意如疏可知法準思之者應云真如隨緣成於染淨染淨雖成真如

不變無變之性不礙染淨染淨萬差不礙一性是故性相無二也由是海之一字以喻真如隨緣不變下句下二釋相大即無量功德藏一句釋上標中相之一字法身者約果如來藏者據因以體不二故雙舉也藏約含攝身名積聚所攝所積皆性功德如下文云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徧照法界義真實識知義乃至云無有所少義故名為如來藏亦名如來法身疏或此下二却收教行初兩句標即是前來所揀淺分者今約義却收表無所遺謂教及行俱有含攝悉名為藏教含下釋也教為藏者以能含藏所詮無量事理之勝德故此乃所詮名德能詮名藏德之藏也教義二法不相捨離故華嚴云文隨於義義

隨於文是以能詮之教名爲藏者即德藏也
行攝等者釋行名藏也以行能攝藏所成功
故此則所成名功能成名藏功之藏也然功
行二法亦不相離但修習名行成就曰功是
以能成之行名爲藏者即功藏也下文云如

來功德皆因諸波羅密等無漏行熏之所成
就當知下結也然理中含藏唯是性德果中
含藏兼修生德教含義德行攝功德由是四
種皆名藏也雖通四法但教行是薰理果是
正宜善分別疏又海下三重釋海喻此有四

義體相相半前二喻體後二喻相體則豎深
而橫廣相則具德而現法亦可體相皆具四
義以此二法不相離故只是一體而有二名
也故皆具四百非者此於一異有無等四字
上明之謂一非一亦一亦非一非一非非一

爲一四句異等例比共成十六又過現未來
各有十六成四十八又已起未起各四十八
共成九十六并根本之四都成百非然過雖
無量總而言之不出一異等四是故約此以
明百非此等俱無仍非暫爾故名永絕故下

文云當知真如自性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
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非有相非無相非
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等若以此十
句一一能生十使煩惱亦成百非也是則言
語路絕心行處滅不可識識不可智知深中

更深故云甚深故智論云智度大海唯佛窮
底包含物者如下文云是心則攝一切世間
出世間法諸法雖多不踰世與出世今皆攝
盡此即大中又大故云廣大如楞嚴云外洎
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無德不

備者如前所引相大中文結云乃至無有所
少義故無不備者蓋言備也無像不現者隨
深緣即現三細六麤等深像隨淨緣即顯十
力四無畏等淨像故下文云謂如實不空一
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入不失不壞

田九

十三

等楞嚴云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
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
現物華嚴云譬如深大海珍寶不可盡於中
悉顯現衆生之形影甚深因緣海功德悉無
盡清淨法身中無像而不現更有八奇特十

勝相皆喻真性也論如實下三僧寶也疏三
初總相簡辨凡聖者凡謂內凡三賢外凡十
信及未入位者但方袍圓頂亦名凡僧聖謂
小乘四果大乘十地寶唯聖位者以能發無
漏智斷障深證真理故菩薩爲勝者以行二

利除二執斷二障證二空比對小聖此爲勝
也是故下結揀大揀地前菩薩揀小若據馬
鳴所歸合是九地已上今約地上同是如實
行故所以歸之疏謂證下二正釋當句二今
初依本論證理起行者謂地上菩薩發無漏

智證真如理所起之行一一契真無不如實
實即實相也行如於實名如實行下文即隨
深本覺智淨相文彼文但云依法力熏習如
實修行滿足方便今疏隨文配位故有是地
前等言也地滿位者以地滿行絕故言位而

不言行今舉如實以等地滿故云舉中等後
二又依下依寶性也前約地位豎論故以地
上等取地滿今約智行橫說故以正體等取
後得了如理者此依真如門修其止行亦是
離相行亦即證真義故名如實備知等者此

約生滅門修其觀行亦是隨相行亦即達俗
 義故名徧修如下文云謂觀一切法自性無
 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
 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衆生不
 住涅槃等此同淨名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

田九

尚

於第一義而不動然此二說約位約智雖即
 有殊俱就地上而論故皆取之然據論主示
 迹因地合歸一切聖賢若此而言等字通
 於下位即以聖等賢以大等小自然合前歸
 心廣大理該同體之言也疏又一下三兼取

上文三初正釋舉德取人者如名人爲三藏
 等隨修一行等者謂此菩薩修一行時具一
 切行以此一行如理起故理體具足無不攝
 故故云集成等法界者此之萬行既依理起
 故一一行皆契於理理徧行徧故云等也是

謂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即斯義也積功所
 得者德者訓得也即地上菩薩所修等法界
 之行名之爲德由地前久積功力至於地上
 而獲得故此乃功力爲因是能得實行屬果
 是所得今因果合論故言功德人能攝德者

功德多少屬於一人若無其人約何言德人
 有此德則人是功德之藏也正歎行德者是
 前積功所得之行即如實等法界行也據後
 下引證可知疏然菩薩下三通妨或曰此句
 既屬於僧何以前文指云法寶故有此釋如

田九

五

前教理行果俱名爲法今此是行故屬法寶
 也亦如下三引例此則前於佛中取體相後
 於僧中取功德共成法寶若使體相歸佛功
 德還僧則何有法寶而歸敬之通上下者在
 上爲法在下爲僧如前體相之文在上爲佛

在下爲法故引爲例也迷意中二初顯意疏
出兩意上正下蕪爾疏初句下二釋文中二
初總釋此偈三初釋初句所爲機者唯衆生
二字餘皆能爲屬菩薩也衆生通於三聚五
性於中爲有蕪正如懸談所辨故云如前疏
次二下釋中二句也文二初釋上句明離過
二初正解此句言離過者過即疑執也由疑
下釋疑執之相迷真者雖有如無謂之迷也
故下文云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真如
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等既迷一真即
菩提涅槃二無上樂棄之如遺故云失樂起
妄者妄即五蘊色心認虛爲實謂之執此則
因迷起似執似爲實從微至著展轉發生故
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
自心相等既起於妄則三苦八苦自此而生

故云種苦故下文云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
十地論即天親所造解華嚴十地品也遠離
等即前迷真失樂義具足等即前起妄種苦
義彼二即失真樂具妄苦於此不知不覺故
名顛倒失不知者如法華說窮于於已庫藏
以爲他物雖付主執而無希取一餐之意斯
則日用而不知也得不覺者亦如法華說火
宅諸子戀著嬉戲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
是火云何爲失但東西馳走視父而已然此
三種不出於二以顛倒無體只就前二約不
知覺便成顛倒合爲三也故今下結歸聖意
以菩薩觀彼衆生有如是過是故造論疏故
解下二通對下文一者正義既顯疑情自除
真常二樂因茲永悟二者邪執雖多治之則
捨無涯妄苦由此永離三者諸佛菩薩所證

出九

六

道相分別令知使發心趣向即成信行也然此後段因配論文未是正釋疏既於下二解後句明成行二初釋大乘既於等三句躡前成問引起論文謂於下一句正以論答以下釋所以此中二句初句是出大乘體大乘之體只是一心爲萬法本德相具足應用無盡故論三義也次句正明於彼起行之由究竟者是決定無上義謂若說若解約行約證皆以此爲究竟決定之法根本者揀非枝末法也此是所說法門之根本故又一切染淨等法皆從生故故下文云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等又云謂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正解不謬故此即皆以一心等爲根本也若於此起行方名正行疏未知下二釋正信也初亦躡前問起也以信下釋

田九

七

所以衆行雖多皆以信爲根本故十一善內五位之中皆信居首華嚴云功德母者即斯義也即翻下結配前句謂以正翻邪以信除疑是正敵對也疏後一下三釋後句也必使衆生離疑執之過求正信之行者意欲令其信滿入住趣證大果即是佛種不斷也信滿即十信位極也入住即三賢之初十住位也不退者通說則既入十住正定聚中信已成根根深難拔故云不退別則十住中第七名不退住也堪求佛果者信既不退決定成佛不同十信位中毛心未定故既入十住行願漸成功德增長唯進無退堪能紹繼得趣菩提佛種豈斷耶引文可知疏又解下二別釋除疑也此是海東疏義此義稍切故引用之多塗者謂疑佛疑法疑因疑果一多空有等

疑有無量故曰多塗求大乘者是決定求趣大乘之人故無率爾之疑但有茲二疑法等者疑云大乘法體爲一爲多法體若一彼此無異我即是佛何用更求衆生本成何須復度悲智既息願約亦止發心三種由是不爲

故云障於發心也法體若多彼此成異彼自成道我自沈淪如何發心求彼佛道我既如此衆生皆然何須發心度令成佛又若多者如經所說十方世界唯有一乘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一心一智無畏亦然如何通會由此

猶豫不能發心上求下化疑門等者疑云進趣之門合有無量未知於此依何等門若使總依如何頓入若取一二何是何非由是遲迴不能修行立一心等者謂大乘之法唯是一心一心之外更無別法但由無明迷自心

海起成六道波浪波浪雖起不出一心之海約相即不妨上求下化約性則不礙彼此體同大悲大智由此發起故無疑也開二門等者謂行雖無量不出二門依真如門修於止行依生滅門起於觀行若止觀雙運萬行斯

備入此二門諸門皆達由是解之疑心自息必修行也故圓覺云方便隨順其數無量圓攝所歸循性差別當有三種即是依此二門修止觀及俱行也論本爲此故立一心法開二種門矣標益起說疏一心等者論中所說

道理雖多正宗法義不逾於此故立義分中特立此等以爲根本也論能起等者大乘法是能起信根是所起也大乘之體是一心等法若依此法而起信者名大乘信如前經題處說題目等者題云大乘起信此云起大乘

信但諸佛之語無別異也信理決定者以真如門中但唯顯理體真實故云決定決定即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為一切法平等之性不增減故信業果者業果通於涇淨若無明為因生三細

田九

九

境界為緣生六麤即是世間染因果不亡始覺反流翻九相成四位即是出世淨因果不亡隨流反流定有此事如影隨形必然之理故云不亡無也三寶等者以有體相二大故信法寶不壞以有用大故信佛僧不壞不壞亦即決定不亡之義然疏不說信一心者以二門三大即是心之行相但信於此即是信心故不言爾信滿入住者謂自外凡之內凡既離毛道信則決定不失不壞故云成根不退能持等者謂能任持前之信力自分不

退故譬植草木根成必活生後等者信既成就即能生長後位功德漸勝漸進行向地果故如草木成根漸生華果然大乘中信之為要具有六喻一如手華嚴云如人有手入寶山中自在取寶有信亦爾入佛法中自在取於無漏法財二如師子筋絃其聲一發一切諸絃皆悉斷絕若人發一信心一切惑障悉皆消滅三如師子乳或以一滴投餘乳中悉成清水若人發一信心一切惡魔悉皆變成清淨法流四如世財能養色身壽命信財能養法身慧命故七財之首名曰信財五如其根如前所辨六如力有力能伏剛硬強盛信力能催惡不善法故五力之中有信力也今言根者即當第五要須說者謂聖人利見理宜說法若不說者違本誓願如何名為大慈

悲人求正覺者法門既塞苦趣道開茫茫羣生飄流何息論標列疏有由等者表異常人多率爾故由即因緣也分義皆同故下不釋綱要者網上大繩曰綱能持一綱故云要也宗本者凡有所為必須據本若其無本末從

田九

于

何生將欲廣陳故畧標本宗要既畧者欲張其本故攬廣以成畧欲生其解故展畧以為廣謂於真如門明離言依言空義不空義於生滅門說深說淨辨因辨果隨流反流是本是末令不迷真妄正解無謬也依解起行者分別諸法令解不謬者所謂要起修行故也由行成於前解由解導於所行令解不成乾慧令行不成邪倒解行相濟有所至焉故須行也如貧數寶者是華嚴經喻餘文云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意云本所

解者意在修行既不修行解將何用如人有目無足豈至前所行儀者四信五行等即修行之儀軌也舉益勸修者佛所說經尚多激勸菩薩造論得不然乎然五下合五為三若據大疏有其三說一約論主謂歸敬述意是

行起所依為序分中間五分是所起行法為正宗後迴向一偈是所起大願為流通此即約一論前後始終而對三分二約法說即不取前後二偈但約中間五分以判初是法起因緣為序分中間三分是正顯所說為正宗

田九

主

末分是歎法功能為流通三約法所益機說初舉所為機心為序分中間三分正受解行為正宗後之一分舉益勸修為流通後之二說但就中間五分約法被所被人法之異今疏所用是後二說也假問者一自作問起假

爲他故二實非有疑假作疑故以自問自答
意令法義明了顯現故如此問也疏此門等
者一部論文發起之意只爲衆生離苦得樂
此即總相明因緣也又凡諸菩薩有所爲作
皆爲衆生離苦得樂此則非但就此一論爲

發起因由乃與一切論作發起因故云總相
總通兼正者此即約所爲機說兼被正定邪
定正被不定聚者今既合論故云通也別爲
當機者一則向下七段爲機各別如七中第
二第三爲正定餘爲不定聚者故云別爲二
則但爲二聚之機不被邪定之者故云別爲
不同此段總爲一切皆令離苦得究竟樂也
斯則約法即發起一切論文約機則利樂一
切羣品由是故名因緣總相疏苦苦者上是
總報苦身下是別別苦事受有漏身已名爲

苦於上更加種種逼迫故名苦苦即生老等
八是所加也壞即樂事已謝行即念念遷流
故皆苦也準寶性論觀三界爲三苦謂欲界
苦苦色界壞苦無色行苦然於中欲界具三
色界兼二無色唯行分段者謂三界四生身

有形段命有分限時極必終也變易者謂二
乘菩薩斷煩惱障者雖離分段羸苦猶有黎
耶變易行苦以四相所遷轉變改易故名變
易又因移果易故名變易無上等者謂轉滅
煩惱生死得此菩提涅槃一得永得故論云

田九

三三

究竟更無過者故疏云無上既其大患永滅
超度四流業惑並亡適然自得亦樂乎然
上令離苦是菩薩大悲此令得樂是菩薩大
慈至覺之心於焉備矣論恭敬下疏約所化
能化之兩說在文可見論根本之義下疏文

二初釋如來根本二今初總配下文與立義分者盡此一分論文皆爲所起然此分中若克的配文止可齊於三大之處從一切諸佛下明其乘義合是第三因緣所起疏不指者蓋畧故爾顯示等者從此分初文云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去至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對治等者文云對治邪執者一切邪執皆依我見若離於我則無邪執乃至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實智故此則第二因緣爲能發起如適所引

三段論文爲所發起爲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衆生正解不謬故有此文能所之說下皆例此疏以彼下二別釋今義二初約教法釋如來根本以二門是諸法之根本又一心是二門之根本彼文之中正明此義佛說

法門雖則無量若其根本無出於斯此乃馬鳴菩薩解釋化身釋迦如來所說法門之中深奧根本之義也疏又生下二約證法釋如來根本二初釋如來二初正釋迷時背覺合塵是如去雖名爲去而體性不動故受如稱

即本覺也悟時背塵合覺名如來以如體上有淨用起反深歸淨名之爲來即始覺義真如體一來去隨緣故取本覺名如始覺名來始本不二者即究竟覺也究竟覺者即如與來合無始本異名曰如來如下文云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乃至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此即下結判故轉法輪論云真諦名如正覺名來正覺真諦名曰如來此即約自受用報身名如來也非同前文約化身說此

二解中前約教則如來之根本依主釋也。以能說者勝故此約證即依士釋心為根本。能生如來故思之可解。疏諸衆生下二反顯。以雖有本覺而無始覺故不得名如來。斯則如義寬通來義局狹。故淨名云一切衆生皆如

也。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而不言來義也。前雖有始覺。以比觀修行未造真理。未得智無分別。不名如來。地上雖有此智。以障累未盡。觀心有間。始本二覺未得究竟冥合。亦無斯稱。以此推之。唯妙覺一人餘皆不可。然若約性德則無此據。故圓覺云衆生本來成佛。又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今約修論。故有此說。二結根本。即指前之一心為如來。所證法之根本也。良以如來依此一心而成。就故是則信解行證皆依此心。從微至著未

嘗離此若離於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華嚴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故名等者。然則如來即一心。一心即根本。三義一體。方為至說。但以據法名心對末稱本。約人所說。即號如來。究體則一

列義成三。非三而三。不一而一。三一一體。乃會玄文具釋。下二釋正解不謬也。具釋者謂於中明真如生滅二門。始本二覺本末二不覺。二身三大乃至二門不二等義。此義盡是一心根本上之行相也。三賢者謂隣真故前異。凡夫後異。聖人賢者善也。順也。此三十人皆積善所成。順於真理。故受斯稱。比觀等者。既未親證真如。但能依教比擬觀察。由是隨順不相違反。故云相應。即此比觀便名正解。以地前屬解行位。故為生正解。故有顯示正

義之文也離倒者以正解相應順真如理無
諸邪僻也以離倒故即名不謬不即對治謬
即邪執也

田九

五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四

音釋

裒

布刀切
揚美也

錕

匹迷切
音毗

斲

徂鑑切
不久也

激

公的切
感卜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五

田十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三令人不退分別等者文云分別發趣道相者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脩行趣向義故乃至心若有垢法身不現故此

田十

正指配也以彼下釋所以以下皆例之彼文云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故終心者十信一位有三種心謂入住終入謂始離異生入初信位終謂信心成滿即第十信也位心即

中間八信十信既爾餘住行向等例皆如此成熟約現在十信終心說不退望未來十住入心言今為信成熟者稟於分別道相之文入不退故四脩習信心四種信心者下文云畧說信心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信根本所

謂樂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密故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眾求學如實行故四修行者下文具明

五行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止觀故文云修行有五門能成此信等以止觀一門別是第六因緣所發故言四種以彼下釋所以彼文云是中依未入正定聚眾故說修行信心等十信住心者雖有八種不同更不分析通

為住心也微少者即信心未熟也今稟此文習前信行進向滿故五離障出邪疏文兩段初都科四段文三今初總判也言四種者即指此下四段論文初心即入心也疏以此下二通疑也或曰前之三根各攝論文一段何

以信心初位獨用四文故此通之初位漸深望於初位故名根勝信根欲成縱遇惡緣亦少退屈故云難退然亦未必一向不退故云難也如鷲子入住猶自退轉況十信耶根劣者謂始自異生初登信位善根微薄不異輕

四十

二

毛遭善難進遇惡易退故假多方以助道力由是具四也疏四中下三別判也只此一類劣機復有上中下異今以第五為下根第六為中根第七為上根第八總策勸也問據前次第皆自勝之劣何以此後却從劣向勝耶

答勝根菩薩據尊卑以列之退位有情念劣者而先救故為此由是前顯菩薩之智後彰菩薩之悲也疏今初下別釋此文修行末文者彼文云復次若人雖修行信心以從先世來多有重罪惡業障故為邪魔諸鬼之所

惱亂或為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或為病苦所惱有如是等眾多障礙是故應當勇猛精進晝夜六時禮拜諸佛誠心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常不休廢得免諸障善根增長故業重者文云重罪業障惑多者文云眾多障礙

善根難發即三障既重善不易生如鑽溼木豈即有火宜應曝以風日出以浸潤假以繩鑽引以茅艾則其火可庶幾矣故云禮懺等也內離等由禮懺故業輕業輕故內無惑惱內既離惑外魔自消外魔即報障也故知外

四十

三

有障惱皆由內有感業今之行人作善多阻為道不迭蓋內心之所感也莫嫌影曲但責形凹如論修治必能出離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談忠信之言為囂今但通取一向癡闇慧解不生為頑囂也止觀者文

云云何修行止觀門所言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毘鉢舍那觀義故乃至若止觀不具則無能入菩提之道雙明等者彼文云若修止者對治凡夫住著世間能捨二

乘怯弱之見若修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心過遠離凡夫不修善等勸生等者文云復次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性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乃至

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勝方便者文云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其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諸佛永離惡道等觀解等者文云若觀彼佛真如法身畢竟得生住正定故既觀法身即是作真

如觀觀佛純熟分得相應也後報等者以衆生夙業無量今雖發心修行其力微劣難敵強惡恐此報盡仍逐故業隨生諸趣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此報命終未知所往或經多劫徧歷三塗縱得人身尤拘緣障或蠻貊受質

貧窮處身或諸病所纏六根不具或王事迫已塵羈在躬或少小無知強壯克勇方知樂善已是衰年雖悟非常難任進向況真法固值善友莫逢縱遇此緣根性多昧儻是上智易悟法門縱辯宣揚巧開人意熾然惡習任

運繁興積善四既微強惡難免脫然墮落又是輪迴如蠅循環何當斷絕菩薩觀此深動悲懷若非方便無能垂救故論云有勝方便攝護其心故云恐後報遷遇緣成退也往生等者文云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生彼世界者
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等此意欲令
衆生專意念佛欣求樂欲生彼國土凡所修
善盡將迴向乃至有人無惡不爲但能臨終
至心十念乃至一念成就即得往生彼國

已見佛聞法任運修進直成菩提無諸惡緣
令其退轉故云使不退也勸修等者文云已
說修行信心分次說勸修利益分如是摩訶
衍諸佛秘藏我已總說乃至云未來菩薩當
依此法得成正信是故衆生應勤修學舉彼

損益者文云若有衆生欲於如來甚深境界
得生正信遠離誹謗入大乘道當持此論思
惟修習畢竟能至無上之道乃至云此人功
德無有邊際斯舉益也又云其有衆生於此
論中毀謗不信所護罪報經無量劫受大苦

惱斯舉損也修則但應仰信如說而行捨則
不應誹謗免招大苦總策等者據前疏所判
即但策信位初心三根之行若更以理詳之
無妨兼前三賢已下總而勸策則於八因緣
中第一第八皆總相第一總利羣品第八總

策勸修中間六段各別所爲如前所配總結

可知初難論具有等者起一難破第二因緣發

也如勝鬘經云自性清淨心深而不深難可

了知不深而深難可了知此豈不是一心二

門之義乎況二門即是真俗二諦二諦何經

不說豈假論主第二因緣而發起耶如圓覺

經中說信等四位豈非分別道相之義乎況

其從因至果入道行位諸經多說何須第三

因緣所起如華嚴云菩薩發心求菩提非是

無因無有緣於佛法僧生淨信以是而生廣

大心此豈不是信三寶耶况復令信三寶何經不說又如華嚴具說十地菩薩行十波羅密行豈唯施等行耶况施戒等是經皆說豈用第四因緣發耶如方等經中具明道場禮懺等事及普賢行願中說十種行願此豈不

是消障方便耶亦不須假第五因緣又如華嚴云譬如有力王率土咸戴仰定慧亦如是菩薩所依賴定慧即是止觀又淨名經中說佛法身從止觀生何用第六發起緣耶如阿彌陀無量壽等經具說往生淨土之事况諸

經中亦多引說亦不假其第七所起如勸讚修進勗勵慵惰是經則說何假第八如是則佛經已具菩薩更明豈非繁重耶菩薩見義則行無益且止重說佛經有何義利爲若此耶初畧標疏或利或鈍者即根不等根謂根

田十

六

八〇

龍藏

機有利純故樂廣樂畧即行不等行謂意行所欲不同故假經即利根尋經便解不待解釋故假論即鈍根於經未曉須待論說故若其樂廣樂畧之言通於經論有樂廣經而得解者有樂畧經而得解者於論亦爾此乃於

利鈍中各有所好不同然根不等則局於經論中各附一事故行不等則通於經論中各樂廣畧故然此但約解佛意不解佛意以明利鈍不須更約文持義持細作利鈍解釋智者應思受解緣別者受謂信領教法解謂開

悟佛旨遇佛者謂與佛有緣則從佛受化生解與教有緣則遇教受化生解也此則但約於彼生解不生解說有緣無緣亦不約有見佛等細論如佛世諸羅漢等親從佛聞而證道果此是遇佛有緣者如天親等但遇其教

而得開悟此則遇教有緣者故云緣別然若據論意但約於經於論明受解緣別不須更約遇佛等說以前論中所問佛經已說何須更論今文已是總答前問下方別釋也論意云經中雖已具說其如衆生根性利鈍不同

第十

七

意行好樂有異信受教法開悟聖旨因緣別故若是根利又於佛語有因緣者則樂於經而便信受得悟聖旨不須更論若是鈍根又於經無緣但於菩薩語有緣者即樂造論解釋方曉佛意故云別也根行緣三既而有異何妨經外別造論耶豈非此文已是總答訖初遇佛悟無紙墨者佛在世時但說而已滅後結集方始有經當時尚不假經豈要造論論如來即釋迦也亦兼餘佛時勝者時無定體但約佛在彼時故言時勝根勝者但取一

類當在佛世隨順言教有所證解者不取遇佛不悟之徒然佛世時證悟者多今就此說故云勝也緣勝者勝餘二乘菩薩故然說根之悟解不取教起因緣故指佛爲勝緣也論異類者但三乘五乘根性不同故名異類或可通於餘趣然非正意論等解者等謂齊等彼諸異類齊生解故此則生解義等非謂所解是同然此根勝與前時勝相望料揀以成四句謂時勝根不勝如佛在世六羣等根勝時不勝如後五百歲持戒修福者俱勝如舍利弗等俱不勝即佛滅後不生解者論不須論者據此兼不要經也然準論所問但責經中已說造論爲重殊不干於佛在之事今之答意欲顯佛滅度後根行不同於經於論取解各異故今先明佛在世時根緣皆勝尚不

假經何須造論以顯滅後根緣皆劣故須假
經於經不了復須假論以勝顯劣也由是經
論各被一根不同圓音普逗多類此下疏文
兩段初畧配三業如文一音下別釋圓音二
初釋義又二初約教義正明二初約說法差

四十

八

別顯圓義如來等者謂佛音無別故云一音
說法成異故云圓音引證可知二約隨類言
音顯圓義如來等者合云如來一音同一切
音文無者畧謂佛音是一故名一音同彼異
語故名圓音引證可知然疏中前後兩段引

證甚自分明今更引文以證後義如普賢行
願經云天龍夜叉鳩槃荼乃至人與非人等
所有一切衆生語悉以諸音而說法疏中不
引此文爲證者以此文中無一音之言故斯
乃如來一音隨類同時差別非如前段說法

差別以一下二結得名所以一切音即一
音謂差別即無差別也一音即一切音謂無
差別即差別也大意取無差即一差即爲圓
差即無差無差即差二義同時竟無前後兩
段之中俱有此義圓融無礙方是如來之口

密也但以文不累書故成前後爾二下二
顯圓音相四今初正顯徧窮生界是圓義恒
不雜亂是音義又徧窮者六趣咸聞不雜者
五音迥異又徧窮者三乘同聽不雜者領解
各殊若音下二反明不徧等者有不聞處何

甲十

九

成圓義圓者徧也失曲等者無所詮表何成
音義且如鐘鼓之響普徧邇遐絲竹之音唯
聞咫尺斯則圓音互非之義也今不下三結
成不壞曲而等徧者即音以成圓不動徧而
差韻者即圓以爲音也是乃正徧而差即差

而徧由是無不聞聲無不正解此是下四指
歎非識等者佛無漏智所現圓音有漏凡夫
焉能測度但可仰信不須推窮以非心識之
境故非識境者不可以識識非心境者不可
以智知思量即識識之相也然華嚴中具有

十喻以顯如來圓音之相不能繁引二聞經
悟疏自力者但取不假論疏解釋只於經文
披而自解也廣經者有二意一則於大部經
中或廣尋諸部見佛始終廣說義路方始解
故斯則根行劣於少聞而多解者二則如疏

具文義二持隨一一文皆能解故此乃根強
勝下少聞也畧經者此亦二意一則於畧經
文或一句一偈等便解如來甚深法理不假
多說此則根行俱勝二則無多心力不能廣
覽但於少分而得解了如疏中無文持有義

持者今斯論意廣畧之中各取前說爲正以
論畧中言多解廣中不言多字是以樂廣者
爲鈍樂畧者爲利智者應思三廣論悟因於
廣論者此有二意一則於經不解於論方解
仍須假於廣部或尋諸論方解佛意此即劣

於後段少文而攝多義得解者此如疏釋二
則隨彼一一解釋悉能了故此則根勝強於
次文也初機論心樂總持者亦二意一則聞
少解多不假繁說故二則神根劣弱不能承
受廣所說故具如疏文論文之意於廣畧中

亦各取前意爲正也斯則於經論得解中各
有利鈍但因畧說者爲利須廣說者爲鈍若
以文義二持四句說者別是一意也二結疏
文句雖少等者文雖一軸義備河沙所宗之
經並是實教所詮之旨豈容麤淺以至諸論

圓實關要義理不出斯焉故云總攝等如理智境即真如門以離言說心緣等相故言深也如量智境即生滅門以染淨萬差多所談博故云廣也無際者謂理智境即沖深無際量智境即廣多無際也無際之相已見論文

然此兩門攝盡一切經論之義但是說染說淨凡聖迷悟因果善惡一切名相差別等法即生滅門攝盡若說無染淨絕凡聖遣迷悟離性相等義即真如門攝盡故海東疏云開二門於一心總括摩羅百八之廣詰摩羅即說楞伽

經處以百八句答大慧菩薩百八問皆上句真下句俗同此二門示性淨於相深普綜逾闡十五之幽致逾闡國說勝鬘章大義皆說染而不染至如鶴林一味之宗同此生滅之真如義金鼓金光明經同性乘大三身之極果華嚴瓔珞四階之深因大經同性

品大集曠蕩之至道日藏月藏秘密之玄門甲十凡此等輩中眾典之肝心一以貫之者其唯此論乎既而宗旨深奧義理無邊有智之流請習無怠二立義分二寄問中疏文二初釋法大乘法體者大乘之體即是於心名心為法也此中且說法為大乘體次下文方說心為法體此乃展轉釋出其體也今言出大乘法體者恐多法字有智詳焉謂自下以三義釋名法之由夫言法者有其二義一任持自體義二軌生物解義今初一句即初義也謂本有自體真實不變非同依他從緣假立無有自性以從無始來任持不失故故下論云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量性功德故後二即軌生物解義又法者對智得名以此一心是法界理能軌於智令成無漏無分別

也斯則以無相境相無緣智故云對智下論云唯證相應故復能顯於三大之義未有一義不從法顯故下文云依於此心顯是摩訶衍義義理既彰物則生解故此二句皆後義也宗本法者謂一論所宗深淨根本故或可

宗即是本謂約義所依曰宗能立萬法曰本故下疏云依宗所顯差別義理又淨名云依無住本立一切法也又起論云謂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即斯法也大位在因者謂此論中所明法體大都所判屬於因位以文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既標衆生之言故知大槩合當因位不同佛性圓覺究竟覺不思議解脫等大位在果今約因中性德所標故明衆生心也通深淨者若隨名取義則位在於因若克論體性則通於因果因果即深淨也斯

田十

三

則心實通於因果以帶衆生之言故判在因也然亦有在果名心在因名覺之處如圓覺經云是諸衆生清淨覺地又云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故云通深淨也所以下文云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攝世間法是通深攝出世間法是通淨也疏義者下二釋義文三初釋文也大乘名義者謂大乘是名名約義立故須辨義未有無義而有名者何故等者雙徵名義謂約於何義得名大乘未審大乘有於何義以雙徵故不言何故名而言何故是是之一字雙含兩勢蓋文之巧也謂此下釋三大可知二運者有兩意一則自運運他二則已運當運今此論中正唯後意故下文云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於此二中皆具自運運他也以

約此義名爲大乘是故下二結意也如文云
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先顯法體次云所言
義者則有三種等是後顯義理大乘之中唯
茲法義今既法義並陳無所遺矣故云義足
疏依宗下三彰位所依之法深淨雖通所顯

田十

十三

之義唯局於淨體相用三各不相是故名差
別離障所顯翻深得名故云唯淨故下相大
文云心性無動則有過河沙等諸淨功德相
義示現用大云除滅無明見本法身自然而
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據此所說正唯屬果

而言大位者以體大通深淨故今約多分判
在果也又體大雖通於深以彼之名亦從顯
得若在因時則無體大之名至相用顯時方
對此一以彰體名由是三義皆屬淨也起下
法體等者即起下顯正義中總之一段文云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乃至以是
二門不相離故論衆生心者衆生即能依心
即所依所依之體從能依以彰名前劣後勝
衆生之心依士釋也故下文云衆生依心意
意識轉故疏三初正釋出法體者前出大乘
體名之爲法此出法體名之爲心從寬之狹
此爲至也如來藏心者謂在纏自性清淨心
具足含攝如來功德名如來藏如下自釋具
和合下明心之行相也和合即生滅門以彼
隨緣成深淨故不和合即真如門以約體絕
相顯不變故以其下釋所以此心具上二種
義者以在衆生位中辨故是故論云衆生心
也若在下二反顯謂此心隨深之時則云與
生滅和合今在佛位純淨無垢唯不生滅故
無和合義也以始下出所以顯無生滅之相

故云唯是真如既無彼相但是一真約何說
合故中論云一法云何合下文顯佛地云破
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純淨故
所顯義者三大之義自此方彰生滅相無則
唯局淨故無和合今就下順結却成前義衆

甲十

十四

生即深相以真體隨緣起爲衆生相不離體
故名和合雖全體起相而體未嘗改相故名
不和合由是在纏具二門也論出世間法下
疏文二初總叙意初一句標指餘皆正叙體
即真如門相即生滅門二門相攝不相捨離

故云無礙深淨同依者二門之中各攝深淨
真如門是深淨通相生滅門別顯深淨通別
雖殊不出一心故云同依隨流謂不覺迷真
乃至造業受報反流謂始覺翻深暨乎菩提
涅槃迷悟雖殊唯此心轉故經云無始時來

性一切法依止由此有諸趣及證涅槃果是
故萬法唯心即是主故其迷悟皆心所爲疏
是故下二別是相二今初約生滅門釋不覺
攝世間法者以不覺是世間法根本一切深
法皆此所成由是所成之深皆不覺攝則三

細六麤五意六深等是所攝之法也故下文
云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深法以一切深法皆
是不覺相故攝出世法者以本始二覺是出
世法本一切淨法皆覺所成由是所成之淨
皆屬覺之所攝也本覺所攝即大智慧光明

甲十

十五

義徧照法界義真實識知義等始覺所攝即
三明八解力無畏等然此且就相用有異分
其二殊若約體同所攝無別此猶下結示可
知疏若約下二約真如門釋也鎔融含攝者
謂消和包納令彼深淨差別之相無有障疑

也深淨不殊者出鎔融之相也謂以一真如理融之使深即非深淨即非淨即深即淨渾為一味故云不殊故下文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乃至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斯則生滅門中

名為該攝真如門中名為融攝該攝則深淨俱存融攝則深淨俱泯俱泯故一味不分俱存故歷然差別是故二門雖皆言攝而攝義不同也下文顯者相次即辨釋其法名者標指此文也法即是名今此文中正釋此心得

名法之所以也謂依下於前三義中約第三顯義故名為法也其餘二義論各有文已如前引責總立難疏二意中初意云心既通深不合顯得唯淨之義其猶雜鑛之金豈能鑄得純金之像二意云心既是一一則體狹大

乘義多多故成廣豈能以狹而示於廣開別中疏二初總叙釋意大乘雖淨者牒縱所問也相用下分別正答對深者謂相大則翻深成淨如云心性不動即有大智慧光明義等用大則隨緣而起如云隨諸衆生見聞得益

故說為用等此上二義皆對深成故下文云當知深法淨法皆悉相待也今生滅下正明能顯既有覺不覺二義故云俱含深淨以有深故方能顯淨淨既不自淨待深以成淨何惟通深之心能顯雅淨之義耶此即結答也

四十

六

以廢下出對深所以或問曰何故須對於深方立淨也故此釋也故下文云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又真如門中無深亦不立淨又云若離業識則無見相以諸佛法身無有彼此色相遞相見故心法雖一者牒

縱所問也而有下分別正答示大乘體者真如是泯相顯實門故以泯相而相不存故唯示體也具示三大者生滅是攬理成事門故以攬理而理不失故具三也大乘義下結成具示謂此三大義中具攝如來真應二身過

河沙數德相妙用以要言之一切所有無漏功德盡不出於三大之義三大之體唯此一心是故一心能顯多義也總舉等者盡此一門之義也一法界等者具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

乃至若離於念名爲得入共有一十三行論文是此所起也真如相者相即義相如下文云復次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義即相也非同生滅可狀之相復次下乃至終於此門共有一十二行論文是此所起也據此

所配若言真如門則通言心真如真如相則別也論是心下疏二初釋前二句二初別釋當文也隨熏變動者謂隨深淨因緣所熏令心變改動轉成生滅故總舉等者撮下一門之義在此生滅二字之中故云總舉依如來

藏等者具云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乃至性深幻差別故都有七五行論文是此所起也緣由者所以義起下等者具云復次生滅因緣者所謂衆生依心意識轉故此義云何以依阿黎耶識說有無明乃至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知故共有四十九行論文是此所起也狀謂形狀妄識所知境也揀異真如相是義相相即性也非識境界唯智所證故起下等者具云復次分別生滅相者有

二種云何為二一者麤與心相應故二者細與心不相應故乃至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共有一十四行是此起也然此立義分中所立義本即有八字謂真如相生滅因緣相下解釋分中共有一百六十三行逐段

而釋如前所配從四熏習下即通明深淨生滅起之由致也若更東八字不出心之一字更展一百六十三行論文以成百餘部大乘經此顯論主證悟心中自在之用何故下二通前料揀先牒外難何故兩門一能一即耶故牒云者以真下釋不起者以真如有二義一不變義二隨緣義今此門中但約不變以顯其體不約隨緣故云不起所顯謂體大能顯即此門能顯為詮所顯為旨真如與體蓋是一義故云即也以是下因顯唯示體大也

四十

六

起動者即隨緣義以隨緣故成生滅門深淨即生滅相也即此深淨為能示之詮三大是所示之旨二義各別故云又分也能所下揀異前門也若喻顯者一心如水真如如溼生滅如波是水溼相即示水體是水波相能示

水之自體體溼相德相功用故疏體謂下二

釋後一句文二初釋本文二初別解當文本覺者即是前之真如至此門中轉名本覺以對始故名本對不覺故名覺也即此本覺是生滅家之自體也此顯生滅別無其體全攬本覺為自體故生滅因者或問若此本覺是生滅體者本覺即是真如何故說為生滅自體耶故此釋之謂生滅之相起時實賴真如為因以真如不守自性為無明熏成諸深相雖成深相其體不變以不變故熏彼無明令

厭生死樂求涅槃漸起始覺成其淨性也如是深淨皆由真如是故真如是生滅體故下文云依如来藏有生滅心又云所謂以有真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乃至名得涅槃成自然業亦辨體者謂前真如門當體是體此生滅

早

尤

門以真如爲體若無真如之體生滅終不能成故此門中須辨體也翻深下明示相用也淨相即相大謂大智慧光明義等業用即用大謂報化二身等是以下指文結示也以生滅門中文科兩段初釋能示生滅心法即生滅因緣相等後辨所示三大之義即體相用等下文具顯疏何故下二通前料揀牒外難可見以所下釋也前云能示顯詮旨不一今云自體顯詮旨不異此門雖即能所有殊非謂所詮在能詮外今顯非外故云自體等斯

則生滅是真如家相真如是生滅家體體相雖異而不相離也其猶波水雖異豈得水在波外耶故知其水是波之自體也疏問真下二釋妨難也問意以兩門敵對而難詳之可了答中真如下二句牒門立理不必由起者

真如本自立不藉於生滅也自性本長豈因他有由無下正釋謂有起必有相用無起但唯存體故前門中但只言一也生滅下二句牒門立理起必賴不起者異於前門也若無不起之真如何有起動之生滅如無其水豈有於波故須藉之起含不起下正釋真如舉體成生滅故今生滅含於真體也猶水起成波波含於水由是此門不唯示於相用亦示體也故云具示疏起下等者如論云復次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

無有增減乃至真如自在用義故即有六十
 四行論文正是此所起也體大疏言真性者
 真謂揀非偽妄獨顯圓成性謂自體常住不
 變不異即揀諸法空性也深謂豎窮三際無
 去無來廣謂橫徧十方非中非外凡即六趣

四十

十

差別聖即三乘不同深即穢土極於三界淨
 即淨土盡於十方然凡聖深淨各通二報今
 約別論故凡聖屬正深淨對依也以諸法雖
 廣不出依正二報正中不出凡夫聖人依中
 不出淨土穢土故舉此四以攝一切無不盡
 也皆以為依者上之四法並用真如之體為
 所依故故華嚴云未曾有一法得離於法性
 下文云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皆同真如
 性相楞嚴云一切世界因果微塵因心成體
 既為一切所依體大之名曰此而立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五

音釋

稟彼錦切以鷺水鳥也送徒結切凹鳥合切
 涇失及切也豈宜倚切蚩蚩埒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六

赤一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論真如平等者謂真性於一切法中為平等體故如像中鏡非同諸法本空空故平等如鏡中像疏隨流等者約染淨二義顯不增減

赤一

在文可見以性非染淨故染淨皆空故良以下結成上義染淨約法始終約時謂隨流為始反流為終下疏所說以衆生為前以佛為後前後即始終也或即此段別約橫豎以顯平等之義染淨不虧者橫說也以見在生佛位中無虧缺故始終不易者豎說也以過去未來無改易故前約多人同時說此約一人異時說雖一多同異橫豎別論皆顯真如平等之義二種等者謂如實空如實不空之二也空謂不與妄染相應不空謂具性功德今

如後義故下文云所言不空者以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不異等者謂一一德相即是體性故不異也非謂藏為能具德為所具故有性言故下文云具足如是過於河沙不離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不同生滅之相定差別故性相異故可知見故如水八德者即阿耨池水具八功德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清六不臭七飲不傷喉八不傷腹不異之義合法可知三用大疏二初釋文隨染業行者謂隨彼彼染幻衆生起利他行即是如來不思議業故云業行若將隨染門中反染之業行為此用大者恐非文意以彼但是能顯之淨法未可便將為所顯故學者詳之報身即三賢已上之所見者化身即二乘十信已下之所見者

即化身隨類各應各見不同非受樂相故細者報體平等佛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好所住依果亦復無量種種莊嚴具足樂相故世善者謂有漏熏習善根力故起十善等此但有漏不逾人天故名世也出世者令厭生死樂求涅槃此皆無漏超過三界故言出世也於中雖通三乘究竟唯以一乘而得滅度下文用大廣顯其相疏何故下二通妨牒難可知以不下正釋若善因果內順真如外治諸惡此法若起從因至果能感勝處故得名為真如淨用以從真如內熏所起報化二用所發今茲用大宜發此法若不善因果內違真理外被善治此法若起從因至果能感苦處何名淨用以從不覺所生塵勞發現故故此文不言不善也若爾下轉難可知釋

云下重釋雖是惡法以是不覺迷真所成所成之法不離真體如水起波不離溼性故下文云以依真如法故有於無明又云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以違下結成前義可知然此用大正是果上二身如下具說今疏以善為用者乃是旁義亦即以所生顯能生也然論不言滅惡者以善起必惡滅故標果望因者諸佛即果本即是因以諸如來本所脩行因地之時無別所乘之法唯以此心為其所乘而至究竟舉因望果在文可見此足

赤一

三

如來并前諸佛皆約自受用報身所辨非謂應化知之以成運者運即是乘二義無別但文變耳或可二義不同謂乘以運載為義今前段約佛本乘方有載義故疏云以解乘今文約從因至果運義始彰故論云到如來地

疏云以成運也然佛是已乘菩薩是當乘今乘於中皆含自運運他之義即始下出能所乘體也始覺爲能乘者即前佛與菩薩也雖滿分不同俱屬始覺能乘智也本覺爲所乘者若約今文即前一心法爲所乘以對始故言本覺也若約三大言之則用大爲能乘體相二大爲所乘然用即始覺體相即本覺大即是乘持業釋也乘大性者但證本覺是乘之大性或雙證本始也由是前來標宗但言法義不別言乘今但次於三大言之亦不別舉題目解釋分中意亦如是解釋分者前維義宗畧立理趣未詳若不解以廣文幽旨如何開釋此令生解已見前文故有此分徵列中疏所立等者即前分中所立一心法二門三大之義彰顯開示令生正解由是正義解

此即成正解也遺異計者非正道理妄生計著爲患頗深固宜除滌趣正等者發心趣道行相差別升降不同今當分別令其脩證無惑混濫也斯乃正義顯示令解邪執對治令遣道相分別令行又正義爲能治邪執爲所

治正義爲所趣道相爲能趣皆爲正義有後二文也釋上等者謂釋前分之中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開門中論二門者謂一心上有其二義義具能通出入故目之爲門能通者謂真如生滅互

相通故又此二門通一心故通一心者正是此段以一一門皆言心故互相通者以真如門有隨緣故通於生滅生滅門有體空故通至真如也出入義者謂衆生迷惑流轉即出真如門入生滅門若覺悟脩證即出生滅門

入真如門既成道已即却出真如門入生滅門開悟衆生能事既畢息化歸真即却出生滅門入真如門安住秘藏也疏二初釋一心具二門又二初標也一如來藏者以二義不分故云一也若例言之即染淨凡聖空有理事等皆一也此之一義爲顯不二強名爲一非是數法故經云一亦不爲一爲離諸數故疏一約下二釋中二初真如門又二今初正釋約體等標立也非染下釋上絕相以顯一體謂染淨生滅動轉等皆屬於相表此俱無故言非也平等下約體以結平等約豎結以無高下故如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一味約喻結猶如大海同一鹹味性無差別約橫結淨名經云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又平等

亦

五

一味絕相也性無差別約體也故云約體絕相義衆生下二引證此正引前段淨名經文彼文之後乃云諸佛知一切衆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等今疏取意故文少異下皆如此疏二隨下生滅門中三今初正解隨緣等標立也謂隨下釋謂以無明熏真如起妄心妄境成一切染法真如熏無明滅妄心妄境成諸淨法廣如下釋染淨雖成下釋妨或曰既隨熏動云何復說衆生如耶故此釋之正於動時動處元來不動明非相不動故言性顯非變不動故言恒也或曰性既不動如何能成染淨故云正由不動能成染淨斯則反成上義謂若性自動同生滅相即當時滅不能自立尚不自立將何成於染淨實由不動故能成也是故不動下二結指謂以

隨熏動時性未嘗變故得生滅門中有真如也故云不動亦在動門若真如門中則未必有生滅生滅門中則必有真如以生滅籍真如真如不籍生滅故畧如前釋廣在下文是故下指文本覺者即生滅門初云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爲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等即彼覺義便是生滅門中真如名爲不動但以此門中別約形待義邊易名爲覺上文等者即立義分中云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彼之自體亦即生滅門中真如也此上兩段正是動中有不動義勝鬘下三引證通證隨熏動轉動中有不動義不染而染即真如成生滅染而不染即動中有不動如來藏即真如無明七識即生滅阿黎耶識即上二和合也

亦一

六

謂真如隨緣成黎耶識以成識故與無明共俱亦可如來藏即是黎耶但以通相別相而異故云如來藏名阿黎耶識故經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亦云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大海如黎耶波如無明七識水即如來藏以從無始時來真妄和合未曾捨離故云常無斷絕如來藏者即所熏之淨性虛偽惡習即能熏之染幻識藏即所成黎耶也爲善不善因者謂此性隨善緣起諸善法性即爲善因隨不善緣起諸不善法性即爲不善因隨善受樂性在其中隨惡受苦性亦在中故云與因俱若生等者循環諸趣生死無窮藏性於中隨而徧受而其體性未嘗去來故經云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如技等者如人作戲變改服章體是一

人初未曾易故彼文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
技者五識如音樂受想觀技衆如人弄師子
人入師子活人出師子死淨因無明時當知
亦如是圭山云樂人本是一形軀乍作官人
乍作奴名目服章雖改異始終奴主了無殊

赤一

七

此等下結指如上所引並說真如隨緣作生
滅動中有不動也疏然此下二攝二門歸一
心也舉體等者謂真如舉體成生滅生滅無
性即真如是故生滅現時全真體現真如顯
時全生滅顯舉一全收故云融通以融通故

真無真相妄無妄相真妄相即一體無異故
云際限不分既而不分際限豈更存於體相
故云莫二波水之喻可以比知無二處者即
此真妄融通之處實性存焉此之實性爲諸
法主即是諸法中之實性也又表非二邊故

名中離諸差別虛相故名實此上二句是約
中實以解心也故經有中實理心之言不同
下約靈鑒以解心謂虛空體亦無二邊亦非
差別虛相然但昏鈍而無靈鑒今此實性自
在靈通覺了不昧故云不同等故祖師云空
寂體上自有本智能知知之一字衆妙之門
大抵意云於一切染淨融通法中有真實之
體了然鑒覺目之爲心斯則體相不二故云
一中實神解故云心立中疏二初正釋二初
對前牒文可見二以一下釋今文意三初總
標意含通別者釋前文意也前文以二門未
啓但約一心通總包含而說故云攝不言各
也今分下標今意謂今文中二門既開每門
之中皆各自攝一切法也若無標揀將謂二
門共攝一切則有攝法不盡之過故言皆各

也以真下二別釋相二初約二門各攝解二初正釋通相者以真如門不分染淨雖攝染淨皆同性故所言相者謂義相也以此門中顯示染淨融通之義故云通相以染淨等法入此門中同為一味真如之理更無差別故

亦一

八

云無別染淨等故得下結可知別顯等者隨流反流各不相是功德塵勞歷然有異眾生諸佛凡聖宛然淨土穢土優劣不等無所不該者謂一切雖多不出染淨既攝染淨是故論云攝一切也通別下二結成謂通相別相

二門雖殊所攝之法更無差異故云齊無所遺又以下約二門互攝解前約二門各攝通別不同齊門而說攝義有異初門通相但明融攝融則染淨無別故名爲通後門別相乃是該攝該則染淨不同故名爲別今此文中

不分通別只就一義左右說之便成二門各攝之義今文所說生滅攝一切時即是真如攝一切也以生滅無體全即理故故云還攝等又真如攝一切時即是生滅攝一切也以全事之理非別外故今此疏文猶闕後義應合更云真如既是諸法真性離真性外無別諸法還攝生滅門也若有此文於義方足成互攝也斯則生滅門攝法時真如門法亦在生滅中真如門攝法時生滅門法亦在真如中如是則真如中所攝染淨即是生滅門所

亦一

九

攝染淨無二無別舉一全收故云二門互攝故下結云齊攝不二也問疏主何故不說真如攝生滅門耶答前文通相已含此意故不復言也以此下結成一心良以二門相攝理齊鎔融不二以不二故得名一心斯則二門

一心體無別異若約義別說則一心是總二門是別又於別中真如約體生滅約相若克體圓融則性相無二即是一心今既二門互攝全奪兩亡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故今結成爲一心也疏問二門下二通難二今初二門示義通局難初句指定前義何故下引文正難意云真如既攝生滅門何不同彼示三大生滅既攝真如門何不同彼示一大示義既差攝法須別攝法若等示義應同如何攝法即同示義却別耶答中初句標定其門不壞下正明行相謂染淨之相全攬理成理非可壞全理之相亦不可壞以不壞故攝生滅盡成今相攝義以泯下爲即理故令染淨相亡泯不存以不存故唯真體在故成前文唯示體也生滅下標定其門不壞下明理在事中

以全理而成事故事起而理不壞成今相攝義斯則事爲能攝理爲所攝以成下明事理俱存成前具示義成事故示相用二大體不失故示於體大疏問前下二性相存泯不齊難問意可知但躡前門相不存義以難後門理不失也答中前四句顯二門存泯之由各初一句所以後一句定義生滅等者事依理顯故理爲事本故如波必賴於水故下文云依如來藏有生滅心理不失者理若已失則無生滅也如水失則無波故論云若無空義

赤

十

者則無道無果未必等者真理本有不假緣成如水不籍於波故真如門中直云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等不言依生滅有泯相相不存者不泯則已泯則不存入理自亡何存生滅如水澄靜豈存波在下文云以一切

法皆同如故相不存下四句躡前正答相不
存者相存則可示於三不存但合示於體理
不失等者生滅相起理又不亡不具示三於
理如何是故下結答雙示可知疏不可相從
者從順也事理別故其猶水火敵體相違豈
能互攝未容等者若分二別可言影互相攝
今唯一心影攝何法斯則二別亦無攝義一
心亦無攝義也論不相離者意明不一不二
不一故二門各存不二故唯是一心以是一
心故不相離以不相離故能影攝即反前責
意也疏以體下體即真如相即生滅真如隨
緣成生滅生滅無體即真如由是反覆言之
故不相離也金具者金喻真如具喻生滅相
收之義在文可見良以下結喻例法良者實
也

亦

士

一揆揆謂端揆即齊等也由不異故舉金時
徧收具盡具全體是金舉具時徧收金盡金
全體是具此義下例法也此義者即此不相
離義也舉真如時徧收生滅盡生滅全體是
真如舉生滅時徧收真如盡真如全體是生
滅法喻正等故云亦然然猶如是也疏釋上
等者立義文云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
訶衍體等今此正釋也科動靜不一不異如
次是前二門與不相離義頓說實難故成前
後觀智境者以體非名相之法故言念之所
不及言念尚所不及豈落見聞唯久修觀智
方得相應所以說者意令如此用心也故下
文云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乃至若
離於念名為得入亦如楞伽云真實離文字
修行示真實次後科云生信境者以有空不

空二種義相既容言說故得聞者生於信心所以說者亦意令生信也故下文云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等亦如楞伽云言說別施行分別應初業疏釋上真如義者彼云是心真如相今且釋真如兩字論即是下一示法也疏二初釋上句二初釋一字二初約當體釋無二真心者豎窮橫徧爲一切法平等所依衣正凡聖唯此爲體離實相外更無別法故云無二揀非僞妄靈鑒不昧故名真心此非下揀濫夫言一者見數之首今非此等也謂如下明一之相謂真如之理虛通圓融於一切法平等平等體非別異故云一也又對下二對二釋斯但對下空不空二以稱一也下但約相今唯顯體亦非算數依生下二釋法界諸有聖法依此生故即菩提涅槃十力四

亦

三

無所畏等是聖人所證所得之法故名聖法故圓覺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因義者法即聖法界即是因能生聖法故云法界問據前所說真性是凡聖染淨通依何故此文獨言聖法因義答此中乃是以勝顯劣也非謂揀於凡法聖法尚依豈况凡耶此約終教故作此釋若就圓教事理無礙相即相入渾融含攝爲一真法界也疏二門之中下二釋下句三初釋大總相別相者生滅門總相者真如門然亦下釋成大義謂別相之中所有染淨諸法此門收盡竟無所遺故稱大也故次文云一切法離言說相等斯則揀非別故言總收別盡故言大然論總相有於四種謂下中上上上下下者謂一切

有漏皆苦理通苦樂名為總相不通無漏乃
名為下中者謂一切行無常理該三諦名為
總相雖通無漏不兼無為故名為中上者謂
一切法無我理通四諦名為總相猶是真詮
真諦未窮實性第一義諦但名為上也上上者謂真

如是一切法之實性徧通凡聖情與非情無
所不該故云上上論所明者當於第四超勝
前三故云大總相也此一下二釋體字全作
生滅即事法界全作真如即理法界既是一
體所為則令二無障礙即是理事無礙法界

也二皆言作者生滅即隨緣變作真如即轉
改其名曰作二義俱無能所義言作也軌生
下三釋法門軌謂軌則物謂衆生解即智解
謂諸衆生內有熏習之力於此法界體上生
始覺智智起反照常依法界軌則而修即不

空不有無我無人等是法界軌則始覺之智
依而行之故下文云順本性故修檀波羅蜜
等圓覺亦云流出波羅蜜等教授菩薩然法
更有任持之義今以順文唯取斯義聖智等
者謂法體虛通以能容彼聖智出入故受門
稱遊即出入也謂入則自證出則利他佛及
菩薩皆有二義然唯局登地已上乃至究竟
不通凡位故云聖智以地前未發無漏未能
親證

故前科云觀智境也論所謂下三釋成釋法
體者論云心性性即體也反顯心相不妨生
滅即屬後門隨妄不生者隨無明九相之妄
妄生而心性不生約治不滅者約始覺反流
四位治染妄滅而心性不滅此約妄生妄滅
顯心性不生滅也修起不生者修行顯起大

智慧光明等及十力等功德生而心性不生
處染不滅者處於生滅垢染十力等功德滅
而心性不滅此約淨生淨滅顯心性不生滅
也世間不破者明真如流轉世間世間有破
而真如不破不破即不變義故下疏云在染

亦一

古

不破出世間不盡者謂修行故真如顯出世
間世間盡而真如不盡故下疏云治道不壞
也會妄顯真者意令體妄即是不須待滅也
如經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論二初會妄疏
妄執等者謂聞前段真如是總相法門體即

真如舉體作諸法若爾應知諸法生滅即是
真如生滅何故乃言心性不生不滅釋意云
諸法本無說何生滅如見空華本自無體說
誰生滅論若離下二顯真疏疑者下徵其所
以可知釋云下正顯文意又若下反以釋成

皆可解誰是病眼者須知見空華者是病眼
若眼明淨必不見華楞嚴云若無翳目而能
見華云何晴空號清明眼應知見諸法者是
曰凡夫不見法者斯曰聖人聖人稱實既不
見於諸法當知諸法凡夫妄見實無生滅也

諸法既無生滅真性何曾動搖是故前云不
生滅也論是故下三初標舉能離疏是所執
下二句解是故二字是故者指前二段為所
以也所執空即指前無一切境相真心不動
即指前心性不生滅也由斯之故遂得一切

亦

五

諸法即真如也然此二句又造互相成乃由
所執本空所以真心不動又由真心不動故
得所執本空其猶萬像本空明鏡不動由此
下正結真實由此二字指前所以一切下正
顯真如即釋論中一切法下文也此中顯真

而舉一切法者以其性不離相故一切諸相性所成故人皆執相以迷性故今約相而顯性令知相即無相唯一真如觸境對緣任運合道動靜施作無非妙門然此論中從本之言與下畢竟之言相望互成影說謂從本二字約望過去以顯真義謂非是先来不離言等諸相而今方離以從本已來便自離相影取未來畢竟如是下畢竟二字約望未來以明如義謂非是只於今日平等不變不破以盡未來際畢竟平等不變不破亦影取過去從本以來便自如此又此二義各通下三句而轉又一切法言亦通下畢竟而轉思之可見論離言下正顯所離二初離妄相以顯真疏言語路絕者上句即音聲不及下句即名句文不及既聲名句文不及即當言語路絕

也非聞慧境者聲名句文是所聞故意言分別者意言即是分別也以形口曰言在意曰分別今以所分別與所言同故云意言也夫人發言皆意中之事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心行處滅者以相是心之行處行猶緣也既離於相心無所緣所緣既無能緣亦絕無相真理何思慧之所及乎離偽等者偽則鑰似真金妄謂影如本質凡是有名相法悉皆偽妄故金剛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楞嚴云幻妄稱相以偽妄故則非是真今赤一既離於名相即非偽妄故名爲真離異等者謂有差別有變異可破壞也今既皆離故名如也又若約的訓如者似也夫法異則不似不似即非如今既不異不異即相似似即如義也故圭山云謂此實體於未來常如過去

於色中常如受中真實相如非爲妄似展轉
釋者爲何畢竟平等爲無有變異故因何無
有變異爲不可破壞故又不可破壞者爲無
有變異故無有變異者爲畢竟平等故離世
間者世謂遷流間謂情在其中以差別變異
破壞是世間法今皆反此故云離也非修慧
境者修即是定非定境也夫苦空無常不淨
等皆是定所緣故正智相應者即如之智證
即智之如除此之外莫能及焉故下文云以
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從上來下乃是通斷
前後二文仍辨下段之意以對非三慧境也
論畢竟下二離異相以顯如疏雖徧等者在
染時與在淨時同謂凡夫真性的同諸佛真
性如淨室空與穢室空等此約同時橫說也
在緣者謂在染淨緣中過去如現在現在如
在九緣者七謂在染淨緣中過去如現在現在如

未來猶昨日空與今日空等染淨雖自改變
真如於此無遷異也又染緣即以生相爲始
業繫苦相爲終淨緣即以覺滅相爲始覺生
相爲終真如於中竟無改變此約異時豎說
不同有爲者是無作法故體若虛空欲何破
壞在染不破等者隨流則妄染起而真體無
損反流則妄染壞而真體如舊故圓覺疏云
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
孤朗於碧天論唯是下三結體立名法體者
一心即是法體故前文云所言法者謂衆生
心諸法既無故唯心在如萬像本空唯是一
鏡圓覺云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義立名者
於一心上依離僞妄變易之義以立真如之
名疏言教非實等者以權設故因緣有故意
令假其有言以契無言無言之理可以證悟

有言之教不可取著取之即成認指亡月也
十地論說隨聲取義有五過失一不正信聽
既逐聲不會深意二退勇猛由不正信則無
勝解不能決定三誑他由不會故或以深為
淺以淺為深四謗佛執權為實或執事迷理
便謂如來言成虛妄五輕法以謬解成性聞
深不重釋無實所以者以一切境界皆從妄
念所生念尚無體况所生法而是實耶故前
文云一切境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
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由是一切言說皆是
假名無有實體性不可得也疏恐諸下叙外
疑可見故今下以論釋也若據疏意從一切
言說下盡是釋前故名真如四字也在文可
見然此釋疑之文合在次前文下注釋方得
文便學者應知不相違者假名與離名雖言

赤一

異而義同良以等者凡是有名皆依相立真
如無相所立即空以徧計所緣不入真實故
故楞伽下引證名相俱徧計也相從想生名
依相立不相離故故曰相隨緣此相名又生
妄想即徧計心也然此段論以愚詳之從以
一切下四句合是前科所離相中釋所以也
疏文節釋科解俱不穩暢今於疏外畧助一
解或問曰何以真如體上離前言說等相耶
故論釋云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故也此之
二句乃是釋前離言說名字二相所以也謂
心性真實不與虛妄相應言說名字但是虛
妄假有無其實體不與真合是故離也但隨
下二句文通兩勢一則釋前離心緣相所以
也以心緣之相但是隨彼妄念而生念無自
性緣相何有故云但隨妄念不可得故故字

通於前段以真體無念念則違真是故離也
二則釋前假名無實所以此如疏解譯者務
簡兩段一釋此文之巧畧也從言真如者下
方是釋疑疑曰前云離言說等相以顯真如
無相今復結云故名真如豈非言說等相耶

赤

九

故此牒而標云言真如者亦無有相疑者復
云顯言真如是名相何謂無相故論釋云
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也意云非謂立此真
如一名便滯於相以寄此假立之極名以遣
於言相也有智至此希為詳焉餘文如疏立
名分齊下叙疑答釋文並可知諸名邊際者
如極微是色邊際等今真如是名之邊際等
今真如是名之邊際故此名後更無名也十
種名者一法名謂蘊處界三科二人名謂信
等五十二位三教名謂修多羅等十二分四

義名謂蘊處界等所顯義理五性名謂無義
文字無所詮表不生義解六畧名謂眾生等
七廣名謂眾生等各有差別義名八不淨名
謂凡夫等九淨名謂生滅即真十究竟名謂
真如也故偈云人法及教義性畧及廣名不
淨淨究竟十名差別境遣於名者遣於諸名
也若不立此極名不能遣於諸名例如扣捷
息喧若無此聲不能止於諸聲也若存等者
若存真如名亦同不遣名雖是極名體畢竟
假存而不亡豈稱法體須知雖立真如之名
名即無名無名之名故曰假名即是離名也
故淨名云文字性離即是解脫學者至此雖
因名而生解必亡名而證耳疏一云下克就
真如自體釋可知妙智等者既無名相則非
心識所緣但唯微妙真智觀行所及謂徧計

所緣是假假故可遣妙智所證是實實故不可遣圓覺云諸幻滅盡覺心不動前則能所皆妄此則能所皆真也二云下會顯生滅無相釋意明非謂以真如體遣生滅法也何以下徵起下文以法下釋有二意初約唯真無法解即約真如門釋但有真如更無餘法性何可遣又以下二約有法無性解即約生滅門釋雖有染淨自性本空何用更遣前如鏡體無像後如影像即空也外人下約真如門釋離妄情者名相俱絕情有理無若使可立

爲能離妄故下文云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又生滅下約生滅門釋生滅無性無性故即真真本自立故云不待斯則真如本立更不須待立生滅法以爲真也其猶於波本自是水何須待立以爲水耶何以下躡前徵起

下文真故下約真如門釋夫真者非爲非妄如者不變不易今若可遣即成爲妄可立即成變改以先不立今方立故又生滅下約生滅門釋以真如從本以來舉體成生滅生滅無性常即真如如是性相曾不捨離以生滅

顯時即如體顯也斯則本自顯然何須更立離言者不可說故絕慮者不可念故以前文云離名字相離心緣相故此結也然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執相迷性不能即妄會真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故今示真而約生滅也學大

乘者須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此事何曾
赤
是無聖凡依正空色等時何處真體不常顯
主
現何有一法不是性爲何有一法體不空寂
又空法何嘗得離真性苟或不同此說則墮
斷常無有是處是故論中每節顯真皆言一

切法也論若如是義者指上不可說不可念之義論諸衆生等者既發言違理動念乖真諸衆生等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欲得不乖如何隨順欲得契證如何造入論可說者即所說也念亦如是疏念即無念等者謂知念諸法時本無能念所念非謂滅此令無以念體本絕即無念也故圓覺云於諸妄心亦不息滅非滅下雙釋即念無念以離二邊若滅念令絕即墮斷見若不知念即空即墮常見也今既不滅復知即無故免斯過此則即言忘言非都不語即念非念非都不思故經云無離文字而說解脫文字性離即是解脫下文云衆生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於一下結益只於一念無念已離二過二過既無乃順中

道法性即不乖真如也又亦等者前則直就法體說念即無念此即起念之時用觀觀察能念所念已起未起了不可得說亦如是故云等也雖未離念者如是觀時麤念不起細念猶存故云未離如但得火滅火杖猶存而順無念者常觀無能所故如是觀時即是順無念也如下文云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如上等者以前來所說但是入理之方便故前疏云答方便觀即能等者由前觀察純熟便能離此能所之念契於無念

亦

主

真理以真無能所念想今既離此則能契真正觀者此觀正與真如相當如匣與蓋也又正者聖也位當登地已去名爲入理聖人前之方便即當地前契入即證義也以離能所念故得證真如名爲契入故唯識云若時於

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
然上所說且約一分得無漏正智名離念得
入若約究竟離者唯妙覺一人而已智行處
者真如是正智所遊履處明非倒惑所行之
處故華嚴云甚深真法性妙智隨順入又亦
等者前解約所觀念無今解約能觀亦無也
觀念之心此心名爲知無能所之念苟存斯
念然亦不入擬心即差故故圓覺云離遠離
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荷澤云妄
起即覺妄滅覺滅覺妄俱滅即是真如然則
如體離念動即乖真苟能知念無念觀察不
息如是隨順還有入期冀諸行人勤修妙智
然據前之問答雙明說念後答正觀中不論
於說者以細況麤故心念微細尚須遠離言
語麤淺豈得存焉

赤一

三三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六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七

赤二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釋真如相者前云是心真如相自此之前已釋真如兩字從此向後方釋相之一字初總標論復次真如者問此既說真如之相何不

亦

一

牒云相耶答以從無相中辨相相即無相不異離言之法故又相即義也今於真體之中開說二義故云有二種義義即相也一味者前云一心一法界故然且約理離諸相故強名為一而此一相即不可得法句經云森羅

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一亦不為一為欲破諸數淺智之所聞見一謂為一幸諸深智者忘懷而體之有二者既容言說分別故有一二之相也不可隨言者前雖顯體離言不可執為無說以有二義故今雖分別二義不可取

為有相以相即無相不異離言故不得隨言執取也但為下必若無言憑何信解必若有二法體全乖證入絕分引文可知二略辨疏無妄染者以如實體中本不與九相六染相應故名為空不是真體是空如實之空者

如實是真性空是無妄染如釋之空依主釋如言瓶空蓋為瓶中無物非謂瓶體是空涅槃經中具有此喻也論究竟者至極義意明立空之言至極只為顯於真實也遂能等者以妄空為能顯真實為所顯不因彼妄空焉知此真實異妄無體者妄攬真有真元自有故云異也有流者有謂三有二十五有流即四流九流以彼諸有煩惱能漂溺羣物故總名流即根隨等共有二十六使此論即三細四麤如是煩惱多不可計故曰恒沙若準此

論所說即過河沙數理實無量豈止河沙若有定數恐非了義所言異者彼曰煩惱此名功德彼染此淨彼空此有故相離者妄體本空無可相隨故下文云一切煩惱染法皆是妄有性自本無未曾與如來藏相應故無上

亦一

二

法者即大智慧光明義等是佛所證之法故云無上此皆即性之德德皆是性不相捨離故曰相隨初略明疏能所分別者即心境也染法雖多統唯此攝故論云一切而疏云能所下即心境別明所取相者即境界相於中有色香味觸等不同故云差別能取見者即智相相續等於中分見聞覺知不同總名能取即下分離識也此即約雙遣心境釋又以約唯遣境界釋前二句但說境無此則出境無所以謂凡是境界皆從心念所生心念

既無境從何有故前文云一切境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於念則無一切境界據此是本識中能見相也以與智相生境取境功能別故良以下通釋文義情有理無者妄情中有真理中無猶如空華翳病故見理有已下反前可見故不相應者結前妄法理中既無說何相應斯則却與情為相應以從妄念生故離念則無一切法故論當知下二四句初有無四句疏離妄有者謂人執有故言非有若無所執約何言非妄有之言攝一切相惑者下為不了非有之言是遺情執之有却認法體是無今此釋云上但以非非汝執有不道此法便是於無故云非無雙非是真法者將謂真如是非有是非無故破云非非有相非非無相此皆上非字是能治之藥下二

亦一

三

字是所治之病釋云下細詳可解此中前後四箇謂字前二箇中上是計謂之謂下是言謂之謂後二例之還立等者執第一第二句同時有無相並為真如也非許雙是等者我若單言非非則從汝雙執有相無相我以兩

非和非有相非無相一時非却何以迷倒雙執有無故今論云非有無俱相俱相者即有無同時也今皆非却論非一下二一異四句疏準前等者但前約有無此約一異二執不同餘皆無別但如前疏配釋可知然執下結

總攝別謂衆生執取無量無邊根本從此二四句起所以百非只約此說義見前文故廣下引例皆非真實者是妄計著不稱實理同此有無一異二四句也所執不同者四人各執一句有即有句是此初句所遣也非有即

無句是此次句所遣也俱即亦有亦無句是此第四句所遣非即非有非無句是此第三句所遣一等例此配之隨次配者如上配為四句然但一向就彼所配非與此論相配皆是妄執故云非真四宗外道者一數論外道

執有等性與諸法一即當有句故彼破云此執非真所以者何若青等色與色性一應如色性其體皆同五樂等聲與聲性一應如聲性其體皆同眼等諸根與根性一應如根性其體皆同應一一根取一切境應一一境對

非二

四

一切根又一切法與有性一應如有性其體皆同二勝論外道說有等性與法非一當非有句此亦非真所以者何若青等色與色性異應如聲等非眼所行聲等亦爾又一切法異有性者應如兔角其體本無乃至廣破三

無慙外道執有等性與彼諸法亦一亦異當於亦有亦非有句此亦非真所以者何若有性等與色等一同數論過與色等異同勝論失一異二種性相相違而言體同理不成立一應非一以即異故如異異應非異以即一故如一乃至廣破四邪命外道執有等性與彼諸法非一非異當非有非非有句此亦非真所以者何如此所說非一非異者為但是遮為偏有表若偏有表應不雙非若但是遮應無所執有遮有表理互相違無遮無表言成戲論乃至廣破如是世間起四種謗謂有非有雙許雙非如次是增益損減相違戲論是故世間所執非實今此下揀異此是一人展轉彼乃四宗各殊又此則為顯真如彼則一向治執故不同也後段等者今但取皆非

赤三

五

真實已上文不取及顯外道已下也三總結疏妄計塵沙者顯妄執多也既從念生豈順無念真理故不相應然此文中但約心結而不約境者以一切境界皆從心生但說無心則知無境故略不言以對下謂如實之體約

無妄故說名為空非謂真體是無名為空也可下通指此段總結之文皆是釋疑恐聞前真如自性非有相等便謂全無自體及功德法成斷滅見故今釋之云乃至等聞空謂真無妄相不空謂自性功德清淨本然初正釋疏牒前者牒前體空無妄顯下不空之法舉體者體是所依下常等諸義皆依此說故常者三際四相不能遷故樂者三苦八苦不能害故疏以恒為樂者以無生老病死故名恒此生老等正是苦法故今配此前約惑業

故配四相今約果報故配老死等我者是自在義為對所繫不自在故以離業行繫縛故論云不變不變是離行也行即是業既非業繫則得自在故云我也淨者染而不染故然此注合在淨字之下以滿足之言蓋是都結謂除此四德之外所有過河沙數功德悉在其中故云滿足即如下所說大智慧光明徧照法界等故本疏以淨法為淨德不該滿足之言然法一字猶通上下又詳常恒不變之文但成一義縱此各配自是一塗今助一解則與疏異常恒不變者豎顯真體三際無窮斯則釋前以有自體也淨法滿足者橫顯淨德十方無盡斯則顯前具足無漏等自體既常不變復具無漏功德法體若然豈是空耶故結不空二釋疑疏情執有者謂徧計所執

亦二

六

色等諸法是妄情中有故是則等者真實法體自性功德雖無次少然無一相可得故不異空釋無相等者夫有相者是妄念所緣今既唯以證智相應故知無相故唯識偈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科釋生滅心法者以立義分中云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今此一文正解生滅因緣相也染淨生滅者以染法淨法各有主滅染以順流為生反流為滅淨以反流為生順流為滅又染法生時是淨法滅時淨法生時是染法滅時又染法生是妄生滅是盡滅淨法生是顯生滅是隱滅雖通云生滅而義有此異也初標體論如來藏者具三種義謂隱覆含攝出生義隱覆之中復有二義一者藏如來故名如來藏即煩惱

爲能藏如來爲所藏藏於如來如來之藏依
主釋也如櫃中有金名爲金櫃櫃不是金故
理趣般若云一切衆生皆如來藏勝鬘及如
來藏經具有此說二者如來自隱不現名如
來藏法身無相不可以智知識識況眼見耶

斯如來即藏持業釋也如佛性論說含攝之

赤二

七

中復有三義一體含用謂法身中有身土相
用等二聖含凡謂一切衆生皆在如來智內
亦如佛性論說三因含果謂因地已攝果位
功德此則以因爲藏藏果佛故前二持業釋
後一依主釋出生者謂十地證真名藏能成
佛果名如來亦持業釋今論於六義中除於
四六餘者皆通疏二今初正釋標體者說有
通別別則唯取所依即如來藏是體通則兼
取能依即如來藏與生滅心俱爲體以生滅

法皆依此故今通兩說然此下顯生滅與不
生滅義說能依所依實無二體也但有相依
之義理而無相依之法體如不動下喻顯當
知下法合並如文言思之者意令細合使法
如喻皆無二體也楞伽下引證經云大慧如

來藏者輪轉苦樂因也亂意慧愚癡凡夫所
不能覺勝鬘云世尊依如來藏故有生滅依
如來藏故證涅槃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能
厭生死苦樂求涅槃此顯下二揀濫如說依
水有波意顯所依之水全起成能依之波不
同依母有子非全母成子能所別故斯則舉
一法以豎論非約兩法橫說以此下出所以
以是所依之真起成能依之妄故得有覺不
覺二義以有二義故遂以不覺妄法顯示覺
義之中三大也如水起成波已而動溼兩全

以有動溼故遂能以動顯於溼也若言依母有子母不在子中以不在中故不能以子顯母是故下結成上義所依即如來藏二辨相中疏二初釋和合義三今初略指非謂等者意云真如家所起生滅還與生滅家真如合

赤二

八

和非謂別有一段生滅自外而來與真如合生滅之心者謂全妄之真也心之生滅者全真之妄也此則本末更互相攝非謂結成六釋無二相者心即是體生滅是相反覆皆一故無有二心之下二備釋二初正釋心之不

生滅即真如門生滅之心即生滅門從本覺起者窮妄源也然是本覺起成生滅非謂別有生滅從覺而起如水起波斯義無別本覺即如來藏也無二體者前云無二相此云無二體意明只有一相一體以心是生滅體生

滅是心相覺成不覺不覺與覺不相捨離故下文下二引證三初引文即隨深本覺中文此中下二釋意可知心亦下三法合神解者本覺不昧鑒照靈通也餘文可知疏此是下揅濫不生滅與生滅合者謂真隨妄轉流轉門也即背覺合塵義非是等者謂息妄歸真還滅門也即滅塵合覺義然此二中隨合則體隱相現反合則相泯體彰故前門云一切法悉皆真故皆同如故此反合也此門即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又云依覺故迷等真

分三

九

隨合也由是疏中前義即生滅門後義即真如門論非一異中三初約法略明疏真如者即前不生滅也非少分動故云全體既全體動成生滅法何異之有雖成生滅而性不變從本便爾非適今也故云而恒生滅是變與

不變義別故云非一楞伽下二按經出體七
識是見聞嗅嘗覺知末那餘文可知非異門
下三據義廣釋三初離釋二初釋非異三然
三段中皆以真如爲本生滅爲末初則以不
生滅望生滅說次則以生滅望不生滅說後
即兩門同時同處說其不異者義在能成即
唯同俱六字之中隨文詳會問論云非一非
異疏合順論以明何故先釋非一後解非異
耶荅論順依真起妄義便故先舉非一後言
非異文云依如來藏有生滅心不生不滅與
生滅合此非一義也然此生滅既依心體不
相離性故後方可言非異也疏文約法廣釋
令人生解要先知體無二由無二故方成不
一此則順法備明令悟本無真妄之異悟此
法已任辨義異則不迷本也故下疏云此中

非直不乖不異以明不一亦乃由不異故成
於不一也今初以本從未釋經云即楞伽經
善不善因者殺等十惡爲不善不殺等十爲
善一切趣生者六趣四生其中兼有善與不
善生滅者捨陰取陰之義斯則如來藏是具
如善不善等爲生滅既言如來藏爲因爲造
即不異也又經涅槃也文云譬如雪山有一
味藥名曰樂味其味極甜在深叢下人無見
者有人聞香知其地中當有是藥過去往世
有轉輪王於雪山中爲此藥故在在處處造
作木甯以接是藥是藥熟時從地流出集木
甯中其味正真其王歿後是藥或醋鹹鹹甜
苦辛酸六味成別如是一味隨其流處有種
種味喻如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所謂六
道等此則佛性是真如六道爲生滅即言佛

性隨成即是無異之義二攝末下二初正釋
 今義衆生即如者淨名經也如前所引然衆
 生是生滅如是真如既言其即當知不異涅
 槃等者文云善男子我於諸經說若人見十
 者即見佛性何以故一切諸佛以此爲性善
 男子觀十二因緣有四種之智得四種菩提
 乃至云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爲佛性斯則
 佛性是真如十二因緣爲生滅既說十二因
 緣爲佛性豈曰異乎十地等者此是華嚴經
 意彼經文云佛子菩薩復作是念三界所有
 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
 於一心如是而立今疏所引是彼論牒經也
 第一義諦者是論釋也心是中道實相故云
 第一義諦斯乃三界是生滅一心是真如唯

赤二

士

之一字顯不異也以此下即始覺中文四相
 是生滅一覺即真如既云平等而同欲何爲
 異然此非異之義深而且隱難有信解故此
 廣引經論證之又前下二對前重辨即重對
 前科以明非異也即末之本者重釋前科也
 此則以末收本無本而非末如以波攝水無
 水而非波更有何水與波爲異故云非異後
 即等者重辨此科攝末歸本義也此則以本
 收末無末而非本如以水攝波無波而非水
 更有何波與水爲異前則唯末後則爲本既
 無二相故云非異三本末平等中經云即楞
 伽經文云大慧如來藏藏識本性清淨爲客
 塵所染而爲不淨我爲勝鬘夫人及餘深妙
 淨智菩薩說如來藏名爲識藏與七識俱起
 令諸聲聞見法無我我爲勝鬘說佛境界非

外道境界此言如來藏即是真如真如是本
七識是生滅生滅是末既云其俱即平等義
又經亦彼經也與前文小異而意大同詳之
可會又論即十地論唯真不生者果佛無生
故單妄不成者無所依故然唯真之法則容

有單妄之法則全無今以相對且作斯說此
則下都結亦通結三門詳之不一下釋非一
文四今初躡前正釋四初正釋攝末之本即
生滅之真如攝本之末即真如之生滅既一
生滅一不生滅豈為一義是則於心不異中
明不一義依是下二引證可知解云下三釋
上引文意不在中者無中可在也不同意二
同在一室中即如兩木成林兩木既分乃得
云一木不在林中此約下四通妨或問曰義
既不一應不和合故此釋之謂於二義之中

赤三
十三

偏舉此義而說非謂壞彼和合以成不一即
知正說此不一義時彼法元自和合何以故
者徵意云何以不壞和合又能不一耶此中
下釋也如來藏等者謂不生滅既是即生滅
之不生滅當知此不生滅與自七識生滅未
曾不和合於和合中而論不一也七識等者
謂生滅既是即不生滅之生滅當知此生滅
與自如來藏不生滅未曾不和合而於此中
以論不一也所言自者顯非別外本不相離
不相離者即和合也斯則只於非異處說非
一義誰言破此和合耶此中下二反籍非異
二初標可見二釋何以故者徵意云不乖非
異其義已明有何所以能成非一若如等者
釋意云若如來藏隨緣時失自不生滅體即
兼無生滅相以無所依故此文且顯二法若

異有如此失是則不成不異義也彼義既不
成兼此不一義亦不成以二義既失約於何
法以明不一耶是故下明不異義今由不異
故生滅起時不失不生滅由不失不生滅得
存二義既存故得不一義成立豈非由不異

赤二

十三

故成得不一耶又亦由此非一義故得成彼
非異義以真起成妄故得說有妄不異真妄
若不起說何不異前段所不言者以未說後
義故又此下三舉體相攝二初正辨真妄下
各出其體如文可知此以無明為非生滅者
非麤相之生滅故非不生滅者以有細相流
注之生滅故例如非想非非想處耳此四下
正辨舉體相收且舉如來藏者必收諸法以
是在纏名故又舉梨耶由無明動真妄合故
若舉七識亦由無明與藏俱在梨耶中故若

舉無明無明無體依覺有故亦在梨耶故下
文說依梨耶有無明又說無明滅時和合識
破由是舉一即蔽諸也緣起等者眾法和合
方成一大緣起之相此中下二釋疑或問曰
若然者云何前引經言如來藏不在梨耶中

故此釋通以義說如此非事異也餘義準此
者今文舉喻且約溼性對浪而說以喻藏性
唯不生滅對七識唯生滅一義以論即離對
餘二義理亦準知故云思之故前文云隨舉
一義即融攝自體也問既下四問答通妨有
二問答初問中怪前所引經文云如來藏者
不在阿梨耶中答意云真與妄合方曰梨耶
其如梨耶都無自體且約義說則真妄二法
悉在其中由是梨耶為總真妄為別只合言
在總中不合言在別中今既分動靜則使梨

耶總義不成無中可在故云不在梨耶中後
問意云今梨耶既通動靜應合亦在真如門
何故獨在生滅門耶答中且說唯在生滅門
意自然例知不在真如門也以梨耶是起靜
以成動體不相離故靜隨動在此門中也非

赤二

十四

直等者意云謂不動尚在動門何況動靜兼
者向以下徵釋可知應思準之者意令準知
不在真如門也以梨耶雖有靜義然不在真
如門者以此靜是隨動之靜非同真如門是
不起之靜靜體雖同靜義且異梨耶既動靜
相帶故不在真如門也以此門是唯靜故疏
畧不說此義乃云應思準之又若下二合釋
二義二初遮一異然則相無相宗學人有失
意者於此二中各負一過離此等者故前云
依如来藏有生滅心後云無明滅故智性不

壞又若下二顯和合一初正釋無和合等者
例如中論偈云染法染者一一法云何合染
法染者異異法云何合此則由非一異義成
和合義也如經下二引證三初雙標二喻即
楞伽經也如文二若泥下單釋塵泥非彼所

成者非彼微塵成泥團也應無差者塵未和
水應名泥團既成泥團應曰微塵如是下三
總以法合藏識非因者非無也因真相也既
若成異則藏識不因真相所成如前泥團不
因微塵又如何云依如来藏有生滅心藏識

赤二

十五

亦應滅者以無和合義故故下云破和合識
相今言滅者但無一分生滅是故非真相滅
者下文云妄心則滅法身顯現又云心相隨
滅非心智滅業相滅者舉細攝麤也解云下
三釋其所引文易可知今此下三總結成可

知立名中疏二初正釋論意此生等者再釋前文之義自此下合彼二義以結此名或云下二廣辨名相二初對二師以辨名楚夏者謂如此方吳楚華夏言音訛轉西域五天亦爾故指彼同此又云阿梨耶阿陀那等此但

輕重有異也無沒者即正與梵文敵對藏識即取名下義翻藏是下會二名也由彼我見所攝藏故遂令無始相續不斷故云不失是以義上之名雖少不同名下之義故無異也如佛性為覺為知了了分明等所攝下二約

三藏以釋義於中有智藏所藏能藏之義如次辨識謂諸下標所以下釋似一者業相初起未分王數及與外境實非一而似一也似常者生滅微細似常而非也楞嚴云又汝精明湛不揺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

知若實精真不容習妄故云似常諸愚者一切異生無二空智者以似為實即法執智相執之確然不改即六七二識是能執心也內我即我執於自身內而生執故以執他身及諸法各有自性亦名為我故此揀云自內也

我見下結為藏義也攝即執也既為我見所執故名為藏執即藏也由是下出所以二種我見即人法也永不起位即第八地準唯識說此識有三位一我愛執藏位通一切異生二乘有學及七地已前菩薩皆起我執執第

卷三

六

八見分為我故第八識名阿賴耶此云執藏也二善惡業果位即通一切異生至十地滿心二乘無學等位由善惡因感無記果異於因名異熟識三相續執持位即通因果一切位以第八識執持諸法種子等令不散失

故名阿陀那阿陀那義翻執持今云不起位者即第八地已上也以離我見所執不名賴耶故失斯名仍揀下位入觀之時有暫不起故云永也然不云識體故言失名又能藏下所藏義謂此識體藏在根身種子器世間中以根身等是此識之相分故如珠在像中不同身在室中若覓梨耶識只在色心中欲覓摩尼珠只在青黃內又能藏諸法下能藏義也謂根身等法皆藏在識體之中如像在珠內欲覓一切法總在梨耶中欲覓一切像總在摩尼內然但以前義互為能所也論云下引唯識證成可知科云釋上生滅心者以立義分中云是心生滅因緣相今則且釋心生滅也論二種義下疏二初釋開數二初標舉釋意稍難者以此一識二義之中含有多法

赤二

十七

外則包羅萬像內則能所俱成存之則生死無涯破之則涅槃有得若不分別何以了知行相幽隱故名為難然其深智於此可了故復言稍稍少也括檢也謂總檢括論之前後以釋此意然亦但齊生滅一門何者下二衣義具釋中三初約真妄開合以釋義文有七一開真妄成四義然真之與妄皆依一法界心所說蓋以此心本來有體有用即用之體則蕩然空寂即體之用則了然覺知以無始迷之故於空寂之處則確然根身塵境於覺知之處則紛然分別緣慮故肇公云法身隱於形翳之中真智隱於緣慮之內然其形翳緣慮本來體空空寂覺知元來不變不變之真本自隨緣體空之妄元來成事非因造作法爾如斯衆生身心見今若此即約此義以

明染淨緣起之義也今不別標一心者含在真字中以無二體故不變者未嘗不空寂未嘗不覺知故故論云所謂心性不生不滅又云一切染法不相應故又云所言覺者心體離念等虛空界隨緣者隨染順流而成九相

故文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等隨淨反本而成四位故下文云覺知前念起惡能止後念令其不起等體空者徧計之法情有理無故故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等又依他之法相有性無故故論云是故一切

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成事者成染事則三界依正成淨事則三乘因果如下所說九相二身是也此則隨緣如作夢成事如夢物體空如夢物元虛不變如內身宛爾此真下二束四義成二門初義即真中不變妄中體空

赤三

六

由此二義成真如門此門攝妄則妄體空攝真則真不變染淨平等一相無相故有此門後義即真中隨緣妄中成事由此二義成生滅門此門攝真則真隨緣攝妄則妄成事即成染淨諸法差別等相故有此門此隨下三開生滅成四義此約生滅門中真妄相對互論自他便成四義然真中違他順自即是妄中違自順他真中違自順他即是妄中違他順自但為門不同而義一也違順行相即見下文無明下四開四義成八義三初正示八義無明下且明妄中四義示性等者謂反流對染詮顯示現真性功德如下云不覺念起見諸境界故說無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乃至若心有動具有過恒沙等妄染之義心性不動則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相

義示現又說性本無慳順脩檀度等知名義等者謂分別妄心順生滅時屬於無明名為染用若順真如故名淨用故下文云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意為說真覺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又云無明染法實

亦一

九

無淨用但以真如而熏習故則有淨用覆真者真理平等妄心差別差別之妄現時平等之真即隱故下云染心義者名煩惱碍能障真如根本智故無明義者名為智碍能障世間自然業智故成妄心者以無明熏習之所起故故論云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則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有妄心等又云無明熏習義有二種一者根本熏習以能成就業識義故二者所起見愛熏習以能成就分別事識義故真如下明真中四義顯真德者反流翻染

形對妄法顯此真德即下隨染本覺中智淨相文云謂依法力熏習如實脩行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淨淨故起淨用者無明是妄恒起染用以真熏有力令彼反流順真如性故名淨用下云自體相熏習者從無始世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相依此二義恒常熏習能令衆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又云以有真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乃至得涅槃成自然業等隱真者即前說真如隨緣成梨耶識既成識已隱在識中以其隱故名如來藏已見上文現妄者真體既隱妄相即現謂境界相是也下云不了真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此上下二合對四覺然此覺與不覺但以真妄相對為門不同各有四義故開成八今於真

妄各分體用故兩兩相從但唯有四如疏四
段前二段約淨分其體用初段合二順體成
本覺次又由下合二順用成始覺後又由下
二段約淨分其體用初段合二順體成根本
不覺次又由下合二順用成枝末不覺是以

赤二

示

二二合論乃成淨淨各分體用故合前八成
四義也此生下三結指廣畧然八門之廣則
已極四門之畧則未極以次更有為二為一
故言四義者即上違順等四非取今四覺為
四以此是結指上文也若約下五束八義成

四門言分相者謂分齊法相也以一切淨緣
分齊法相屬於二覺一切淨緣分齊法相屬
二不覺又於中淨法之體屬於本覺淨法之
用屬於始覺淨法之體屬根本不覺淨法之
相屬枝末不覺故合前八以成四也若本下

六束四門成二義謂始覺是末不離本覺之
本故下文云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又云而實
無有始覺之異乃至平等同一覺故枝末不
覺不離根本不覺故下文云當知無明能生
一切淨法以一切淨法皆是不覺相故然本
始二覺但是體用之異本末二不覺但是麤
細之異豈得離體有用離細有麤故唯二也
若鎔融下七合二義成一門以本從一生滅
門展轉開成八門之義乃是據本以彰末今
却收束以成生滅門則是攝末以歸本也又

赤二

主

若下二約諸識分齊以結成諸識等者即本
事二識也然此二識分齊行相各不相是以
本識是體事識屬用今以二本是體宜在體
分以梨耶無始相續具覺不覺行相相順是
故二本皆在其中故下文云以如來藏無前

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餘二等者始覺悟時方有六麤託境而生行相麤浮宜在麤分是故此二在生起識中此則攝四覺歸二識也若約本又攝事識歸本識以體用不二如波與水是故四義俱不離本識也此即同前

一生滅門耳但前約門說今約識論也故云下結由是廣之成八攝之成二二義皆從一識中出故今論云此識有二義問此下三約問答通妨以辨異二初辨異二義問意可知答中先分別正答初辨一心二義即依一心法有二種門義隨緣即生滅門不變即真如門今此下辨一識二義即唯約生滅門不該真如門此中理淨即覺義染事即不覺義即前生滅不生滅和合之義廣如前釋無二相即前和合非異義染淨等即非一義是則下

判成寬狹可知問此下二辨異二真問意云若言同者應合俱名真如不然俱名本覺何以前後立名別耶若言異者約何論別答中約體絕相者如前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乃至離言說名字心緣等相本覺等者是所示相大中文本者下釋所以謂本性功德即是覺也

起信論筆削記卷第七

赤三

五

音釋

確苦角切 齧苦角切
鞭也 鳥卵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八

赤三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今就畧以立名謂之本覺約廣以顯相號性功德也以此下結揀所異謂本覺之名不於真如門中說而於生滅門中說者以約翻妄

赤三

而立故是故下引所示之法證成前義論生一切法中疏三今初對前門以通各義上下牒外難以此下通釋狹義如前已見由舍下正明攝一切也一切雖多不出染淨今有覺義故攝淨有不覺義故攝染故云一切法

不言下明不同二門也以染淨相兼方成一切今覺義攝淨不攝染不覺義攝染不攝淨斯則二義共攝一切則可各攝一切則不可若一心二門之中則每門已自攝染攝淨由是不同故不言各也又上下二揀前文以釋

生義先牒難以真下通釋無能生義者文云所謂心性不生不滅等故以不覺下約順流生諸染法即三細六麤等以本覺下約反流生諸淨法即四位二身等依此下通結下四下引說處問此門既有生義何不於二門之

初便言耶答前文以生滅與真如同處標示無便言之今此獨明故得言生也非直下三躡下句以辨攝義其猶金能成像像不離金水能生波波不離水即三藏之中能藏之義約淨等者覺是淨法於中有始有本則隨流

時體本隱用始覺廢為滅反流時體顯用起為生論所言下二初正顯覺體謂心下標也疏離於等者心體真實本自靈鑒念想虛妄從來闇昧若心有念是謂闇昧名為不覺心既離念則無闇昧唯一靈知名之為覺復言體

離者當知本無以本無故名爲本覺論離念相下釋也相謂義相即下二義是也此之二義正是本覺相即相大也等謂齊等本覺之義與空齊等故也疏非唯等者即正釋相之一字即大智慧光明等義以一一義稱體而周不異不二皆等虛空故云與虛空等此文乃是海東疏義故今引用二義如下所配橫徧三際者若言徧則合云凡聖若言通則合云三際今所異者以三際凡聖互有相通舉三際時一一際中必具凡聖凡聖皆如故云橫徧三際舉凡聖時一一凡聖必具三際始終皆爾故云豎通凡聖蓋欲異於常說橫不該豎故有此言顯無不徧也在纏等者此雖約時豎說語似未盡然理亦該收謂在纏必具情器出障必收身土二俱無二也論如來

下二會體立名如來者是應身法身是眞身如來之法身依士釋意明心體與法身無二故云即是又離真無應應即是真故云即是又如來法身並同眞身但以約人標法故曰如來法身亦是即義上二皆持業釋由是即

字通茲三用然初一是正餘二是兼也學者應知言平等者聖凡情器無二圓滿故疏欲明等者欲顯在纏之本覺遂舉出纏之法身此則約果以顯因也名雖因果有殊而眞實之體無二故論云即是也論依此等者依體

卷三

三

立名也謂心體寂滅無有變改從本已來可軌則故名之爲法是體依聚故名之爲身今依此體而立覺名者以顯法身非是一向凝然寂滅無知無覺也又顯此覺非是有爲生滅之法故約法身以立是則一體之上寂故

名法身照故名本覺所言依者但是依約之義不同草木依根有苗分能所也亦不同依如來藏有生滅心有真妄也此乃一體真實但約此體上靈照之義便名本覺也疏既是等者法身之理三乘教中同許不生不滅是

本有之法既目此法為覺是可為本無性下引證本覺即法身義也以此宗中理智無別謂即理之智名為本覺即智之理名為法身如珠即明無二無別不同權宗為無為異二釋本覺名疏責意云二者但反覆成難而實無二故本疏云進退成難以對等者下云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今此且約對於新生立為本有以始覺從修新生本覺性自元有由是對始以立於本又以下約別義釋前約對始名本今約生始名本原其始覺是本所

生內因熏習外假緣力創然而有故名為始生於始故名為本也苟無所生亦不名本如女生子方得母稱以至下二初隨文別釋者此辨但名覺之所以以始本既合則無二相無二相故但是一覺故下文云亦無始覺之

異以四相本來平等同一覺故又此下約別義釋前段是辨一覺所以此即辨始覺所以意明此段論文是明始覺以依本起始始還同本故名始覺以始得無念之覺名真始覺也已前雖亦名始覺以未離念猶名下覺或

赤三

四

立相似隨分等名至此念盡已覺初相故名始覺是知直待合同本覺心源故名究竟覺智淨相等並同是始覺也問若下二問答違妨異不成始者以前文云是本所成故融同本體方名始覺故同不成始者以前云至心

源時始本無二平等一相無所待故既而同
異二俱不立如何說言對始立本耶此問因
次前疏文中來答意昔日不覺而今始覺若
窮其體與本不殊就生滅門相待義邊得名
始本也形本不覺者形本覺故立爲始形不
覺故立爲覺也若至心源已屬真如門攝不
同前難而實始覺等者無不覺之染緣可形
待故無覺名與本平等不殊故無始名但名
真如不名始本覺也由是真如門中但顯於
體不顯相用二始覺疏明起等者正明始覺
文雖在後轉推其源元因本覺由迷本覺方
有妄念妄念即不覺也則前依如來藏有生
滅心後依覺故迷等如依不睡人有睡人也
論依不覺有始覺者如依睡人方有覺人疏
三初別解文本覺等者下云以有真如法故

亦三

五

能熏習無明以熏習故則令妄心厭生死苦
樂求涅槃等究竟同本者下云而實無有始
覺之異本來平等同一覺故下文引證者即
隨染本覺中文斯則本覺離染初淨便名始
覺此文下二通辨論意此如好人成睡人睡
人成覺人此顯展轉成立也始覺同本下明
展轉泯絕也如覺人同好人以同好人故即
無睡人無睡人故即無覺人無覺人故即無
好人無好人故平等平等亦不可言平等者
無始本異故再言之者有二意一則始覺與
本覺平等始即本故本覺與不覺平等不覺
即本覺故二即始本不覺竟無差別本自平
等又差別平等亦復平等離言者欲言始覺
體同本故欲言本覺無所對故欲言不覺體
即覺故言之不及故云離言以離言故無相

可得心行處滅故云絕慮此即泯同真如門也是故下三總結示圓融者圓攝染淨覺與不覺融歸一體清虛無累故曰儵然迷覺中道一不住著故名無寄况有三身異者以三身由始本所成始本既不安立豈有三身之殊此揀權教定說三身差別於中分為無為別及三常之異也但隨下釋疑也或曰下說不思義業相緣熏習鏡報身應身又云無明蓋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此豈非報化之用何言無三身耶故此釋之但約機見有異名為報化之身若約果海實無身說下文即真如用大文云諸佛如來唯是法身智相之身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可見之法但隨衆生見聞得益故說為用科始覺者亦可前畧明始覺體今廣明始覺相後始不異本

亦三

六

即結相同體初標因果疏染心者即六染心性靜者即如來藏以汙淨成染故說淨為染源故下文云是心從本以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麤相者即轉現二相并六麤等轉現亦是細中之麤並為麤相生相即業相妄中最細者以麤從細生故說細為麤源故下文云麤中之細細中之麤菩薩境界細中細是佛境界然心源之言疏中兩解初解依士釋次解依士持業二釋俱通或可淨心即源持業釋此解與疏初解俱約所證之極疏之次解約所斷之極斯則心源二字通於真妄覺之一字即是始覺始覺至於生相生相足以斷除始覺至於性淨性淨足以冥合故下文云覺始心淨初起相心合無初相斷以遠離微細念斷上者故得見心

性心即常住上注名究竟覺能所合已始覺

道圓者道即因義至此位中因滿成果無始

本異名究竟覺即佛地也不了等者有生相

等之所隔故金剛等者金剛喻定無間已還

乃至一切異生即下文隨分相似及不覺等

赤三

七

是也斯則究竟是果非究竟是因也疏前三

者則滅異住覺此三相已還名不究竟後一

則生相此一相盡故名究竟此約反流故生

相居後若約順流則滅相為後科顯四位者

此同圓覺凡賢聖果之四或開為五位即資

糧加行通達脩習究竟也或合為三謂信行

淨心究竟也廣即五十二位疏二初總叙意

文七今初畧標大意龕則滅相細則生相中

間相望互通龕細寄顯等者寄託四種塵勞

相上顯明始覺功力分齊是則約所覺之龕

細辨能覺之淺深也然此下二料揀四相意

顯真心隨無明熏從細至龕從惑至業寄此

惑業之上說為四義乃是一期之四相也非

約等者刹那之中雖具四相非今所辨故乃

揀之今以下三正釋本義二初標列如文二

釋文二初總三初總叙起妄二初正叙原者

鞠窮之義夫語辭也謂窮此四相之由本因

迷心所成也或二字俱是發語之端心性下

叙所迷心體即真如門如前文云所謂心性

不生不滅乃至離心緣相等而有下明迷成

生滅即生滅門如前云依如来藏故有生滅

心等經云下二引證初則涅槃如前所引又

經即法身不增不減經彼云即此法身為過

於恒河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來隨順

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死名為眾生今疏畧

引大槩此下下即隨深本覺中文今就下二
總配四相如文佛性下三引論釋成彼論所
說一一有為莫不皆為四相所遷以證今論
一期四相二別下二初畧配下文約位等者
即將此覺四相位對下六深文即知此四別

赤三

八

分各成多少不等如下文云一者執相應深
依二乘解脫及信相應此遠離即是此文如
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覺於念異念無異
相等下文具云二者不斷相應深依信相應
地修學方便漸漸能捨得淨心地究竟離故
乃至五者能見心不相應深依心自在地能
離故此上四深即是此文云如法身菩薩覺
於念住念無住相等又下文云六者根本業
不相應深依菩薩盡地得入如來地能離故
即是此文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

覺心初起心無初相等也以此對彼足見四
相別分之義但以彼約淨智翻深一向就煩
惱道說故不說於滅相今文的約覺起始終具
論故總明四相也準海東疏配生相有三三
細也住相四即七識四惑異相六即根本六
煩惱滅相有七即身三口四然彼所說法體
即同但開合有異今疏即就當論所辨以要
順宗故無以棄近而就遠也生相下二廣釋
四今初業相者標名謂由下釋相以無明下
結成表此先無故名生相甚深下別歎下文

赤三

九

下引證即生滅因緣中文即下文下類攝初
一即業相後一即根本業不相應深第一即
業識此等下都結但以所說為門不同而法
體是一故皆攝之為門不同者九相是明不
覺五意六深是明生滅因緣但五意是生因

緣六染是滅因緣也由義異故名字不同及說處亦別以體同故故通攝也下諸段標釋結攝例此住相下二住相此二等者已上三細是三不相應心屬於本識此二並在等者此是麤中之細屬於事識無明等者結成也

確然不改故名堅住後二即轉相現相初二即智相相續相後四即轉識現識智識相續識中四即能見心不相應深所現色不相應深分別智相應深不斷相應深言異下三異相此在等者此二是麤中之麤屬於事識無明等者惑妄麤顯能發身口貪瞋等別故名異相下文下類攝中二者即執取計名字相初一者執相應深以合二相為一深故意識即意之識言滅下四滅相滅前異心者謂惑至此終極入於業道也如小乘滅相滅現在

心令入過去以無明等者從微至著起惑造業業因既成必招來果一期事畢故名周盡以周盡故故言滅相非謂從此不起煩惱如人謀事緣備事遂名為周盡以果下或問曰生等四相於九相中已攝前八何故不攝業

繫苦相耶故此釋之意云因則未造者不造已造者轉滅即有可斷之義若至果報已當受處即不可斷如已至地獄必當須受也故佛令知苦斷集不令斷苦是斯意也故今文中廢置不說言第六者即六麤之最後也是

赤三

十

故下四總結前說唯一夢心喻也如有一人如忽然睡著明無作夢相見轉種種事現起心分別智相念念無間續相於其違順深生取著執取為善為惡是親是疎計名於善於親則種種惠利於惡於疎則種種陵損起業或有報恩受樂

或遭報怨受苦業繁苦相忽然覺來上事都遣當知此事唯一夢心皆因等者法也九相之興皆依此力如依於睡有諸夢事經云下引證即勝鬘經也彼云世尊如是無明住地力於有愛數四住地無明住地其力最大大論云

譬如大地有勝力故持四重擔故名住地一大海二諸山三草木四眾生無明亦爾於五住地中此最難除故知力大下文則九相末都結之文雖復下五據理融攝先縱牒前文謂細不是麤惑不是業法執非我執本識非

事識前位異後位故云階降然其下攝彼麤細差別以爲一念所言一念有兩意一則但是一無明之念二則一刹那之念且如一人忽逢一怨便行殺害業起如以爲張人王人名計定言於我有怨執取惡心無間相續分別是怨非

未三

土

親智相彼爲所見相現已爲能見相轉心念起動相業即於一念之中八相具足然於二義中正唯前義亦可一念者即一心也故下文云一念相應即無念之一念也爲麤下出所以或問曰既有麤細前後等差何得說爲一念故此

釋也謂雖有麤細等差而是一心所作豈有心在滅相而生相中無心若言無者生何所依亦不可分此一心以應四相既心不可分復無前後如何四相得有前後耶如人是一夢種種事夢事雖多即無前後故說下引證

即始覺末文正云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然未下六決通伏難或難云既四相同時何故覺者有其前後故此釋之達心源下以了四相同依心者方得俱時而知也如人夢中

說夢漸漸而知或至覺來方可併悟斯乃得失在人不應疑法經云下引證始者下轉釋所引並可知既因下七結成始覺二初順流釋所覺所覺即不覺也種種夢念即煩惱障轉至滅相即業障長眠下即報障既三障所

覆殊不覺知無始至今未曾覺悟故云長眠三界即依報六趣謂正報於此六中數數歸往故名爲趣今因下二約及流以明能覺能覺即始覺二初明起覺因緣本覺熏者內因熏也覺力冥熏微妙叵測名不思議本覺是體熏令厭求是用此即內因體用也又因下明外緣熏力真如是體所流教法是用此即外緣體用也梁攝論說從清淨法界流出正體智正體智流出後得智後得智流出大悲心大悲心流出十二分教清淨法界即是真

赤三

十二

如據本而言故云真如所流教法聞熏者謂以聞慧熏得真流之教反資覺性令彼有力是則本覺所流教法還即熏於本覺以體下二顯覺起功用即指前內外熏力能起始覺也體同即外緣之體與內因體無二相故即

真如同本覺也用融即外緣教法與內厭求二相通和不相違拒也領彼聞熏者正顯同融之相若不同融即不領受以領彼故遂能資益內熏覺性起始覺之解解力既增無明力劣故得反流漸向心源也始息滅相下明其漸向之義從初信位止其造惡次了我空漸斷法執覺至本識窮了生相纖塵既盡覺照獨存故曰朗然大悟即無明夢盡成究竟覺也覺了等者心源常湛本自不動動相既無對誰云靜下云覺心初起心無初相故又

云譬言如有人迷東爲西方實不轉等平等者
心無二相故再言之者平等之相亦復平等
故或即本未平等能所平等自他平等以要
言之諸相待法悉平等故如經下引證即華
嚴經經云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

亦三

三

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
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
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
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
已一切皆息二行相行悉不現前彼之意者
說此菩薩從有相有功用入此地無相無功
用得無生忍不見我及衆生菩提涅槃生死
煩惱故二行俱息以得法無分別故今此約
究竟位始覺同本無相可覺平等平等位雖
不同大意無異故云大意如此次正下二別

釋文二初示文可知二正釋論四今初疏總
相徵者意問究竟與不究竟覺約人約法其
義云何以躡總標之文而徵起故十信即却
外凡大夫言凡夫通至地前今此既能止惡
則非迷倒之類未覺煩惱又非十住已上正
在不定聚中故云十信二所觀相疏未入下
且明所覺滅相未入信位迷倒之時所行之
行唯惡是從身有三種謂殺盜淫口有四惡
謂妄言綺語惡口兩舌不了此業定招苦果
以不知故熾然造作斯則不識因果罔知罪
福之時也今入下明能覺功用信於善惡業
緣受報好醜如聲響形影必無差忒故覺滅
相者方知此相過患如是論文但言覺知起
惡而無滅相之言故疏對之三辨利益疏不
造惡等者前念雖起但是惑門止後不生終

非業道意地既止即身口不為也四結觀疏
能知等者但知善惡之業不亡不知無我無
造由是雖覺即是不覺此約當位釋此但下
約望後位釋後位已覺惑故此位但覺於業
惑與覺義敵體相翻業與始覺猶非敵對故

赤三

古

但名止也論異相中初能觀疏十解即十住
之異名彼名發心此云發意名義俱同等之
一字意該九住及與行向故云後也留惑者
伏而未斷故不證者意為利生故謂此菩薩
悟真本有達妄本空隨順真如脩唯識觀雙
伏二障不起現行但留種子若準法相宗說
以止觀力微不斷隨眠也若依涅槃經地前
菩薩依教起行不可思議惑障不起以悲願
力助惑潤業受生死身六道教化正當此義
若唯識說初地已上悲增菩薩方有留惑之

義今此疏中於三賢位而論留惑者以此是
法性宗實教菩薩根性猛利初發心時便能
頓了本性達妄體空順性脩行諸波羅蜜趣
理速疾於惑自在故於三賢便說留也得自
在者能入此觀能伏此惑故用觀既齊故同

一位問論文何故不直言二乘而言觀智者
何謂耶答以二乘偏觀人空菩薩雙觀二空
故分大小之別今但就用人空觀同處為言
故得合論也此則但約觀智力用分同菩薩
而非全同如或直言二乘者恐成濫失此則

赤三

五

不同而同須言觀智二兩觀疏二種者執取
計名字相分別等者於身內計我於外計所
於中具含俱生分別故云見愛然於六根本
中除我見是見惑餘皆是愛如常所論此二
等者即二乘三賢同覺此相俱能了知此我

執故明本下明所覺異相發起因緣謂未起
智時無明之念與異相和合起諸煩惱熾然
不息殊不覺知也而今下明能覺功用謂於
無明念中照察人我愛見有無道理知此煩
惱由無明生始了麤念故云微覺是覺念中
之異義三利益疏既能等者於無明中如理
照察人我之體了無所得故云念無異相斯
則我空義也四結觀論以捨等者此文兩勢
一則結觀二是釋前下二相例知疏以於等
者以覺我空故不起我執煩惱故云捨麤分
別等而猶等者以未能覺法執故此乃通明
二乘三賢俱名似覺以此下釋所以也菩薩
未證本分是似二乘雖在自乘名為入證以
望大乘但得我空未證法空亦名未證故同
似覺斯則望於初地證真故此名似問中引

前為難可知答中先縱若約下奪也謂依覺
有不覺不覺是惑不覺與覺是正敵對轉依
不覺之惑方始造業業與覺義猶隔一重故
非敵對以敵對故名為似覺非敵對故名為
不覺其猶塵鏡在匣匣與鏡非正敵對塵與
鏡是正敵對也此義亦然住相四初能觀疏
初地等者謂十地菩薩皆證真如依真如法
為自體故名法身菩薩以十地滿心便成正
覺故此位中但標前九二所觀論覺念住者
以此菩薩於無明念中次第覺於四種住相
謂初地覺相續從二地至七地覺智相八地
覺現相九地覺轉相此四俱名為住故云覺
於念住三利益疏雖知等者意明此地相續
雖亡二地至六地智相猶在在觀則無出觀
還有雖不故意任運如斯以是俱生脩道惑

赤三

六

故今論無住相者但約在觀時及後位說故
又亦可此文是却說地前行相意明在地前
時信教備觀知一切法唯是識現不起麤念
分別執著此即已離前異相也然未親證法
空至出觀後而於涑淨法上尚起法執分別
即相續相也若至初地親證唯心境界遠離
二取分別隨眠覺相續相乃至見相故云念
無住相今論無住相者但通約後位而說也
明彼下辨所覺住相生起因緣謂未覺之時
無明之念與此住相和合堅執而住竟無所
改也今與下明能覺功用謂於無明念中照
察法我及能所心境有無道理了不可得即
轉分別之心成無分別智故云念無住相
四結觀疏異前等者揀異前後前云麤分別
執著今但云分別故異前也後云微細念今

赤三

十七

云麤念故異後也此四下明前九地所覺四
種住相多少不同如前所配此菩薩以於無
明念中各隨其分以始覺力離此念中四種
相也然則前不離後後兼離前今就別意各
指一相也下文即生滅因緣六染義中廣釋
如彼眠生相等者然今且約通意而指生相
若別而言之初地尚餘智等四相二地至七
地餘現等三相八地餘轉生二相九地餘一
生相由是隨其智力覺彼多少不同故名隨
分生相初能觀疏學窮者十地滿心有學位
極方便道者是證佛果之方便故萬行已圓
故名滿足此明行滿無間道者自此相應永
無間絕故無間道內以此為初故論云一念
此則無念之念也亦即始覺合本之一念也
此明智圓故對法論云究竟道者謂金剛喻

定此有二種謂方便道攝無間道攝然準論文依常所配即此二句是標無間解脫也以無間道斷解脫道證故從覺心下至離微細念故是釋無間道得見心性下是釋解脫道尋文可解二所觀論覺心初起者始覺覺彼心體初起之相即生相也起謂生也三利益疏根本下明所覺生相所起因緣謂無始迷時根本無明轉靜令動最初微細名爲生相由與無明和合相續不滅漸至麤著起惑造業流轉無窮前位雖覺麤相至此位中微念方現也今乃下明能覺功能也謂於真淨心中照察能起有無道理於淨心中了無所得真淨心體本自不動故云本來寂由是本寂故無初相也此則十地住心猶有微念及至滿心不見微念也猶如下喻明可見前三下

亦三

大

對前辨異然覺業之位不足可論且第二位中由有二相未盡第三位中有一相未盡既於念中覺念未得言心但於無明念中無住相等唯此窮極洞徹心體真淨獨存更無別法故特言心也四結觀疏念中最細者故下文云無明熏習所起識者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盡知唯佛窮了生相者配屬四相也以在九爲業在四名生今約四位故須配入又以論中無生相之言故如前凡位亦無滅相之言疏亦配也此相等者前諸位中但言以捨以離等而無遠字今以業相最微更無微細爲此相本既能覺了更無遺餘方稱遠離也真性現者以妄覆故真性不現以不現故不得見性今既離妄性即現前以現前故即得見性前三下對前辨異也下云一切衆生

不名爲覺以從本已來未曾離念故既有念在爲念所障豈得云見心性耶仁王云始從伏忍至願三昧照第一義不名爲見所謂見者是薩婆若前三下叙前位也業識爲生滅本前既未離豈名常住今生下辨此位也前

赤三

十九

但夢中覺夢今此夢念都盡是謂大覺方名常住佛地論云如大夢覺即斯義也論究竟覺者此正結名也此有五義故稱究竟一斷究竟即前遠離微細念故二證究竟即見心常住也并前行滿智圓故成四矣四事既備即位究竟也即前云菩薩地盡也前未下叙前位既言望到則知未至今即下明此位可知以更無所進故名究竟也然此十地滿心與等妙二覺義說分三若究其體更無三異是故此文與後相望互出不定此中約斷四

相只言菩薩地盡斷於生相便是究竟若下文又云此無明所起識者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盡知唯佛窮了又云根本業染依菩薩盡地得入如來地能離又不了一法界義者從信相應地觀察學斷乃至如來地能究竟離應知第十地覺生相只一剎那覺生無生便是佛位義說前後也若準瓔珞經說等覺照寂妙覺寂照今見性常住即是照寂名究竟覺即是寂照此即一位之中約寂照二義而分二覺無二體也一引經證疏在因者以因中未能親觀無念真理故但能觀無念道理此約地前說耳然以無念是佛地故能觀此者是向佛地之智也亦可智字通於所觀是則向於佛智故後譯云能觀一切妄念無相則爲證得如來智慧以是下明引經意

經中既言觀無念者是向佛智當知佛果決定無念也此是等者衆生是因佛即是果能觀無念即是望義望即向也二重釋疏牒上等者恐聞前覺心初起之言將謂真心實有所起之相今方覺此名覺初相今欲釋出故

赤三

干

此牒之非謂等者以迷時謂有覺處元無唯是一心何有初相此亦例前位皆無所知之相方成知異住等問既下躡前難起故爲下指論以荅如覺下約喻釋意覺心下合顯論文並可知三舉失疏是前下釋是故二字即顯下解餘文金剛已還者無間道前諸位菩薩與諸異生故云一切未離等者以生相念盡始得名覺當知前之三位皆名不覺况異生耶然則下對前釋成也以前說隨分覺及相似覺者以約無明夢中四相差別各齊一

相而論故有覺義由分淺深遂有隨分等別今約無明眠之不別俱名不覺夢雖有差眠豈有異無明即生相也此顯等者顯無明即爲諸法之始以是五住煩惱之端十二因緣之首故故下云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既爲能生則知無有先於此者斯則無始屬於他染無始之無明依士得名又無明下約當體釋無始也謂此無明無有初際以依真故斯則無始即無明持業得名故下文云以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四顯得

赤三

二士

疏若至等者此顯始覺覺至心源見自無念亦知一切衆生皆悉轉彼靜心成四相差別也雖云知四相乃是知衆生同是一心本來成佛也如華嚴說如來成正覺時普見一切衆生悉皆成佛釋云等者佛得無念知念本

無衆生雖現在念中佛知彼念亦即無念也
斯則佛無念與衆生有念義齊故云等也以
念即無念故得彼無念始知四相念也此即
生佛相望論等義又釋下約四相相望明等
義意明四相皆是轉彼靜心所成所成四相
既各無體豈不即是一靜心耶靜心即無念
也既一一相皆即無念是故平等以平等故
得無念者而能知之如一珠中現四色像見
珠體者悉能知之然前以有念即無念爲等
義此以四相各即無念爲等義也此上前解
是海東疏依大論釋義則約覺至心源以已
得無念故則知一切衆生生住異滅也然據
論文只有知心相之言且無衆生之語今直
就論文更助一解謂得此無念之時已覺初
相本無所起常自一心本來無念由是則知

四相皆然即是一心是心之相元未曾起非
謂別有生住異滅從心而起也何以故以一
一相皆同初相即是無念故云以無念等故
無念唯一故云等也故次文云四相俱時同
一覺故一覺即無念也故後譯云若妄念息
即知心相生住異滅皆悉無相也即符此解
有智請詳論初標立疏雖得無念等者謂得
覺無念之始覺也本無起者即四相本無念
故待何等者以因不覺有始覺今不覺既無
始覺亦絕也二釋成論四相俱時有者以轉
彼靜心一念所成一念本無念四相無自性
故云皆無自立疏三初正釋也如依一水而
有千波波無別體皆同一水然未下對前辨
異初指昔今既下顯今並可知疏問下二問
答通妨二初正問答問中兼難並可詳悉辨

亦三

三

竟者前正釋是也唯一下重釋處夢士者即金剛已還及一切異生也大覺即佛位並如前說文易可知攝論下二引證二初引攝論前二句舉喻後二句法合以須臾間睡成多年夢如有說言一夢之間經歷三世受身生死此之謂也此中下指引文意云經年夢事不出須臾無涯生死不出刹那彼論刹那即今之無念指彼同此也楞伽下引楞伽三初正引可知二解文意云刹那生即無生以無自性故若非下反明也謂若刹那不是無生即有自性也既有自性即不流轉今既流轉即知無有自性是故無生也是故下結也由是刹那即無生故所以契無生者即是見刹那也此即例前四相諸念即無念故是故得無念者方覺四相唯是一心淨名下三重

赤三

三三

證不生等者意云無常之法必無自性以無性故即不生滅此與楞伽文異義同七識等者亦即流轉無性四相無念義故圓覺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楞伽正文云五識身不流轉今云七識疏筆悞爾如來藏等者以有實體不可泯故故生滅處即如來藏楞嚴云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疏此下三總結大意文旨可知然前四位及引經下至後段正同圓覺依位漸證忘心頓證具明此者意令頓悟漸脩自然成位其猶學射心唯在的箭有近遠楞嚴亦云理即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由是若不說漸位則階降何知若不說頓門則終卒難入由是具說以備脩行隨染本覺者亦前畧說是體文云心體離念故此段是相文

云生二種相故後四鏡是體相雙辨文云覺體相故初總標疏此二下以是本覺不合言生今隨染緣還淨而顯故有生義斯則顯故名生非創然而生也故下文云顯現法身等生已不離者其實即是今猶義說也其猶明

鏡在塵出塵其體不別二徵列疏明本等者自隨流而還源自垢染而清淨亦即自隱而顯也覺處不覺久被染塵却復本真故云還淨明還等者昔以相隱而用廢今以相顯而用與其猶出塵之鏡形對而像生也此之下

總明二相得稱隨染所以也然智淨相離自業識等染緣故不成以無能顯故故下云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等若不思議業相離彼衆生等染緣故亦不成以無能感故故下云諸佛如來唯是法身智相之身

赤三

二四

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離於施作但隨衆生見聞得益故說爲用由是此二俱名隨染初因疏真如等者謂在內爲理法在外爲教法雖內外不同皆名爲法由是論中通言法也此在等者但由熏習力故緣教脩行從初

信位終至第十迴向也資糧者謂十信三賢具備福智爲成佛之資糧故亦名順解脫分善加行者即煖頂忍世第一四種加行此在三賢位後十地位前加功用行以求見道故亦名順決擇分善此四加行依四尋伺四如實觀觀名義名義自性名義差別假有實無如燻頂二位同修四尋伺觀忍世第一同脩四如實觀煖位脩明得定發下尋伺觀無所取頂位脩明增定發上尋伺重觀無所取忍位脩印順定印前順後發下如實智此有三

品下品印無所取中品順無能取上品印無能取言如實智者如實徧知名等四法離識非有所取若無能取亦無也世第一位依無間定發上如實智雙印二空又離所取能除徧計離能取除依他起雙印二空得圓成實

赤三

五五

猶帶空相非真唯識故彼頌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也登地已上者初地見道二地已上即是修道以此二位證真起行還契於真也非同地前緣教而修故云如實以地前是教道此名證道

故金剛等者於此定位二種道中方便道也義見前文後果疏由前等者即方便行為能破生滅相為所破又方便道為能顯不生滅性為所顯此根等者以未至此位之前根本無明與真淨心常相和合成此識相今至此

位無明既盡唯一心在照體獨立與誰為合故中論云一法云何合即顯等者此中疏意明今論文隔句顯發謂破和合識內根本無明生滅之相即顯不生滅法身本覺滅染心之中業等相續之相成淳淨圓智報身始覺

今此且明初段顯法身義法身即本覺隱顯得名今雙舉者要對後始覺故也即於等者以六染心皆依無明與真和合而得相續今無明既盡和合不成染心依何而得相續故並隨滅然諸染心皆相妄而體真故相滅而

體不滅故云不滅心體也故令等者比以無明和合染心相續故使本覺曠劫隨流今既無明破染心滅無所拘累故得此心却復元淨其猶窮子歸家摩尼出垢也成淳淨圓智者不雜故淳離染故淨無缺故圓滅識故智

成應身始覺者應字平聲呼謂始覺智與本覺相應即報身也真諦三藏亦呼報身為應身然此始覺與前本覺皆是能成此應身與前法身皆是所成意謂識相破而性在性即本覺本覺能成法身心相滅而智淨智即始

赤三

壬

覺始覺能成報身此皆義說能所成也然此段文是海東疏義圭山叅而用之石壁失照作應化解深為不可以下不思議業相方是應化身故若如上解三身義足不爾文中便成欠剩剩一化身欠一報也有智請詳然此

下始同本也以始覺是本之用由有染故本覺用起以為對治今染緣既息用還歸體故轉其名為圓淨智也斷德者除淳淨智外餘文悉是斷德識與心相是所斷故法身是彼斷所顯故後之一相即是恩德即三德備矣

若依此說前之應身正當屬報文理甚順初問疏問意等者前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仍說和合不相捨離今生滅既滅真亦合滅如何却云滅相續心顯現法身智淳淨耶斯則約相即門以相難性也初法中三初釋正

難疏意云等者前說心成識者但是心相成識今言識滅者亦是心相滅斯則生之與滅皆約心相不約心體故得說言滅相續心顯法身等此則約非一門性相不即而答也轉難等者意云既若起滅不干心體斯則真妄

迢然如何前云轉彼靜心成起滅赤三耶此約性相相離義為轉難也論無明下二釋轉難也疏如此等者意云前雖云相滅但是相融歸性義說為滅以此識相不離覺性故是則真妄元無別體而難云離真有妄耶此乃約性

相不離義以吞也論非可壞下三雙結成前二義也前句結後義相不離性成得轉彼靜心爲起滅等後句結前義心相是無明成得滅相續心現法身等疏非一異等者後譯本云相與本覺非一非異非是可壞非不可壞

等生滅門初已曾廣釋今却以彼非一異義成此文非壞不壞義此即約義總標也若依下引經別釋無明即明故不可壞壞則壞於明體故涅槃具云明與無明凡夫爲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就

等者以識相即非心體故所以因滅無明得菩提也無明滅下結成可壞之義此即正顯前文滅相續心顯法身也如正法念經說水乳一處鵝王飲之乳盡水在滅惑準知者世人皆謂斷盡惑結然後證真殊不知惑體本

真全覺之不覺如迷東爲西誰之過耶而欲求滅西相然後見東愚之甚矣二喻疏其隨妄轉者即下淨心因無明風動論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者溼是水相動是風相動處全溼溼處全動是不相捨離亦可水相者波動也

風相者亦波動也以水之與風俱用波爲相故云不相捨離以喻一切溼法依真而起由癡所發溼法望真是真之相若望於癡是癡之相如下云以一切溼法皆是不覺相故又云皆同真如性相故此喻之疏真妄相依者

赤三

天

即下心與無明不相捨離真體不變者即下心非動性以心性寂滅本非動作以不守自性隨他無明故成起滅如水溼性本不動搖由風故動也息妄顯真者即下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此明等者意明若真自性是

動法者識相滅時真性應滅今既不滅應知非自性動也如彼水性若自性動波相滅時溼性應滅今既不滅應知非自性動也三合疏水隨風動者即前大海因風波動也以水下喻文可知所況者應云以心不能自生要因無明以成識等無明不能自現妄相要因心方現妄相故無明動相即心動相無別體也故前云深法望真是真之相若望無明是無明相也風水相依者即前水相風相不相捨離然於中俱無形相義喻中不言故今疏中約法顯喻以溼下喻明心法下法說並可見若據疏意即約全奪兩亡之義今於疏外別助一解言心與無明俱無形相者此約真妄各住自位時說也舉此義者要顯真妄之相不相離故以真本無形相約深心以說其

未三

无

相無明亦無形相還指深心以為其相斯則住自位時雖無形相而真妄和合共現深相以此深法亦是真如相亦是無明相故云不相捨離如父母共生一子此子亦是父之子亦是母之兒也問何故前喻中只言風相水相不相捨離而不云俱無形相耶答以前文中但喻不相捨離義不喻無形相義以水不起波時亦有相故風亦如是但取分喻故不言無形相也問喻中云風相水相法中云俱無形相法喻豈齊耶答喻中就所起共相說故皆云相法中就能起自相說故云俱無雖無自相之相而有共相之相法喻正齊也然喻中約已起故云相法中約未起故云俱無又喻中約合說故云相法中約開說故云俱無也然今法喻正意只明無明之相與覺性

不相捨離義不顯無形相義故前喻中不喻此也合中雖有無形相言正意亦要顯不相離有智請詳非為僭越水性不動者即前水非動性風息顯水者即前云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溼性不壞餘一一別配可知初總標論

依智淨等者是依真起應如依鏡明現諸色像也謂前隨深本覺之心始得淳淨依此智力現應化身與彼衆生作利益故故寶性論云何者成就自身利益謂得解脫遠離煩惱障智障得無障礙清淨法身故何者他身利益既得成就自身利益已無始世来自然依彼二種佛身示現世間自在力行是名成就他身利益他身即應身也故唯識云大圓鏡智能現能生身土智影等疏謂與等者一切雖多不出六境故標此也寶性下引論釋義

赤三

三

虛空無相者即前所依之真身唯是如如及如如智周徧一切無有差別故如虛空為勝智者即能感應化之機深厭生死樂求涅槃故云勝智者此有二類一地上感勝應身二地前等感劣應身作六根境如文具顯二別

辨疏顯業德者如下云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所住依果亦有無量種種莊嚴等業根者如下云隨其所應常能住持不毀不失斯則橫豎皆依真覺故得無量無斷勝能者如法華云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等有感斯應不用加功如百水不上升一月不下降慈善根力法雨如此故曰自然也疏四顯下二初通釋上文勝益者或見形以發心或聞法以起行乃至知覺功不唐捐故云不虛此上二句猶是別指此

文也如此下則通釋上義報化等者報即地上所見亦名勝應化即地前所見亦名劣應此二種身皆淨智所顯真如之用也無始等者即前常無斷絕也下文自顯問始得下二問答釋妨二初問意云始得智淨相以自利

赤三

三

方起不思議業以利他故上云以依智淨作勝境界若然者則利他有始何言無始耶二答三初約一佛釋以無明下如文言本覺常起用者有其兩意一約內熏說即自體相熏習義故下云從無始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義恒常熏習等二約應化說應化不起者但以妄深覆之非謂本覺無此應用亦非固心抑令不起斯則過在於妄何責於覺實如崐竹有龍鳳之音塵鏡有光明之用如或裁之以利磨之於塵則

何患乎雅韻精明而不顯發耶以一下二等諸佛釋通約十方三世諸佛皆以始覺同本故得應用無始終也此本覺下三同衆生釋以衆生真心與佛真心不別故佛應用即是衆生應用用即體起故云無二若就佛說用

即屬佛若就衆生說則屬衆生夏商明月現在澄潭此所現月亦是月影亦是潭影下文廣釋初總標疏以空下二初雙標空鏡二喻若據論意但明覺相有四種義以一一義皆徧法界遂舉一喻以虛空喻周徧以淨鏡喻四種具明二喻者若單舉空喻則不顯四義若單舉鏡喻則不顯周徧遂舉二喻互相顯發也未必虛空亦有四義今隨鏡說故言皆有也一空下二單釋鏡中四義文三初畧配空者此就真體本無妄深如文云以從本已

来一切深法不相應故猶如於鏡唯有性明故云空也鏡中所現但是影像其相元無亦成空義不空等者雖無妄深然有自體及性功德若無其體將何現物餘二可見此四如次以配四義此中雙標而後單釋者以空隨

亦三

三三

鏡顯也但釋鏡義自挾虛空以一一義皆有周徧如虛空故是故單釋四中下二料揀配有五對第一性淨離垢對二因隱果顯對三空有體用對四體相對五空鏡對一三有空義者然空語雖同而空義不同以第一就因無妄體為空第二據果離妄相為空二四有鏡義者義亦不同二以本末現物為鏡四以隨時照物為鏡然則一三非無鏡義二四非無空義今但取增勝配之餘如本文後別釋四初空鏡三初標名疏本無等者以從本已

来不相應故非同隨相之說未斷則有斷已始無故名本無亦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論遠離下二辨相初二句正顯空義無法下一句重辨所空疏文法喻對顯昭然可見論非覺照下三結名疏二初正釋二初約妄無真

照之功先法說違理者理有覺照妄既違理即無覺照既無照用理中豈能容彼妄耶由是前文云遠離也如鏡下喻顯也如鏡本有照用外物違鏡則無照用既無照用鏡中豈能容彼物耶以照與無照非和合故亦猶仁

亦三

三三

人之家豈容不仁共住以性相違故後約真無妄覺之用先法次喻並可知圓覺云無知覺明即斯義也然此二義之中雖約妄約真皆就無能照說也問妄屬無明容無能照真性明了教理俱成何言無照答今言真無照

者但無能所之照不無性明之照如楞嚴云性覺必明妄為明覺今此但無妄為明覺之照也疏中約所顯能非謂但無所照義爾智者詳焉此約下二通妨或問曰次云一切境界悉於中現云何此言無可現耶故此釋通徧計情有理無依他相有性無故知此言無可現者無妄體故下云現者有虛相故其次云常住一心等即明依他無體唯是圓成則三性之義備矣論二鏡中二初標名出體疏現法因者以次云現境界故內熏因者其次云熏衆生故亦可下重辨斯則因義通而熏義局也以現法及熏習俱名因故現法非是熏習義故有自體者異妄無自體故及功德者異恒沙煩惱故妄則不唯無功德兼無自體真則不唯有自體兼有功德如前文云以

有自體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二別釋二因二初現法因二初正辨疏心外等者下論云三界虛偽唯心所現離心則無六塵境界明心等者待無明熏方變諸法若自出者無明斷後應出法無窮則脩斷何益故知不待無明法則不出離心等者雖云待熏方出非謂別有法自外而入為能熏耳以是即心不覺為能熏故能熏既非心外所現安得離真故非外入又此諸法全心而成非謂諸法從心內出而現於外也此即非如人從室內出名為

亦三

主四

法喻可見斯則性起為相故不失相同於性故不壞論常住一心者有二意一者以一切法常依一心而住故得出不入不失不壞也二則諸法當體常住唯是一心一心之外無有一法可為出入失壞也故經云世間相

常住此二義中前義為正以下有論自釋成故疏文可知二釋成疏釋成同體等者意云何以諸法常依一心而住耶故此釋云以法即是真實性故斯則以此二句轉釋前義也據疏指配合如此釋今疏却叙前文釋成此段意謂前後互釋皆得故此反明也二熏習因二初顯體離深疏以性下順釋文非直下別顯意先法次喻若不下反以結成並可知論以智下釋成因義疏以本下約本淨今淨明不動又雖下約現深不深明不動亦先法

未三

孟

後喻並易解此本下釋論初句即下所說大智慧光明義等後結云乃至無有所少義故又與下釋論下句即自體相熏習義如前引勝鬘下引經論證可知道諦即出世因因即熏習義論三中二初標名出體疏謂真如下釋此當文前在下料揀前後性淨即初義不空即第二義如來藏者彼二在纏故通名如來藏但以空不空異耳今明不空等者與前不空義同法身者與前如來藏義異體同彼隱此顯故前云依法身說本覺後云名如來藏亦名如來法身然法身但屬第三鏡其後一鏡即是報化身也實性下引證同相者通凡聖故勝相者勝於因故然初淨即前二義後淨即後二義出法體者即前為二因之法也故前云謂如實不空等今明離障故重指

之論出煩下二正辨疏麤細深心者四麤三細如下文云深心義者名煩惱礙所依無明者根本枝末是六深所依法故如下文云無明義者名為智礙淨心出障者出前二礙礙即障也二障既出業識等亡心無所合故云離也離和合等二段疏即翻前和合煩惱智礙成此淳淨明等三字如疏可知然此三字淳字是總淨明為別謂淳淨故淳明故淳淨即滿淨義揀異菩薩等是分淨故淳明即滿覺義揀異菩薩等是分覺故斯則六深盡故謂之淳淨二覺圓故謂之淳明也又此三字即圓三德謂如次是法身解脫般若備此三點以成大概涅槃四中二初標名顯體論緣熏等者緣即外緣為諸衆生而作發起善根之外緣故熏習者熏謂資熏熏成習氣發善

去三

去六

根故依法出離者依於體相以起用也二正釋其相論徧照等者即明此法出離惑深遂成三輪不思議化也徧照即意輪鑒機示現即身口設化以此為緣熏習力故令脩善根也即彼下二初通釋上文與彼等者謂與二乘十信作差別緣與三賢十地作平等緣如下用熏習中說問前下二科揀前後二初辨異二義問意可知答中前約等者意明前之二相與此二鏡法體無二為門有殊謂前二相以智為門故云俱就始覺說後二鏡以理為門故云俱就法體說又前約相說故云生二種相此約性說故二種俱言法又前約對深明淨相故云智淨等此約自性顯大義故云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也又前以顯為門此以隱為門所以有斯二說者恐有人言顯

時方淨隱時不淨故因說二隱又重說二顯故有法出離緣熏習又先明二顯者以取始覺之末文便故又亦即是始覺義故亦即隱處難信且就顯處而開示故餘義易知然法下二結同一體此明為門雖異其體是一故

赤三

毛七

此結同也但今下境即是法以是始覺所緣所證故言境也又以對體故稱用對因故稱緣斯皆不出真應之身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八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八

音釋

脩

也切儼

相邀切又式竹切

寤

音悟煥

乃管切温也

缺

與缺同

偈

子念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九

赤四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不覺者即黎耶識中第二義不無覺明也是則無明之別號亦名之癡亦名為迷無知等斯約泔法以明心生滅義然生是妄生滅是

赤四

妄滅其中三段亦名初體次相後即結相同體初法疏不了如理等者如理平等本唯一相無不覺之異今既不如理知故云不了不了即無明也由無明故妄生異相首楞嚴云無同異中熾然成異也如迷正方者不了是止東故業相等者以論云起念起即是動動即是業相也經中亦名為起故文云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邪方者前雖迷具正方且是不了是東今於東處別作西解故云邪方前即迷真此即起似也以根

本無明有迷真執妄二義今論此段并下三細正是初義也下智相等即執妄義亦即楞嚴背覺合塵義經云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等此皆具明二義也華嚴云於第一義不了名為無明此迷真也圓覺云妄認四大緣慮為身心等此執妄也然迷真必執妄執妄必迷真故此二經各舉一義也邪不離正者西處即東故不覺處即覺故二喻論依方迷者依東方故迷為西方若離正東即無邪西亦如依水起波若離於水則無有波二顯覺疏初義者即文云以有不覺乃至為說真覺後義者即文云若離不覺等此即解釋論文也良以下正辨其意依真下顯初意如依金之器方能顯金反之則不可也隨妄下顯後意如隨器之金還待器顯反

之亦不可也此乃前依覺故迷則為妄之所損今依迷顯覺則為妄之所益也然論之大意明不覺與覺皆是相待以顯生滅深淨無有自相皆不可得也此中初言以有不覺妄想心者無明所起妄想分別由此分別能知名義故有言說亦四說於真覺是明真覺之名待於妄立也若離不覺即無真覺自相可說者是反明真覺必待不覺若不相待即無自相待他而有豈成自相自相既無他亦不立是顯深淨無所得義故後譯云然彼不覺自無實相不離本覺復待不覺以說真覺不覺既無真覺亦遣如下文云當知一切深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故圓覺云依幻說覺亦名為幻智論亦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二枝末

疏二初列二釋釋中二初疏文十一重喻合義相昭然尋文易解然此翳喻亦未全似若以首末比况最切者不過夢喻已見前文皆由無明力者如下文云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深法無明為因等者楞伽云妄想為因境界為緣和合而生疏中用此以科論文經中妄想即無明也無明生三細者下文即展轉相生今但約根本而言故云無明為因初總標疏相不離體者業等九相不離不覺體故以即體之相即相之體故不相離末不離本者亦四

三細六麤之枝末不離不覺無明之根本以即本之末即末之本故不相離依無明起妄心者即不覺生三相如下云以依無明有黎耶依妄心起無明者以依阿黎耶識說有無明也其猶依水起波波相起已不離於水由

斯義故名曰相應非約心王心數說相應義
以此三種是不相應洙故別解中三各有標
名所依正釋講者詳之初標名論無明業相
者意表此二無有異體也所以知者前說業
相盡處便見心性成究竟覺但以約義故說
相依顯體無別故今雙舉又揀本覺隨洙業
相故云無明業相顯覺不覺皆有業相而真
妄不同也論以依下二所依疏根本無明者
以是所依故當根本如夢依睡也論心動下
二正釋疏二初別解論文論二初動作義疏
動作是業義者是無明之業用後之八相亦
是動作亦是無明業用然約別義以立其名
唯此最初起用之始故名爲業反舉等者如
不睡則無夢始覺者即究竟時也論動則下
二爲因義疏爲因是業義者然九中前八皆

得名因所以不言業者亦約別義故今此初
相能爲苦本故名業也如得下反顯以靜是
妙樂之因故反知動念即是苦因也動因苦
果等者以一念起動即具微細四相四相之
苦果不離一念之動因據此位中即是黎耶
行苦若準前明四相俱時而有故四相攝於
九相分段應苦亦在其中所以次第說者文
不頓書故義有因依故若約時說則一念不
覺無有前後故有說云一念不覺五蘊俱生
即斯義也此雖下二通明行相此乃九相之
赤四
端細中之細未有轉現心境差別故云一相
能所不分等即當等者自體即自證分也如
無相下引證相即自體境界即所緣當知下
會彼同此二轉相疏依前等者轉猶起也是
前業相起爲此見然餘相皆有起義不名轉

者亦約別義故如依於夢而有夢心若依下若約果海性淨不動則無有彼此之見應知有見者但依動故如無於夢則無夢心如是下就此一相位中以明不說境界所以以微細故且說能見以為轉相然此境界便是向

下現相以論中分能見所見各為一相今此見相由內所發非託境生故名為轉依此轉相帶起所緣復立現相非謂於此能見之中又自別有微細境也學者應知攝論下引證意識即第六識智相是也三世境者諸有為法非三世境者諸無為法斯皆意識所緣之境可知者意識麤浮能所緣念可以現今分別取解也以有三世等境為可知故此識等者即第八也以無可知境故既無境可知故唯就能緣見分以明此識也如說十二因緣

赤四

五

始不可知此亦如是唯識亦云不可知執受處既云下結意三現相疏依前等者如依夢心而有夢境反釋者應云聖人離見既無此境當知此境定從見生如無夢心則無夢境然上三相皆反以釋成者以此是八地已上

所知境界非下流所覺由是以聖人不見相等比決反驗令義明了可見可信也疏即分別事識下二初引經料揀二初引經指配事即是境分別境事之識故名分別事識楞伽等者具云藏識海常住識本境界風所動識見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識事問下二問答釋妨三初問也末那者具云訖利瑟吒耶末那此云染汙意謂與四惑相應故云染汙恒審思量故云意即第七也問意可知二答三初六八相從答二初約能執從所執故不說必執

相應者謂第七種子第八中第八見分爲第七所執故曰相應况二識相依互爲根耶瑜伽下引證可知又由下二約所依從能依故不說內依等者以第八第七互依第六依於七八前五依六七八及同境依故有偈云
五四六有二七八一俱依但說能依必知有所故略不云二以下二以義不便答二初無和合義故不說無明等者前說無明與真和合成黎耶三相末那但一向生滅無和合義若言和合自成黎耶若無和合識從何生義既不便求說不及又由下二無緣外義故不說末那無緣外者以前五唯緣外塵第八緣內根身種子及器世間第六通緣一切第七唯緣第八見分今六塵皆緣外境故不說也亦可下三約計內外答此約我所分亦屬

亦四

六

六八故不言第七意云第七正是執我所今分兩處無體可言楞伽下三引證二初引經可知經中下二釋義現識等者正配釋可知所以下辨事識義也既云攀緣外境非六而誰由是論依經說故不復論第七識也故知下結會彼此然上多義明此論中不說第七者要異曉公說下智相即第七故故彼文云言智相者是第七識麤中之始始有慧數分別我塵故名智相夫人經說六識及心法智今之智相即心法智也若具而言之緣於本識計以爲我緣所現境計爲我所今就麤現說依境界心起分別又此境界不離現識猶如影像不離鏡面此第七識直爾內向計我我所而不別計心外有塵故餘處說還緣彼識問云何得知第七末那非但緣識亦緣

六塵答此有二釋一依比量二聖言量比量者量云意根是有法必與意識同境故是宗因云不共所依故同喻如眼等根異喻如次第滅意三支無過故知意根徧行六塵聖言量者一金鼓經云眼根受色耳分別聲乃至

赤四

意根分別一切諸法大乘意根即是末那故知徧緣一切也又對法論十種分別中言第一相分別者謂身所居處所受用義彼復如其次第如諸色根器世間色等境界為相第二相顯分別者謂六識身及意如前所說所取相而顯現故此中五識唯現色等塵意識及意通現色根及器世界色等境界設使末那不緣色根器世界等即能現分別唯應取六識而言及意故知通緣已上皆略彼疏今此疏意說無第七乃是影攝無違常式意不

緣外故有多義也初摠標論以有等者此之六相雖則展轉各有所依今亦但取根本而言故云依境也楞伽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此之謂也一中論依於境界者此但外由境緣牽起內根發生故云心起也疏於前等者不知內發謂是外來楞伽云外實無有色唯自心所現愚夫不覺知妄分別有為不知外境界種種皆自心智者悉了知境界自心現創起等者隨其心王復起心數揀擇染淨決定如此故名智也體是別境心中中慧故云慧數二中疏依前等者於順情可愛之境心與喜俱名樂受覺於違情不愛之境心與瞋俱名苦受覺不苦即樂不樂即苦違順之境既續苦樂之心豈斷略以辨麤故不論其捨而實有之但在苦樂之間耳

自相續者當枯不斷故又能等者以自相續故復能發起煩惱潤於已熟之業令受報未熟之業令成熟由是引導任持令其生死不斷不絕此則令他後四相續不斷也廣如下生滅因緣要意中釋三中論住持等者謂於

赤

苦樂境上堅固無有變改執持不捨也疏上皆等者是執取相續依故具牒之是此下唯此一句是第三相以不知違順境如空華不了苦樂心如幻化的取為實確然不改故云深取故下等者即下因緣意識中文四

中疏依前下境本非善以順已之情便名為善境亦非惡以違已之情便名為惡且善惡相已自不實況其名字起自倒情寧非是假何以故他人於此或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二不定故肇公云物無當名之實名無得物之

功由此名故不待眼見違順之相但耳聞善惡之名便生喜怒是故目為計名字也楞伽下引證義見前文上來下配三障自此以上直至根本無明盡名為惑若準佛名經云獨頭無明為煩惱種則別開無明以為煩惱所

依其實無明是癡乃根本六惑之數若也合論皆名煩惱開合雖異俱是惑門自下等即業苦斯則三障即三道也五中疏執相等者謂於我執貪瞋愛見發動身口七支造善惡不動等無量差別之業於中雖有善及不動

赤四

九

然俱有漏不出三界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故皆苦因也六中疏招果必然者必定然是也斯有兩義一不得受故二善不為苦惡不為樂故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涅槃經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

方所脫之不受報故云必然三界輪轉無有
 罷期故曰循環死此生彼不能脫免故云長
 縛如蠶循環如蠶作繭終而復始不自在故
 正法念云如繩繫飛鳥雖遠攝即還眾生業
 所牽當知亦如是苟非覺悟無有解期今約

此言故云長縛一正釋中疏三細等者染法
 雖多不出三界因果惑業今以三細六麤攝
 之罄無不盡如是染法皆由根本無明迷真
 所起故云當知等以轉釋疏問意可知答文
 便是解論意也業氣即差別相此相皆是不

覺業用氣分然此不覺是九相之總名九相
 乃不覺之別號故圓覺云身心等相皆是無
 明即斯義也雙辨同異者向說覺與不覺染
 淨迥然又說依覺故迷不離本覺若言其異
 云何依覺故迷若言其同云何染淨不等又

若是同定異皆無進修之門何也同則聖凡
 一等欣厭都紀異則染淨抗行迷悟永隔由
 昧二門不即不離之旨故有斯惑然於相無
 相宗失意者各墮一邊故今辨釋用祛迷謬
 一喻疏染淨等者染即不覺三細六麤淨則

覺義二相四境以者用也緣真如是摠相門
 故能通與二法為性又真如無相故以此二
 法為相斯則二相同依一性一性同生二相
 由是同字性相俱用喻染淨者器有精麤故
 餘文可知合中疏此二者即上無漏無明義

赤四

十

如下說而非實有者從分別生故經云幻妄
 稱相然幻之一喻諸教多引以喻染淨其體
 不實良以五天此術頗眾見聞既審法理易
 明今依古德解釋此義法喻略開五種喻之
 五者如結一巾幻作一馬一所依巾二幻師

術法三所幻馬四馬有即空五癡執爲實法
之五者一真性二識心三依他起四我法即
空五迷執我法更無別體者經云其性真爲
妙覺明體淨相即智淨不思議業及後二鏡
已見前下文即熏習中文然則前三細六

麤雖是染相以約不覺義說故不引用今別
引下文者意證此染是真如相故文云真如
之法實無有染但以無明而熏習故則有染
相若前九相初標後結皆約不覺不言皆是
真如相故由是疏文引用雅當正引中疏依
此等者衆生即不覺也不覺無體即是真如
真如之理即涅槃性性自寂滅何待更滅滅
度涅槃即彼此方言也淨名下彌勒章文如
前所引大品亦云斷一切結入涅槃者是世
俗法非第一義何以故空中無有滅亦無所

亦四

十一

滅者諸法畢竟空即是涅槃故依此等者菩
提梵音秦言云覺覺即始本二覺二覺既是
真如菩提豈從修得故大品云以何義故名
菩提空義故是菩提如義法性義實際義等
是菩提也此上約衆生明不覺即真如故本

來涅槃諸佛覺亦真如故菩提不可修作既
言修作應知約果所得故疏云諸佛也以本
有故何須修作而後得耶故云非可等又前
下重以真如二字釋此二段也舊入者故圓
覺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故云舊來又一切
衆生即究竟覺故云無新得也然舊來入與
無新得義同文異但以如爲涅槃真爲菩提
爲別也又時人多謂涅槃爲相所累故說不
覺即如本來涅槃計菩提修因所生故說覺
性即真亦非新得由是相即無相故約不覺

說涅槃非是修生元自本有故約真性說菩提涅槃等者涅槃合是修其智了所顯以不覺即如如即涅槃豈待了因了之方顯斯則未嘗不顯何待更顯故上文云舊來入涅槃望菩提等者菩提合是生因所作以菩提是覺覺性即真故不待作之始生斯則未嘗不有更何作耶故上云菩提無新得然據前疏云諸佛菩提非修等即將此二句獨就菩提而論今又分此修作以望兩處所說又似別是一解學者知之此之下既是本有之法不合言得以體如實常不變故不同妄法無實可得斯無得法元真實故疏疑云下二初叙疑文顯易知然此段文若在科下注之其文則便今太近上講者應悉二隨釋論二初正釋疑疏法性等者楞伽云真實中無物云

亦

上

何起分別又經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此皆約無色也又疑下約應難真也論而有下一釋轉難疏彼見下謂佛果海但有定智悲而無色相衆生見色相者以彼業識所現屬於無明差別之相故下文云但隨衆生見聞得益故說爲用也非此下約離相釋故下文說諸佛如來唯是法身智相之身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可見既云法身智相第一義諦豈於此中而有色等不空性耶又亦下約性德釋彼是真善妙色即性之相雖名爲色亦非可見之相故論云智色以本下前云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後云諸佛法身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論異相下二初喻前同相則以生滅望真如說以相望性明其同也今異相祇就生滅一門泐淨自相望以成異也二

合疏別明等者以無漏淨法體是覺性覺性無差但隨無明故現差別以彼下明無明本性自是差別若不差別則不能迷平等理也下文即真如體相熏習中文諸無漏法即通指本始二覺修性功德也直論性者剋就真

赤四

三

體說也是前門中所示真如體故但隨下約對染差別說淨差別即後門中所示本覺相也此如一月影現萬水月本無差隨水影別下文即相大文也又由下約始覺義說由爲治慳貪等染法成布施等波羅蜜無漏淨行及果上十力四無畏等萬德之義也前則待差染以成差此則治差染以成差亦可前相後用耳又以隨差別衆生以成差也前已問答故此闕之具此三義故云隨染差別也如是下釋染淨法皆如幻義以對待之法本不

立故如經云若有一法勝過涅槃我亦說爲如夢幻等金剛亦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上所說同異之義即是真如生滅二門不相離義約生滅門即同而異約真如門即異而同苟得一心二門之旨即無惑於此揔標論

生滅因緣者以立義分中云是心生滅因緣相於中心生滅已如上釋今則釋因緣兩字然是生滅家之因緣故復言生滅也疏二初解牒文牒前以標者謂牒前立義分中之所宗標爲此下論文之所釋黎耶下一重是能生三細之因緣心體者即真如於中唯取隨緣一義以不守自性故根本下以是親迷真覺故不取枝末又此唯當成事之義不取體空又無明下一重能生六麤之因緣然此兩重因緣正如楞伽所說不思議熏變及取種

種塵無始妄想熏等廣如下說又此兩重但有
三法謂真如唯因境界局緣無明則望真
為緣望境為因結文可知諸識下二解標文
然此但唯約心故云諸識若云五陰和合中
生斯則兼於色心也而無下如波無別體唯

赤四

十四

依於水上文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等自
相心者即前不守自性生滅因也能依等者
但以約法約人立名有異意與意識即是衆
生無別體也即前諸識生滅相集而生也又
衆生是摠意等是別摠別雖殊其一體也指

從心起以心為依然此中能所依起以心意
意識相望分別有通有局思之可見楞伽亦
云藏識說名心第八思量性名意第七能了諸境
相是則名為識第六今此心是如來藏意是五
意識唯第六故不同彼問中疏此心下既云

衆生依於心體有意等起其相云何論以依
下疏二初釋文是上等者以黎耶是摠覺及
無明是摠中別義今既說無明依黎耶有應
知唯取覺義為所依也論文約摠取別故云
黎耶疏中釋出別義故云是上所說心即不

守自性真如也餘文可知欲明等者此但指
前第一重之因緣也上摠下或問曰前云依
心有意等轉故兼云無明者何謂也故今釋
之問上說下二問答二初問舉前所說如云
依覺故迷又云依如來藏有生滅心等今此

赤五

十五

却云依黎耶有豈同前說二答中二初正答
三初約迷真執似釋與無明為依等者如風
動水成波風還依此波中故前云風相水相
不相捨離又云依不覺生三種相與彼不覺
相應不離故何者下重釋前義依迷者是依

無明迷真而有黎耶真與妄俱似一似常故
即迷真義也經云迷本圓明是生虛妄迷似
等者依黎耶有無明迷似一爲實一迷似常
爲實常經云所既妄立生汝妄能即執妄義
也即此二義一識所論前後互出故不相違

二云下二摠別義異釋就本等者剋就真體
豎說也覺即是本依本起末故今就下都位
即通約真妄橫說也如風動水成波風水俱
在波中也三云下三約未起已起釋未起等
者從未有黎耶時說成就等者已有黎耶處
說然此下二結答也意云若唯取初義則似
真前妄後之失亦有悟後再迷之過亦同數
論冥初生覺若唯取後義則似諸法不由迷
真而成但從本識建立則有真妄別體之失
亦何異法相宗耶今以後義免前過以前義

免後過故互言也以二義更互用之隱顯相
成如綺之文故云綺互一略明中疏依似起
迷者即依妄心起枝末無明依迷起似者即
依根本不覺起妄心也此言似者即以創迷
真性成此妄心微細流注似其不動似無差

別故云似一似常楞嚴呼爲妄覺影明斯之
謂也此二下義有前後時無前後如前三義
答問祇就一識一時而說故不可作前後之
異餘文可知依此等者謂依心起業識乃至
依智識起相續生於意識斯則後依止前前
能生後次第依止及與能生也於中能所依
生前後相望有通有局如文可解攝論下引
證可知一中疏心不自起等者心非動性故
性雖不動然隨緣故動以不守自性故即四
鏡中不出義也如水不自浪因風力也由此

赤四

十六

免於無窮之過正明起相者以覺則不動不動則無相不覺則動動則相起也起動是業者於二義中不舉爲因義者亦含在其中也以動即有苦果故二中疏依前下正釋此文可知轉識有二下對下辨異無明所動者此

從內起位屬本識當於三細名爲轉識若其境界所動者此從外起位屬事識當於六麤名爲智識上如泉涌之波此如風擊之浪但以常徒所明轉識唯取前七今此所說在本識中恐有所濫故此揀之三中疏能現功者即前轉識能現相故此功能便名現識以其下釋行相也故下文云以有妄心即熏習無明不了真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通現一切謂有漏無漏色心諸法非獨五塵也若依下引論對辨五根即眼等五色根及根

末四

七

依處種子即善惡無記等三性種子器世間即山河大地等斯皆第八相分然此相分皆爲第八執受執謂攝義持義受謂領以爲境領生覺受於中種子具三義一攝爲自體二持令不散三領以爲境根身具二闕攝爲自體故器界唯一但領以爲境故唯識云不可知執受處亦可種子根身緣而執受器世間量但緣非執受故今此下或問若然者何故此中唯言現五塵耶故此釋也以對所牽事識故於一切中偏舉此五論云對至即現意在此也非如下約相續不斷義以解常在前也如第六識在五無心位即有斷滅故唯識云意識常現起除生無想天及無心二定睡眠與悶絕又第七入滅盡定時雖云淨分不斷且有盡七之言爲約染分亦成斷義又

成唯識所熏四義中云若法始終一類相續能持習氣乃是所熏此揀前七轉識如風聲等既言如風聲等斯則非是相續有間斷故又爲下約爲先義解常在前也意云前者先也以迷時先有爲諸法本更無有法先於此故末那無此義故揀之也此即單揀第七也然前揀六七之文是海東意後之一義是今疏意故云又也若言初句標揀次唯揀第六又爲下方揀第七者海東無後一意如何搏句以讀文耶學者應知四中疏細分者法執俱生故迷唯心境見從外來起微細心分別洙淨故云不了五中論二一直明本相疏亦細分者此是法執分別麤於俱生故除微字但云細分此上二識皆云細者以是麤中之細故同是法執故論住持下二別顯功能二

亦四

十八

一能起潤惑住持等者住謂留住住持謂任持謂留住任持令業不失也疏以此等者謂過去無明所發業行種子未成熟者以有此識發愛取煩惱潤之使令成熟堪爲來世感果之有有即業種變異也若無下如植種於土無水則焦結業待果無貪則敗經云愛水由潤業故又復等者謂潤已熟業令受果報善惡樂苦自然相應不相違反如印印物故曰無差又現在即現報未來即生後二報如是下通釋前段以結其名斯則潤過去未熟業令成現在已熟業潤現在已熟業令招未來果報如是循環無有斷絕由不斷絕故名相續然其潤業等即是令他相續義也論能令下二能起念慮已經者是過去下即未來上當相相續即現在也顯此下疏二初正釋此

文以此識既能起麤分別念慮三世與前智相微細不同非法分別而誰此上下二通前重示二初結屬此識文意可知又為下二總通前五三細功能者以第八識能集種子起現行故後二功能者於中但約分別不斷而

亦四

九

分二異故攝論云意識緣三世境等即斯義也順結中疏是前等者此解是故二字故說等者三界不出五意五意唯依一心故云三界唯心作也以現識中具有根身種子器世間故故楞伽云從於無色界乃至地獄中普現為衆生皆是唯心作現似曰虛者依他起法如麻上繩似有其相究體不實詐現曰偽者徧計所起如繩上蛇相畢竟無分別妄現唯心作者如繩蛇無體不離麻故十地經即華嚴十地品文云了知三界依心有十二因

緣亦復然一切皆由心所作心若滅者生死盡反結疏離彼等者謂心起成識依識有塵究其根本唯一心作故經云由心生故種種法生又圭山云生法本空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然此三界六塵皆攝色心等法是故順結反結皆歸一心問中疏現有等者意云若是唯心則不合有境以心無相不可見故既有所見云何唯心答中二一答無塵疏以一切下意云一切法從心起故所起無體即是一心楞伽云心亦唯是心非心亦心起種種諸色相通達皆是心又疑下躡所答處以起此疑疑意云既是真淨一心因何起作諸法楞嚴滿慈圓覺剛藏皆同此意由妄等者其猶淨眼不合見華但以翳覆便見華相妄念即根本無明也又亦下是前疑中之

別意非續次所起文意可知但前約依他釋此約徧計也釋云下意云如見空華是汝眼病如楞伽云如愚不了繩妄取以為蛇不了自心現妄分別外境論一切下二顯唯心疏境唯等者如像唯鏡現故分別像者是分別

赤四

三十

鏡也楞嚴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無塵唯識者如唯識頌云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自有翳見毛月等事論心不見心者意云心是一心不合自見當知有所見者皆是妄也故楞伽云如刀不自割如指不自觸而心不見心其事亦如是既塵等者意云塵境若存則可以心緣境塵既不有縱有心在亦不自緣也識不生者意云以有塵故牽彼識生既無塵境識不生也故經云由法生故種種心生今法既不生心亦不生也既無他

可見亦不能自見所見無故能見不成也能所俱寂者心無心相是能緣寂境無境相即所緣寂楞伽云能見及所見一切不可得此中大意欲顯一心本無能所能所俱寂方是真亦非泯之令寂本自寂也攝論下引證

具云所說諸法唯識所現無有少法能取少法亦可論文從一切下展轉釋疑疑云是法既無云何分別釋云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又云若如是者即應見心故釋云心不見心反明分別悉皆是妄又疑云云何心不見心

赤四

主

釋云無相可得斯則心無相故不可見心心外又無一法當知有所見者皆妄見也能所既寂唯一心在即法空門下所顯真性也故經云諸幻滅盡覺心不動論結文二初正結疏無明根本等者揀非枝末故以依無明力

而任持託業識心而安住故下文云以有無
明洙法因故即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有妄
心以有妄心即熏習無明不了真如法故不
覺念起現妄境界等故云由此而成也現識
等者等下六麤皆是所現色心境界也故一
切境由此住持若無明等者以依無明故有
妄心依妄心故現妄境界所以無明未盡心
境不滅如風未息波浪不滅離心無體者皆
從心起非外来故即心無體者所起之法同
能起故鏡喻兩意如法可知論唯心下釋成
二初正釋疏虛妄現者妄念熏真起諸虛妄
法故亦可此文是結前諸法無體所以也此
中二意一唯心故二虛妄故如前鏡像一體
同鏡故二體不實故由斯諸法無體可得也
論以心下二轉釋疏二初解文三初略標意

反驗等者反釋上文心現之義法既隨心生
滅當知法從心生法皆妄也此中下二別
解文初明生義即指前段論文也此則下顯
意非謂心是能生法是所生以真心隨熏全
體成動而作諸法如金生器等故云生也若
無明下顯滅義即下文因滅故緣滅等也此
則下明意也明此心體反本還源獨顯性淨
故云心滅此但心中無其妄動寂故名滅也
故疏云心源還淨故云滅也此約真心顯生
滅義若約妄心說者即業轉二識名之為心
亦四
斯則妄心於真心中若生若滅真心不生滅
也如前文云相續心滅智性不壞如波相滅
溼性不壞如上約真約妄雖皆有生滅之義
究實而論皆妄有生滅真無生滅也既心下
三總結釋上文無體義也以上云一切法如

鏡中像無體可得故此結成問上說下二釋
妨問意云前明九相生滅後即結云當知無
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
故今文復云唯心虛妄心生法生心滅法滅
二文不相遠何以頓爾不同耶答下意云前
辨生滅單就不覺說故結過屬無明以功在
不覺故今此下明今文意意明此文具說真
如爲因無明爲緣由此因緣道理和合成就
色心諸法既屬因緣遂令諸法無性之義顯
然可見真如隨緣不住之理煥然明矣彰明
也故結下既明和合本因真如隨緣成和合
義今結屬心正其宜也如水初動功在於風
故前文中結屬無明動無別體則全屬於水
故此文中結屬心也故不可言波無別體而
唯屬於風法理亦然如喻可知一辨麤疏此

赤四

三三

生下明此意之識是前第五相續識之所生
故名生起識然無異體但約麤細而分二別
故云同是一識若更細論亦即是前智識也
以同依境界之所起故今不指此而偏指相
續者以是意識親所依故但前下對前辨異
以相續識是法執分別望於我執見愛此名
細惑又約能生依止義邊說之爲意此中下
明今義謂依前細相之上生起此麤分別識
此識與人我貪瞋見愛麤惡煩惱相應故下
文云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故即就所起
義說故云從前起門即是執取計名也以是
分別之中麤分別故名爲意識意之識者依
於五意所起之識故本疏云依意之識依主
釋也簡非聖者即二乘及地前菩薩也此二
種人已能遠離意之識故約凡夫以顯麤

也又以五意亦名意識恐有所濫故此約人
揀之其實五意名識是持業釋故不同此無
對治等者謂無始覺觀慧也二乘三賢得人
空觀既無取著當知凡夫取著深者蓋無觀
慧也其猶重病既不與藥厥疾寧瘳惑體論
計我我所者正釋取著之相由計我及我所
故名爲深疏心外計境者此是法執屬前智
相及相續相亦復等者正是此識屬於我執
即蘊謂凡夫所執我但通執自五蘊爲主宰
故離蘊即外道所執神我然有三宗一數論
計我體常而量周徧猶如虛空二勝論計我
體常而量不定隨身卷舒猶如牛皮三無慙
計我體常猶如微塵應於根門如是衆多故
云種種依緣疏但緣倒境者如執苦爲樂不
淨計淨無我計我無常計常等故云倒境不

赤四

三志

了正理謂不知無我等也故金剛云凡夫之
人貪著其事立名疏此論等者謂於一意之
識中分出眼等五識兼本成六以對六塵然
前相續智識亦緣六塵以彼不與愛見相應
故屬前意也故前云六塵屬意識故依六根
等者謂依內六根發於六識緣外六塵斯則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既以一爲六即分離義
也如佛頂經云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又
能下以此意識徧緣一切通三量故假實俱
緣如前云能令現在已經之事忽然而念未
來之事不覺妄慮內外者內根外塵色心諸
法亦即計我我所也所依疏見一處等五住
地中之一數此是三界分別麤惑迹理起者
同於見道處斷故名見道惑欲色有三愛即
三界俱生細惑迷事起者於脩道位中所除

斷故名脩道惑以此等者謂以此見愛煩惱
熏於第八令彼識中第六種子有增益生長
故即起現行也上六下類攝然執取計名正
當此識起業一相是此所生摠別報業是此
識造今約所造從能造說亦是此識所攝故

云相從入也六染之中合此二相以爲一染

正當此識標歎論三牒上所說疏牒上等等者

上云謂無明力不覺心動故謂心與無明和

合起成業等三細也論非凡下依位別歎三

凡小非分疏凡小非分等者凡夫尚不知意

之識况此三細耶二乘方覺事識中麤分尚

不覺細分正認三細以爲涅槃以是無明所

起之識非其境界也於五住地中但覺前四

住非彼所覺論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九

音釋

確苦角切肇治小切孽魚傑切逴台滿切瘳丑鳩切

豈魚紀切迭徒結切厥居月切瘳丑鳩切

也愈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

赤五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謂依下二菩薩分知疏十信等者謂此菩薩雖位在外凡而能信教了知本識因緣所生無有自性決定無體唯是真如方成正信故

赤五

下說十信菩薩信真如及脩真如三昧以成正信之行因果體者因即無明果即本識三相也體即真如也三賢等者異前位之信殊後位之證故言觀察比觀者既未親證但比度觀察即相似覺也論證法身即初地已去究竟即十地乃至之言攝於中八隨分覺故不能盡知然初地且約破法執故說為少知若克就識論八地方覺此識現相也論唯佛下三唯佛窮了疏四相俱了者以覺前者則不覺後覺後者必能覺前是故此中通言四

相故前云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一徵疏緣起妙理者真如為因無明為緣起成諸識斯則性起為相是不思議微妙理趣故云妙理問意可知即淨而染疏因即黎耶心體是其覺義即不思議變者緣者即根本無明是不覺義即不思議熏者論染心即業等諸識以於不可熏變處而熏變故不染而染者不染即前自性心體非是染法以不守自性故隨熏成染故下云真如之法實無於染但以無明而熏習故則有染相常淨疏即染等者雖隨熏成染其體常淨如鏡現穢其體不動斯則正由不動而得隨緣正由隨緣顯得不動結難測論唯佛知者欲言其淨則九相紛然欲言其染則一味無變若非佛智孰能知焉自性心難了者以能隨緣成染故

所染難了者以即染而常淨故言甚深智者
即入地已上以覺轉現少分而知然從初地
亦得少知以證真故故前云若證法身得少
分知顯不變論常無念者無念即覺義既常
是覺即無不覺無不覺故名爲不變疏雖舉

赤五

二

等者如杌不作鬼繩不爲地東處無西等緣
起因體即前自性淨心是此緣起體也故云
心性此顯下疏二初釋心不相應此明無明
之體初起微細未分王數心境之相應故又
此無明是全性之感故加心字又亦可此感
是與真心不相應之法如前云從本以來不
與妄染相應故今以不如實知故忽然而起
說此以爲根本無明也唯此下二釋忽然念
起三初正釋今義是諸染法始起之本故故
約忽起以表其先也如纓下二引經證成四

任前使者即無明使也無法起者意顯無明
使外別無有法爲能起無明之本也是則下
三會彼同此二一正會如文此約下二結揀
意明無前之忽然非有始之忽然也言無前
者以此無明最微細故更無有法前於此者

前即始也由無始起之本故故說忽然故本
疏云以起無初故肇公云如鏡忽塵如空忽
雲即斯義也標中論染心者以上云無明所
染有其染心今釋此相有其六種差別不同
也然此下疏二初叙意逆次配者以前說隨

赤五

三

流生起故從細至麤爲順次今明反流除斷
故從麤至細爲逆次前取近理爲先今取易
斷爲先也由此下配第一染以二乘三賢同
斷此故便借下將前科此免更會同誠爲省
要二釋文論分六段今初二初障疏是六下

據用科名合無此說今此重對者為通前類攝故此即九相中二相見愛等即五意中意之識麤分別即異相也但麤下釋此別名外執於境與境相應內起見愛計我我所故汗其下釋此通名淨行即真如根本智也此智有二一人空智二法空智此智不起者由染心有力為能障故故名為汗若漸脩此觀觀成智起即翻染心故名為治斯則敵體相違故成治義然此以對始覺名染義也若據論意則約對本覺之淨以明其染故前文云是

心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也問障染何別各體雖無別名義有殊障則對始覺立如下文云能障真如根本智故染則對本覺立如前引文是心自性清淨等論依二乘下二治疏無學等者此是見等四

住煩惱辟支羅漢悉能離故疏十解下二初約三賢以明行位二初正顯行位據此則三賢菩薩同受此名以皆不退失故故地下二引論證成無著論即金剛論彼論三地謂信行地淨心地究竟地疏此菩薩下二對二乘以顯斷惑又二初覈劣以明麤惑二初表異凡小得人空者以此菩薩得此觀故能伏現行不同凡夫然於種子不盡除滅不同二乘言隨眠者種子異名謂隨逐有情眠伏蔽識今此論中約現行說名為遠離非約種子攝

赤五

四

論下引證上心則現行也二意者留此惑種潤於故業受分段身修習種智斷所知障即自利也兼俯就羣品攝化利益即利他也若不留惑種即同二乘獨出三界二利俱失也故圓覺云菩薩示現世間非愛為本但以慈

悲令彼捨愛假諸貪欲而入生死問菩薩既留惑種後起現行受分段身與凡夫何異答前引圓覺足辨其異雖留惑種受分段身以有智故終不起過假此分段爲所依故廣修種智及行大悲終不令此起於新業如禁虵法雖不令死亦不噬人故攝論云煩惱伏不起如毒呪所害留惑煩惱至惑盡所知證佛一切智疏此約下二揀定權實初地下約頓悟說謂此菩薩在地前時以二空觀雙伏二障分別至見道位種現俱斷從此位去若智增者便伏煩惱現行至佛方斷若悲增者故意今生極至八地現行方伏留隨眠惑以助願力化利衆生今此論中約生起時一向豎說及至斷時從麤至細故在地前已除我執俱生分別至登地時唯斷法執分別二地已

赤止

五

去祇斷法執俱生更無煩惱不同彼教橫說二障種子在第八中良以權實教異與此相望校一僧祇學者要知須明彼教然智解可以旁通起行須依了義真諸學者審而詳之言如餘論者即瑜伽唯識等廣明今此下二超勝以除細執三初正明以是實教菩薩從初正信便達真如本有無明本空隨順無念於此地前能修法空真如三昧自然令彼法執不生伏於無明與真相應故云分斷但伏故名斷也故此論下二引證不了一法界義即無明也下說發直等三心修無住等四方便及施等六度皆是此也今但下三結意以是約執取人非約人明執故不論也二中一障疏但執下即是法執相續生起不斷故前云相續今云不斷其義一也論依信下二治

疏十解等者謂從三賢位中觀察尋伺分斷此染直到初地方能全離修唯識觀即資糧位中習行順解脫分尋伺方便即加行位中習行順決擇分初地即見道位無漏智火燒煩惱薪通達佛法名歡喜地三無性者謂徧計相無性依他無自然性圓成無前徧計我法之性故唯識云初即相無性次無自然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徧滿真如者即徧行真如所言徧者唯識云謂此真如二空所顯無有一法而不在故所言證者以無分別智契無差別理能所兩亡也故唯識頌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法執等者由修習唯識觀故至此成就無漏智相分得現行由是此執分別永得除滅三中障疏以能下釋名可知法執修惑者

赤五

六

所知障中俱生之分以脩道所斷故名脩惑治中疏七地等者以此地已還法空觀有間斷有相有功用遂於染淨境界未免分別然從二地已來分分除斷故云漸也八地下釋得離此染所以以若殘此染則不登七地豈况至八故至七地門中都盡此染也以二地下釋二地名謂攝律儀善法衆生三聚具足以遠離微細破戒垢故名離垢地準華嚴說十地如次修十波羅蜜此即正當戒波羅蜜餘地非不持戒以約增勝說故以七下釋七地名斯則八地名無相七地名方便謂與無相地作方便故斯則無相之方便也以八地下轉釋可知四中障疏根本下則無明動心成業轉現相現相即境界也此義前已頻說故疏但舉初後治中疏以八地等者以色自

心生故心能變色故由是能毛孔刹海芥納須彌色心不相妨自他無分隔也本業經云所謂無相大慧方便大用無有色習無明亦盡百萬劫事無量佛土事以一念心一時行現如佛形現一切衆生形以一念心中一時

赤五

七

行已無功用故三世間自在者謂此菩薩觀此三種麤細之色無不通達無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動故以色下舉下位以反釋意云七地已前現識不亡既色不自在今得自在者蓋現識亡也然於七地觀斷至八地盡前後皆然學者應知五中治疏善知下於他心得自在十種稠林者華嚴云此菩薩以如實智慧知衆生一心稠林二煩惱三業四根五解六性七樂願八隨眠九受生習氣相續十三聚差別一一皆云稠林者此等

諸法稠密如林故以喻之淨名云善知衆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此歎九地菩薩本業經云一切功德行皆成就心習已滅無明亦除也又以下明於自心得自在四十無礙智者準華嚴說有十種四無礙智四者一法二義

三詞四樂說十者世親判爲十相一自相二同相三行相四說相五智相六無我相七業相八因相九果相十住持相一一具四故成四十廣如彼說有礙下結所離之深也起即不自在故如前經中心習已滅也六中治論

菩薩盡地者即菩薩究竟地也如前云乃至菩薩究竟地有本多云地盡義亦有在不如地字在下義順以前後皆結云地故此即第十地如來即妙覺斯則從九地觀斷佛地方盡無垢地即如來地與十地終心竟無有異

然本業經中目等覺為無垢地此即別開今此所明等妙二覺合為一位也辨無明等者如上六染但是無明所起之法今已分配因果諸位明斷竟然上云不達一法界故名為無明未知此使依何位人能遠離耶故今辨

赤五

之疏麤者枝末無明從初地漸離至十地方盡細者根本無明此即下上說自性清淨心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當知無明是染心之所依染心是無明之所起也上云者即智淨相然此六染之中各有二分一分屬於無明

一分屬於染心以皆有和合及相續義故但約與前和合迷執不改即是無明約展轉起後相續不斷即是染心由是地前便有斷無明義也今言初地方離者以約破法執位明斷義不乖諸說故標此位也今無明下明生

起時義說前後以論因緣和合義故若除斷時則無前後以能依所依不相離故釋相應等者以上六染中有相應不相應言此義未顯今則顯之論二初標也疏皆麤心者以前六緣總別相行相麤顯故依境下既依境

生則與境為相應也論謂心下二初約法辨異疏心謂下約王數釋心王即前六識心王心所即徧行等六位心所然六識中心所多少不同今此論中總名念法亦可此文舉一蔽諸故言念法即別境之一也迦梅下引證

赤五

九

即通指心所俱名心所念法然論王數相應總有五義一同所依根二同緣一境三同一行相謂同作青等解四同一心事王所各一體故五同一時王所同一刹那故由是故得相應又心下約心境釋可知所依等者識依

此境所引生故又是彼識所分別故以有此
深淨為所依故遂起心王心數令相應也以
有此境為所分別故遂與能分別為相應也
論而知下二正顯相應若心王下約王數釋
同義如師徃資隨其事不異然雖云王數相
應理須約境以辨能知同者此體有二以相
應故名為同也所緣同者此唯一境以望王
數故名同也斯則能所雖皆云同而同義有
異也又於下約心境釋同義此即心隨於境
名之為同同即相應也論不相應下二初標
也疏無明者以前云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
應名為無明等故今指也論即心下二釋疏
二初約王數釋論二初顯無別異疏即此等
者心是真心由動故成不覺不覺與覺一體
無異故云即也向無覺不覺異豈有王數耶

論不同下二正遣相應疏二初正釋翻前義
既無等者如單已一人與誰為同故無相應
義也以此下重釋前即義三初正釋然前說
不覺即動心今說深心即不覺有斯異耳上
文下二引證既展轉相即動無動相元即靜
心也非是下三揀濫此中言不相離者以深
心即不覺故非謂有於王數相應而言不離
以相應不離二義別故下文引證是下生滅
相中文此文雙證二義一證不相離義二證
不是相應義在文可見二亦下約心境釋二
初正釋前義謂此無明等者意云深心即無
明無明是不覺不覺依於覺覺即是本心都
無外境相應故云即心不覺此言即心亦即
本覺真心也亦可通於真妄二心如文易見
揀相應者既無境為相對約何以明相應耶

此不相應下二指陳違妨以相宗說此第八識有徧行心所又與器界外境相應仍不說有覺義故和會如別說者尋檢其文未見所出今且略會二宗所說者如法相宗說第八識能緣三境以彼祇據現在成就位中橫說

八識不明根本始起元由但言一切衆生法爾皆具八種識從自種生皆能緣慮自分境界以同是識了別義故故能緣境又說此識從自種生雖從自種而假境爲所緣緣故方得生起故須緣境雖能緣境微細難知不同

前七執我執法今此論中豎說諸識迷真所成從細至麤不說種生故第八識但有生境之功而無緣境之義以從無明內熏習起非外境界牽故令生故經說爲流注生滅者是此內起也由是故無緣境之義今若會彼同

赤五

七

此論者彼宗既言此識緣境微細難知當知密同今論之意以彼宗說從種生故同是識分不得不說緣境界也又若會此同彼說者此論所明前六緣境即是第八麤分功用由於境界熏彼本識起此分別斯則本識有緣

境義以是麤故隔爲事識不名第八又彼宗說第八心王有徧行五心所相應者由說此識能緣境界是故有王心所相應如正緣境時須有作意能警其心引心趣境以趣境故根境識三分別變異令心觸彼以觸境故四

種和合領納違順以領納故於境取像施設種種名言之事以取像故遂令其心造作驅役此五皆由緣境故得是故第八有五相應今論既不說此緣境亦無心所與之相應故不同彼又彼宗中不說第八生起元由從真

起妄但據現在成就位說故無覺義然亦說有無始本有菩提種子而不即是本覺真如以未了故且隱密說今論所明依如來藏有生滅心以迷覺故成於不覺雖成不覺覺性不變故有覺義以依實教顯了相說故不同彼若彼已說有覺義者如何彰此二教淺深學者應知舉上深心等者舉上六深之心及無明對於所障之境束爲二礙以一切障深不離二種所謂煩惱及以所知今此深心及以無明二障分別如何收攝故此明之標立論二初惑障二初標法定名疏六深心者各取於中一分相續義故以此一分喧擾動亂不寂靜故名爲煩惱論能障下二顯其礙義疏二初釋文照寂下釋所障智名復名真智證體智實智等以能證如實理故名如理智

赤五

上

能生後得故名根本智上文下出所障智體也深心下釋成礙相並可知今此下二通妨或問曰如諸處說依於二執起於二障與此何別又前祇將六麤前四以配二障何故此中六深俱名煩惱耶故此釋之彼依二執起二障者依五意上起所知意之識上起煩惱今此則以深心所依無明爲所知能依深心爲煩惱故不同也應知若約二執說二障即局此依深心說二障即通有斯異也無明下二智障二初標法定名也疏根本無明者若取諸識中之一分亦兼枝末以末從本故作此標論能障下二顯其礙義疏二初釋文後得下釋所障智名復名徧智俗智權智等以根本智證真如後方得起故名後得智如其事量而知名如量智也即上下出所障智體

以無明下釋其礙相從所障得名者智之礙故依主釋也。不同煩惱即礙是持業釋。此明下二通妨或問此言自然與外道自然何別。故此釋之。此以無心應物任運現化爲自然。不同外道無因果之自然。斯則言同而義異。

赤五

十三

也。煩惱中疏先問等者約麤細以成難也。祇合細法障細法。麤法障麤法。方是其宜。何故不爾。前二染者以業相微細未分能所欲成礙義難見相違。故今偏約轉現二相以酬前難。然雖不言意亦含攝。以依動心說能見故。

可以意知。前三染即分別智已前三者皆是事識。故依境起。以此等者以理智無能所染。心有能所敵體相違。故成礙義。智礙疏所迷法性者。此是即真之俗。故常靜無起無起。即真故云法性。故前又云一切法離言說相。乃

至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等不了等者。正釋違義。法性寂靜而無明起動動靜相反。故成違義。正釋等者。本疏云以內迷真理識外見塵。故於如量之境不能隨順。種種知也。如人動目天地傾搖。故不能得如實知也。然前則約麤細而難問。今則約相違而通釋也。故下文云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如下論釋。論生滅相者。以立義分中云是心生滅因緣。相於中生滅與因緣已如上釋。今則分別相之一字。故言復次。然是生滅家之相。故兼言也。略顯疏相生滅者。分別染淨念慮三世人我見愛貪瞋熾然。覽而可別。故云相也。無心法者。法之一字通於數境。謂心所使法心所緣法也。如前可知。流注生滅者。似平流之水。望如恬靜。故解深密經云阿陀那識甚深。

細一切種子如暴沆雜心論云相似相續不知無常然此論中與心相應等言取義不便為有與之一字蓋翻譯之家不細磨琢也後譯祇言一者蘊謂相應心二者細謂不相應心也斯言甚便對顯疏俱名蘊者分別智等

赤五

十四

皆因外境起故更蘊者貪瞋見愛執我我所取著轉深故論凡夫境界者是彼內凡所覺所除之境界故其實亦是二乘境界今取文便略而不言十地等者於中初地至七地覺蘊中之細八地九地覺細中之蘊今就通意

但言菩薩地順辨生緣者此中雖有因義以望真如亦是緣故從微至著顯於生起故云順辨通緣疏以根本等者前云由不覺故生三種相又云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如是雖即次第而生然推其根無明為本別因

疏三今初略消其文以各自推其親所因故故因生三細緣生六蘊可知此中下二引經廣釋三初標指闕具二正引經文云不思議熏變者然若一向可熏可變即同衣等是可思議即是凡夫所見若一向不可熏變即如

玉石亦是可思議便同權教所說今以俱非此二故不思議三廣釋經義二初細中二因三初解云下正釋言不可熏等者以自性清淨心從本已來不與妄染相應故又無明之法本性虛妄今以虛妄之法而能熏動性淨

赤五

五

之體是不可熏處而熏也言熏則不熏者雖熏真如而真如性且不動又此無明體全是覺一相無異將何以爲能熏所熏雖無能所而現法宛然故云不熏之熏言不可變而變者夫真如者是無變異義本不合變而受無

明熏之成變動故變動相者即業相等是又
變即不變者雖動成識相而性淨無改雖性
無改而全體見動如水成波而淫性不變淫
雖不變而全體動故云不變之變勝鬘下二
引經證同不染者即前不可熏及不可變異
也而染者即前而能熏及而變異也然此下
三結屬不相應心也以能熏是無明之妄所
熏是真如之心心與無明俱無形相故微隱
也以能起因緣微隱故令所起現識行相亦
細故此三種俱名爲細也於中等者以舉細
則未必有麤舉麤則必有其細也又此現識
即黎耶之異名自含三相也取種種塵下釋
麤中二因二初正釋動彼心海者即黎耶心
海也識浪即智相等故經云境界風所動種
種識浪生故下論云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

即熏習妄心令其念著等妄念習氣等者即
枝末無明是迷似爲實之者此無明就最初
與真和合則名根本就至成識之後依在識
中轉名枝末也故此名爲妄念習氣此塵等
者內有無明外有境界因緣具足事識生焉
以妄下三結屬相應心也內熏是枝末不覺
外熏是所現六塵以能起因緣顯故所起
事識亦復明著疏經中下三經論對辨得生
等者若無無明爲熏習終不自生若無真如
爲所依終不自住斯則三細隨妄生已依真
而住事識等者若無外境界爲資熏終不自
生若無黎耶爲所依終不自住斯則事識隨
外境生已依本識而住其猶波浪無風終不
自生無水終不自住是故依風而生依水而
住也今此下正明論意生緣者以無明及境

赤五

六

界是本事二識生起緣也謂本識生起以無明為緣事識生起以境界為緣祇說二種生緣不說二種生因故云不論依住住即因也餘文可見逆論滅義者夫斷除妄染理合從愈至細今反於此故云逆也蓋直約道理

不對人治故正辨疏得對治等者以無明為因能生三細境界是三中之一復能為緣而生六塵因既已滅緣依何立故隨滅也此依下揀濫恐有疑云此生滅是剎那念念之生滅故今揀之言始終者隨流以第六染為始初染為終反流以初染為始第六染為終起則六染紛然曠劫流浪盡則一念都絕究竟寂常又起盡即始終也非同剎那念念不住之生滅爾問中疏若境界等者以上云依如來藏有生滅心今復云心滅心若滅者即藏

亦五

十七

性滅此則約通名以難別體是疑相應心體滅也若體滅者八地之中便合成佛以無心為所依故三細則亡亡則無可斷也不成何待若言等者以依心體有於無明心體既常無明亦常故能依三細則不可滅此疑不相應心永不得滅法中論心相滅等者此約體相以釋通疏麤相等者妄相差別故論麤細真心無差故唯一體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

音釋

机五骨切 極時制切 噬徒兼切
机無枝也 極時制切 噬徒兼切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一

赤六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喻中論二初總立喻本疏喻無明等者前疑心體若滅無明三相不得相續今舉風水相依之喻以顯心體不滅故得三相相續不斷

赤六

如風依水而有波也此示下明無明依真而現生滅故前文云心與無明俱無形相故論若水下二別顯喻相二初喻相應心疏此示等者順於所疑亦是牒而縱之以境下正釋所疑以境滅時相應心相雖滅心體不滅以不滅故三細相續此如猛風滅故麤浪滅非水體滅也然克而論之唯有二相以境界即是現相今已滅故而言三細者蓋通言也良以下出其所以以前云因滅故緣滅非謂緣滅故因滅意云麤不該細細尚得存况心體

不亡何疑斷絕由是下結答所問斯則相應心相雖隨境滅而細相不滅論唯風下二喻不相應心疏非靜心等者以水非動性故波滅而水不滅心非動性故染滅而心不滅此如微風滅故細波滅亦非水滅論無明亦爾下初合總喻若心下合別喻一一以喻對之可見斯則麤染滅時細染不滅故八地菩薩未成佛無明滅時細染方盡故得從此已上脩證佛果理極昭著論眾生者即依業轉二相之眾生也斯則八地已上皆依業轉得名眾生今心體既滅眾生無依故斷絕也又業轉二相即是眾生如前云眾生依心意識轉故疏今以下結成一心二門也以前論生起須約生滅門中以辨今約滅惑終歸之處須會入一心也若不然者便應生滅之義

永不入於一心故須配入也體即智也相即
癡也不覺等者同前究竟覺智淨相法出離
鏡等義始本不二唯一心在故經云生滅既
滅寂滅現前則迷一心以成九相今則滅
九相以歸一心無不皆從法界流無不皆歸

亦六

二

此法界也染淨相資資取也即籍賴之義謂
染法淨法自不能生以互相取假其勢力以
爲籍賴之緣方得生故又資者助益義謂互
相資助令生染淨故以前科但明染淨當位
生滅之義而未廣明染法淨法生起行相今
即說之意明染淨互相資假互相助益生一
切法如染助於淨淨假於染則淨法隨流生
諸染法淨助於染染假於淨則染法反流生
諸淨法本雖相違反成相順染法淨法遞互
相假也疏文二初叙章意互者更互熏謂擊

發亦即生義謂遞互相生擊發令染淨不斷
相資互熏名異義同爾相生者即互熏也不
斷者且各就一期所論其實淨法即不斷染
法即有斷斷不斷義如下所辨能生等者即
生滅門初云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

一切法前科已明攝義即二覺之文是也今
此正辨生義故說相資問何以先明攝義後
明生義耶答攝義是正是故先說生義是彼
攝義所因故居其後所以立義分中唯言能
攝不言能生或恐有疑從無而生生已方攝

亦六

三

今則意明阿黎耶識未始不生未始不攝攝
之與生竟無前後故或可攝義非局前文但
齊此生滅一門於中所有染淨以二覺之義
攝之無不盡矣徵列疏此是下或問曰前說
真如是泯相顯性門不分染淨今文何故却

說真如爲淨法耶故此釋之以此真如是生滅門中隨緣之義有三義故說名爲淨非約前門不變義說本淨等者性淨解脫此通凡聖未曾染故始淨等者離障解脫此唯局聖斷染方淨故此中雙言體相者以有相則必

有體有體則未必有相故又相淨則必兼體淨體淨則未必相淨故攝論下引證具云一所成立境謂十波羅密是真如十種功德能成十波羅密釋曰十種功德即十地所證十真如謂徧行等新生正行即十地所起十波羅密行由真如中有此十種功德故能起十種正行而隨順之如下文云以知法性體無慳貪順本性故行布施波羅密此則不同相宗却以真如功德爲所成立兼復證有能所熏義淨緣等者報應二身能與衆生爲淨緣

故今此三中中即智淨相後則不思議業相又於四鏡中初是前二鏡次即第三鏡後則第四鏡又前二是自體相熏習後一是用熏習亦名內外因緣熏也六染等者前云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

根故通事識者即智相以資熏枝末無明令念相續起於我執造業受報故業識能資熏根本無明令起轉現故今據下明舉細攝麤也但舉業識之細自攝事識之麤事識所緣者以此六塵能熏動心海起諸識浪增長念

亦

四

取生諸過故此三下或問曰此四義中何故染具說三淨唯說一耶今此釋之以染法本性自差別故仗因託緣方得生故須說三義淨法一味雖分體用用還同體無別異故仗託因緣者於此三中無明是因妄境是緣妄

心是因緣所起本識事識各有因緣如前廣辨體用無別者但內熏爲體外熏爲用用合體時非別外來融同一味故衆生心內之佛還化自己衆生故說一種喻中論如世間等者若望法合則有二說一者以衣喻一心香

喻染淨以香有可意不可意故二者以衣本無香而熏之有香通喻染淨熏習之義以淨本無染熏之有染染本無淨熏之有淨但取大抵通意不必分喻別配後意爲正合中論
二一染熏淨疏無相等者此約真釋相字相即九相然前說九相是不覺相者以約親生義說故今此說爲真如相者就根本說故是則兼彼無明不覺亦是真如相如前云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也又顯下約妄解相字以妄有差別可覽可別而無

真

五

自體故又自不能反染歸淨用義亦無然非無染用今就反流名無用也既無此用故但云相此約下顯意可知然此染淨二法各不無相用且迷真執妄起惑造業豈非染用智淨相法出離鏡大智慧光明義等豈非淨相

今此文中心意在影畧故各舉一義疏文所釋且一往耳惡習所熏等即楞伽經如前畧辨然準他宗於能所熏中皆揀真如以是堅密及不生滅今此實教約不思議熏變故有斯義論無明下淨熏染疏此是等者以生滅是攪理成事門染淨相存故有熏習之義若真如是泯相顯性門則鎔融生滅爲一真體無所敵對故無熏義由此等者若順流違真如時即是染用今以本覺熏習使反順真乃名淨用其猶逆叛之徒既已降伏乃奉赤心於

主也昔則背之爲逆黨今則順之爲忠臣此釋下即勝鬘經已如前引意云所以能生厭求者蓋真如之熏力也狂寇歸伏者乃明主之化也涅槃下引證彼言下會彼同此良以下結歸今意二義即覺不覺覺義即今真如不覺即今無明無明具含妄心妄境此中等者覺之與佛但唐梵異音本對於末性對於相性相本末文異義同別中先明染熏者據理合然也以先成染法方反染成淨未有先淨後成染法若先說淨後說染者便有妄起無窮之過亦有悟後更迷之失故先說染也問中疏各二者染淨皆有故習熏者自內順起後念續於前念也心體者此通染淨染熏則熏真心體淨熏則熏無明體資熏者從外反擊前念引起後念也如次文說無明熏真

赤六

六

如起於妄心即是習熏妄心却反熏無明令增迷倒起轉現等即是資熏餘皆例此心即業識境即現相諸惑即見愛等畧中論二一總舉能所熏體者就此門中即無明是能熏真如是所熏若在後門即真如爲能無明爲所亦可下別義以無明本無自體單說不得凡欲舉之必須帶所依真體真體即無明本起之處如欲說波必須兼水也雖復雙舉意取無明或則意顯無明非實有體依他起故本來即空或則意顯染淨互熏之所以也若本抗行則不可熏故如相宗說無明真如敵體有異是故真如堅如玉石不能受熏也論以有無明下二別明熏習之義三初無明熏真如躡根本等者附真之者故非枝末本業經云迷第一義諦起者名生得惑即此無明

也熏習者合云習熏以對下資熏故若不爾者何成解釋耶論以熏下是無明熏習之功真如雖是淨法被無明染法熏故而起妄心如楞伽云不思議熏變是現識因等論以有妄心下二妄心熏無明不了下亦妄心熏習

亦

七

之功不了等即迷真義不覺等是起妄義以不了真如無相而妄現其相如人好眼爲熱氣所逼遂成瞽眼以有瞽所覆故依此瞽眼便見空華故云現妄境界疏以此下以是反擊故云資熏也增不了者無明已是不了又

爲妄心所助更加不了如賊遇惡人盜心轉甚遂成盜事論以有妄境下三境界熏妄心令其下是妄境熏習之功由外境熏故令內心起念分別相續執著計名造善惡等業受三界等報三界無安故名苦也如惡人爲財

物等所牽引故恣行盜竊致令彰顯受於囹圄刑戮之患疏後二同者以此望彼俱名業苦依惑下釋上名同之義上之三重鈎鎖相續謂無明熏真如起妄心妄心熏無明現境界境界熏妄心起念著造業受報此則染緣

事足九相之極故止於斯也從後向前者取其文勢相躡故逆次前三是乃自本之末以畧標從未向本以廣釋也境熏中論增長念熏者即是由熏習故令念增長下皆例此疏智相者由外境有違順等相熏故牽起內心愛惡等念名之智相以境不斷故念亦不斷名相續相猶像有妍媸者蓋質之好惡也響響不斷絕者蓋聲之相續也法執分別者非謂對俱生以言分別但通指智及相續俱名分別以此二相分別染淨念念不斷故此是分

別心非是分別惑學者自知妄心熏中論能受者合是能令阿羅漢等受生死苦論文語倒阿羅漢此云無賊賊即我執煩惱此惑無故辟支佛此云緣覺覺緣離而即真故疏迷於無相者以此業識反資無明增其不了於

赤六

無相理妄生有相遂成轉現兼彼能熏共成黎耶離事識等者然有全分不同若地前菩薩及二乘人但離事識中我執麤分初地方離細中一分二地至七地則全離事識麤細二分若分段苦但約麤除即得遠離以無惑業即不受生故無生老等八苦變易行苦者三細生滅念念遷流故上論云動則有苦果不離因然此下出三乘人受變易所以然此黎耶細苦九類同有今獨說三乘人徧受者以約離麤苦故細苦方現處說是則一切凡

夫二苦皆有乘賢聖有細無麤凡夫雖有細苦以彼麤苦所蓋都未覺知由此不說聖人已離麤苦方乃覺知今就覺知義邊故說三乘所有如人重病不知餘物所侵病愈之時方覺微痛然迴心菩薩十信已來即受變

易若直往菩薩約終教說在地前時即受變易始教即初地已去方受變易智增初地悲增八地悲智平等四五六地若二乘未迴心者滅苦依後法爾便受變易身也

赤六

九

者前則業識熏根本住地無明令起轉現共成黎耶使三乘聖人受變易細苦此則智識熏枝末現行無明令起相續執取計名造業受報共成事識使六道衆生受分段麤苦無明熏中疏謂根本等者即前依不覺生三種相也論不備舉故但標一亦可無明熏真但

成業識業識熏無明方起轉現故但標一也
謂枝末等者然今事識親從境起境界不亡
者蓋緣枝末無明念念熏習真如之力如何
熏習但是於境不了虛無定執有實名爲熏
習以定執故起後諸相也此則取迷前者爲
能成能成即枝末不覺起後者爲所成所成
即六麤事識如前所說睡夢之事心境已具
於中取著不了是夢如能成之無明分別前
境如所成之事識然不了妄即是熏真互相
成也引文可知但末下釋上所起之言謂根
本無明是能起故對上根本以彰枝末也正
明中論所謂等者則真如爲能熏無明爲所
熏真如當體真實無始本有不假他因故不
同前兼舉所依也以熏習下明真熏之功無
明雖是随流染法被真如淨法所熏便能友

順真如起茲欣欣厭知昔日所愛者是苦故厭
之所背者有樂故欣之如前惡人却被善者
勉諭後行君子之行以此下則妄心爲能熏
真如爲所熏疏反熏者妄心本是随流之法
今却反有益真之力也又是資熏反從外擊
故增勢力者真如本自有力能熏妄心起此
厭求今復被此淨用資助更增其力成始覺
智如惡人既反爲善故於善人每有諮詢或
加之諫諍由是善者或因問而增解或因諍
而除非深練仁行愈脩德業也本即習熏新
赤六
即資熏科功能者由前內外熏力遂成信解
行證以至極果也文二初地前行論信已性
等者初一句知真次二句達妄謂知真本有
達妄本空實教行人初心合爾此則圓覺初
章信解真正也下一句即依解脩行也疏十

信者入道初心先信根本非同權門但信三寶及戒故下文云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以信是萬行初首故須言信又以真如是萬行根本故信已性也三聖圓融觀云信若不信法界信即是邪解者十解位即十

住也解業轉故言知心妄動解現相故言無前境界但是解了未能斷除然何啻十住方有前位豈無此解耶疏文配信太近於前問信位菩薩如何得解業等相耶答以信已真如寂然不動無有一相故知動心相境誠爲妄也性本無故若不解此焉稱實教初心人耶論脩遠離法者法謂法行以此法行能破心境故云遠離疏依解成行者即十住位滿進十行位也有解無行其解必孤故須依所解處而脩行也尋同等即所行之行信解非

赤六

十一

淺其行必深大車將行軌轍寧小然此中意通明十向及四加行謂煖頂二位以四尋伺觀觀所取名等四法假有實無即所取空是遠離境也忍世第一以四如實智印所取空觀能取空即遠離心也廣如前辨今云等者等如實觀也唯識等者了知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故行此行而隨順之故頌云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翳見毛月等事此即資糧位中所脩也論以如實下二地上行也疏見道等者即通達位離不斷相應染證一分真如名淨心地若準諸處說行布施波羅密斷異生性障及二種愚謂執著我法愚惡趣雜染愚證徧行真如住歡喜地脩道者即二地至等覺以此位中如次行戒等波羅密行餘非不脩但隨力隨分故云萬行

廣如華嚴所說以此脩行對治障染稱順本性令體顯現故云顯真疏無能所相者正同唯識見道頌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然此脩道證真起行一如初地俱無能所故言不取等三祇者通

前三賢所論若但取二地已去則唯有二謂二地至八地爲一僧祇八地至佛果爲一僧祇然三祇延促之義廣如下釋然此段論舊文於疏外別配則以自信已性爲十信位知心妄動無前境界爲十住脩遠離法爲十行以如實知下爲十向加行不取不念爲見道以乃至又遠熏習力故爲脩道今復詳此信之一位對文太局今若對者但從初至脩遠離法俱是信位以此位中非空有信亦能脩行如十信名及下論說脩五行等從以如實

亦六

三

下至隨順行通對三賢於中前二句猶是躡前信位之解智者請詳二果論二初滅惑翻染疏妄心盡者即業轉二識也以無無明爲能熏故妄境滅者以無妄心爲能熏故皆滅惑者通指無明已下之文此上展轉滅惑翻

染義如前逆論滅義之中廣辨三種染者即後三種不相應染可知疏證理成德者即下涅槃是斷業用是恩得之一字屬能證智是智德也斯皆脩行翻染成淨故論以因等兩句但是再牒翻染之文躡此以明所顯之德疏染心即通六染以無明滅故業等三染心盡境界滅故智等三染心盡一切心相不出六染故云皆盡故上云因滅故不相應心滅緣滅故相應心滅心體轉依等者以心體在纏依九相等名爲生死今九相既滅生死已

盡心體空寂名爲涅槃義說其依實無能所
又轉之一字義兼兩勢謂轉滅生死轉得涅
槃又轉滅則無法可滅而似滅轉得則無法
可得爲真得轉依多義如別所明業用者依
涅槃空寂之體隨機感現無不利益無心而

應故論云自然業心言罔及故赤六疏云不思議

斯則翻前妄心妄境故得涅槃六染心皆翻

前無明成自然業無明爲礙然此因果兩科凡

賢聖果四位具足此皆真如內熏妄心外助

令真有力始從凡夫終至果位起茲淨業也

意識者意之識也論凡夫者即十信已前不
了唯識而修行者以此諸下且明所依之識
以此羸識本是境界爲緣之所起者不知諸
法本依現識而生以不知故復執爲實凡夫
下明能依之人且二乘不知七八二識及事

識細分但修我空觀智凡夫悠悠修行不知
唯識道理但依羸識起欣厭心而求佛果不
能亡相由此與二乘同處而言由此下明得
道分齊作意者作發趣佛道之意即欣厭心
也久後等者以趣心無輟漸能解了唯識道

理如實修行還得成道以用心迂會故不速
疾乃云久後菩提即無上道也論菩薩十信
已上了唯識者疏二初正釋識量等者一切
境界唯識所現所現境界一一如識故得識
染即境染識淨即境淨等既知唯識所現終
不定執實法虛妄取著故云捨彼等了唯心
者有智解了諸法無性心相亦空唯一真如
不生妄取念念與理相稱故得速疾趣於涅
槃也問下二通妨初問也妄心並熏者五意
及意之識皆熏真如令其有力遂厭生死苦

樂求涅槃修反流行意熏等者五意前三屬
黎耶識故斯則三乘之人俱有黎耶熏真之
理何故菩薩發心勇猛速趣涅槃二乘凡夫
不同此轍而踈遠耶熏既是同發心合等云
何不爾答下二答二初正答凡夫不覺者以

亦六

古

不聞大乘教不遇真善友故於諸法不知黎
耶所變又不知能變之識真妄和合無有自
性故云不覺資持力者謂依意識分別心外
見有生死涅槃從此起心厭生死苦樂求涅
槃資熏真如任持能熏之力由是發心
修行也不達本者以不能了自心則生二妄
想道目前而遠覓佛在內而外求解既不正
行亦迂會故向菩提不能速疾故云踈遠也
了本者既知諸法唯心所現終不隨順羸識
分別執心外法擬棄生死別求涅槃雖修諸

行而無行可行雖度衆生而無生可度故經
云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斯則了本識而
修行也既而忘緣內照稱順本性速得合道
故云親而且近如下順性修檀等前云自信
已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法等即斯

行也問五意後二亦是事識菩薩既依此熏
而起修行何得異前凡夫二乘答前則唯知
事識不知本識不知本識故不了境從心起
已知事識故但覺心自境生依此修心故成
踈遠此門二識皆知以知之故雖心緣境達

亦六

五

境唯心故於事識而不信用依此修行故親
而且近此約下二結答也所依即本事二識
及真如也以三乘人等各依其識熏彼真如
而起行故相資者本因真如熏妄心令起厭
求然後妄心熏真如令修此行是則若依事

識熏真如真如還資事識之行若依本識熏真如真如還資本識之行故相資也但緣識有內起外發之異故使行有內照外求不同遲速之因自茲而得證發心中者文云是菩薩發心相者有三種心微細之相云何爲三

一者真心二者方便心三者業識心廣說如下論體相合論者如珠與光不相離故下亦如是正顯論二初明熏習既不空者不空如來藏也以有自體本具河沙性德故冥謂闇也物即衆生其猶衣珠潛照而貧者莫知黃

金纏弊行者罔測故非能了也真熏作用揀異出纏應化之用論境界性者此是體熏以表體相無二故標中則先體後相釋中則先相後體如何熏習以能爲境界牽彼智生即是熏義非直下躡前也亦乃下正釋前則本

覺熏令起智智即始覺也此乃對智成所觀境境亦本覺是則本覺相爲能熏之心體作所觀之境一體之上義分二別如前說法有對智顯義等論依此下顯功能躡心境者由心之所發由境之所牽雖分二法體唯本覺

無二別也亦名體相有力者妄心劣故本覺勢強熏力猛盛也昔以隨流則妄有力而真劣今既反流則真熏功盛而妄心勢衰也論自信已身等者約人所說故言已身以已真如熏自妄心有勢力故遂能反照信已身中

赤六

十六

真如與佛無異但由妄惑所覆故不顯現今發直等三心修施等五行對治妄惑令體顯現問有三段一指前按定論悉有真如等者凡是有情皆具本覺無二圓滿以皆具故熏義合齊故云等皆論云何下二述其所疑現

在等者約橫說也現今且見有信者寡無信者衆論無量等者今云前後無量差別譯者迴文不盡也未來等者此約豎說約望未來發起信心遲速不等故云前後更有厚薄進退邪正等異故云無量差別此乃橫則有無差別豎則前後差別前後之言亦通過去內熏等者熏既是齊信亦合齊不合有於如是差別論皆應下三結成其難一時者有二意一揀信之有無二揀起之前後自知有真如法是信解勤修方便是行等入涅槃是證一時之言須通此三而轉執別等者謂執有信無信前後等別便疑真如亦有等類不同也論答中二初標所疑也本一者凡聖一體平等無二也淨名云一切衆生皆如也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此一句標所疑之

赤六

七

通下則釋所執之別論而有下二釋所執三初明所依根本差別也疏根本等者既是生滅妄法法爾不得平等衆生具此各各不同同真如一體平等故云厚薄前後亦爾者厚者即遲信薄者則速信信之厚薄退進等例知非彼等者過在無明有厚薄不是真如成等差論過河沙下二約能依二障差別二先所知障等上者意明煩惱數過河沙等上又約所障法門既多能障之惑遂成無量故云河沙等上者等微塵也詳之疏無知者迷俗諦門中事法以不能正知不能盡知故麤分者以所知中有二分故一迷理者爲細二迷事爲麤天台號爲塵沙小乘名爲不染汗無知今是此分也論我見下二煩惱障也疏四住者即六麤之中二也何故不對五意

以五意是所依衆生無知四住是彼所有今取此二正障信心及諸觀智故偏舉也疏文亦爾何故二障俱名煩惱以此二障體皆虛妄性喧煩故非是寂靜通名煩惱論如是下三雙結難了疏皆依下若據生起即次第而生今此橫論故皆依無明也非一謂二障互爲前後差別則等分偏增有殊佛了等者降此已還各隨其分未能盡知唯佛窮證故能知也故前疏云若至心源得於無念則徧知一切衆生一心動轉四相差別立理中疏若獨等者反縱所難然今下順通其義故致下給荅故上下引證並可見喻中論木喻衆生火性喻本覺人知喻佛等方便即鑽燧之事喻悲願說法燒木即先有火起火喻發心修行燒木喻斷煩惱此中若無及不假之言正

赤六

大

顯闕緣也法中論爲緣者即慈悲願護說法教導合正用鑽燧等入涅槃者合上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也上喻中雖無顯文以燒木之言便含此義闕因中論未有熏力者如溼木之遇繩鑽雖有火性而鑽之不生障者亦爾雖有本覺聞法亦不悟解不能究竟等者亦有聞法信受暫時發心然鮮克有終不能久永如下所說或有見佛色相或供衆僧或因二乘或學他發心悉不決定或退凡夫二乘之地此如溼木鑽時還有熱氣然不能出火燒木如世聞法甚衆於中信解修趣者實難其人良以內熏力微惑障厚重以喻類法昭然可見明得中論因緣具者如乾木之遇繩鑽也諸佛等者此則揀異二乘等以顯遇真善知識也然此段文有二種加義初以慈悲

等是實加由實加故起信修善次從以修下是顯加謂現身說法由顯加故進行證果於中修善成熟一句躡前起後也然前喻文正喻初段實加之意若喻後段顯加之文應如加之以積薪鼓之以烈風則令前木都盡也

癸

九

疏自分者創發其心始修善行此親賴前因緣之力故云自分也勝進者若推其本亦是前來內外熏力今約末而論並前自分又校一重故云勝進示義等者謂示義令解教行令行獲大法利故生法喜斯則自分當信位

勝進當解行向即十迴向道即地上行涅槃即佛果也然善友與行人相值誠難且如世間有欲發心者則不過真善知識有真善知識則不見發心之人感應道交實為不易如涅槃中針芥之喻并法華中龜木之喻此皆

顯善友難值今之行者黨偶斯緣聞法解悟豈不思夙植德本而無欣慶乎而不求進乎豈不思後世為先業所牽得如今世遇勝友乎誠宜勉之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一

音釋

叛

薄半切奔他國也

妍

五堅切美好也

媼

赤膽切奸也

啻

失利切不也

迂

憶俱切曲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二

赤七

長水沙門

子璠

錄

二徵列疏為於下約能應明差別凡小是機為彼機故現形不同也謂應以佛菩薩等身得度者即現其身等隨機萬變不可一準以

赤七

彼事識從境而起不了唯心隨其分別情量所不同也此則差別在佛差別即緣也亦可下約能感明差別三乘不同已是差別況復各有勝劣之異宜樂之殊此則差別在機緣即屬佛差別之緣也然由機之差別遂令應

有差別非謂佛身有異相爾如鏡光是一像異由形也謂三賢下出差別緣體下說十住菩薩便能現八相化利衆生況其上位豈不然乎為諸下約能化顯平等菩薩則始從信位終至十地業識者必兼現轉但現一味佛

身更無三乘之異故云唯現以此菩薩深解境界唯心不外執定相故現平等佛身與其為緣此即平等在佛也故下文云以同體智力故隨應見聞而現作業亦可下約所化顯平等同發大心同信大法同解大義同修大行同無退轉故皆平等此則平等在機也故文云依於三昧乃得平等見諸佛身持業依士亦同前說謂初地下出緣體謂登地已去菩薩以無分別智證平等理知一切衆生真如平等無異故現平等佛身應衆生也一感用因疏機欲人者此人是樂欲脩進之機即諸求三乘人也外緣體者即三賢已上菩薩及佛皆能作此緣故修行時者謂始起厭求修習善根時也於中有發意求三乘道果之異論乃至得佛者有二義一則於中有羅漢

辟支故云乃至二者此中但說從始發心終至成佛中間所經劫數值遇外緣不能具敘時節故超越而言云乃至也器者喻也方圓大小各有分量一乘勝劣可以類之則受道之機器也開總中論父母等者如釋迦之度

办七

二

羅睺父之力也又度諸母子姪等眷屬諸親力也又如淨德與淨藏淨眼共化妙莊嚴王亦眷屬之力也謂彼等宜以此類化度故佛為現父母等身餘意例同論給使者即供給走使涅槃經云榮豪自貴我於其人為作僕

使趨走給侍淨名云見須供侍者現為作僮僕既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論知友者知聞朋友如秋子之化目連以切磋琢磨共成其器論冤家者如未生冤王殺害父母令其獲得果證又如無厭足王以殺事故令眾皆得

解脫門論四攝者一布施令他附已二愛語為他說法熏成淨種三利行隨彼所行方便利之令善根成熟四同事遇惡同惡而斷彼惡遇善同善而進彼善以此四事隨機曲誘攝令入道然於五中唯第四是逆方便餘皆

順也二攝別中論無量行緣者若干種心皆須稱可隨時方便難以具陳不能言數故云無量如法華說觀音妙音現化等即斯事也二辨用中論以起下是能熏眾生下是所熏增長善根是利益也善根謂信心展轉能生

赤七

三

解行證等枝葉華果故言增長若見者或見其形或覩神變如前現其差別形事令彼見者歡喜生善破惡入理乃至一二三四益等故淨名云或有怖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等若聞者或聞彼教勸令入道或因聞彼

所誦經教尋文生解成聞慧故或則聞說自他功德而發善心一就根關緣中論近遠二緣者由障有厚薄故遂令內熏有力無力由內熏故外值勝緣發起善根遂有勝劣由勝劣故令根有熟不熟以此遂成利根鈍根入道遲速也二各開中論增長行緣者諸佛爲緣爲令三乘行人各增自行以入正觀故疏方便行者即正觀之方便也見道已前所脩諸行皆是入理之方便故論受道緣三乘行人入見道已去親證真如名爲受道此亦諸佛爲緣令其入證也疏四攝者謂諸佛菩薩爲緣增長彼行人行四攝法以利他也三空等者謂空無相無願解脫門亦是爲彼作緣令其住於三解脫門以自利也非謂諸佛欲爲衆生作緣先要內住三空之理斯二種緣

皆依士釋然此二緣若據論意理合徧通因果諸位如未入信前不信因果三寶真如名未受道佛菩薩等以之爲緣令彼信受始爲道器名受道緣既入信已所修十種信心之行亦假其緣令行增長名增長行緣如未入十解十地佛地等名未受道假其緣力而得受解入證得涅槃等俱名受道若從解位已去修地前行見道已去修地上行佛等爲緣令行增長名增長行如八地菩薩得無相無功用故擬入涅槃不進九地佛爲此故現身

赤七

也

七勸然後發行進入彌速豈非增長行緣耶乃至垂成證覺亦假諸佛爲緣也受道增長或先或後二俱通也問此是差別緣如前疏文只配凡夫二乘如何將此爲三賢已上耶答若如疏配何故前論云從初發意始求道

時乃至得佛於中若見若念耶應知此差別
一緣通爲凡夫二乘諸位菩薩也問平等一
緣如疏唯配三賢已上前信位中得有此緣
否答若據論意亦可通前以下文云所謂衆
生依於三昧乃得平等見諸佛故如十信位
正修真如三昧於中見者豈非平等緣耶應
知前差別緣不約定中所見但是隨類隨宜
現十界身等故名差別若依三昧見平等佛
身無分齊相者即平等緣疏中前文且約依
識熏習以辨二緣亦一往爾學者知之一能
作平等疏平等心者九願皆度不揀擇故論
自然熏習者有二一以本悲願常熏本覺不
曾捨離二無緣慈悲常熏衆生攝取不捨不
待作意故曰自然疏常用者無作妙用有感
斯應也論同體智者謂此智與真如體同故

亦七

五

又能知一切凡聖染淨同一真故此根本智
也下云而現作業即後得智疏釋成常用者
亦是釋成平等所以以真如之性平等無斷
無盡故能普度常不捨離此如下信成就發
心大願平等方便中說論隨應見聞者隨彼
菩薩位中所應見者各見佛身及與淨土可
應聞者各聞說法示教利喜現作業者謂現
大小化身土之業用也此則現身說法皆是
起緣熏之用故疏云顯其用相也亦可文中
皆願度脫是第一心也度脫即是令得滅度
解脫也一切衆生是廣大心常恒不捨是常
心同體智是不顛倒心以有智故無人我相
也已上皆顯平等緣體也後二句顯其用相
二對機中論三昧秦言正受不受諸受故即
念佛三昧平等見佛即法身佛也以依三昧

見佛色身即見法身以不取色分齊相故此即同真如三昧也疏無有彼此等釋前平等可知一標中論此體用熏習下略不言相者與體無二故此以所起行望能熏體用以辨相應三釋疏明行劣等者意識五意皆是妄

心能所分別未稱平等真如但依信力修進而隨順之凡即未入信位菩薩即十信三賢已去此義正如上妄心熏真如處說論未得等者以未得無分別心故未與真如體相應以地前菩薩未亡能所分別故即所起行未與能熏體合也疏正體智即是無分別心正能會理之智名正體智體即會合義正體即智持業得名若以正體爲真如即依主釋法身體即真如也但以約人所說故云法身化身等約法所說故云真如體用等論未得自

赤七

六

在業者以證真之後所有起行盡是真如妙用平等之行一一行皆從真起皆稱如理是真體之業用也故云自在業今此位中未得此行故不得與用相應此則所起行未與能熏用合也以能熏用從真體起自在業亦從

真起二用若合同是一體名曰相應地前闕此故云未得若至地上即得相應便能與三賢等人作能熏緣也問若然者何以前說三賢起用與小乘等爲外緣耶答前所說者但是依於願力及三昧力能起差別緣實未能有自然業用爲平等緣爾疏證真後得智者證真之後所起之智故或可此智亦能證真以能重慮緣真作相見道故二中論法身菩薩者初地已上乃至十地皆名法身以得平等智證真如理以真如法爲身故疏如理等

者所起行與能熏體合也即上法身是其所合謂此菩薩以法爲身人法不異故然如理即前正體之異名能證真如理之智依主釋論與諸佛等者既得無分別心與理冥會依真起行徧備一切自利利他含佛智用二用

赤七

七

一體名曰相應然此段論若望前文有所不齊以前文說未相應則正體後得各舉一能一兩今此段文於前舉能於後舉兩文之巧略互現而已別無他意疏文順解便成義補其理昭然疏如量智者即上後得之異名如彼彼衆生器量如彼彼俗諦分量悉皆知故證真等者依所證真理爲軌則故所行之行皆契真如故云法力但有信力者地前既未契真但能信順緣真脩行故非法力地上名真脩地前名緣脩即斯義也八地已去者約

無功用行以釋自然也諸說自發心脩行已來至此地已經二無數劫自此之後任運相應如下水船不勞篙棹然猶更經一無數劫方至佛果今詳此段論意不須別配八地方說自然但是地上菩薩證真起行皆依法力

皆是自然未必須到八地學者知之論熏習真如等者證真起行還熏真如何有無明而不除滅如日輪發照還照日輪豈有昏闇在中而能違拒哉疏妄滅行成者謂九相既滅萬行成就萬行成故德備河沙九相滅故妙絕塵累問地上菩薩亦有智識等四意如何得說相應而異地前耶答相續識是法執分別初地已除故得無分別智與理相契智識雖在但是俱生不障見道又出觀即有入觀即無況從二地已去分除七地都盡二塵之

識既盡妙平二智已成內證外現于何所礙
雖殘三細之識以妙智為主不乖相應故論
中但云得無分別心更不言三細之識由是
不同地前事識現行而未相應也疏中不言
文略故也染淨盡不盡者上說染淨各有功

亦七

八

能互相熏習成於世間出世間未知究竟何
勝何劣何法有盡何法不盡若俱不盡則徒
爲進脩若復俱盡則成斷滅若言一盡盡於
何法故此明也初文論復次染法至不斷者
未入十信位前九相熾然六染相續惑業習
襲報應輪綸塵沙劫波莫之遏絕故前云一
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
離念故說無始無明又下云以如來藏無前
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然亦無有悟後更
迷之人故經云覺迷迷滅覺不生迷如木成

灰不重爲木是知無有初起之際乃至得佛
後則有斷者內外熏力發厭求心始入十信
苟能止業猶自未能斷除惑染從三賢位方
乃覺除直至佛地始得斷盡是知斷字貫通
諸位諸位即分斷漸斷佛位即普斷永斷今
以略於下位故云乃至又云得佛後斷者以
斷後始得佛故非謂得佛後方始斷論文語
濫故下文云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又前云
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又云破和合識滅
相續心顯現法身等諸文非一此皆滅妄成

亦七

九

佛之義是知虛妄之法不能究竟故云有終
也次文疏正顯者亦是標也此中通於因緣
體用總名淨法論常熏習者即內因體相熏
習也妄心滅者以真熏有力滅無明能起行
對治妄心則滅成淳淨圓智也法身顯現者

以所熏妄心滅故能熏體相顯現即破和合識內生滅之相顯此不生滅體也即在纏如來藏至此顯處名為法身即前究竟覺智淨相法出離鏡得涅槃等是也起用熏習者法身既現即能起自然業用應化衆生此則用

熏習義便成差別平等二緣即前不思議業相緣熏習鏡成自然業等也故無斷者則三身並常也不斷即常義今茲實教但說二身相即無礙豈得不常然今科云有始者亦且一往約用熏義說若準體相熏習即無有始

故文云以真如法常熏習故又前云從無始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等又次云非前際生又下云以如來藏無前際故今且形對妄法權作此科不可定執同不了義疏文可知辨所示義疏二初敘章意前

法者即指前科生滅心法也既具明淨淨法相生滅不同此生滅法遂有顯於三大功能故今指之也問下具如立義分中詮旨者詮謂能詮即顯了義說文云詮者具也謂具說事理故今此真如一門門為能詮體為所詮

既目門為真如真如即所詮旨故門之與體無二無別也法義殊者即一心三大法義也此等皆如立義分中已說初體中論一切者通凡及聖凡夫謂六凡界即一切異生聲聞下即四聖界此顯平等真如從凡至聖若大

赤七

十

若小若因若果一體無異凡迷未曾滅聖悟未曾增小大因果例然又染起不增障盡不滅又用隱不滅德顯不增也然此體大徧通情器故經云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今且偏就有情而言也疏優勝也謂諸佛最

勝凡夫最劣中間相望通於勝劣真體等者謂性德正因其猶太虛雖茅室紺殿有殊其中虛空豈有別異故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凡位等者明此法體非謂於前凡位中從無而有亦非於後

佛位中從有而無也然至而論之其實凡位與真如俱無前際非謂凡夫即有前際真性無前際佛位亦然故下文云以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又云以如來藏無後際故諸佛所證涅槃與之相應則無後際然今論意未必約位而言但云窮於過去非有前際而生起也鞠於未來亦非有後際而滅盡也際時也然觀論文大似不無前後際但是真體不於前後際中生滅也遂令疏文有茲釋爾有智詳之可以意會論常恆者蓋

卷二

上

一義也疏中別配亦且一往皆顯等者亦可不增減非生滅皆是顯常恆所以又不生不滅方是不增減畢竟常恆若有生滅則有增減非是常恆又此一句是顯不垢淨也謂在纏不垢出障不淨若不然者即有變異豈曰常恆又如故無增減真故不生滅後句總結也又此三義即是前文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也如次對之一總中論從本等者顯無有始故云從本已來揀非體外故云自性明無欠少故云滿足意在普該故云一切功德德業故云功德二別論大智等者此有通別通則智即是慧光即是明又智慧即是光明別則以義目之名智慧以相取之曰光明智即是體慧即是用光即體之相也明即用之相也如摩尼珠體有光明以自瑩曰光

照物曰明徧通凡聖名大依法所顯曰義復言自體者顯是即體之相無二別故疏本覺智明者但取通意爾論徧照等者即始覺也法界有二謂理及事始覺照理即如理智始覺照事即如量智理量齊鑑故云徧也疏本覺者就體而言也即彼本覺顯照義邊便名始覺始覺之體元是本覺故論真實等者依根所發了境義邊名爲識知了如理事永離諸過故云真實疏無倒者即離四倒及餘執計也論自性等者非假他緣故云自性在纏不染故曰清淨諸法中實乃名爲心疏云離染但得一義論常樂等者常謂窮三際而無改樂謂在衆苦而不干我謂處六道而莫拘淨謂歷九相而非染此自性涅槃之四德也疏圓備者諸德雖多不過此四以此四法收

赤七

十三

一切德故論清涼等者無惑之熱惱故曰清涼此顯般若也無報之生滅故云不變此法身也無業之繫縛故云自在此解脫也即離三障成三德爾疏云無遷亦但三中之一此文仍與上句義理不別何謂清即淨義涼即樂義不變即常義自在即我義今但離爲三四各說故成二段三結論過河沙者上但略顯不能具載故不離者隨舉一德全攝真性及一切德疏文可解論不斷者無始無終疏云相續即無終也論不異者上云不離恐謂如樹不離地手不離腕等故云不異不異者真如即德德即真如故疏云同味語猶踈略論不思議者即一性而有多義即多義而全一性不可以定量所得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也疏舉一義影以顯之論佛法者佛即是覺

意明上之功德蓋是本覺之法故故金剛云一切法皆是佛法疏唯佛等者約始覺釋佛字謂佛是始覺之極法即前諸功德顯此諸法非因位而究了故佛之法也所覺法者此約本覺釋佛字佛即法也義如前釋論乃至

赤七

十三

者越彼河沙故云乃至滿足即無所少意云乃至過河沙數義理悉皆滿足無所欠少也疏若此下以脩顯性此反顯也既證下順釋如文如海有寶餘人不知涉海者既獲旁底豈不信乎立名中論如來藏者具有三義一

隱覆義二含攝義三出生義廣如前說隱時等者似當初後二義隱故名藏此則如來自隱不現也又因地能生果地功德故名藏也論如來法身者若以應身為如來即依士釋若以真身為如來即持業釋然其身者亦具

三義一者體義真如自體任持不失故二者依義為彼報應之所依故三者聚義一切功德之所集故故唯識云體依聚義總說名身顯時等者即後義謂萬德名法依止名身然德有脩性若約脩說即屬報應成依止義也

若約性說即聚集義也其體之一義當於前段體中故此不言也問法身既屬無為且非積聚何言聚耶答功德既是無多之多何妨聚是無聚之聚斯皆義說圓迴無滯非實法聚有可揀也一問中論上說真如者謂前門

中云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云何下對前正難前說離相平等今說功德差別前後矛盾其義安在答中初正明論雖實下縱存今文差別相也而無下

不違前門平等之義等同一味者等齊也即指前差別之法同者諸法無性唯一真如一味喻明如水之八德一味無差一真如者法說疏亦法喻兼明也二徵釋疏非能分別者無虛妄分別故非所分別者既無虛妄之心

赤七

十四

即離所分別相故前文云心滅則種種法滅無能所者由前心境並亡故得差別即無差別同一真如也一略中疏既其等者既而能所俱亡遂令一體無二者如前差別之相依何建立以依等者前云是心生滅因緣相能

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能顯既多所顯亦廣俱喻河沙也且舉下釋舉本彰末可知二對顯論三初舉所迷理疏所迷理者即真如之理義具真如門論而有下二別翻配三初別舉八重初無明智慧對論妄心者即前不如

實知也不覺起念即前不覺心動名爲業相見境界即前轉相現相此之三相即是無明阿黎耶識又見字義寬亦通四麤故疏云細麤也疏依真下即生滅之相義具前文將欲下釋意淨因染得故須然也真如門無染可

對故無示義此生滅門染淨既分故須翻對以顯相大諸句例然者隨文可見云何顯者牒難以起下文論心性不起者不起念也疏既起下故前云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反顯無念即名覺智論若

赤七

十五

心起下二局見普照對疏妄見不周者如人見東不見西近遠內外明闇等亦爾故經云衆生洞視不過分寸以存能見心故故於諸境有所不見也真照圓明者以無見故無所不見故肇論云般若無知而無所知初地得

名真見道者以不存能所見故論若心有下
三妄見真知對非真識知者動則不如實知
故非真也疏反之等者以心無動故則所知
真實真實者離偽妄故從此已下至不自在
一一文初應合皆有若心有動之言仍於本

句之末更云心性無動等即隨句翻對論文
存略但舉能對之妄也論無有自性四無性
有體對疏妄染無體者依真妄動何有自體
淨心者心無動故離緣獨立獨立之體本來
無染斯則不逐緣生不因境起故云自性清
淨心也論非常下五顛倒真實對疏四倒者
即無常苦無我不淨心動故起於有漏色心
有漏色心實非常等凡夫計爲常等故成四
倒反之等者以不動故色心不起以不起故
唯真如性常住清淨自在安樂故成四德論

熱惱者六熱惱清涼對疏諸惑者由心動故
起於貪瞋等惑煩惱熾然故成熱惱故說等
者心不動故即是真如真如無惑則非熱惱
既無熱惱故曰清涼論衰變者七變易疑然
對疏妄染遷改者以心動故起於九相九相

生住異滅老病死等故成衰變反顯等者心
不動故即是真如真如之中本無九相生滅
遷改故云不變也論則不自在者八繫縛自
在對疏業果等者由心動故起業受報墮五
趣中名爲繫縛真如自在者心不動故即是

赤七

六

真如真如之中無有業繫故云自在上云等
者以此段中皆舉能顯妄染以對顯前淨德
論文略故不具列之故今疏中略指後之三
義也論乃至下二總舉諸法言乃至者既過
河沙不可具述故云乃至對此義者河沙染

法心動故成心不動時諸淨功德亦過沙數諸淨等者即真實識知已下諸義等疏一一等者以心性動與無動反覆明諸淨今要省文故以心動在前無動居後所顯諸法攝在中間於中又闕淨德之目若欲一一別對令人易解者應云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性無動即是真實識知義故乃至若心有動則不自在心性無動則得自在如前疏文逐段反顯是也若更取類言之復應云若心有動則是繫縛心性無動則名解脫他皆倣此不可具言然前八對初之兩段各約別義言起念起見斯亦不出心動之義若欲各舉別義者真實知識等亦有別義應云心起分別非真識知心離分別即是真實識知義故乃至心若起業則不自在心離業繫即得自在等

亦七

十

當知心動義通餘皆是別也論若心下二別彰滿足疏妄心等者若於心外見法而生追求終不能足却有所少亦可若有一法在於心外是可念者則性中功德有所欠少如人於他求物當知家間所無淨德等者以心性無外故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則可忘懷而契之不可起心而求之當知有所見者皆是虛妄以從分別生故此意顯異權宗所說佛果無漏功德並是脩生今此論宗但即脩顯本自有故金銀生像可以喻之論名爲下三結得名雙約因果如前所明一悲行中論佛本在因者爲菩薩時所行諸行以慈悲爲本無不先以利他爲首攝化衆生也諸波羅蜜下謂以諸度攝令附已化令從善也以布施攝貧窮持戒攝毀禁等此通二利故維摩經云

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
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
禪定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二大願
疏廣大心者即四弘中眾生無邊誓願度亦
同金剛中佛令發菩提心人普度四生九類
彌勒所釋亦云廣大心長時心者此同華嚴
行願經說眾生界盡我行方盡以眾生界無
有盡故我此行願亦無有盡上則約處橫說
故云等眾生界此則約時豎論故云盡於未
來三方便疏悲深者直見眾生如父母等亦
不如見同己身方為至深智深者了唯心故
知諸眾生本無性故元無念故舊來涅槃不
待滅故小乘權教不能亡此相者蓋緣智淺
今實教菩薩反之故云深也兼上謂兼悲深
不顛倒者眾生本與己同同皆無相故見異

赤十

十八

相即成顛倒今皆反此也長時所以者兼釋
廣大所以疏文闕略也若不能了同己身亡
其相者豈能如此普度永度耶徵所以者意
云以何義故得如己身而又不取眾生相耶
依真如門等者以此門中顯一切法皆即真
故皆同如故故得彼身我身平等無二豈不
慙之而欲度耶又既同一真皆悉無相誰為
能度誰為所度故不取其眾生之相然此段
文細尋其意但將以取一切下兩句隔就前
段為釋廣長所以從而亦不取下為舉本大
智下之徵釋但顯不取相之所以詳之可見
二顯果三一牒舉前因論大方便智者說有
通別通者方便即智復有二義一者謂隨順
出離之智皆方便故此通金剛無間已下不
唯地前故十地位後名為滿足方便圓覺亦

云雖有多方便皆名隨順智二者此智是大悲之方便故若無智爲方便則非大悲愜愛見故前說衆生而不取衆生之相疏中釋爲智深也然或有因智而起悲知物同已方欲度故或因悲而起智不知所以裁之學方

赤

九

便故其實兩說左右兼通別者證真名智涉俗爲方便即根後之異名也則是斷根本無明見法身是智之功起不思議業化利衆生是方便力也今之論意具此通別二明自利果疏自利果者同智淨相也果位法身即是因中本覺舉因顯果故云見本法身前舉果顯因則云依法身說本覺與此互相顯也三明利他果三初明用甚深疏業用即不思議業相微妙難解心言罔及不用先謀而後起化故曰甚深非作意等攝論等者具云若佛

果是無分別智所顯離分別者諸佛何得依衆生作利益事如理不顛倒無功用作事故重說偈曰如摩尼天鼓無思成自事如此不分別種種佛事成此顯如來三業無功用作事俱不思議摩尼梵語此云垢離亦云增長

舊云如意此喻如來身意二業若隨其所對現像不同即喻佛身業若隨人所須出種種物即喻佛意業也天鼓則天帝所有脩羅軍來其鼓音中自然出聲則言賊來去言賊去喻佛口業也此之二物雖有其用而無思慮故可喻佛自然之三業爾成自事者現像發聲各隨其用而辨事業亦可取珠鼓自事但喻身口皆無思慮同喻意業也二明用廣大疏稱理用者以即體之用體徧用徧俱無方所若不然者豈曰真如用耶三用而常寂二

初正顯論又亦等者前無所化衆生相此無能化應用相望於前文故云又亦用常寂者雖現種種身不動真實際雖說種種法常住無言理二徵釋疏三身者今雖通舉意責化身化身是用相故論法身智相身合之爲真

赤七

二

身也理智無二故第一等者約二諦料揀也意明是無相故非世諦也是無爲故離施作也疏廢機者不對衆生說也妙理即法身本智即智相身無應化等者凡是有相皆屬世諦以從機感緣所生故今既廢機故云更無

但隨等者有感斯應也既逐緣生緣無自性用則常寂故云無用此有二義得言無用一者屬因因即悲智然有親踈踈即是智親即是悲依智起悲故論云從後得智流出大悲心若無其因化終不起如二乘無悲凡夫

無智何有化耶二者屬緣即根熟衆生若無其緣化亦不起以十方中有無佛世故斯則二義相須因緣具足乃得成辨既屬因緣何有化體而可得耶如波下喻故用下合寂即體也故杜順云用則波騰鼎沸全真體以達

行體則鏡靜川澄舉隨緣而會寂涅槃下引證此身者化身也等者彼文具云吾今此身即是常身法身金剛不壞之身以三身皆有常義故復言法身以揀濫也恐人不曉法身之相故乃舉喻猶若金剛不可壞也如如即

赤七

三

法身智即報身獨存者法報合故重牒如如表無二故名法身者攝智歸如約本立稱然涅槃即攝用歸體攝論即直顯真身雖言說不同而義意不異疏雖真下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寂而常用斯

之謂也一應身論二一約識舉人疏凡夫等者二乘迷於本識故凡夫即十信已還一切凡夫也信位雅信真如已知唯識然其事識麤顯猛利任運分別心外法也今見等者境通深淨雖見是佛猶屬淨境亦謂心外亦可

等者前以事識爲所依今以事識爲所覺言所覺者但能知有非謂覺斷然所依即是所覺竟無異爾依此麤識等者其猶明鏡對質現像不同豈有質陋而像美耶斯則妍媸在質而鏡無好惡應身之目由此而立二釋見麤所以疏迷唯心者佛從心內現反見心外來不知唯識故云迷心論取色下迷境也由迷唯識現故遂見心外實有境界不知即空故取分齊也不能盡知者不知色如其心無分齊故但見分齊故不盡也疏不達下文三

一略消其文不達者色自心生本無其體元是自心心無分齊故令色等亦無分齊今凡夫二乘不達此義見從外來故作分齊而取也疏問佛身下二廣陳問答通有十四今初佛身凡識不分難也衆生識者以論云不知

轉識現故意明佛身是轉識所現而凡小不知今問意云轉識有漏屬於衆生應身無漏自屬於佛何故淨身唯茲深識豈非凡聖深淨不分耶疏答衆生下二源同派異迷悟答衆生至無二者標本也衆生是妄以對於妄

赤七

三三

故言真心諸佛是相以對於相故云其體平等者顯無增減無二者一體不分謂衆生真心即是諸佛之體無有增減不分二別但衆生下釋未顯用也以無明有力遂令真如體隱但現深法起於九相真既無力故不能現

應身淨用如水爲風所擊但起波而不能現像也以彼下出用顯所以也內熏妄心者如前文云以有真如法故即熏習無明令其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等今文通說故云熏妄心厭求劣者凡夫二乘雖有厭求而未能起勇猛精進唯心大行故所現用但是應身麤而且顯厭求增者三賢已上乃至十地所見報身漸漸微細以隨厭求增勝現故厭求息者無明盡故所證窮故始覺等者無妄可斷故始覺同本覺無生可度故化身歸法身平等者始本平等真應平等故再言之無二無別亦復如是未至下結答既佛身麤細皆由欣厭勝劣此不亦唯識之義耶是故論云轉識現也疏問若據下三真起識現相違難意云上說隨流迷真故不起用反流悟理是

未七

三三

故起用當知此用是從真起何得論言轉識所現疏答轉識下四隨流反流相資答依此等者論云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此識等者轉識是真心隨流所成性相不離故云和合和合即黎耶識也離真不立者妄必依真如波依水故論云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又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離妄不顯者以用不自起必假於緣此有二義一約自體說謂衆生本有真如是用之體若無妄心爲所熏緣而此真用莫之能起起之何爲以有妄心爲所熏故即顯真心有其功力令其厭求漸於自識而現用相也二約佛體說謂佛應化之用若非衆生爲緣亦無由起起亦無用彼此推之誠由妄也若離於妄實無用相故真如門唯顯自體及

至果海亦泯同一覺故下文云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也次前疏云用還歸體平等無二故就等者如淨眼人不見空華全失明者亦不見華患熱瞽者乃見空華故華嚴云如瞽眼所觀非內亦非外世間見諸佛應知亦如是疏問若據下五心佛外佛差別難意云若如前說真如之體假於妄緣而起用者斯則衆生自己真心麤細之用何得說爲他佛報化身耶疏答衆生下六心體佛體無差忒佛體等者意云衆生真心既即諸佛真體當知衆生所起應化即是諸佛應化此即先指體同也華嚴下引證義一者體也真如之體無差別故既從下結答用同據前答問合云何得不是衆生真心之應化耶疏文但結法身法身即是衆生真心故存略也疏問義若下

亦七

亦四

七師資義一文異難意云若言佛法身起用即衆生真心之用者斯則自佛起用還自教化何故復言佛悲願力熏令起用耶疏答即此下八文異還同一義答意云佛之悲願即是衆生真心之悲願無二無別若就佛說名佛悲願若就衆生說即是真心之悲願也謂無下釋成謂真心即是悲願性故性是佛體佛體所起之用宜名佛悲願也猶如一物本屬大家男女各用皆稱已有性起者性無彼此用何成二耶疏問衆生下九心佛不起化用難以前云衆生真心即同佛體諸佛應化即是衆生之用故意云衆生真心無不皆有故諸佛能起化用衆生不能起耶疏答未有下十未起厥求垂用答如前第二答中所說詳之疏問既下十一不能熏令發心難如

前所說衆生所以能起厭求皆由本覺內熏之力既若元有本覺何不同他諸佛早熏起厭求耶疏答無明下十二引前因緣互關答廣如前自體相熏習中問答所辨疏問若真心下十三真佛何假脩因難意云若從行生

赤七

三五

則本未是佛何得前云衆生真心同諸佛體而論應化之身乎疏答此約下十四因果無性同源答意云所言從行生者但以本覺隨流成染始覺反流成淨故有行致之說如其剋就真心則與佛體竟無有異此則因果迷

悟悉無差別今疏一向約始覺同本覺顯無差別者以果例因也疏上來下三權實對辨實教如上所辨若權教所說衆生諸佛互爲增上緣故文於自識而現影像今此疏文且就衆生一邊而論故假佛悲智爲增上緣自

識有見佛種子爲因緣託佛所現化身爲本質然於自識變起影像而見於佛唯此影像是自識現故云唯識若彼本質自攝歸佛識非屬衆生若如此說還是於自識外別自有佛本質何成一切唯心非同今文所說應化唯是自心所現縱說由佛悲願此亦自心悲願無二無別故今引彼對辨要知權實有異也餘如下指廣說處一約識舉人論究竟地即第十地非謂妙覺也順業識者謂業相展轉現諸境界是則境從識生十住已去諸菩薩等深達此理依此脩行故見報身佛也初發意言即信成就發心也亦可初信已去名初發心此中但是依三昧心所見者即前平等緣也依正二報者其實此中文有三段謂從初至無量好爲正報從所住至莊嚴爲依

報從隨所下是通明二報顯無邊無盡之相也初文疏身無分齊者無量即無分齊故經云如來色無盡依身有相者色即是身依彼色身有大相也依相有好即依大相流出小相斯則身有異相相皆妙好也然相下釋現

赤七

三

相好意也指公亦云表德名相愜情稱好若無功德則不敬重若不敬重則不憶念以念佛者利益深故故現相也世人苟能易彼常情念世美色之心而念佛相者則其道可庶幾矣然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悲夫嚴身

者嚴飾佛身令其妙好若不妙好則不愛樂若不愛樂則不親近不親近故則不聞法乃至解脫佛意在茲故示其好智度論云醜人說妙法聽者心不欣肇公云為尊形者亦相好爾豈俗飾之在心乎二依報疏能依等者

依正相稱皆廣大故以無邊功德之身住無量莊嚴之土是所宜也莊嚴之相具在諸經不能備引頗胝迦者此云水玉或云水珠三通明無盡二一橫顯無邊論隨所下此明正報即根根無邊依報即塵塵周徧無窮盡者以不可涯畔故疏由此下釋見無分齊所以以菩薩順唯識理了色唯心無有分齊由此解故所見之相稱彼觀心皆徧法界互融自在也地上已去親證此理故無所疑然於其中隨彼智力所見優劣淺深不同如下論云

赤七

三

如下即明非三災等火水風也如次能壞初二三禪且第四禪未出三界尚不能壞名不動地況佛之果報出超三界依真而住而可壞耶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

充滿若準華嚴所說無有一法不是毗盧遮那佛身無有一塵不是華藏世界海今意同彼故依正皆言無量等也三結果由因等者意令衆生脩樂因證樂果也此與前科相次正同華嚴四分之初二也準地持論十信種

因十住已去解方便初地分得八地已上圓滿相續佛地究竟論如是至成就結果由因也初一句結上依正二果皆因下有三因諸波羅蜜等是緣了二因總名資熏不思議熏是正因習熏也具足下釋名也以報是酬因

爲義上之依正皆無量者爲酬因時無漏不思議所熏脩故疏無障礙者謂依正不相妨大小互相入根根塵塵皆徧法界互現無盡此有六句謂依中現依依中現正等故云無礙不思議事者橫無邊際豎無窮盡不壞諸

相一一周徧殊勝清淨豈思議之所及乎十度謂施戒忍進定慧方便願力智深行者皆順性故如下所說於真如法中深解現前所脩離相等二因者生了也即緣了二因俱名生因正因即了因也但開合異爾樂相等者

亦

王八

報既酬因必須相稱因脩既妙得果寧麤故此樂相名爲報也重牒分別者廣明前之二身隨見差別一應疏簡凡異小者此且說凡夫一類所見不論二乘斯則十信已前異生凡夫也黑象脚者觀佛三昧海經云觀佛相

好者如人執鏡照自面像若生垢惡不善心者見佛純黑猶如炭人釋子衆中有五百人見佛色身猶如灰人比丘衆中有一千人見佛色身如赤土人優婆塞衆中有十六人見佛色身如黑象脚優婆夷衆中有二十四人

見佛色身猶如聚墨如彼經第三說五百釋子昔毗婆尸佛像法之中有長者子名日月德有五百子不信佛法同遇身病父即教令稱三寶名教父教故三稱未畢而各命終以稱佛故生四天王天天上命盡以邪見因墮大地獄以苦所逼憶然之教乃稱佛名以念佛故從地獄出生貧賤家如是尸棄乃至迦葉佛出但聞佛名不見佛形以聞如是六佛名故生釋種中宿業因緣見佛灰色佛令稱七佛及彌勒名號并稱其父兩淚懺悔乃見

主

如來金色相好成阿羅漢又有一千比丘於然燈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於和尚所生不淨心其師已是阿羅漢果後諸弟子隨壽脩短將命終時無所依怙師令一心稱然燈佛乘茲善力得生天上天上壽盡以前虛食信

施之業墮餓鬼中八萬四千歲後墮畜生畜生罪畢爲貧賤人復因前世出家力故稱南無佛以稱佛故八千世中常值佛世而眼不見乃至今日遇佛釋迦見如赤土正長五尺是時世尊即現曾上德字令比丘讀讀已懺悔見佛金色即爲授記次第作佛又優婆塞衆中有十六人昔曾於閻浮提皆作國王隨順惡友非法說法墮阿鼻獄由曾聞法今得遇佛而見世尊如黑象脚佛令懺悔並見金色成阿羅漢又寶蓋燈王佛像法中有一比

丘入媼女舍持鉢乞食諸媼女等盛滿鉢飯而戲之言汝顏色可惡猶若聚墨身所著衣狀若乞人比丘聞已擲鉢空中現通而去諸女見已悔恨發願由以施食因緣二千劫中常不飢渴以惡口罵比丘及媼欲因緣故墮

黑闇地獄由前發願力故今得遇佛而見佛身猶如聚墨佛令懺悔成阿羅漢如是四衆各各異見差別不同由自業故觀佛色身優劣如是三尺身者即瞿師羅長者所見提謂等者佛於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提謂路過以根熟故佛力制之車馬不進渠謂山林神祇幻作如此遂尋見佛謂是樹神以偈歎問曰容顏甚竒特猶若紫金山未審誰家子種族是何人未知何所證因何此處居不食來幾日未知何所須佛荅偈云我是金輪王聖帝

亦

三

族中子厭俗如涕唾出家證菩提成道來七日無人施我食提謂即以麩蜜奉施聞法得果證須陀洹若準此說以提謂先未識佛疑是樹神非謂見樹神相智者詳之二乘等者其實聲聞即見佛爲老比丘相緣覺見佛爲辟支也然此亦未是出世相以非是樂相故二報三一住上分見劣四一明能見淺深論少分見者意明少分見報身之用由此菩薩以深信力入真如三昧能知法界一相所見報身知身無有去來分齊之相故後譯云初行菩薩見中品用疏見真如理者由入似觀見真如故遂見報相無有去來惟心影現不離真如也二明所見分齊論無來去者不同凡小見佛王宮生雙林滅有來去相疏性無分別者無去來相離分齊相知事即理不可

分別如像即鏡無定量故然分別字合是分齊字下文云然此菩薩猶自分別後文準此三釋無分齊所以論唯依心現者了境唯識也不離真如者知相即性也疏二初牒難釋通釋無下指論文攝論下正牒難或問曰準

亦七

三

攝論說地上菩薩方見報身云何今文地前亦見耶故此牒之彼據下正釋通彼論約證相應說今論說此菩薩發直等三心脩無住等四方便隨順真如不執色相雖非親證故見而能信解深達唯心故見樂相雖見樂相

亦不同地上親見微妙是故前文但云知彼色相無來去等也既非下二結會重辨若言全見即有相違既言分見足可通會如疏可見論然此下四簡地上者以此菩薩雖達唯心猶未覺斷事識事識既在分別不亡不同

地上得無分別證相應故論若得下二地上分見勝淨心等者初地名也與證相應過於地前故云微妙從於二地至第十地漸漸又細故云轉勝地盡者第十地也然轉勝之言亦通能見之智以智用勝故所見勝也疏漸

細者十重報相身土不同後後勝於前前故云漸細金剛後心即解脫道用歸體者約能見即始覺歸本覺約所見即報身歸法身他受用土歸法性土用既歸體則無所見故云究竟反此則未究竟窮源二字各通二義謂

斷窮妄染之源即生相盡也證窮真如之源即法身現也然復詳此論中見究竟言意明第十地中所見報相最極微細此外更無殊勝之相故云究竟非謂相盡證窮名為究竟若如疏釋未敢聞命以次文云若雜業識則

無見相此文方可作相盡證窮而解也智者
 請詳論若離下三究竟位無見二初明無見
 也以佛位中更無報身可見之相以離微細
 念故惟一心在有何可見論以諸下二釋所
 以法身無相彼此念絕一真平等何相見之
 有迭遞也

悉

至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二

音釋

磋七何切治擬魚紀切篙古榮切棹音權
 石象牙曰擬度也篙進舡竿棹義同
 措口皆切愜古協切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三

赤八

長水沙門

子璿

錄

一問論云何現色等者報應屬色法身既離於色云何能現報應之色如虛空無色終不能現色此可類之論答下二初釋法身能現

赤八

二初標也法身是色體者意明法身雖非是色而是報化之體故能現色即同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疏言總者據文亦是標爾論所謂下釋二初總明不二色心不二者性相同如體用一致也疏謂彼下法喻可知論色性下二別明相即二初色即心以色性即智者報化之色對緣所成自無其性即以本覺法身智為體性法身之體既無形相以用從體遂令報化亦無形相以無形故故名智身智身即法身也故金剛論目法身

為智相身化身為異相身疏文可知論智性下二心即色也即色者法身之智既為色體報化之色現時即是全體起用即此報化徧一切時便是法身徧一切處也疏如水等者明體徧在用中有報化處即有法身故華嚴云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即顯前段如波全即於水也疏不言者略也二釋所現論隨心能現者有兩意一隨彼各各差別之心而現無量差別依正也二一切諸色皆隨真如心性所現遂令依正皆無分齊以心無分齊故無量菩薩及報身者橫應則彼彼不同豎說則地地有異故皆無量莊嚴者通佛菩薩及與依報相好珍寶莊嚴之義廣如華嚴各各差別者依正不同身相有異故皆無分

齊者正報則根根周圓依報則塵塵徧滿不相妨者顯前差別而無分齊也若有相妨即有分齊非成周徧又相妨故則壞諸根之相等今以不壞相而等徧故皆無分齊不動徧而各異故各各差別故云而不相妨此非下

遮疑恐常情聞此分別欲知及不能知便生

赤八

二

疑惑故此遮止如小乘尚不知菩薩境界豈况凡夫能測如來功德耶以真如下出所以既是真如之用安可以有漏心識能知此顯不思議也疏以彼下可知於中下牒釋菩薩

初約能化釋準華嚴說具有十身之異豈唯菩薩耶亦可下約所化釋然前正後兼也頓赴者既多機頓感佛亦頓赴是故報身亦無量也此即機應無礙以一一下釋前各各差別已下文以如次三句釋三句對文可見即

大小無礙也餘文可知會相入實者上來先說從真如門起生滅門今則會彼生滅入於真如前則從本起末此則攝末歸本無不皆從法界流無不還歸於法界即二門不二也亦同智論云若無空義者一切法不成又云

先分別諸法後說畢竟空然說之雖異法乃同時文不頓書故成前後又若不分別焉知此是空故次明也一標論即入者非色滅空不捨緣故故淨名云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

赤八

三

門五陰者三科之初能攝有為一切法故陰謂陰覆能覆真理令不顯現亦名為蘊蘊積含藏有為法故能造所造二具八法皆色陰攝受想行識諸心心所名為四陰俱屬於心初觀色疏先觀色等者五蘊之首最顯現故

故大般若亦復先明境從心起等者如前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等又云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既離見無境復何可念此約所念說也非真等者恐謂心能生境境在中心外既無心內應有故

作此觀以祛彼惑前則等者以心是色之根本故約心而求色若依此文正是觀色未是觀心如因推我空徵求蘊法一喻論方不轉者東方不曾蹙轉為西但迷人謂為西相圓覺云譬如迷人四方易處東喻真心西喻五

陰等不轉喻無念也二法疏已滅等者約過去未來現在三世推求動性無得如於東方推西相不得故前云覺心初起心無初相等三結論知心無念者覺知真心本不動也疏方便者能所未亡故正觀者心境雙泯故問

前標所觀通於心色云何雙結但約心耶答心細色麤本末殊等觀色空則未必得入觀心空則必能入也然此會相之文今復詳之但可從初至真如門為標從所謂下是釋結文如疏科就釋中分法喻合法中初至無念

是正觀察推求即觀察也五陰等是所觀五陰者總舉初科色心下別指法體色通根境心通王數六塵別舉所緣畢竟無念者此即正觀生滅色心歸無念真如也念通能所今皆寂故名為無也非推之使無本自無故故

亦

四

言畢竟今言推求者以先未知使令知故斯則心之與色總而觀之也以心下釋所以何故色心境界皆無念耶以此同是真心現故真心離相故云無形以無相故求不可得能現之心尚所叵得所現蘊法豈得存乎如前

論云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是知無念之言早已色心俱盡非謂後文方始觀心智者請詳對治邪執者垂真曰邪取著名執相形曰對攻擊名治則前正義是能治今邪執是所治正義既顯邪執自亡今則叙釋其相也論一

切下正標若離下反顯我是根本起復由之故云依我而有離我而無二徵列疏總相等者不能分別五蘊差別但總相執取爲主宰也然其我相有於四種一衆生相是過去衆緣和合之所生故二壽者相是現在一期住壽不斷緣故三人相是未來數於餘趣而受生故四我相是三世之總主故故今云我爲總相主宰也此是下揀濫此約學大乘初心凡夫聞大乘教不解佛旨隨自妄心曲裁聖典習以成性故作此見非是外道者彼有三

五

宗所計不同如前已說今非此類計一切等者計色等法各自有實體性故攝論云若執法體是有名法我執等以二乘人依二麤事識修行但了法中無我不知法體全空如前云見從外來取色分齊等於深淨境執有自性故名法執其猶翳目既存空華豈滅論云何下疏二初約義通辨此五何別者牒外所問約果者於如來法身之上起於執故通因果者皆依如來藏之所執故如來藏性通於因果又於五中初二多是習頓教空教及南宗禪學失意者所執次二多是習大乘法相及北宗禪學失意者所執後一唯是外道邪見所執如科文者如下可見問此下二問答釋名問意云真如是法於此生執合是法執云何反名人我執耶此一向約所執以成難

一云下約能執者以通此則約有人我者作此執故非約所執得名二云下約所執法以通本覺是人者以所執法中有一分覺照義屬智故名爲人執此爲我故名入我也理實者約寂體說即當所觀屬於法也執事空爲法體者此即世間頑虛之空是識所變由色所顯非是三乘所證理法故云事空執此事空爲真法體故一執緣論法身如空者金鼓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華嚴云普賢身相如虛空淨名云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又經云虛空無中邊諸佛身亦然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此文至多不能具引二執相疏礙相等者謂衆生定執佛有三十二相等色見有去來取色分齊質礙等相迷意等者

亦六

六

佛意以空有無相無礙之義喻同法身體不言虛空便是法身斯迷喻爲法也法喻不分最爲淺近一立論空相者以虛豁無礙爲相也是妄法者妄識所變故是色所對故生大覺中如一漚故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誠爲妄法疏情有者妄情見有理合是妄論體無不實者有二意一明真體之中無此不實之妄空故二明空體自無本不實故疏云理無正當初義兼於後義二釋論對色故有者與色法相對待故離色所顯故名爲空若無色顯空不得有可見相者以是空一顯色故有色處則見無空無色處則見有空有時無時亦爾令心生滅者有時則見有心生見無心滅無時則見無心生見有心滅既能引心生滅豈是法身若是法身不合令

心生滅疏相待者釋前對色故有也妄念緣者釋前是可見相非法身者法身異此無有無處無有無時亦無一相可得尚不可以智知豈容妄念所緣今既妄念所及故非法身論若無色下正顯體無也以能顯之色尚不

亦八

七

可得所顯之空理應是虛楞嚴亦云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又云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疏文可知三結疏結情有者亦是釋無色之所以即前依轉相有現相義然此且是正釋論一切境界者即色空俱攝也疏結理無者亦是轉釋或名反釋即前心無起故境界隨滅乃至得涅槃等是知虛空但是真性之中一分妄相故楞嚴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辨法同喻等者即因便取喻非論正意若據論意但約為遮情執之有故以為喻非謂表於

真如體徧故前云寂冥如空次云廣大性智非如虛空等有智請詳二真非妄疏豈同等者有兩義一究竟不究竟故二覺知不覺知故故圓覺疏云方之海印越彼太虛華嚴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無量功德妙法所圓滿故問上云正義為能治邪執為所治前既已顯正義此文只應但明邪執何故復有能治之文豈不重耶答前文正義雖是能治以未能約執對顯今此文中逐段別舉執相將前正義別別對破斯則由此邪執顯得前義正真亦由前義明得此執偽妄故須別舉治文也只如此段對治之文即當前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又云非有相非無相又云依此法身說名本覺又智淨相法出離鏡又以法身為智身等並是此能治之文也一

執緣論涅槃空者圓覺云生死涅槃猶如昨
夢真如空者楞嚴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
妄又云無爲無起滅不實如空華等疏大品
等者具云時五百天子默然憶念云何說涅
槃等亦如夢耶善現知諸天子作如是念而

亦八

八

告之言若當有法過涅槃者我亦說爲如幻
如夢何以故從本已來本自空故二執相疏
不知等者本爲破於有取之心故說爲空空
者意明離名離相之義不無圓成實體具性
功德不了佛意謂同徧計之法舉體全空斯

則傷之太甚三治論自體不空者即前如實
不空以有自體義及前體大不增減等具功
德者即前所示相大大智慧光明義等是此
對治文也一執緣論體備等者圓覺云無上
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

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等圓覺即如來
藏之異名也更有諸經不能具引二執相論
不解者此是表詮令生信解不同前二遮詮
遣執故言不解不言爲破著也下皆如此三
治論依真如義說者此約真性顯功德也真

體本一義說有差既於一體之上說功德義
即差別而無差別也疏二之不二者上論云
雖實有此諸功德義而無差別之相等同一
味唯一真如以無分別離分別相等論因生
滅等者此對妄法顯功德也既對妄顯此亦

亦八

九

差即無差也疏不二之二者如前文云若心
起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
界義等如上等者即能治之文一執緣論諸
法不離真如者圓覺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
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華嚴云三界所有唯是

一心又云未曾有一法得離於法性二執相
 疏隨緣等者此明真如隨無明緣成世間法
 以不敏故謂真體中本有此染一奮疏淨德
 妙有者即不空如來藏也大抵同前第二中
 能治之文廣如相大中辨妄染理無者有二

意一真理中無此妄染即空如來藏也二據
 妄自性道理亦無上文云以一切法皆從心
 起妄念而生又云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
 得等妄不入真者即不相應也上文云從本
 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以妄體本空將何

入真與真相應二縱破論無有是處者妄若
 實有證時不合除滅證者既能除滅當知妄
 本不有以真體證時畢竟不無故近有人聞
 性具義不能深究理趣便謂本性具有十界
 色心漏無漏法起用之時各於本法自體上

起名全體之用宛如第八識中含種無異此同
前段執性又說真性除無明有差別義此即同
德同色心又說真性除無明有差別義此即同
執法性往往形於簡牘疑誤後生反謗圓文
本有染却謂方便菩薩懸知今日垂此對治善哉大
 士悲救何甚儻無悛意確乎迷情豈唯邪見

之門不扃抑亦阿鼻之路尤近也悲夫廣有
 破席已見別章一執緣疏名二法者謂執緣
 執相對治之文皆雙顯生死涅槃二法在文
 可見論有生死涅槃者此是勝鬘經文已如
 前引又經云無始時來性為諸法依止由此

未八

十

有諸趣及證涅槃果二執相論不解等者佛
 意言如來藏是迷悟所依之根本迷則生死
 悟則涅槃然則生死無初涅槃無盡不達此
 理遂成始終之見下文具顯亦同圓覺剛藏
 三問中第三問也文云若諸眾生本來成佛

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亦如楞嚴第四所明斯則生死涅槃悉有始終也疏外道等者謂數論師以彼依非想定發世俗通應於邪道知過去八萬劫事過此即不知以生死智通知未來八萬劫死此生彼之事後亦不知也彼之所計冥性是常從此生於世間諸法冥冥難知故云冥性云何而生謂從冥初生覺從覺生我心從我心生五唯量謂色聲香味觸從五唯量生五大謂地水火風空從五大生十一根謂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作業根手脚口大小便根及心平等根爾時名生死成執一神我爲受用主我思勝境冥性變生爲我受用我受用故爲境纏縛不得解脫我苦不思冥性不變神我解脫名爲涅槃此有二十五諦冥性爲初能變

赤八

十一

起故一生死無初論無明無始者即前依如來藏有生滅心等又云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皆是能治之文疏仁王等者彼經第一云善男子一切衆生煩惱不出三界諸佛應化法身亦不出三界三界無衆生佛何所化是故我言三界外別有一衆生界者是外道大有經中說非七佛之所說也大有經者彼勝論師說有六句一實二德三業四大有五同異六和合此六句中彼大有性能有一切法離一切法別有體故二中論涅槃無後際者即前云所謂心性不生不滅又云非前際生非後際滅又云法身顯現起用無斷等皆是能治之文一執緣論人無我者小乘藏中所說以根非利故但爲分別蘊中無人令證人空也二執

相論說不究竟者未說法空教名半字然有多義名不究竟一行但行自利未能利他二智但得生空智不得法空智三斷但斷煩惱不斷所知四證但證生空理不證法空理五得但得有餘無餘涅槃不得無住處涅槃見

五陰者雖於蘊中不見人相而見蘊等是其實法既執陰法實有故見三界不安猶如火宅希求出離如救頭然望到寂滅安樂之處三治論五陰自性不生等者即前真如門云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名字心緣等相畢

竟平等又云一切法即真實性等又同相文云一切衆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下文復云以信一切法從本已來自涅槃故會相入實文中皆是能治也二究竟離者前且據其病狀隨病設藥故對空說有對有說空未能究

赤八

十二

竟今則具約真理一切皆遣言說道斷心行處滅平等一味方名究竟是則對治符於依言真如究竟符於離言真如也一總顯論淨淨無自相者所以得名淨者以待淨立當知淨相非自相也淨相亦爾餘本末有空生佛

乃至世出世等做此而知故淨名云若見垢實性即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爲入不二法門疏因待者若淨法因待淨成即淨法還爲淨待如是展轉墮無窮過無因待等者若本無淨爲因爲待則何有淨爲所成法相待無相

待下或問曰此諸染淨應可在迷之時未得離於相待悟後方得相待即無相待耶故此釋云法體本爾非謂由悟始得如是以淨淨法本離言說分別畢竟平等何須待悟方始無耶如下自釋二類求疏顯上非心者此顯

非智等一句上則總標非色非心今此非智等重示非心義也顯上非色者如前可見亦可此句重覆前非色等義謂非色心智識等即以攝盡世出世間一切相待諸法皆無也今恐聞此無故便作無解隨於斷見今則覆

赤八

三

疎有無俱絕也又是覆前對治離中能治所治空有之法俱不立也前則以藥治病此則藥病俱遣究竟離義於斯顯矣論畢竟不可說相者結也此有兩意一約時謂明色心等相非唯暫時不可說盡於未來畢竟亦不可

說二約法非謂法體不可作色心等相說餘一異凡聖因果生死涅槃一切相畢竟不可說故前真如門云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等今則相盡歸如合於本體入真如門也一正會伏疑者和會佛意以釋疑

難此疑不顯但有釋文伏而不現故云伏疑疏離性者本性無故本性既無何相之有如前所離之文故經云凡是有相皆是虛妄種種言說者即前顯示正義之文也假言等者如假筏渡河意不在筏以此土眾生皆以聞

思修入三摩地故須以音聲為佛事也故經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趣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又經云總持無文字佛以文字說二辨意論離念歸如等者意令離前邪執有無等念歸於真如故智論云念想觀已除言

語法皆滅如是尊妙人則能見般若二釋成論令心生滅者心通真妄但依主持業之異詳之實智即本覺能入即始覺十地已還不
得入者蓋緣有念也故前文云一切眾生不
名為覺以從本已來念念生滅未曾離念故

分別發趣道相者前雖正義已顯邪執又亡
 直論見解苟無偏僻然於發心趣求修證階
 降殊未諳悉若止而不進則前解何為有解
 無行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亦如有目無足豈
 到前所苟或進之則知復何往故此分別令

赤八

十四

知知已令進則免其叨濫上流及自輕退屈
 爾自此已下則釋立義分中所立乘義也一
 標意釋名者文中但有標章釋名而無標意
 之語恐章字誤為意字智者詳之疏覺道者
 即所證菩提果也佛果圓通故名為道論發
 心即發三種心修行即始從信位終至金剛
 已還所行二利諸波羅蜜一一皆能趣向上
 位故疏欲明等者通敘其意明即分別也種
 類不同者釋相之一字即發心與行各有不
 同故名相也如發心橫有真信成就就偽覺也
發心等偽發心

等豎有淺信成就就深證發心解行發故行則
 可知一標論發心三種者義有通別通則總
 名發趣故標云發心修行趣向義故別則前
 二是發起後一是開發又心為所發人及菩
 提為能發謂人能起發菩提能引發謂此人

有內勲為因緣善根為增上緣菩提為所緣
 境由此眾緣而發其心斯則以能望所名為
 發心又隨位別有能所發趣之義至文當辨
 二徵列疏十信等者斯則十信滿心人為能
 發直等二心為所發又十信滿心為能趣十

赤八

五

住位為所趣二位出入心同時義如前說解
 法空者即下云以知法性無慳貪乃至無無
 明等知即解也順行十度者下說順性修行
 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等能所發趣例
 上可知初地等者此以二地乃至佛果辨能

所發趣等義前二下料揀優劣相似者以有分別心故名相似覺真實者以得無分別智故即隨分覺通約證理故云真實然此三初中該信住次該行向後該地果此三種心從因至果一切行位靡不足矣一問論依何等

人者約何位人說發心義修何等行者由行何行而得發心據下答意即依十信位人修信進念等十種善行十千劫滿至第十信滿心則能發也疏前信等者即明此答中前後兩科意也一能修人疏多門者謂小乘及權實等異已見前文於此三中今取實教明三聚義如疏分別二所修論信業果報者業通善惡果通樂苦果能酬因故名爲報此通而言也非約總別十善者即不殺等十非謂十種信心若信等十下文方配疏謂有下聞熏

通師教內熏蕪體相善根者若準過去還因熏力所成今望現在且名宿善就因所論故名爲根能信下即止滅相義也昔雖有善以創熏故善根微劣方成其種未能起信勤求諸行今以再習再熏及三事併力故能起也是則善根在昔爲所成在今爲能起正同法華繫珠解珠之譬也福德分分即因義此十善行始成世間有漏福終成出世無漏福故亦即福德中之一分也以福有無量故亦即福德之分齊也顯非智慧故論厭生死等者

亦八

十六

信解漸增故能知三界不安猶如火宅所以厭之知菩提佛果是極清涼所以求之疏菩提分等亦如前說此二分并上福德分至果成就如次爲智斷恩之三德也行因者欣厭之事情動於中因此起行故名行因問修十

善因已是其行云何目為行因耶答望後出世之行故以世善為因斯則世間有漏行與出世無漏行為因也問厭生死求菩提豈非出世行耶答雖有此心未有其事厭欲之言思之可見又此厭求但是事善未與理觀相

應不名正行然據此文猶在信前未入十信且為十信作方便也如世起厭求心欲行善者豈便是十信人耶故疏云上皆辨行因者

是此義也次云修行信心方是正十信位論得值等者佛即據位合是應身於中隨機現化不定一種謂作父母眷屬等已如前說今但言佛者據本而言也亦可偏舉以佛形得度者說親近承事供給供養亦可親承者謂親得承受佛之教誨也既為現身必聞法要即聞法生解修行信心疏行緣者即用熏習

亦

七

中差別緣也謂約等者以前云因緣具足乃得成辦故不可闕十信心者謂信進念定慧施戒護捨願也於此位中具起四種信心行五種妙行修習真如三昧漸入漸深以至成熟堪入初住爾三行成論一萬劫者約根利

鈍料揀有四句一利根不精進二利根精進此二劫數皆不可定三鈍根精進極遲一萬劫四鈍不精進此乃困而不學何足以議其劫數耶今此論中取第三者故云一萬劫故本業經云是信相菩薩十千劫行十戒法當出十信心入初住位又彼經云若一劫二劫三劫修十善法亦退亦出若值善友能信佛法若一劫二劫方入住位疏行成者本疏云時滿行成時謂十千劫行謂十信心滿至出心也論諸佛菩薩者即前所值佛菩薩等此中既教令

發心猶在信位所值之佛或化或報也疏約
勝緣者即佛及菩薩衆生苦正法滅皆是勝
緣佛菩薩等既垂誨勸馬不發心我等每遇
微智片福之人有所勸喻尚自發心况佛及
菩薩親授教誨耶或觀一切衆生與已無異
但以迷真執妄枉受輪迴是故起大悲心咸
欲濟度自愧力小事與願違故且發心趣求
佛果剋備神用方堪拯濟故十地經云見諸
衆生孤獨無侶生哀愍心此如有人見民疲
極賦重役繁正令不行罔知所訴自惟無力
如何治之因而進德修業求薦取仕務去民
瘼令上下無怨以致治也或見佛法將滅衆
生無依爲欲護持又寡道力故發心修行以
希入證隨其力用方能振舉然夫言法者具
教理行果今之滅者但於四中約教行滅理

亦八

十六

果不滅教滅者且佛垂教意在弘通若沈廢
不行即是滅義不必如始皇之煨燼師子之
焚燒正如序中沈貝葉之義也行滅者無人
修故故智論云法滅者謂修行滅今所護持
亦唯教行即書寫讀誦隨分解說獎勸後學
使燈燈相續明明無盡是護教也若剋已修
進勸勵有緣令佛種不斷是護行也若復細
詳理果二法亦有滅義然與上教行相因而
滅由無教故無行無行故無證無證故無果
也此四雖皆名滅而滅義不同謂教行唯斷
滅理法唯隱滅果約性相兼於二義故涅槃
說有二種因緣令正法久住一者內有持戒
比丘二者外有篤信檀越又說釋迦遺法最
後滅時諸比丘等不是闕乏供養令佛法滅
却因四事豐足憍恣心生天魔得便釋迦遺

法從是永滅苟或發心趣求佛果豈唯持戒故其佛法無以見滅今論中言或者即不定義於前三中隨當一事即能發心也勝緣下然此菩薩萬劫修行器用非淺因緣發趣豈唯此三故今略而舉之以二利行中緣有無

亦

九

量不可具載故云略也於中下配自他以由他所教出自已心二不同故亦同下配所發心直心者下云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以蒙親教遂能發心正念真如離於沈掉一切邪曲名為直也深心者為欲護法故須創意備修萬行具諸功德即成此心餘同即大悲心也如文可見三結成疏不墮凡小等者故十地論說令護二行謂護煩惱行及二乘行若初心人聞責凡大行却落二乘行聞呵二乘行却入凡夫行不肯行於中道今得信心

成就故不墮爾習種性者本業經中從因至果攝為六種性謂十住習種性十行性種性十迴向道種性十地聖種性等覺性妙覺性今即初也順內熏者反與真如體相相順此揀地上無分別心之相應也以地上與理合故名為相應今此地前但隨順故名為相應以未得無分別心故定當得果者由住佛果之正因故謂此菩薩入正定聚與佛正因相應既順其因決定得果故云入如來種中種即因也一內因論善根微少者根劣也以夙熏善種不能多故疏惑重者貪瞋熾然不能制故論值佛者此通滅後見佛形像亦得供養故疏倒求者樂修五戒十善但希人天果報人天不離生死合是所厭而反求之故云倒也約果言因故論云種子異求者謂怖畏

生死樂觀諦緣求二乘果雖出三界未能究竟不與三世諸佛同塗故云異也論進退等如下自辨然此段文從初至供養合俱是德薄以善根等是德本故餘皆行劣也詳之二外緣論或有供養至墮二乘地盡是辨求大

亦八

干

乘者進退之相也疏時未滿者以約鈍根精進者說故以色見佛者既以色見聲求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前云不知轉識現故見從外來取色分齊或見如來塑畫形像等住相供僧者不能達三輪體空無住行施也

隨劣教者此與前起二乘種子別前則因劣此則緣劣也學他迹者但隨彼而行自無決擇毀他外迹不自照心此則見他退而還退或心闌而自退此等者結揀以悲智是菩提心體故夫大乘行人最初發菩提心要先有

智了真性本有無明本空求斷本空無明求證本有真性次須具悲盡於未來度衆生界然後以願要制不令慳捨無致疲勞此三具故方是真正大乘初行既不同彼故云非也然此中發心之言且是信位初心始發求道

之意非同信滿發心入住則如今之行人始發大乘信心之者此即猶在信位之初也二結成論惡緣者五欲及二乘退失者失所發心不入信位退凡夫地此以五欲爲惡緣故墮二乘地者此以二乘爲惡緣故經云百

乘

主

千萬人發菩提心若一若二至於佛果餘皆墮二乘也又經云菩薩發大心魚子菴樹華三事因時多得果甚少然此前後勝劣相望各有七事且劣之七事者一位次劣十信二內熏劣無三善根劣微四時限劣未經五外

緣劣見佛色相六起行劣乘夫七究竟劣夫退入凡乘
 勝之七事者一位次勝位十信二內熏勝力有三
 善根勝德本四植時限勝萬劫一五外緣勝受遇佛
 六起行勝直深七究竟勝正定不退一懺章論發
 何等心者前之所說但是能發之因緣未知

所發之心作何行相故此徵也二標徵疏向
 理等者真如妙理體離有無一異凡聖染淨
 等一切邊邪之相若欲造詣必須正念正念
 即正慧正慧即是真心也斯則理無別故向
 心必直故占察經說真如能成行人質真心
 故如蛇行性曲入筒則直三昧調心亦復如
 是此中正念即真如三昧也二行本者此直
 心通與二行為本也下之二心別為行本所
 以此通與二行為本者謂念真如具無漏功
 德一切眾生同有此性皆當作佛以知具德

故能起自利行以知性同故能起利他行所行
 又以念真如非前際生非後際滅故能令
 二行究竟無有疲厭行不又知此性離言說
 分別畢竟平等故能令二行離相成無漏因
 行相應本故此一心通為二本也論樂集等者樂

謂希欲專注決定之謂也由是知之不如好
 之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疏備具萬德者六
 度萬行一切皆修所修之行一一翻對妄染
 以顯性上河沙功德如以智慧翻破無明顯
 成性上大智慧光明義等是知修行蓋為顯

亦八

三三

德故約所成以解修行據此則不唯深心亦
 得名廣大心以萬行齊修故廣皆徹心源故
 也深今論標之以豎故曰深心釋之以橫故云
 一切意以一文相顯也故今疏文亦兼二義
 若有深而不廣微理之或復廣而不深多行世善

皆非大乘之行今此兼明以成菩薩之大行
矣自利行本者深心願樂故若不願樂安能
行之是故爲本論欲拔等者欲謂希望與樂
字義同可以互言疏廣拔物苦者廣大心也
三界普度無怨親故令得菩提者第一心也

迥出人天及二乘故若不爾者寧曰大悲然
拔物苦正是大悲令得菩提是大慈也以菩
提是樂果慈能與樂故今論但舉大悲拔苦
必有大慈與樂故疏兼而釋之也若無此心
焉能度脫故云行本妙行下顯略攝廣文雖
三種義包一切埋事兼行自他俱利攝無不
盡也以此下正配諸行三聚戒者直心即攝
律儀戒正念真如離諸過故深心即攝善法
戒悲心即攝衆生戒三德者直心成斷德即
法身深心成智德即般若悲心成恩德即解

矣

三

脫三身即如次配法報化是彼者即指信成
就發心之人迴自己心趣向三處故名迴向
實際者真如即是真實際故菩提者以一切
善行皆以大智爲其首故衆生可知據此則
三中初一爲離相行後二是隨相行離相是
總隨相是別說雖前後行即同時以前一具
後二故雖觀空而萬行迢然後二同前一故
雖涉有而一直寂爾苟或互闕即二乘斷空
凡夫有漏初後相濟方爲大乘中道妙行也
由是諸行雖多此三攝盡更有三法三寶三
菩提三涅槃等一切三法類此配之故淨名
說此以爲淨土之行故經云直心是菩薩淨
土菩薩成佛時不謬衆生來生其國深心是
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
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

就慈悲喜捨衆生來生其國等一問論上說
下引前所說以爲義宗即前云所言覺義者
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
法界一相等

又真如門及真如體相中具說何故下對以
成難意云衆生真如即同佛體但念真如便
可得道何用別更修諸行耶斯乃但可只用
直心不合更說後二初喻論摩尼等者寶體
雖淨而相不淨故要治之一正合論真如等
者約體雖本來空淨約相則現有塵勞若不

起行對治無以得同諸佛將知佛與衆生但
體同而相不同也衆生相則六染熾然諸佛
相則衆善普會霄壤之遠何可雷同故天台
圓教具明六即即故真如平等六故行位元
殊豈同闇證但理而已故宜修進蠲去塵惑

若其但念未免沈空止觀相須方爲佛法目
足之喻宜可思焉二委釋論以垢等者謂衆
生從無始來背覺合塵於色聲等一切法上
起貪瞋等無量煩惱諸垢染法今既覺知過
患宜起對治所治之垢既多能治之善寧一
其猶病多藥非一種故修一切行也金剛亦
云以無我無人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菩提
等三順真論自然等者諸不善行既違真理
一切善行誠宜順真疏外違等者如行布施
外違慳貪內順無慳乃至般若外違無明內

順明體也重顯方便者以前答所問云不以
方便重修終無得淨今此重明所修方便前
但發心未行其事今茲所說正是所行則前
爲能起之心此爲所起之行故前疏標皆言
行本應知前文但顯發心相此明修行相一

標數論言方便者汎論有四種一進趣方便
二權巧方便三修行方便四集成方便此文
正當一三兼於二四也疏注文三者如次是
前三心所起之行前後相對如文可知初科
不住道者兩意一者不猶無也道即因也無

兼

主

住之因行故故本疏云無住行二者道即真
如性此性本無住故二意合論方同論旨蓋
以性本無住故以無住之行而隨順之論一
者下標名行之方便即根本故以明此科與
後二利行為根本爾論謂觀下正示下皆做

此疏智者若見諸法有生滅即成凡夫妄識
是住生死當知反此宜稱為智亦即依真如
不變義修正行也論因緣等者若染因緣和
合即惡業苦果不失若淨因緣和合即善因
樂果不失斯則染惡等唯三塗淨善等通人

天二乘及佛道也起大悲者既見因緣和合
善惡果報故可翻迷成悟轉凡為聖乃起大
悲咸欲濟度修福等者具修施戒忍進禪定
以攝衆生謂布施攝貧窮持戒攝毀禁等以
此五行是福德門故斯則為化衆生而修福

德因利他而自利也故淨名云衆生之類是
菩薩淨土等不住下若住涅槃則一向寂靜
既言化生修福當知不住亦是依真如隨緣
義修觀行也以隨下明所以法性本來非有
故今不住生死本來非無故今不住涅槃又

以性不變故不住生死隨緣故不住涅槃乃
至凡聖斷常一異等諸二邊法不可盡言離
此二邊方名隨性今以即悲之智為自利行
本以即智之悲為利他行本又此一文即以
一心三觀義同謂觀法無生即空觀觀真諦

也觀因緣和合即假觀觀俗諦也隨順法性即中觀觀第一義諦即三而一即一而三不縱橫並別諦觀皆然斷德中疏勤斷二惡者已起之惡斷令不續未起之惡斷令不起止持者以約惡法而論故止名持作名為犯論

夾

美

慙愧者即善十一之二數慙謂尊貴增上崇重賢善羞恥過罪息諸惡行愧謂呵厭增上輕拒暴惡羞恥過罪息諸惡業悔過者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陳露先罪改往修來於中能止一切惡法六字通已起未起餘皆局於

已起也是惡皆止故云一切此文已起之惡既令不增未生之者自然不起論以隨下明所以性本離過起過則違今既止之故當順理過盡性顯名為法身法身即是斷德故今疏中以此名科三智德疏勤修二善者已起

之善修令增長未起之善修令發生故今文云發起增長是標二義也作持者謂約善法所論作故名持止故名犯論供養者然有三種財法觀行禮拜者勒摩三藏說有七種一我慢禮二唱和禮此二非儀三恭敬禮敬從

心發運於身口五輪著地四無相禮深入法性離能所相五起用禮觀身與佛同一緣起如幻如影普運身心徧禮一切六內觀禮但禮身內法身真佛不緣他佛七實相禮若內若外若凡若佛同一實相見佛可禮亦是邪

亦八

主

見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名平等禮敬故文殊偈云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準離垢慧所問禮佛法經總有八重一供養二讚歎三禮佛四懺悔五勸請六隨喜七迴向八發願八中正意禮佛餘七皆是禮佛緣由謂供讚是

禮佛流類懺勤隨喜是禮佛之意七是都迴
禮等功德向於三處八是叙陳意所希望然
此八重各能除障供養除慳貪障感大財富
讚歎除惡口得無礙辯才禮佛除我慢得尊
貴身懺悔除三四障得依正具足勸請除謗
法得多聞智慧隨喜除嫉妬得大眷屬迴向
除狹劣成廣大善發願除退屈總持諸行今
此文中具有五法前文有懺悔後文有發願
然闕迴向影在文中也約緣修行者約三寶
勝緣修入住正行愛敬四句可知若準儒教
說母唯愛君唯敬父兼愛敬故孝經云資於
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然
此且約多分而說今以事父之心奉於三寶
故兼愛敬論淳厚者鄭重也厚之心而無雜亂

也淳亦有四句一淳而不厚謂暫時誠懇二厚
而不淳謂長久渾雜三俱謂沒齒無乖四不
俱謂輒無虔想今取第三也論信增等者從
十信位遷入正定也此則內因修行力又因
下外緣加護力亦可前名生智益後名滅障
益消業等者前禮讚等各能除障已如前配
復能成善如下第四分中所說論以隨下明
意性本離其癡障今以修智斷障豈非順性
此行成就即顯報身報身即智德故為此科
利他行中論發願者發謂策勵運意願謂希
求樂欲然有四種要約其心故名誓願今此
段文即四中之一也餘之三願已在前文謂
能止方便及消障離癡即無邊煩惱誓願斷
發起善根增長方便即無量法門誓願學行
此二法皆為菩提即佛道無上誓願成也疏

長時心者度盡爲期不限劫數故盡來際廣大心者無有揀擇四生九類悉皆度故第一心者超過人天二乘之境令得無上寂滅樂故論以隨法性下次第釋前三心所以初一句釋長時心謂法性常住無始無終故今度生盡於未來無有疲厭而隨順也疏文可解論法性下三句釋廣大心謂性徧滿平等無二故今化度無有揀擇平等濟拔而隨順也不念下二句釋第一心謂性本無彼此分別常寂靜故故今化令咸至寂滅究竟涅槃是順性也然後之二段釋所以文但初標法性後結故字而不逐段一一標結隨順等言者譯人巧略也疏二明下指後二段文意可知亦常心者意明此文有究竟寂滅之言故名常也然與長時實有相濫智者詳焉發心利

亦

九

益者由前發心行諸妙行故得入初住見於法身起用利益也一顯勝德疏依人空見者以於人空得自在故若約法空但相似見未是證故名爲少分若依人空此即已證但未得法空故名少分此約兼明非今正意發心住中作此事者隨其悲願之力能作八相成道利樂衆生同今釋迦化儀也此如華嚴所說然此科中有自利利他之異詳之可見若前後相望說者由佛菩薩教故發直心行無住行由護法故發深心行自利行由大悲故發大悲心行利他行又由自利行故得見法身由利他行故能現八種等二微過中疏未證等者但比觀相應未離分別故異所以者此明先世所造世間業因通於善惡斯往業不亡也論微苦者二意一者變易行苦二者

隨業有分段苦以得自在不同凡夫故云微苦修短等者變易之身願智所資無定齊限能變麤身為細質易短命為長年故云自在留惑等者以有大願故留煩惱不斷潤生受報以有大智故能自在隨意長短不為惑深非同凡夫為煩惱所使不能斷也斯則未名法身故異地上以其下是所以非業繫故異凡夫以有下是所以既上異聖人下殊凡品故當賢位三通權教疏瓔珞下引所舉教七住前退者第七方名不退住故然彼經文但說淨目等各至第六住遇惡知識緣故退而不說彼所值因緣行相待檢續入今釋下明釋通意今詳論中未入正位者通其兩意一則未入初住二則未至一住正因不退之位故云正位前意為正四歎實行疏於下不戀

法六

三十

者謂於二乘凡夫果報不生著故論若聞等者如法華云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疏於上不怯者於菩提涅槃有勤勇心修諸苦行不生畏故釋所以者亦釋不戀所以以知自性涅槃終非外得遲速由已何定劫時故雖聞是言而無怯懼斯則以於上不怯故於下不戀是故疏中但釋不怯所以也由此兩文之內皆有不怯之言此即下據此以席彼此明其實非權說故一總標論解行等者謂依住行位滿發深解行入十向位非同前信故云轉勝一時勝疏隣初地者從初住至初地為一僧祇今十迴向與初地相近是隣真故一總疏解者解徹真如故云深解分明顯了更無闇昧故云現前又超前故云深異後故云解也行者真如無相順真如故所行

之行一一無相如金剛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等布施諸行皆然故云離相二別論無慳貪者慳謂吝惜已物輒不與人貪謂希欲他財以將入已知法性之中本無此事故疏云解也論檀波羅蜜者具云檀那此云布施波

亦八

三十一

羅蜜此云到彼岸彼岸即是涅槃涅槃即是真如之理今離相行施與理相應則是到彼岸義餘皆倣之然則輟已惠人名之爲施但順無慳以此亦順無貪之義何則已物尚與他人他物固應不取以深况淺也謂離下明所離相三輪即施者受者所施之物達此三相體不可得故名離也苟能離相則因成無漏果證菩提有運轉義故名爲輪復能摧輾一切惑障有摧輾義號爲輪也以十下釋離相之由得法空者但約深入此觀未是證得

然此由是約教道說若其實說十信位中便能深入如下信心修真如三昧豈非法空也發心所依者解即十住行即十行斯則十向爲能依住行爲所依又住行爲能發十向爲所發謂依此解行發迴向心故以垢下釋順真之由謂慳等是障常乖背性性本無慳等常不與障合故行布施等行外違慳等障內順無慳等性也論五欲者色聲香味觸等五境此五能令衆生起欲心故故前云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則熏習妄心令其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又無常經云常求於欲境不行於善事於境生欲故名爲過過即是深知法性中本無此染也尸者具云尸羅此云戒戒謂防非止惡即離五欲過也論瞋惱者因他惱觸生瞋恚故亦可因惱生瞋

瞋故熱惱熱惱即苦知性本無此苦也屢提
 此云忍辱忍彼辱境即離瞋惱論懈怠等者
 為執身心遂成懈怠今既性淨不見身心為
 誰懈怠故云離也毗離耶此云精進精謂精
 純一心無雜進謂進趣勇猛不退即離懈怠
 三

論常定約顯體說無亂約離過說禪者具云
 禪那此云靜慮即慧之定定即無亂論離無
 明等者本覺明中本無不覺故般若此云智
 慧智慧即是明明即離無明也即定之慧故
 此與第五是自性定慧本是一法但約體用
 義分異爾然準華嚴說十地菩薩如次行十
 波羅蜜行者以彼是證真之後如實修行此
 中六度是隨順修行淺深有異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三

音釋

殞 殞云粉切也
 奮 奮息晉切也
 確 確音角切也
 席 席音石切也
 諳 諳烏含切也
 瘼 瘼慕各切也
 勗 勗音勗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四

赤九

長水沙門

子春

錄

一標地依者以文云證何境界所謂真如此則真如是十地所依境也然地者就喻彰名以喻真智能生聖法今約真如是智所依故

赤九

名地依論證發心等者然此十地菩薩雖斷障有分數多少行行有差別淺深隨其位次一一皆證其所證者同一真如但有滿分之殊而無差別之體故此通標真如為所證境界也華嚴十地品中亦同此說故彼出體傷

云如來大仙道微妙難可知非念離諸念求見不可得疏根本者即根本智證真諦理是真見道也論以依等者或問曰真如離心緣相又若證者離於能所何以言真如為境界耶故此釋之疏必依轉相起者即此轉識約

現境處便名現識竟無別體但據次第義說相依斯則依能見心有所見境故前論云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本智證者智與理冥心與神會一相一味平等平等實無能所之異故頌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

識離二取相故今但下對此重解依轉識說為境界之意此有二義一約菩薩未離業識猶有見相入觀雖與無分別智相應不分能所出觀則與此識相應約此識上說前證時以為境界二約後得智中相見道內重慮緣直變起影像彷彿正證時說真為境此但似境非謂實有然亦不離是轉識現故疏雙標後得智中業識未盡也然至釋相但約業識未盡義說故云轉現猶存等也以後得下出第二義或問曰如上所說業識未盡是即聞命

後得智中如何分別故此釋之意明根本實證之時但是一心真見道無分別能所之相若後得智中以能見心反緣所證以有此能緣心故便有真如影像當情爲所緣境界像雖不實還似真如赤九抵據此義說後得智中依

赤九

二

於轉識名境界也如人飲水正飲之時不能說其冷煖飲水之後方得說之說時雖不得水體其如所說之水還似所飲之水也而實等者真如所證智是能證能所無二方名法身以法身本具理智智本無二故斯則住唯識理離二取相也三明用疏後得者權智達俗出假化物一中論一念至無餘世界者若準華嚴說初地菩薩能至百佛世界二地千佛世界乃至十地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世界此蓋隨其分位勝劣不同今此文中

意在通論十地故以無餘之言而通貫之也疏請法者於彼彼世界彼彼衆中勵已率先爲衆導首請佛說法請意者新譯論云唯爲衆生而作利益非求聽受美妙言辭夫請說法誠在所顯修行義意令其衆會如聞攝取

思而行之兼冀展轉邀益衆生豈在徒聽言辭而已耶則如圓覺十二菩薩各伸請問皆言願爲此會及爲末世等二中疏促等者謂有一類衆生根性怯弱聞說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却生退屈不肯脩進是故菩

赤九

三

薩爲此衆生示現超越位地不經劫數證於佛果令彼思齊發心進趣如釋迦六年脩行便成正覺是茲例矣又如善財一生龍女一念等延等者爲有一類衆生亦欲進趣將謂佛果容易而成懈怠因循不能勤勇若復示

其超果轉令懈慢終不成就是故菩薩為彼
 說言我於無量劫中脩行方成佛道以茲警
 策不令懈怠使其勤進故法華云智積菩薩
 言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
 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即其類也然促中

云示延中但云說者促在一生可令現見延
 歷多劫但說今知也結者根器既多方便非
 一口不可說心不可測故云無數等故法華
 云佛知衆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
 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說法如此皆為
 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
 究竟皆得一切種智三中論種性根等者等
 謂齊同同是一乘種性非三五等乘性故根
 謂信等五根有上中下今同是上根非中下
 故此二約昔所論故疏云因等也疏行等者

同發菩提心行二利行故若克就地上則同
 得無分別智行如次同行十波羅蜜行然此
 發心之言通於前位所說證等者同證二空
 理故若克就地上則同證徧行真如乃至十
 地同證業自在所依真如等論無有超過之

法者此明菩薩因行證等既同更無別有超
 越殊勝之法可為行證也亦可此是位等即
 三賢十聖皆須歷故無有超過以一切下是
 時等論疏易解據此亦似通明上諸等之所
 以詳之可見論大意云若一種是菩薩種性

亦九

四

根器則發心脩行斷證位次始終劫數竟無
 差別也所言阿僧祇者若準本業經初以忉
 利天衣仍用彼天時分三年一拂盡四十里
 石為小劫次以梵天衣拂盡八十里石為中
 劫後以淨居天衣拂盡八百里石為大劫雜

阿含中與此有異又劫章頌云風災爲一數乃至不可知此極長遠時名一僧祇劫謂以此風災爲數數至不可數更若數時心則狂亂齊此數不得處名一僧祇若以此等計三僧祇方成佛道則百千萬人中無有一人發心脩進縱有懼於三塗苦者但脩人天戒善或有畏於三界生死亦但脩二乘之行焉敢希冀佛果脩菩薩行蓋爲作此長久而解有大失今所會通則特異於彼何者且梵語劫波此云時分大劫小劫長時短時下至刹那皆名時分阿僧祇此云無數無數之言亦不定又近如人經年不相見便云無數時竟日不見亦云無數時脩行時分意亦同此謂始從具足凡位發心脩進法爾經無數時方得親證真如名爲見道是一無數時從見道

赤九

五

已去漸斷俱生二障法爾又經無數時方得不假功用自然相應至第八地是第二無數時從此任運進趣消遣餘累法爾又經無數時方得成佛是第三無數時斯則無數時是定有然延促不可定也若此所解方有脩行之人况時無定體唯心所現故法華說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六十小劫時會聽者謂如食頃又論釋經劫數之言或云年歲或日月等又攝論云處夢謂經年覺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刹那四中論衆生世界不同者或分情器或唯有情通茲二意以世界及衆生各有無量差別故所見等者爲彼彼衆生根機種性樂欲不同故示所行業用乃至現身說法各隨彼彼見聞差別也例如觀音妙音品說發心相中疏二智所依等者此二

種智本從彼識之所顯生故說爲依非謂現今能與二智爲體問二智是淨黎耶是染云何淨智依染識生耶答以有染心故翻此染心得成淨智若本無染淨亦不生故前云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爲說真覺若離

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廣如隨染本覺二相中明也又黎耶是染淨和合淨智依生故無疑也又若隨相所明謂黎耶本有二智種子從無始來以本識爲依止處故云所依也理實等者既言黎耶合通三細今但言業識者意在舉細攝麤舉本攝末也亦可現相八地盡轉相九地盡業相十地盡業相最通故標通者斯則於諸菩薩無所屈矣此非下或同二智是淨從來未得今始開發可名發心相生滅業識無始來有何故至此名發

赤九

六

心相耶故此釋之意明此菩薩亦能證真亦能達俗亦有生滅以證真故揀異地前以有生滅不同佛位其猶鍊金光色漸顯愈鑛已落細鑛猶存欲顯此時應云幾分是金幾分是鑛斯則不同麤鑛亦異鈍金故且通說金已顯發此亦如是一總中疏現報等者即以此身成正覺故即自受用身功德圓滿也論色究竟處者色界之頂是色邊際故最高大身者色究竟天身量一萬六千由旬自在天王身量三萬二千踰善那十地菩薩示爲自在天王身量倍增故云最高大也色身之大莫過此天故疏後報等者依前報體方起此故即他受用身功德亦圓滿也然其因窮果顯但義說二相時無前後現後二報亦復同時譬如夜盡即曉豈分前後摩醯首羅此云

大自在智處者一切智人所起智處故經中說摩醯首羅於一念中能知三千界中兩滴之數何故下牒難一義下釋通十王等者準仁王經說十信菩薩鐵輪王王去聲一閻浮提十住菩薩銅輪王王二天下十行菩薩銀輪

王王三天下十向菩薩金輪王王四天下初地菩薩閻浮王王百佛土二地菩薩忉利王王千佛土三地菩薩夜摩王王萬佛土四地菩薩兜率王王億佛土五地菩薩化樂王王百億佛土六地菩薩他化王王千億佛土七

地菩薩初禪王王萬億佛土八地菩薩二禪王王百萬億佛土九地菩薩三禪王王百萬億阿僧祇佛土十地菩薩四禪王王不可說不可說佛土如來法界王王無量佛土說一切法門即彼經除佛有十三法師兼信十四

及佛十五今疏不論地前及果位故但十五然第十下顯最後身菩薩示於彼天成佛之相即轉第十地菩薩身以爲佛身若準真實成佛但當前云功德成滿即無方所亦不可見今爲應於十地菩薩故示彼天說成正覺

餘義如別說者以此菩薩示成佛時於第四禪色究竟頂自在天上有妙淨土出過三界十地菩薩當生其中菩薩坐於大寶蓮華其座縱廣百萬三千大千世界於蓮華外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小蓮華座以爲眷屬

各有菩薩而坐其上是大菩薩放十種光謂於足下出百萬阿僧祇光明照十方世界一切地獄乃至第十頂上放若干光明照十方世界所有諸佛光繞十匝住於空中成光明雲網臺高廣嚴淨於光明中悉雨寶香寶珠

瓔珞諸莊嚴具供養諸佛光明入諸佛足下
爾時諸佛一時同放白毫相光照大菩薩其
光即入大菩薩頂又放阿僧祇眷屬光照眷
屬華座諸小菩薩其光各入諸菩薩頂已應
時得佛無量三昧應時得佛無量智慧即得

赤九

佛位墮在佛數復有五意故在彼天一以二
乘人執化八相為真佛不信別有聖人又不
知即心是佛又信彼第四禪中是聖人生處
今且同與二乘在彼天處攝示令知八相非
真故在此天二緣三災不及故當此天三緣

欲界色質麤重是有無色界都無色質是無
今此天中表離有無契於中道故在此天四
為摩醯首羅天王面有三目不縱不橫表證
三德涅槃亦爾故在此天五為下界慧多定
少上界四空定多慧少此天定慧平等故在

此天以禪者翻云靜慮靜揀於下慮揀於上
偈云欲界及無色佛不於彼成色界中上天
離欲中得道科云別者前但直顯德滿位彰
今則具明二智滿相及顯無明頓盡等即是
明前心相中二心圓滿一心滅除也疏始覺

等者此始覺慧與本覺心源最初契合之時
名為一念此約究竟相應發始之一念不是
暫時相應謂之一念又此一念前則屬因此
一念後則屬果其猶曙色在朝夕之端矣無
明等者無明未盡既有所不知無明若盡則

赤九

九

無所不照即大智慧光明徧照法界也一切
諸法種類若干無不知之故云一切種智故
大般若云煩惱不生名一切種智若具言之
得三種智謂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準天
台說因脩一心三觀果得一心三智謂脩即

空觀得一切智脩即假觀得道種智脩即中觀得一切種智今此論中依真如門脩奢摩他即是空觀果得一切智依生滅門脩毗鉢舍那即是假觀果得道種智此二雙運爲禪那即是中觀果成一切種智今論舉中所成以攝空假故但云一切種智亦可等者謂此始覺慧至心源時約斷惑邊名無間道約證理邊名解脫道即顯等者謂前發心三種相中真心彼有業之所累猶爲菩薩至此業識永盡無餘唯真獨存更無所累故名佛也上

皆下同上二報利益但前標此釋非別有說顯上方便者即前發心相中後得智至此圓滿也問前後皆言自然則因果何別耶答前是有心自然以帶業識故此是無心自然唯真獨存故昭然可解又亦下類攝前文前約

法說此約人說理無別也皆是下釋類攝所以以前文是本覺隨染之文今顯果位亦即本覺隨染二文既同故應相攝其實亦同四鏡中之後二也雖約性淨隨染爲門之異而法體無別問中二一陳疑可解二設難疏非

直等者意云所知之境既甚多無量縱有心在早自難知豈况永斷心想却能了別而名一切種智耶立理疏意云等者總叙答意即反於所問義在下次論一切下立二正理一元是真心故論云一切境等也謂諸法唯心

赤丸

十

無外境界今證心源是合了知誠無疑慮二本來無念故論云離於想念也謂既本是心元來離念唯是真實今以離妄方了此更無疑故下論文但反此二意爲失合此二意爲得也疏境雖下釋前意真心下釋後意並可

知之然此論中且是立理未顯能了能知疏中要義圓備故預結之云了知也若於此中體知論旨下文逐段自然無惑仍更隨釋彌彰顯失論文此中有二反前正理故成不知之失一迷本真心故論云以衆生等也

諸法本來唯心以衆生迷本唯心妄見有境以妄見有限齊故遂令境有分齊所以不能徧知也此即對前第一本來唯心以顯其失疏見有限等者境即無限但能見之心有限故論云心有分齊不言境有分齊二妄起想

念故論云以妄起等也謂一真心本來無妄常住法性以衆生妄起想念遠於無妄不稱真性所以不能徧知也此即對前第二離於妄念以顯其失疏二釋成等者據論二段總是對前釋成失義不唯此文詳之可知即明

亦九

等者性本離念妄起想念即是垂真以垂真故不能了知不了知言貫通前段義則顯矣論諸佛下至諸法之性者即雙反前非合初正理也文有二段初反前彰得二初總顯也謂總反前非以彰其得論諸佛至不徧者離

見故反前妄起想念之失合初離念之得離相故反前妄見境界之失合初一心之得既合正理即能徧知故云無所不徧也疏無妄等者釋前離見也離見即能離相故現一義也論心真實下二別結初一句結離見也既

離妄見即是一心心即真實也疏文可見論即是諸法性者結前離相也既離妄相唯是於性性無不徧也既無二非之失即成合理之得正理既合不了何待由是科云舉是彰得也然此下釋法性義以本依如來藏有生

滅故生滅是法如來藏是性今從生滅門入
真如門故離見相即顯法性性即本覺立義
分中指為自體也論自體顯照下二約義結
名也疏一切下貼釋可知故上等者引因以
證果即用大中文前則因心現果法今則果

心現因法因果雖殊心體是一故金錕云阿
鼻依正全處極聖之自心毘盧身土不逾下
凡之一念良以下釋所以生佛體同無二相
故猶如父子共有一鏡若照于時子在父鏡
中亦在自鏡中若照父時父在子鏡中亦在
自鏡中鏡是一體攝屬二人各成自鏡互照
互現無別有體以喻真心生佛各具雖云各
有而理不可分疏云無二是斯意也華嚴下
引證三無差別謂眾生心即佛心佛心即眾
生心又眾生是佛心中眾生佛是眾生心中

亦九

主

佛以生佛相同一心體無差別故以同體等
者意云匪但心體照法而已復能起大神用
利樂眾生斯則依智淨相起不思議業相依
法出離鏡作緣熏習鏡義也問中論若諸下
至生者是牒前文也一切下至得利是案定

也皆可解多不見者非全不見故云多也又
聞說者必見身見身者未必聞法今約局所
標故但言不見尚不得見何況得聞答中三
一法論諸佛下據前所問即問報化今約法
身體徧故報化是即體之用亦徧一切據本
而言但云法身也疏徧眾生心者論云一切
處故一切之言意說情器亦如華嚴云法性
徧在一切處橫一切眾生及國土別顯三世
悉情器在無有餘說亦無形相而可得迹據此則
不唯徧於眾生心今疏且約所問之處故但

言徧衆生心也但有等者此則功過在機佛無私應故華嚴云菩薩清涼月游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上文等者即中大中七重問答廣明斯義論衆生下二喻也應更合云諸佛之身猶如色像論舉一隅故不

亦九

圭

具說論如是下三合疏明無等者意云論言垢者但是障見佛之垢即是無機善星下引例此人生於佛世是佛弟子常見佛身然有煩惱現行以起惡故生墮地獄如涅槃說論法身不現下疏文三今初約本論以通能現

然據義合云報化不現而言法身不現者以約本說故如言鏡不現者謂不現像也此同圓覺云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心即法身皆是據本說也又應化亦名法身本業經云法身二種一法性法身二應

化法身謂第一諦法流水中從實性生智故實智為法身法名曰自體集藏名身一切衆生善根感此實智法身故能現應無量法身所謂十種身等疏如攝論下二引他論以明不現三初引本文十二甚深者一受生甚深

二安立數三現等覺四離欲五蘊六成就七顯現八示現等覺涅槃九住十自體十一斷煩惱十二不思議今言顯現即第七也合移彼字安顯現字上文即順矣餘如次釋

釋曰下二引釋文此亦論文今疏隨引便為解釋初標也而世間下徵譬如下釋先喻如是下法合奢摩他此云止也輒滑者非齋惡過失故則戒如器水如定戒能資定故以譬之過失者如前破器以有破戒垢故定水不停佛月不現也華嚴經中亦同此說疏此中

下三會文意初牒前文是過去下正顯意以散下出所以如阿難唯好多聞何曾有定不妨給侍如來後遭石室之呵亦緣無定不能斷結又諸菩薩例皆慧多定少得見佛者無限皆斯類也彼攝下對辨二文之旨此論下

亦九

古

明此論意並可知此義亦於因緣分中已說修行信心分者修謂學習行謂進趣所行五種如下自辨信心者起忍樂意境有四種亦如下辨來意等者此約論題所配若準立義分中所立即與分別發趣道相並當乘義標意疏勝人即前發直等三心行不住等四行入正定者劣人即前見佛色相或退二乘發人天等心却退失者以四信等者意不令信佛僧等色相起人天二乘等劣行還依等者信既成滿應如前文發直等三心脩無住等

四行入於十住乃至獲利更發解證等心也斯則前雖揀退今即教脩也標數中疏四不壞信者信彼四事皆不可壞不壞即常住也以所信之境不可壞故使能信之心亦不可壞能所相稱俱名不壞故經云妙信常住是

也列釋中疏諸佛所師者約人顯根本也謂佛因地本於真如起於信解又依真如軌則脩行又乃證極真如方得成佛故華嚴云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約此義邊故云真如是佛師也故經云諸佛所

亦九

五

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既是佛師故名根本衆行下約法顯根本謂一切行門皆從真起故圓覺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乃至流出諸波羅蜜教授菩薩等所以前標直心為二利行本是知非真流

之行無以契真何有契真之行不從真起此乃為信等諸行之根本也問何故不約僧顯根本耶荅約佛顯時已攝僧故因地信解軌則脩行即是僧寶今疏文雖有二義必兼三故約能生三寶名為根本也又是所信法中之根本故以終教所宗唯此真法萬緣所起起自真如會緣入實入於真如菩薩發心先緣真如起信發解脩行契證咸歸真如故於所信法中為根本也信若不信真如信則名邪故實性論云不信真如有五種失謂自輕輕他執人執法起惡見是知反此則為五得由是發心先令信此非直等者不但起信亦乃樂觀樂觀即行也然此行是即信之行行所成信方為實信故問云何是信真如之相耶荅不信一切法是信真如之相也以真如

理中本無諸法若見諸法為有是信諸法不信真如今則不信諸法是信真如也亦可樂念觀察方名為信如世間人勸彼所作彼順所勸方名為信若不爾者焉為信耶故信則所言之理順順則師資之道成矣故以樂念釋成其信論信佛等者是信報身謂身語意業法門辯才色相具足依報莊嚴故云無量功德故前論云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所住依果亦有無量種種莊嚴常念等者以信佛有功德故願成此身具一切智以願求故而念恭敬供養起於善根脩佛因也論信法等此是行法此法能除慳貪毀禁等障是大利益常念等者即施戒等六度以信有益故復勤而行之論信僧等者此是登地已上大菩薩僧故云正脩如實等也常

赤九

十六

樂等者揀非二乘故云菩薩揀非地前故云
如實脩行然常途四信謂信三寶及戒此即
人天乘中之信今之四信乃是終實教中不
唯真如與戒不同亦乃三寶淺深有異問前
說善根微少者亦遇佛見僧求法與此何別

答前以未信真如故所見三寶皆不稱實由
是遇緣却成退失今以先信真如故得所信
三寶悉皆如實由是增進使信成滿也斯則
信真如為佛本信佛為所成信法為所依信
僧為所學又此四種即是教理行果前三如

次是理果行信僧即教也僧能轉教就彼求
學故疏各二等者詳論可知舉數中疏有信
等者信若無行非實信也以信是順義順而
行之乃為真信將知此行是成信之行信是
即行之信此信則決定不退也如前所退者

亦九

七

不能如此故徵起中疏止觀等者以諸經論
皆說六度此中唯五者以後二脩時不得相
離故初脩為止觀脩成爲定慧但時異而體
不異也問何故止觀合脩耶答若不雙脩皆
成邪故涅槃經說定多慧少不見佛性慧多
定少見性不了定慧等學明見佛性又諸處
說不見佛性無明邪見自此而生故今合脩
免招二過下文自釋施中論一切來求索者
即受施人也不同善德局七種人故云一切
則不擇冤親老幼病健高下貧窮遠近等所
有下是所施物隨力之言似有兩意一隨貧
富之力二隨捨施之力若隨其力必不強為
免生惱也以自下即行施意自捨慳貪者隨
性行檀是自利行令彼歡喜者濟物垂惠是
利他行故知菩薩雖舉一行二利已兼此則

以布施攝貧窮也。疏資財施者資身之物故亦名外財。身外物故亦名資生財。資於生命故準正法念經說十二種垢施一於衆生不平等施二爲男女欲因緣故施三有所怖畏施與王者而求救故四以癡心施如外道齋會等五不知業果但學他施六乞者苦求方與七知他有物施之令信後得侵損八施物囑之令破和合共爲一友後與衰惱九與男女物令使成親或令男與女或即反之十賤買諸物於齋會日貴價賣之少分饒之十一爲名稱故施十二妻子饑貧與物離此十二即名淨施。除此復有十二種具足施不能繁述。優婆塞戒經菩薩行施應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復

亦九

大

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怯物持施與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離茲三事其果勝妙論厄難恐怖危逼者受施人也隨已堪任者所施力也盡力所及不惜不吝施與無畏者正行施也亦是行施意或縲紲之難或水火之災或狼虎之殃或冤家之怖如是一切衆生凡有所畏之事皆護令安樂得無所畏若有衆生來求法者即受施人三乘五乘或請或問皆名求法隨已下所施法不能不解者輒不與言於能解處即與說之方免誤人亦免尤難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云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方便說者要以種種言辯巧便引勸使其信受不得直置令其誹謗故法華云有問難不瞋隨順爲解說不

應下明行施意不貪名利等是反明其非故
前論云所謂爲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
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唯念下順明其是自
既如此令他亦然準智論云佛說施中法施
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

亦九

九

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升
彼岸財施但感人天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
愚智俱能法施智人方能財施唯能施者得
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
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和心神財施能

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由是比較法施第一
願諸學者審而行之戒中論所謂下如次是
其十善則離身三口四意三之惡也不殺者
普該蠱物不唯於人不盜者一針一草不但
五錢已上不婬者觸身即犯不論道與非道

兩舌者鬪構兩頭惡口者無稽之語妄言者
虛誑之語綺語者粉飾之談此等並無故皆
言不貪謂惡欲嫉謂妬忌欺謂陵犯詐謂虛
偽諂謂罔冒曲謂違理其嫉欺恚是瞋之分
諂曲是貪之分邪見者亦名惡見即身邊等

五見也今言邪者五中之一此等並無故言
遠離然菩薩以慈悲愍物故殺戒爲先小乘
以厭離生死故婬戒爲首旨趣有異故教儀
不同若據十善本是人天因緣今菩薩所備
趣果則異準華嚴經說有五等人皆備十善

感果不同謂凡夫聲聞緣覺菩薩及佛淨名
云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
滿願衆生來生其國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
成佛時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
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

恚正見衆生來生其國故知十善不異脩心
不同也然行十惡準俱舍說各招三種果一
異熟二等流三增上異熟可知略辨餘二殺
生中一等流果者壽命短促二增上果者光
澤鮮少偷盜中一財物匱乏二多遭雷雹邪

赤九

干

行中一妻不貞良二多諸塵埃妄語中一多
遭誹謗二多諸臭穢兩舌中一親友乖謬二
所居險曲惡口中一常聞惡聲二田多荆棘
稼穡匪宜綺語中一言無威肅二時候變改
貪中一令貪熾盛二令少果瞋中一令瞋熾
盛二令果齋糖邪見中一令癡盛二令無果
此皆初是等流二是增上也疏攝律儀者此
殺等十是惡律儀止之不行即成善法攝取
不捨即名爲戒論出家等者前律儀戒即通
在家出家此善法戒則唯出家者爲折伏下

處靜之意若處人寰難斷煩惱故須脫俗離
塵燕居林藪故遺教經云於閑靜處思滅苦
本念所受法勿令至失月藏經中廣有此說
且釋迦如來捨王室詣雪山因行六年果圓
萬德垂斯軌者蓋爲此也少欲等者見得思

義故云知足財無苟得故云少欲頭陀此云
抖擻謂抖擻三界煩惱業報故然有十二種
謂衣三食三六依處說處六者一住空閑處
謂離衆鬧居阿練若身遠離故心離欲蓋益
諸善故二端坐不卧謂若行若立心動難攝

赤九

主

然亦不义應受常坐若欲睡時脇不著席三
樹下坐謂順佛法故如佛成道轉法輪入涅槃
皆在樹下能治房舍貪易入道故四塚間
坐謂塚間常有悲哭聲死屍狼藉無常不淨
觀道易成五露地坐謂樹如半屋愛著猶生

又雨溼鳥喧污穢不淨若露地處光明徧照
令心明利空觀易成六隨有草坐謂隨心所
得而坐其上離所愛著不惱他故食中三者
一常乞食謂依法乞當制六根不著六塵亦
不分別男女等相得與不得若好若惡不生

增愛若請食者或得不得貪恨易生若同僧
食處分使人心則散亂不入道故二節量食
謂念身中八萬戶蟲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
今以食攝此諸蟲後得道時以法攝彼又雖
一食恣貪極噉腹脹氣塞妨廢行道隨所得

食三分食二身則輕安名節量食三一坐食
謂若重食者失半日功不爲養身斷數數食
即四分律不作餘食法頭陀經中云中後不
飲漿衣中三者一唯畜三衣謂白衣好畜種
種衣外道苦行裸形而已今佛弟子應捨二

邊但三衣也又離多求及守護故二糞掃衣
請拾糞掃物納作衣故以此覆寒障露離貪
速賊無奪命難故三毳衣謂或三衣或長衣
一切皆用毛毳而作不畜餘衣故然此十一
蓋是知足之行涅槃智論瑜伽俱明其義故

知惡貪多欲出家者是不宜應深誠之乃
至等者以小况大意云小罪尚須生畏大過
豈得安然超越之言故云乃至欲作即怖已
作即畏畏慚苦故慙天愧人故云慙愧又慙
謂崇重賢善愧謂輕拒暴惡改悔者改於往

赤九

三

過別脩善業悔前所作憶恨在心不得輕戒
者如菩薩戒說於十重戒中犯微塵許罪便
不得發菩提心失比丘位國王位乃至佛位
仍二劫三劫墮三塗中不聞父母三寶名字
何況具足犯十戒也故戒序云莫輕小罪以

爲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刹那造罪殃墜
無間故涅槃中有浮囊之譬故知佛所制戒
豈得輕而犯之疏攝善法者依此戒約則一
切善法自然攝取護戒心者謂夕惕若厲造
次弗離護之若珠纈毫無犯也攝衆生戒者
此當涅槃所說息世譏嫌戒也謂行非律儀
及受畜非法之物招人譏謗即生他罪他罪
所生本由於已故須護之護之即不謗不謗
即自然發心發心即受化受化即成攝取義
也忍中疏他不饒益者亦名耐怨害忍謂被
冤家惱害是他不饒益忍耐彼苦無懷報心
然可不報有其二意一爲解怨結故如律中
長生王偈云以怨報怨終不止唯有無怨
怨自息耳智度論中亦同此說二爲證佛果
故以有智慧知彼此境空無所有能忍是事

亦九

五三

彼疑有瞋現同伴侶與其諧和因之得證無
上菩提此如瑜伽論說行人若遭他苦時應
作三思五想以忍彼事三思者一責業牽殃
思謂菩薩若遇他害應作是思此我先業應
合他害今若不忍更增苦因便非愛已成自
苦縛是故須忍二性皆行苦思又自他身性
皆行苦彼無知故增害我身我既有知寧增
彼苦是故須忍三引劣况勝思二乘自利尚
不苦他我既利他應忍斯苦也五想者一親
善想二唯法想三無常想四有苦想五攝受
想廣如彼說又金剛忍辱仙人亦同此意論
語中說以直報怨以德報怨今同以直報怨
若準上怨與上樂即以德報怨仁與菩薩優
劣可知安受苦忍者於違順境安然忍受不
動念故財榮潤已者不論多少但取一切潤

已之事盡名爲利損耗侵陵者此亦不論多少但取一切損已之事皆名爲衰越過毀者如有小過毀之言大越德歎者如有片善譽令其廣依實讚者如有一德亦言一德依實過論者如有一過亦言一過逼迫侵形者打擲寒熱饑渴蚊蚋等但是一切有不安者盡名爲苦心神適悅者清涼飽煖視聽香味等凡是一切暢適之事悉名爲樂有說得財名利失財名衰談惡爲毀談善爲譽對面談善爲稱對面談惡爲譏苦樂即二受也與此所說各是一意於利譽稱樂忍之不喜於衰毀譏苦忍之不瞋是故論中通言忍也然境界雖多總攝不過違順之二又於二中各有四義收盡二四合說以成八風謂之風者能擊衆生心海起貪瞋煩惱浪故今令忍之則八

赤九

玉

風不能動也然於中違則易忍順則難忍不唯難忍抑亦難防如賊與子盜於家財防之難易可以比知故天台說爲強輒二賊不能安忍無生聖智何以現前且如令尹子文三仕三黜無喜無愠况行菩薩之行焉得於違順境而不忍乎更有諦察法忍但於忍境體法無生唯心所現三輪空寂唯一真實即是此忍也四進中論諸善事者前三後二一切善法心不懈退者身由於心故但言心懈謂懈怠不能敏行退謂退墮中道而廢疏勤勇精進者勤恪勇猛也勤故不懈勇故不退斯則於有義事勇而進也如子路問孔子曰君子尚勇乎子曰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又云見義不爲無勇也真諸行者審而勇之勇之相者淨名

云譬如勝怨乃可名勇難壞者志堅不怯決定取辨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所以然者以知生死定爲苦故以知佛果必爲樂故以知衆生與已無異足可度故由是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其道乃

赤九

手五

至喪身致命不捨菩提之心故寶藏論云決歸者不顧其疲決戰者不顧其死決學者不顧其身決道者不重其事此其難壞也無足者脩諸善行意無厭足夫異二乘得少爲足則欲而不貪也以念等下正釋論意可知此同唯識三鍊摩中第二鍊摩無性頌云汝已惡道經多劫無利勤苦尚能超少行苦行得菩提大利不應生退屈論是故等者從來爲不脩身心常苦惱如今若不脩依前是苦惱由是尅已造脩於行無惰也則善人行善唯

日不足故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故精進然此一文亦可初是正明從當念已下爲方便於中初反釋後順結詳文可見障中論若人者此十信初心之下品也疏業障者亦有煩惱障今但舉麤論邪魔等者邪謂外道魔謂天魔諸鬼謂堆惕等如下所說事務者世間一切公私之事其數衆多故曰種種疏外感報障者由內有業障故前說善根重習便見佛身今明惡業因緣乃見魔鬼將知外境皆由內心如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矣治中疏總明除障者準華嚴經行願中亦是別除一障即我慢障也與今疏文各是一意如

人下喻釋可知論誠心者以諸障起時心皆
猛惡故今除遣必在虔誠故智論云身精進
爲小心精進爲大外精進爲小內精進爲大
猶如赫日可以消堅冰烈風可以摧巨木苟
有至誠必能動天地感鬼神故使事不違願

赤九

三六

也懺悔者陳露先罪改往脩來䟽除惡業者
三障四障也得依正具足故論勸請者於中
有請轉法輪請佛住世之異今通而言之但
云勸請䟽除謗法障者得多聞智慧論隨喜
者三乘四類所有片善皆隨順歡喜䟽除嫉
妬障者得廣大眷屬論向善提者亦合迴向
實際及與衆生意舍此二䟽除樂三有障者
成廣大善也論常不休廢者念念相續無有
間斷䟽能治謂行此四行皆不廢故所治即
上之四障皆脫免故論善根增長者謂信心

漸進無有退故結益下可知初一者謂先由
迷倒不知罪福妄行十惡今由懺悔畢故不
造新故云止持勸請隨喜等是行善故應作
須作故云作持廣說如行願經五止觀者此
被十信初心之中品也止中䟽先由等者此

明未脩行已前今以下正明脩止謂以始覺
覺知諸塵境界唯識所現無外境相塵境既
寂分別不生心境俱止也即破塵相爲止境
無分別爲止心心境兩亡寂常心現此同禪
宗無念義謂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言下自絕

赤九

三七

念想圓覺云應當正念遠離諸幻方便者脩
止之方便故先德云趣寂之前萬境俱泯發
慧之後一切皆如但今等者意在顯別故雙
標唐梵正脩名奢摩他脩前方便名爲止也
觀亦準此以雙下釋出別意既言隨順將知

未是正止也以即觀之止方名正止即止之
觀方名正觀今既一向止息但是止之方便
未得名爲止行故云隨順奢摩他也問此行
是止云何言觀答正脩之時止觀雙運止若
無觀不名真止觀若無止不名真觀是故正
脩止亦名觀故圓覺中名爲靜觀雖亦名觀
今言止者以就泯相觀於真如真如無相向
即心絕心絕則成止義亦是即空觀也觀中
論觀義故者此是即止之觀亦是即假觀也
圓覺中名爲幻觀疏三初釋義依生滅門者
前依真如門泯相絕心照而常寂故名爲止
今約生滅門觀諸法相隨流反流染淨因果
凡聖色心差別不同寂而常照故名爲觀此
則能善分別諸法相前則於第一義而不動
也如瑜伽下二引證二初正引彼文菩薩也

者彼論有十七地此是菩薩地中文無所分
別即根本智因也世俗妙慧即後得智因也
是知下二會釋彼義可見然二門下三釋成
雙運所以謂依一心上開二種門依此二門
脩於止觀止觀雙運方得契心契心方名真
止觀也故天台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
名觀此乃以脩止觀契性止觀也雙脩之旨
豈徒然哉三俱中論二義者即前止一切境
界觀生滅因緣也不相捨離者然此止觀初
首方便行人脩時雖未雙現習此之際須相
資而行不可孤運輒相捨離疏有二體者此
二通與十度爲體其猶於水澄而復清方能
鑒像以二門開於一心焉得不俱定慧耶上
文具顯外緣中疏閑居等者不作衆事名之
爲閑無憤鬧故名之爲靜意令心寂當須離

亦九

天

喧若欲離喧宜去聚落居阿練若繁塵不對止則易成此有三處可脩禪定一深山絕人處二須阿蘭若處離於聚落極近三里即放牧聲絕無諸憤鬧三者遠白衣舍清淨伽藍之中皆名閑靜處故當第一戒淨者欲盛妙

饌必資淨器戒若不淨定則不生若知先所曾破戒者當宜依法懺悔令戒如故以戒不淨者即有業障令脩止不成便感邪魔病事等以爲侵撓也衣食等者一衣具足以根有三故上者如雪山大士隨得一衣蔽形而已中者如迦葉糞掃三衣不畜餘長下者如多寒國土及忍力未成之者許三衣之外百一資身二食具足者此有四類上者隨得充饑而已中者常行頭陀受乞食法下者阿蘭若處受檀越送食下下者僧常食及受請除此

赤九

手九

異求多積長貪妨道今須衣食者若闕一種心有所慮得定無由善知識者有三一者辦力資緣二者同行勸發三者教授法門如鼎三足闕一不可息諸緣務者有四一生活二人事三功巧伎術四學問讀誦隨有一事即

有所妨令不得定正脚等者押一脚爲半加於中以右押左爲降魔坐以左押右爲吉祥坐若兩脚相押爲全加此坐能令儀相端好廣如智論說故偈云見盡加趺坐魔王尚驚怖何況入道人端身不傾動緩衣帶者恐坐久氣滿不安故不令脫落者儀相不妙或恐風寒故約上齧者禦風閉氣免神散心馳故然欲閉口先且吐胃中穢氣吐時開口放氣而出想身百脉不通處教悉開通出氣令盡然始閉口鼻中內清氣然閉口時但得脣齒

纔相柱耳眼不全合者全開則掉全合則昏
 故但令斷外光而已二卷止觀者即彼初學
 坐禪止觀本只一卷應開成二也彼有十門
 以脩止觀第一具緣略如疏明第二呵欲謂
 色聲香等五欲所言呵者了知此五惱惑眾
 生因之受苦不得解脫深生厭離不復追攀
 乃名呵也第三棄蓋蓋謂貪欲睡眠恚掉悔
 疑也所言棄者覺知此五蓋覆眾生心性不
 得解脫如日月為煙雲等翳不得照明今皆
 遠離即名棄也第四調和者謂調飲食不饑
 不飽調睡眠不節不恣調身不寬不急調息
 不澀不滑調心不浮不沈令此五事和暢得
 所故也第五方便行者謂欲進念慧一心以
 能志樂脩諸禪定出離世間晝夜精勤進諸
 善法念世無常可輕可賤禪定智慧可貴可

赤九

辛

重於漏無漏揀擇苦樂虛實之相一心決定
 脩行止觀以此名為方便行也第六正脩止
 觀於中有坐時脩歷緣對境脩並如彼文第
 七善根發即同下文現報十益等第八覺知
 魔事如下文說第九治病者先須知病所起
 起有四種一從四大起二從五藏起三鬼神
 所作四業因所感既知病已即以上觀治前
 二以咒力治第三脩福懺悔治於第四第十
 證果即入住不退並如彼說略知大況若要
 備見可尋本文調心者心即是意調伏心意
 令趣向真正故末世下出不正相然戒定慧
 學及諸雜行多有是患菩薩戒疏云佛法內
 人多約四位起行謂三學及雜行初約戒學
 者有二類一矯異者謂雖不破戒性非質直
 依邪思計現異威儀眩耀世間以求名利本

無片心以求出離然普抑餘人無異威儀者
悉爲無德此是沙門賊亦是威儀賊也如迦
葉寶積等經說二淺識者謂性非深智恃已
戒行將爲出離陵他乘急戒緩之衆聞諸法
空便生恐怖此是佛法怨賊也出佛藏經二

未九

三

約定學亦二類一約貪狂者謂性樂名利久
在山中心少澄靖現得定相眩耀世人招大
名聞普抑餘人無此相者悉以爲非此是阿
蘭若賊也出華手經二約邪慢者謂性非多
聞依山習定鬼神加力心定有見既不善覺
知即恃此起慢當大名聞陵滅餘人悉以爲
非毀傷佛法此是魔黨大賊也出起信論及
華手經三約慧學者亦有二類一約淺者謂
性少聽誦學無次第爲名利衝心急預講說
已見臆斷非毀古今唯求利名元無出意恃

自無行亦輕侮戒定此是賣佛法賊當招大
苦出華嚴經魔業中二約深者謂性明辯雖
於二乘三藏文義少通然猶未得佛意既當
傳法唯讚名利以勸後學非毀古今顯自獨
絕恃此爲德起慢陵人但誦持法藥而不自

滅病已負深愆况更法中起病甚不可救奇
哉水中出火以何滅之此是害佛法之賊出
佛藏十輪等經四約雜行者亦二類一約福
行者謂性非質直苟爲姦計共崇奇福眩耀
世人招引重觀意在以少呼多用此活命既
遂其所欲即恃此起慢陵蔑餘人無利養者
悉以爲非利養既爾名聞亦然此是賣佛法
賊出迦葉經二約餘行者謂性非慧悟隨學
一法即便封著眩此所學以招名利撥餘脩
者皆非究竟此亦愚人蠹害佛法賊也行人

苟沾一患宜深戒之離此下明今意皆可解
離境中疏皆是事定者兼前數息等不唯此
五十一切處即青等四空等五及識為十言
一切處者觀一一法皆徧一切處故由此亦
名十徧處觀亦可等者謂不依心散亂時眼

赤九

三

所見色乃至意所知法等六塵聞謂耳鼻覺
謂舌身知即是意攝六略盡今舉能取所也
於此下釋意以推此等唯識所現無別有體
既知心外無塵豈合將心外託若不然者豈
名脩止耶已上諸定所緣皆是權小教中之

所施設暫令制心漸發無漏今此實教故並
不依即直賜寶乘不與羊康也論一切下二
初遣妄想中一正遣疏餘心皆遣者此有二
義一除見聞覺知外更有心想隨何等念悉
皆除遣二除前數息骨鎖十徧處境觀想之

外更有九想八背等一切事定觀想悉皆不
依以今心心向理故揀去事想故云皆除所
遣等者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
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故亦須除是則幻
心滅故幻滅亦滅也餘文易解論以一切下

二釋成疏順法性者雖言一切法意在真性
以一切法悉皆真故皆同如故廣如真如門
說斯則離心緣相也轉釋等者科指此文良
以下釋此文意前言法性本無想者實由想
體自空本自不生今則無滅此蓋本空非推

赤九

三

之使空也此乃下會釋文旨非謂待無念時
方始不生不滅以念念生處即是無生念念
滅時即是不滅如經云初生即有滅不為愚
者說又經云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喻明可見
論亦不下三重揀疏若心等者先反縱意云

外境若實有體抑心不緣終不可得以不可
不緣之故後得以心除心此即縱其可除也
然剩者之一字復詳此文似剩不故者之三
字但只可言抑令不緣可得後以心除心也
義方彰顯請更詳之今既下正明既知無境

心自不生豈得放心外緣後更除遣豈非自
徒勞耶如人令子爲非又復譴責斯何理耶
論心若下住正念二初正顯也疏初習等者
此與前爲異前則不放心外緣此乃任運馳
散外境唯心等者本無境界妄起攀緣是名

不正今則觀境無境知心無心唯一實相實
相外更無別法當爾之時分別不生故名正
念論即後下二離相疏唯心寂者此唯心之
相亦不可得前則離能所分別唯一實相名
爲正念今則正念亦無自相以凡所有相皆

虛妄故斯則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自性
了然故不同於木石也餘威儀中者即同天
台歷緣對境脩也謂歷行住坐卧作語等六
緣對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且如欲行便自
思唯我今何故行有利則行無利則不行然

於行時了知行心及行中一切事皆不可得
不可得故妄念自息名爲脩止即觀上不可
得法一一空寂因緣故有名爲脩觀住等例
此又於見色時脩止觀者見一切色如鏡像
水月悉不可得不生分別想念名爲脩止色

等因緣故有畢竟空寂名爲脩觀聲等例此
若止若觀俱順法性以法性常寂常照故然
天台脩止自分三止觀亦復然以約三諦三
境脩故也今此文中約真如生滅二門而脩
止觀皆順一心即是雙運雙運即是息二邊

分別中道第一義諦止觀也餘文可知止成中疏止成者止前方便成也未是即觀之止附心者以久習故随心成止以随心故即成三昧即真如三昧也真如三昧方是即觀之止爲奢摩他梵語三昧此云正定故伏惑等者伏四住見脩煩惱未能斷故故云伏惑然此亦有伏無明義論言深伏意舍此也此當信位若更增進速入初住故云信滿入住入住即不退顯障中疏於理猶豫者於上甚深義理是非不定故不能入如圓覺經脩二十五輪云一念疑悔則不能入闡提者阿闡提此云無信此則一向以爲不是故不同疑惑外道者爲宗習邪法故誹謗正道此乃非唯不信更加此過故異前也五逆者殺父母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四重者殺盜淫妄

亦九

三五

問前疏文云有業障者但令懺悔今何除之答此中所除約不懺者懺則能入不同小乘有定業故涅槃經云未入我法業則決定若入我法則不決定恃我者此或恃我故不脩或脩之存我亦不能入故圓覺云彼脩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放逸者或貪放逸故不脩或脩之不勤亦不得入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況此類乎是六下非謂具此六障方不得入但於六中或有一障便能障道不得三昧顯勝中論諸佛法身與衆生身無二者有三意一意取衆生法身故二者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故三者衆生相空即法身故於此三中初後爲正故淨名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平等即無二無二即一相也論一行三昧者即真如三昧也謂住真如

境故名真如三昧以真如無異相故但行造此法故名一行三昧此乃由境一故使智行亦一也前則從境得名此則通於法行科云能生者其實即是義說能生也二中疏法界一相者所緣之境繫緣法界者繫緣即能緣

之心也停心諦理與境冥合故諸佛法界者諸佛如來所證法門河沙無量隔別不同然亦一一不異法性入此三昧者皆悉得知無有差別也以此真如等者由真如是一切法根本故脩此三昧亦與一切三昧爲根本也

論若人等者此三昧既是根本若入此者則能生長一切三昧以未從本生故諸三昧自此成也辯魔事者梵語魔羅此云殺者謂能奪行人功德之財殺智慧之命言事以如佛以功德智慧度衆生令入涅槃爲事魔不如

赤九

三六

是常以破壞衆生善根令流轉生死爲事以魔樂生死故三界羣品盡屬於魔今脩行之人志欲出離三界又發弘誓廣度衆生魔懼減少眷屬故來境之令其退墮行人要須辯識而降伏之然有四種之異一煩惱魔二蘊

魔三死魔四鬼神魔前三在內以內脩伏之鬼魔在外故今甄辯一中疏障礙者障入道人礙令退故堆惕精魅並如下說三種者魔鬼神也一者違情五塵或大或小恐怖萬端故令失志二者順情五塵對男現女對女現

男令其生染三者平等五塵揀去前二即是此境以魔鬼神之三種各能現違順平等之事也對治疏二初正釋論旨一切等者如上所現但是境之一數故故前云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又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等以此下唯心之義方便教者尚不能知豈彼魔外能解此理大論云蠅能緣一切物唯不能緣熱鐵若緣熱鐵蠅則成火魔能緣一切境界唯不能緣實相魔若緣實相魔亦成實相也通遣者凡所見聞但

赤九

七

用此法而治如天甘露是病皆治故圓覺云除彼所聞一切境界皆不可取此皆通遣也別門下二出對治二初畧明三初治魔如諸藥草各有功能般若者金剛摩訶之類咒者諸陀羅尼其數非一默念者恐彼聞之而解使咒等無力如授藥令服不可令知堆惕鬼者禪病經云羅旬逾長者子初出家時迦葉佛所教數息觀靜處見一鬼面如琵琶四眼兩口舉面放光以手擊捩人兩腋下及餘身分口言堆惕堆惕如旋火輪似掣電光或滅

或生或作鼠形或作馬聲或作鬼吟或復竊語種種惱亂令行人發狂佛言此鬼是拘那含牟尼佛時有一比丘垂向初果犯邪命故為衆擯出瞋恚命終自誓為鬼惱亂四衆堆惕者以口云也臘吉支者禪經云此起尸鬼也言偷者或是此鬼愛偷死屍故或是連下梵語且兩存之非謂因偷夏臘也故經云諸臘吉支手捉鐵棒等戒律即聲聞戒諸部律文三歸五戒可知少男女等者即順情境謂作父母兄弟諸佛形像等可畏身者或為虎狼師子羅刹之形種種可畏之像來怖行人如鬼禪師所見或無頭師見之曰善哉汝無頭痛之患或無腹五藏等皆以言戲之又見年少女人師曰貧道身如枯木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此鬼即時飛空而反仍有偈云

大海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咒者有說似牛青色一角重千餘斤牙爪銛利能伏千虎乃至者若多於卯時來者必是兔塵鹿等辰時來即龍鼉魚等巳時即蛇蚓鯢等午時即馬驢駝等未時即羊鴈鷹等申時

赤九
手八

即猴獾猿等酉時即雞烏雉等戌時即狗狼豺等亥時即豬偷豕等子時即鼠鷲蝠等丑時即牛鼈蠃等現形中論先是現形如掬多令魔現佛形八部翊從不覺禮拜等若說下是說法陀羅尼云遮持謂持善遮惡故然有多字一字無字魔所說者應唯前二也以不知唯心故不能說無字平等至無願即三解脫門無怨下顯空義可知此魔但能說而不能證天台云魔能說別異空假中不能證也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四

音釋

鉀 房肱切 累力追切 世 先結切 黠 丑律切
 愠 烏本切 恚怒 譴 去戰切 捩 音歷 兇 音恪
 善各切 嚮 五各 侮 文甫切 慢 也 蔑 陵莫切
 教也 齒切 食 塵 鹿之乳切 攫 居緝切 大
 蠹 當故切 木蟲也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五

赤十

長水沙門

子濟

錄

得通中論先是得通魔得有漏五通故令行人亦得此通此中過去是宿命未來是天眼現在是他心前現形即神境唯不顯天耳舍

赤十

在其中也辯才無礙是起辯起惑中初起惑以正定令人滅惑魔定令人起惑由行人善

根微少故脩三昧引此邪相也或捨已下是

造業據定中初據定得自然下是得禪自然

飲食者禪悅食故或於禪中得人間上妙飲

食五中初是食差顏色已下是顏變疏二初

寄別揔指問如下二約通料揀二初問宿世

等者如前所說三賢已上乃至於佛能與二

乘凡夫作差別緣故今定中所現聞見既同

寧知邪正答下二答二初歎難解墮邪網者

以邪為正故楞嚴云若作勝解即受群邪退失善根者以正為邪故由是取之捨之二俱有過是故難也如蹈火受焚見寶不取故二皆失失故無進趣之日也今且下二正揀辨四初標依古法一者深入禪定二者勿移舊

志三者察其本末如經下二引經為據二試等者若燒之益粹打之彌堅磨而不磷可謂真矣共事者若躰會聚當共與之從事從事則體其情性也情則易變性則不改故可知之如或未辨久則見之仁者則久而彌芳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而又未辨當用善巧觀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自然可見其邪正矣今借此意下三依法正揀經中三喻以驗行人真實虛偽故文云行人亦爾也故共事等三試之今文將以驗於定境不

同經意故云借此等但借其喻非取法也不淨觀者隨看當初所修何觀或數息或不淨等今於此禪發其境界即却依本時脩習即驗邪正也如燒下四合顯經喻二初喻也但舉一喻餘則例知故不言也此中下二合定

赤十

二

譬等者據義順合可知以此下三結三驗等者既以定石磨之行槌打之慧火燒之邪正鈆金足可彰矣對治論以是義者指前五對疏依自等者隨已所有慧力觀彼境界不妄領受當觀諸法實相無邪不破以知境界唯

心本自不生終不信任妄有取著墮於邪網若不等者以隨彼境界苟能取著其心則亂以心亂故失於正受正受者不受諸受也今既受彼即名爲失以失正故即墮於邪無所疑矣邪不干正者以邪法虛妄正法真實真

實若立虛妄自壞以修行者深住真如三昧故自然退也若取等者魔所現境意在令人取著念心繞起墮彼無疑若深入唯心是邪則滅是正則存耳是故等者不著則迴邪作正著之則變正爲邪然天台治魔不離二種

一止治謂凡見一切外境好惡等事悉知虛誑不愛不怖亦不取捨亦不分別息心寂然彼自當滅二觀治謂若見如上所說種種魔境用止不去即反觀能見之心不見處所彼何能惱如是觀時尋當謝滅若遲遲不去但

赤十

三

當正念勿生恐怖不惜身命正心不動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魔界無所捨佛界無所取即佛法自現魔境自滅今此論中前是觀治故云智慧觀察從當勤正念下是止治止觀二治皆不取也智度等者以生心取

境界便成魔境感其心即爲魔事具如色等諸法取之則成塵賊不取則成妙境今觀一切唯是實相實相外更無諸法是故見有法者皆是於魔况於定中所見境界可不是魔耶偈云等者如經中說有一比丘魔欲感之

經七千歲竟不得便何以故以是比丘不起心故其猶密室風不能入風得入者由孔隙故魔得便者由起念故從當下示前論文以對三試之中以定研磨及依本修治之二也以此下釋所以或曰準論正念之言但當其

定云何得有依本脩治耶故此釋之故前云不依氣息形色地水火風等此則揀去餘事觀想也又云是正念者當之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可得又云久習淳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

三昧等故知深入此定即是依本修治更無別法以爲本修也問據前所說但是魔境及至今文結其所離何故乃言離業障耶答此有二義一則行人內有業障故外感魔境若離業障則無魔事今就本言故云業障也二

則若墮魔網則成業障以魔樂生死起愛見貪著世間名利恭敬由是造業故成業障今離魔事即是離業障也四邪中疏我見等者迷此三惑即名爲癡即我癡等是末那中俱生四惑以是俱生故云常相應皆是無明住

赤十

四

地所攝故名爲使不滅煩惱等者脩定本爲除斷煩惱既不能斷何用定爲如服藥病增則知非藥安可更服據謂依仗憑託之義不可憑仗而行也正中疏不味著者不同外道有見愛故此通指下二句忘心境者絕能所

故是不味著相也出定等者本不以懈慢故入定所以出定時亦得如此不同外道有我慢故貪瞋等者意本斷惑故得漸薄不同外道貪名利等如服藥病除是為良藥既知良藥不可不服也真中論若諸等者文意反明

疏即順釋要依等者以真如是如來之性故脩此三昧方是如來之種如人生於王家必繼王業此亦如是除此等者楞嚴云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又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也十住已去者謂六種種性之初即習種性也不退位者不退有四一信二位三證四行今即位也偽中疏四禪即色界亦靜亦慮故謂之禪四空即無色界有靜無慮故唯云定不淨即觀身五種謂種子住處自體自相究竟不淨廣如下說安般者梵語安

赤十

五

那般那此云出息入息上二即五停心觀之二也等者更等後三及四無量六妙門十六特勝通明禪等一切事定也取境相者以非理定但緣彼息等諸相不稱真如不出三界故名世間定也然天台明諸禪定摠為三一

世間禪二出世間禪三出世間上上禪世間復二種一世間味禪即四禪四無量四空定也二世間淨禪即六妙門十六特勝通明禪二出世間禪有四一觀禪謂九想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處二鍊禪謂九次第定三熏禪謂師子奮迅三昧四修禪即超越三昧也三出世間上上禪有九謂自性禪一切禪難禪一切門禪善人禪一切行禪除惱禪此世他世禪清淨淨禪行相廣如次第禪門略如法界次第學者要知應檢彼文論味著等者不

同真如三昧不住見相及得相故疏同得等者三乘人及凡夫外道皆修此定然凡夫多味著外道帶異計所修雖同修心有異故得果各別也若離等者故前說善知識緣中須教授善知識要知邪正以差之毫釐失之十里夫於善友豈合辜恩故法句經中重重顯讚然修行禪定不易其人欲具諸其門須徧覽諸教唯天台三種止觀明諸禪修證行相廣在彼文今略依初學禪觀明邪正發相邪定發相者或身手紛動或時身重如物鎮壓

或身輕欲飛或透陀睡熟或煎寒壯熱見諸異境或其心闇蔽或起諸惡覺或念外散善或歡喜躁作或憂愁悲思或惡覺觸身身毛驚豎或時大樂昏醉如是種種邪法與禪俱發名為邪偽此之邪定若人愛著即與九十

赤十

六

五種鬼神法相應多好失心顛狂或諸鬼神等知人念著其法即加勢力令發諸深邪定智慧辯才神通感動世人見者謂得道果皆悉信服而內心顛倒專行鬼法是人命終若不值佛及善知識所護還墮鬼神道中若更

生來多行惡法即墮地獄行者修止觀時若證如是等禪有此諸邪偽相即當却之若知虛誑不愛不著即當謝滅若起念著即墮群邪正禪發相者若於坐中發諸禪時無有如上所說諸邪法等隨正禪發時即覺與定相應空明清淨內心喜悅澹然快樂無有覆蓋善心開發信敬增長智鑒分明身心柔輒微妙虛寂厭患世間無為無欲出入自在是為正禪發相此二種相如人與惡人共事常相觸惱若與善人共事久久逾見其美斯亦如

是行者宜深察之故須善友教授揔標疏後
世等者妄盡習除證真起化德充法界應用
無窮攝護中疏以修等者略同金剛所說持
經之者爲如來知見護念等如王世子修德
進業堪紹國位特爲君之所寶也爲佛所念

赤十

七

理合如此故云法應惡緣中疏離天魔外道
等者如上所治以知諸法實相故不爲恐惑
九十五外道者如華嚴說有九十六謂六師
各有十六種所學法一法自學餘之十五各
教十五弟子師徒合論故成此數今減一如

餘處說惑業中論甚深者即般若妙慧深遠
實相今既入此深定故不誹謗也重罪薄者
已達罪性福性非內外中間我心自空罪福
無主三昧漸深其罪漸減故云薄也疑者謂
於理猶豫覺觀謂語之加行令達諸法唯心

無外境界內離尋伺於理決定何所疑耶故
皆滅也行成中疏於理增信者信欲成根必
務增長斬入不退故不怯者知法如幻故無
所怯繩蛇非毒杌鬼無心何所怯耶故下文
云若修止者能捨二乘法弱之見既不怯弱

則非同二乘不壞者了他如已故得柔和柔
和故不憍慢不憍慢故人則不惱不惱故不
壞不壞行也無世滋味者世人不學此法則
愛見深固貪著世間今既知三界虛偽誑人
六根焉可貪而樂之不樂則離愛離愛即滅

煩惱也故下云若修上者對治凡夫住著世
間得禪定者真如三昧成也論外緣即通舉
六塵音聲即別指耳所對也故楞嚴云純音
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又云不自觀音以
觀觀者能令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斯則

同諸法無行經入音聲慧法門何所動耶今於六塵中唯舉聲塵者阿含說此以為禪刺也然上疏文俱於一二等下注者以此解釋便當科文令易解故非謂太近前也觀中論心沈沒者以真如無相向即心絕分別不起

赤十

八

故云沈沒此如二乘取空為證也由沈寂故遂成二失如下列釋論或起下正顯失疏初觀即法相觀於中復有苦無常無我不淨之異以見不淨故不可愛苦故不可忍無我故不自在無常故不可保由是深厭世間而求

出離樂修眾善以備將來夙興夜寐無敢怠惰第四即精進觀勝心既發念念精勤敏則有功故能成辦第二即大悲觀謂見諸眾生漂流苦海無有福慧不知苦本耽樂生死不求出離故起大悲哀愍之意故法華云見六

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為是眾生故而起大悲心第三即大願觀悲心既發以願要期不擇怨親勝劣皆令脫苦逮得涅槃眾生界盡我願方盡故能成矣疏四非常者謂非

斥彼常情所執之四境故無常中論一切有為者除六無為外餘之四位並是有為無得久停者諸法既生生已即滅如露如電不可久留故戒經云壯色不停猶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山水今日雖存明亦難保無常經云

赤十

九

假使妙高山劫盡皆散壞大海深無底亦復有枯竭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苦觀中論一切心行等如經中說一念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九百生滅既速生速滅誠為苦也故前云動則有苦果

不離因然苦者逼迫爲義五苦八苦種種不
同略而論之不離三種謂苦苦壞苦行苦三
苦之內行苦最通不唯五趣皆有抑亦三乘
悉具今就通義故標一也無我中論恍忽如
夢者念過去法恍恍忽忽似有而無如存若

亡徒有言說實不可得故云如夢何嘗過去
現在亦然故淨名云是身如夢虛妄見也疏
難追者非謂有體而求之不易故曰難追以
全體自空但有言說故云無體也論如電光
者應念諸法前屬過去後屬未來於二中間

無體可住終不可取故云如電故淨名云是
身如電念念不住也疏刹那者時之邊際也
不住者經云初生即有滅不爲愚者說又經
云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論如雲等
者雲起晴空何曾有本法生真界寧見所從

以生時無有來處故滅時亦無去處淨名云
是身如雲須臾變滅也疏緣集等者兼能集
之緣亦無來處並同於雲然此段文正是空
觀今科云無我者以要對破常等四倒故三
世既空則無有法法尚不可得豈更存乎我

耶故曰無我四中論不淨等者淨名云是身
不淨穢惡充滿然有五種一種子不淨父精
母血之所成故二住處不淨生熟二藏中間
住故三自體不淨三十六物共和合故三十
六者外相三四醜謂髮毛爪齒肢淚涕唾垢

赤平

汗便利身器二六成謂皮膚血肉筋脈骨髓
肪膏腦膜中含十二穢謂脾腎心肺肝膽腸
胃赤痰白痰生熟二藏四自相不淨九孔常
流諸穢惡故五究竟不淨身壞命終不可堪
故形骸若斯復何可樂疏除四倒者常樂我

淨是凡夫所執四種顛倒故今以無常等四觀一一對治如以四藥治於四病大悲中論如是等者以悟自身非常既爾當念衆生亦復如是無明迷故不自覺知故起大悲也三界九類故云一切從無始下窮其苦源蓋是

無明所作故前文云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則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有妄心乃至造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已受下明三世皆苦也難捨等者無明未盡已前不能免故故法華云一切衆生爲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爇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衆苦後受地獄餓鬼畜生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衆生沒在其中歡喜游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

幸

十一

疏無心厭背等者反知厭背苦則有邊故前文說染法得佛後則有斷故十地經云有無數身已滅今滅如是生滅不能於身而生厭離轉更增長機關苦事隨生死流不能還反深發悲心者衆生與已性無二源真樂本有而背之不求妄苦本空而愛之不捨迷頭認影枉此艱辛行者觀之必生悲濟大願中疏因悲立願者思惟衆生三世之苦難捨離故猛立希欲要結之心樂具德行濟度彼苦願體者若有分別則不能普度永度便成顛倒不稱法性以法性離分別故然此亦是不顛倒心也長時心者於中初之三句且是內修德本若自無德行焉以化人先利其器必善其事也故華嚴疏云川有珠而不枯以有玉而增潤內無德本外豈能談又淨名云若自

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必能解縛也後之一句正是長時廣大心者文云一切則九類四生無不攝盡故成廣大初句即是能度方便若無方便則焉令發心故以漚和善巧令悉從化也第一心者高出人天二

乘之境更無過此故稱第一也今詳文中具有四願謂離分別即誓斷煩惱徧脩諸行即誓學法門盡未來等即誓度衆生令得涅槃即誓成佛道既令彼得功歸於己即是自希證也精進中論以起等者既發如是希欲之心應行是事而無怠惰斯則以思無益不如於學故一切善法勤而行之苟能無處不修無時不作勤勇匪懈心不厭捨則自然成就自利利他也結觀中論若餘等者謂燕坐則唯專於止若從坐起餘諸威儀當應思察利

赤十

十二

害之事念欲去取也疏順理者一切善法順真如理前文云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以諸善行外違妄染內順真如故云順理即作持門也違理者一切惡法諸不律儀內與法性相違外能招報諸苦故不應作即止持門也摠標中論若行等者此約四儀六緣之中皆須止觀雙修定慧俱運疏動靜別修者雖云別修應須習其雙運以前文中雖先止後觀次第別辯然至修時豈得相離以文不累書故成前後今此文中說俱者亦是重辯前文恐人修時各自習故故勸皆應止觀俱行也以因時俱行果方雙運如有足無目有目無足皆不到清涼池獨輪之車豈免覆轍故經云因地心與果地覺無二無別方曰始終不相離也即止中論自性不

生者故中論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今舉四中的一故云自性此即無我無造無受者也下即善惡之業亦不亡非有義者徧計全空故言非有依他不泯故不言無若言無者則墮斷過以非

幸

十三

同兔角畢竟無故論即念因緣等者故經云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又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等疏非無義者依他宛然故言非無徧計全空故不言有若言有者即墮常過以非同妄情有所得故此二者性相有殊不二

者體用常俱此順等者有二義一順教即此所引是佛聖言二順理謂不動實際是性不變建立諸法即性隨緣一法二義故云即也故前疏云不變性而緣起染淨常殊良以等者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為眾生中論云以

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也故能等者約境修心以成觀行境既即亡而存心亦即止成觀也然前段即真如門後段即生滅門二門不二但是一心故得止觀雙運即觀中論雖念因緣等者即前非無義也而亦下即前非有義也疏不分配者以前影後故疏文二初正釋文旨故疏序云不捨緣而即真凡聖致一此乃即隨緣而不變故良以等者經云一切眾生皆如也前文云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故能下亦同前文約境修心以成止行境既即存而亡心亦即觀成止也配歸二門及前可見說時下二通示用心說有前後等者文不累書言不頓發故觀之與止前後而辯若在行人修心之際須止觀融鎔無前無後謂即止而修觀寂而常照也即觀而修止照而

常寂也寂照之體即是一心一心名為實性
故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此中不
唯止觀不二抑亦心境一如謂以無緣智緣
無相境以無相境相無緣智境智一如如水
與水唯一實相更無別法方名圓頓止觀真

赤十

十四

如三昧對障中疏治二過等者凡夫不知諸
法自性無生見有人法而起貪愛樂住世間
今修正道令知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自然見
三界虛妄如虛空華不樂住著也二乘得之
見法無我於苦不怖豈欲速取寂滅涅槃耶

以止下釋所以可知正治二乘者以二乘一
向沈空以空為證怖懼生死但求自利不起
利他不成佛法今修觀道知一切法因緣和
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知病識藥
即起諸幻以除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眾此

則自然離於狹劣之見而起大悲普能救濟
也若凡夫得之則能知無常苦空無我不淨
而修諸善行以修觀門不壞緣法能除此障
摠結疏非不樂世間者意云不樂世間方能
修善斯則止成於觀非不怖等者意云不怖

生死方能起悲此乃觀成於止猶如合繩乍
似相違究竟相順也故雜阿含說佛在瞿師
國阿難問上座若比丘於空處樹下閑房思
惟當以何法專精脩習上座云當以二法所
謂止觀阿難曰多脩習已當何所成上座曰

赤十

十五

脩習於止終成於觀脩習觀已終成於止止
觀俱脩得諸解脫阿難復問五百比丘亦作
是說阿難歡喜問佛佛深印可止觀相須等
者亦如於繩合之方用故涅槃經說二乘菩
薩脩不均故不見佛性無明邪見自此而生

無上菩提由之難入如能具足修習不相捨離則能疾到薩婆若海故涅槃云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法華亦云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自證無上道由是菩薩行門雖多摠攝不過定慧故華嚴云譬如有力王

率土咸戴仰定慧亦如是菩薩所依賴天台宗於止觀深意在此故彼云涅槃真法入乃多塗論其急要不過止觀止乃伏結之初門觀乃斷惑之正要止乃養心識之善資觀則照神解之妙術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

自利利人法無不備也今之學流馬可偏習如天台說若行者如是修止觀時即能了知一切諸法皆由心生因緣虛假不實故空以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諸法名字相貌爾時上不見佛果可求下不見衆生可度是名從假

入空觀亦名二諦觀亦名慧眼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觀即憶聲聞辟支佛地故法華中諸聲聞等自歎言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爲如是思惟不

生喜樂當知若見無爲入正位者終不能發三菩提心此即定力多故不見佛性若菩薩爲度一切衆生成就一切佛法故不應取著無爲爾時應脩從空入假觀即當諦觀心性雖空對緣之時亦能出生一切諸法猶如幻

赤十

十六

化雖無實體亦有見聞覺知等相差別不同行者如是觀時雖知一切諸法畢竟空寂能於空中修種種行如空中種樹亦能分別衆生諸根性欲性欲無量故則說法無量若能成就無量辯才即能利益五道衆生是名從

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亦名法眼亦名道種
智住此觀中智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
菩薩雖復成就如此二觀猶是方便非是正
觀故纓絡云前二觀爲方便因二空觀得入
中道第一義諦觀雙照二諦心心寂滅自然

流入薩婆若海菩薩欲於一念中具足一切
法者應修中道正觀若能諦觀心性非空非
假而不壞空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即於心
性通達中道圓照二諦若能於自心見中道
二諦即見一切諸法中道二諦亦不取中道
二諦以決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觀如
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
名亦是中道義此偈非唯是分別正觀亦是
兼明前二種方便觀門當知中道正觀即是
佛眼即是一切種智若住此觀即是定慧力

赤

七

等了了見於佛性即是安住大乘法行步平正
其疾如風入薩婆若海即行如來行入如來
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以如來莊嚴而自莊
嚴獲得六根清淨入佛境界於一切法無所
染著即一切諸佛皆現在前成就念佛三昧

安住首楞嚴定普現色身能入十方佛土教
化衆生嚴淨一切佛刹供養十方諸佛受持
一切諸佛法藏具足一切諸波羅蜜即入頓
悟大菩薩位即與普賢文殊共爲等侶即常
住法性身中爲十方諸佛稱歎授記能八相
成道於十方國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真應二
身是名初發心住菩薩然上所說依經明其
三觀行相似成別異若在行人即須三智一
心中得不縱橫並別方是圓修也天台空觀
即此止門假觀即觀門中觀即俱運也大約

如此防退中論衆生者十信初心之上品也
怯弱等者謂於生死中創起覺悟惑業則無
始積集善行則方將修學境強心弱障重力
微在於觀心寧無恐劣娑婆者此云堪忍具
足五濁實不可居故經云此濁惡世地獄餓
鬼畜生充滿多不善聚唯佛如來堪忍住故
亦可修忍勝餘方故不能常值等者以穢土
之中雖有佛出然不久住即入滅度動經多
劫空過無佛行者或生佛前或生佛後皆不
得值以不值故不能供養親近承受聖旨懼
謂等者其猶孤子未及成人便失恃怙寧不
憂勞將無所損行人亦爾無佛爲勝緣內心
又微弱况茲穢境五濁混然期心上求實爲
難進擬退聖道聖意中論勝方便者即念佛
二昧十六觀門及佛願力等隨願下如隨願

第十

十六

往生經所說十方皆有淨土若欲生者隨願
往生引經中論修多羅等者即阿彌陀無量
壽瑞相及觀經等如小彌陀經說從是西方
迥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樂事極故
名爲極樂有佛號阿彌陀阿彌陀者此云無
量光明壽命弟子國土莊嚴悉無量故其國
土莊嚴佛身功德微妙殊絕難可思議廣在
經文不能具述然凡往生者都有九品因行
有勝劣往生有升降華開有遲速成道有前
後上上品者發三種心謂志誠心深心迴向
心具足戒行讀誦大乘一日乃至七日即得
往生佛及菩薩親來迎接觀音菩薩執金剛
臺等至行者前其人乘此隨佛之後如彈指
頃即生彼國生已見佛聞法開悟經須臾頃
徧至十方於諸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本國得

無量百千陀羅尼門乃至下下品者五逆十惡具諸不善以惡業故合墮地獄經歷多劫臨命終時遇善知識教令稱佛名號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具足十念乘華往生佛及菩薩共來迎接生彼池中蓮華之內

赤十

十九

滿十二大劫蓮華乃開觀音勢至而爲說法聞法歡喜滅罪除障發菩提心等如要備見請覽彼經問準隨願往生經就十方皆有淨土云何偏指西方答因易緣強勝餘方故因易者十念爲因故緣強者彼佛願力故以彼

佛因中有四十八種廣大誓願於中云若有衆生欲生我國十念成就不得生者不取正覺有茲所以故偏指也具如瑞相經常見佛者約生彼說也若觀法身者約今修因也疏三位者料揀往生之人正是說於已生彼者

若觀經中具明九品天台所判上三品人始從習種終至解行菩薩中三品是十信已下以能持戒孝養等而求生故下三品是今時悠悠凡夫以作衆惡重罪臨命終時遇善友勸方願生故上上品見佛聞法便證無生故

是道種人上中品位當性種上下品位當習種一得道有遲速二所乘有勝劣得道遲速者上上品如前生已便證無生上中者生經七日得不退轉經一小劫得無生忍上下者經三七日能游十方過三小劫得百法明門住歡喜地乘勝劣者初金剛臺次紫金臺後金蓮華今疏約三位者但就九品中前六品說初位即彼中三品人也第二位即彼上下品人第三位即彼上中上品人也以是料揀不退義故此判也無退緣者以彼壽

命長遠又無女人無三塗無寒暑無饑渴無
冤親無老病所欲随心常與聲聞大菩薩等
而爲伴侶常見佛聞法水鳥樹林皆演苦空
無常無我念佛念法由是善業則自然增長
塵勞則任運消除直至菩提更無退轉故彌

赤十

二十

陀經云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
彌陀佛國者皆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與此穢土修行霄壤有隔猶如二人共
至前所一則徒步一則乘載如是二人難易
可見彼此三境修行等差亦復如是然今有
人不審利害於兩土察因緣之勝劣說空行
有數寶受貧往往窮理以無西沈空而誦教
信鄙俚於後代非方便於先覺恃已爲是何
是之有謂我情忘何情之忘及乎讚喜誇瞋
惑之盛矣殊不知存我入覺覺思遠焉而罔

信安養爲息肩脫屣之地者吾爲之傷之弗
能已也佛記等者楞伽經說龍樹比丘住初
歡喜地能破有無見徃生安樂國後二位者
即十信滿足及三賢位人以觀真如法身勤
修習故願生彼國即是九品中上三品人也

友知初位信行未滿者即可對前常見於佛
終無有退之文也然今論云若觀真如法身
畢竟得生斯則觀已方生住正定也故知不
可作生後方觀而解有智請詳勸修利益者
即流通分也既陳法義廣示修行圓頓之根

率

主

必依悟入今摠舉前說勸令受持聞思修習
得利益故文中具說三慧益相仍舉不信毀
謗之過今但云勸修利益者何也謂舉深該
淺故不言聞思因勸而修故自無疑謗由是
但云勸修利益結前生後中論如是等者指

前三分所詮法也謂一心二門二覺二不覺
四位二相三細六麤五意六染二礙四熏習
三大二身二見三心四方便六度三心相四
信五行等並已說了然此等諸法盡是大乘
之中差別法義故云如是摩訶衍等諸佛祕

藏者即大涅槃三德甚深是佛所證非因位
能窮故名祕多所含容而無積聚故名藏此
之祕藏具足三法謂摩訶般若解脫法身一
一皆具常樂我淨故名爲德雖有三名而無
三體如天面三目不縱橫並別非一二三而

一二三故名祕藏然上所說差別法義以此
三法往收罄無不盡何謂也如上一心是摠
舉祕藏體具足三大義故二門不離真俗二
諦真中泯相即空是般若顯實是法身生滅
是俗諦正是解脫二覺中本覺是法身始覺

是般若始本不二是解脫四位中隨一一位
皆有能證智是般若所證理是法身離障處
即解脫二相中智淨相是法身般若不思議
業相是解脫四鏡中如實空鏡是法身因熏
習鏡是般若後二鏡是解脫又初是法身二

是般若解脫後二中三是般若法身四是解
脫九相中前七屬煩惱是般若造業是解脫
受報是法身五意六染二礙攝入九相可以
意得四熏習中染熏方離無明妄心境界起
成惑業流轉生死如九相所配淨熏中真如

赤十

主三

是法身熏起始覺是般若離障處即解脫三
大中體是法身相是般若用是解脫二身中
真身屬法身般若應身是解脫對治邪執能
對是般若二見無處即解脫正理顯處即法
身三心中真心即法身深心即般若大悲心

即解脫六度中度度皆具三種如云以知是般若法性是法身本無慳貪是解脫三心中真心即般若法身方便及業識心即解脫四信中信真如即法身信佛即般若信法與僧即解脫五行中前四即解脫止即法身觀

即般若或一一行皆具三種以此三法統收一切靡不皆盡此三不離前之一心斯則十方三世一切佛法皆此論攝故名祕藏我已摠說也舉益論如來甚深境界者一心二門三大也一心則法甚深三大則義甚深二門

則理事甚深皆是如來所證之境故正信者以此爲實不信諸法故既生正信故離誹謗離誹謗故入大乘道道即因義能通佛果故持此論者教是大乘之門欲入大乘故須持教或讀或誦摠名爲持視聽所知悉名聞慧

本

三

疏思慧者思惟其義修慧者如說修行論究竟等者始因聞思終得佛果故又一得永得故云究竟佛果圓通名之爲道聞益中論若人等者有二意一者但能如此不怯他時必得如來授記如寶藏佛說釋迦後時必得然

燈如來授記二者景行若斯義合得記如圓覺經清淨慧章末云若人聞此法門不生驚畏是則名爲淨覺隨順汝等當知如是衆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植衆德本佛說是人名爲成就一切種智義同此也又

如法華說如來滅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句一偈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思益中論假使者實無此人假設而立故三千大千世界者俱舍云四大洲日月蘇迷盧欲天梵世各一千名一小

千界此小千千倍說名一中千此千倍大千
皆同一成壞配亦可知十善者化人令行十
善果招天上雖即數多不離三界不成無漏
若思此法是佛之因究竟令得無上佛道時
雖不多功不可喻豈將世善而可並耶德多
中論受持者領受法義任持在心食頃之際
散心思惟功不可喻况一日一夜定心觀察
時長行勝所獲功德誠如此言不可思說也
校量中論假令等者此中校勝文雖不多義
則甚廣以能歎之人是無上大覺具一切智
有無礙辯凡所歎說無不究竟今則不獨一
佛所歎仍舉十方一切諸佛是人勝而復多
也又非於少時間仍各於無量無數劫中是
稱歎時長也非謂多佛於長時中歎其功德
今得邊際而又復言亦不能盡是知義豐文

未十

五

約之教比餘處校勝之文實為盡矣所以中
論何以故者果人無量劫數無邊於爾所時
經爾所佛歎所不及有何所以耶謂法性下
釋也謂性無邊故功德如性亦復無邊以修
習斯論者即是深入法性之所獲故謗毀中
疏罪重者受持既若福多毀謗合招罪重準
大般若經說謗法衆生入阿鼻地獄經無量
劫遇此境壞則寄餘界地獄如是展轉徧歷
十方還至本處罪由未盡今言無量大苦是
此類也亦如法華經說謗經之人其人命終
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
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等止謗者亦是
勸信獲罪若是宜可止之故勝鬘說若自有
智則自體會若不解處則仰推如來非我境
界苟能如此則何患殃及於後世耶論以深

下或問曰以何義故不信毀謗者獲罪如斯
故此釋之亦如法華云斷佛種故受斯罪報
以一下又難曰但謗此論如何乃言斷三寶
種成自他之害耶故此釋之疏果人得涅槃
等者此但約人互顯影略而言據理則一得

亦十

五

俱得故非別證如般若心經說菩提薩埵依
般若得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得菩提此亦
如是法寶等者以論中如來是佛寶菩薩是
僧寶若不信此法則無菩薩修行即僧寶斷
絕若無修行則不證菩提涅槃是法寶斷絕

若不證果即無如來是佛寶斷絕三寶斷絕
皆由不信毀謗是故獲罪經無量劫受大苦
也將知大罪莫大於謗法耳結勸中論過去
即釋迦之流現在即馬鳴之類未來即今之
行者楞嚴文殊歎觀音圓通云過去諸如來

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通未來
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亦從中證非唯觀世
音無異路者經云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
又云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揔結中
論諸佛等者諸佛謂能證能說之人甚深下

即所證所說之法此中深廣等是揔指三大
深約豎論大約橫說二皆絕待故加甚廣之
言謂深中之深非對淺之深故云甚深大中
之大非對小之大故云廣大或可深廣大三
字別對體相用之三義深是體大謂實相真

法非因位能窮唯佛究盡故大論云智度大
海唯佛窮底又法華云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此則約過去無始未來無終不生不滅故云
深也廣是用大謂過河沙之妙用潛與密應
無有休息無有窮盡此無盡之用一一同於

覺性無有邊涯無有分限故楞嚴云我以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本妙圓心周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能含受十方國土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等故云廣也大是相大

赤十

三六

相謂義相即前所辯大智慧光明義徧照法界義等過於河沙無漏性德與真如體不離不斷不異不思議非深非廣能深能廣故受大名所言甚者通貫三字謂甚深甚廣甚大俱絕待故此之三法徧能含攝一切佛法亦攝一切眾生法含攝雖多俱不離一心一心者是諸佛所證之極致是諸佛所說之根本故前論云謂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眾生正解不謬故今論主以少言句隨順此法略而說之言雖約略理無不備故云揔持說

也故前文云如是此論為欲揔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論如法性者法性徧滿圓無際故造論功德如性廣大亦無有際法性甚深無窮盡故造論功德如性甚深亦無有盡法性無漏離諸染故造論功德如

性無漏非垢非染法性無為離施作故造論功德如性無作非有為相不可破壞盡於未來如是功德無量無盡無漏無為欲何所利由是論云普利一切眾生界然利眾生不出二種一令離苦謂離分段變易二生死故二

赤十

三七

令得樂謂得菩提涅槃二無上樂以眾生有三乘五性四生九類差別不同故云一切今迴如性功德普霑利之令彼隨自根性咸得其益終至究竟無上覺道耳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五

南山高麗講起信玄叙 壬季可堂 師會 撰

夫文武微而仲尼憂揚墨化而孟軻懼豈曰
愛惡特甚皂白太多蓋言善不可遺惡不可
長也且如來示滅衆聖韜光六師馳騁於當

時諸部分張於異路爰有大士號稱馬鳴獨
步五天聲高千古轉盼則群邪辟易從容而
異類歸誠扶顛除疑奮瞬雪耻證往向位入
隔檀門宗百洛义了義大乘立三十三甚深
妙法將修行種因海為能運以性德圓滿海

為旨歸囊括衆經造起信論不二大乘之根
本統攝華嚴一心法界之義天全該性德鏡
臨三大珠貫五重群賢資以通經諸祖得為
秤斛文唯二十八紙義該一大藏經等精耀
之含容肖氣絲之舒攝噫真宗再闡佛日重

輝其唯此論乎豈與夫釋十地之一品解六
相之單門權實偏圓曾無眉目者同日而語
哉有高弟弟子龍阿周那親授靈文深明意
樂作華文十軸建大義千條舉論攝經而文
有所歸摘經屬論而義意綸貫由是覺樹生

芽於砂磧義華破孽於春風人解水珠室開
秘寶雖以傳芳於彼土未能擅美於此邦有
壅流通何啻千載至相上人首闡寶冊得如
意珠辭句淵玄解者希少於是康蔽和尚清
涼大師再吐新音用廣古訓共申義海各讚

赤十

天

靈篇爭為開世之英才竟作當時之大手但
論疏隻別浮沉有馬者耳故我圭峯尊者章
堂丈人乃賢首之嫡孫清涼之長子馬鳴之
苗裔五教之祖師患其在茲再此調治嘆曰
此真秤斛也遂移疏注於論文判教宗經理

盡斯矣今所講者實其注文擬唱格言久坐
 大衆氷鎔三藏微言囊括百億雅詰有馬鳴
 之論興焉設五重秤斛度衆典重輕則賢首
 之疏判矣論旨趣深疏文致遠長水之記又
 從而作之然記主楞嚴尊者示跡皇朝學無

常師運無緣慈愍諸未悟裁石壁之煩長筆
 正義於玄綱撮綜陶甄集成斯記文唯六軸
 義貫五章使諸見聞意地開發義天煥明從
 聞思修殊功叵測而已是知記為入法之權
 輿疏乃玄解之妙術論為契證之崇基若謂
 語默視聽目擊道存塵塵具足物物全彰其
 疏記之作悉為賸語蓋以初學之士用此三
 法相因而入取次而忘其猶見月忘指濟河
 焚舟無離文字說解脫是也余故於是慨此
 板廢亡已久惜斯文壅遏不通久蘊私衷轉

赤十

三五九

將觀施鏤方牘而翼遠其傳俾當器而盡窮
 厥趣昔嘉定庚辰中元日真如賢首教院住
 持傳教
 止堂 戒月 敬書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第十五

音釋

磷力珍切 水隙 豈逆切 孔透 拘為切
 磷在石間 隙也嫌恨也 透拖也 鄙甫
 跣不躡跟也 韜土刀切 辟普擊切 痲病也
 跣也 韜也 辟也 痲也
 賸食證切 益賸 徒谷切 樂器
 賸也餘也 益也 賸也 樂器



五
燈
會
元

宋沙門大川濟纂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新編 乾隆大藏經

五燈會元目錄卷上

三二四

札 藏

城一

卷首

序文

卷第一

七佛

毘婆尸佛 城一 過去莊嚴劫第一

戶棄佛 第九百九十九尊

毘舍浮佛 第一千尊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拘那含牟尼佛 第二尊

迦葉佛 第三尊

釋迦牟尼佛 第四尊

西天祖師 共二十七尊

摩訶迦葉尊者 阿難尊者

商那和修尊者 優波鞠多尊者

提多迦尊者

彌遮迦尊者

卷第二

婆須蜜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

伏馱蜜多尊者

脅尊者

富那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迦毘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迦那提婆尊者

羅睺羅多尊者

僧伽難提尊者

伽耶舍多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婆修盤頭尊者

摩拏羅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婆舍斯多尊者

不如密多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卷第三

東土祖師

菩提達磨大師

慧可大祖禪師

僧璨鑑智禪師

道信大醫禪師

弘忍大滿禪師

慧能大鑒禪師

卷第四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鍾山曇璿禪師

四祖下三世

巖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下四世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四祖下六世

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城一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烏窠道林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資州智侏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不列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資州侏禪師法嗣

資州處寂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資州寂禪師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四世

無相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卷第五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

吉州志誠禪師

韶州法海禪師

匾擔曉了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

溫州淨居尼玄機 司空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荷澤神會禪師

卷第六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真禪師

荷澤會禪師法嗣

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不列章次

六祖下三世

磁州如禪師法嗣

城一

五

荆南惟忠禪師 亦名南印 不列章次

六祖下四世

荆南忠禪師法嗣

遂州道圓和尚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和尚法嗣

圭峰宗密禪師

附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童子

須菩提尊者

舍利弗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大士

天台拾得大士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氷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卷第七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百丈懷海禪師 南泉普願禪師

鹽官齊安國師 歸宗智常禪師

大梅法常禪師 佛光如滿禪師

城一

大

卷第八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五洩靈默禪師

麻谷寶徹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

章敬懷暉禪師 舊作暉誤

永泰靈湍禪師 不列章次

華嚴智藏禪師 不列章次

大珠慧海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泐潭法會禪師

杉山智堅禪師

泐潭惟建禪師

茗溪道行禪師

石鞏慧藏禪師

北蘭讓禪師

南源道明禪師

酈村自滿禪師

中邑洪恩禪師

泐潭常興禪師

汾州無業國師

大同廣澄禪師

鷺湖大義禪師

伊闕自在禪師

興善惟寬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三角總印禪師

魯祖寶雲禪師

城一

五臺隱峯禪師

石霜大善禪師

七

龜洋無了禪師

卷第九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西園曇藏禪師

楊歧甄叔禪師

馬頭神藏禪師

華林善覺禪師

水塘和尚

濛谿和尚

佛嶼和尚

烏白和尚

古寺和尚

石印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太陽和尚

紅螺和尚

百靈和尚

金牛和尚

黑澗和尚

利山和尚

乳源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打地和尚

秀谿和尚

禪樹和尚

草堂和尚

洞安和尚

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水潦和尚

浮盃和尚

龍山和尚

龐蘊居士

亦曰隱山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滄山靈祐禪師

語具別卷

黃檗希運禪師

長慶大安禪師

大慈寰中禪師

平田普岸禪師

五峯常觀禪師

石霜性空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和安寺通禪師

龍雲臺禪師

衛國院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東山慧禪師

清田和尚

百丈涅槃和尚

卷第十

南嶽下三世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從諗禪師

長沙景岑禪師

鄂州茱萸和尚

子湖利蹤禪師

白馬曇照禪師

雲際師祖禪師

香嚴義端禪師

靈鷲閑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日子和尚

陸亘大夫

甘贄行者

鹽官安國師法嗣

關南道常禪師

雙嶺玄真禪師

徑山鑒宗禪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芙蓉靈訓禪師

漢南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智通禪師

高安大愚禪師 不列章次

卷第十一

南嶽下三世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佛光滿禪師法嗣

白居易侍郎

五洩默禪師法嗣

龜山正元禪師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東寺會禪師法嗣

薯山慧超禪師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

章敬暉禪師法嗣

薦福弘辯禪師

金州操禪師

婺州蘇溪和尚

龜山智具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京兆公叡和尚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涑水和尚

永泰湍禪師法嗣

文殊圓明禪師

上林戒靈禪師

趙州諗禪師法嗣

五臺秘魔巖和尚

嚴陽善信尊者 光孝慧覺禪師

華嚴藏禪師法嗣

國清院奉禪師 木陳從朗禪師

黃州齊安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益州西睦和尚

臨濟義玄禪師 語具別卷 睦州陳尊宿

長沙岑禪師法嗣

千項楚南禪師

卷第十二

烏石靈觀禪師

南嶽下四世

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居士

茱萸和尚法嗣

長慶安禪師法嗣

石梯和尚

大隨法真禪師

靈樹如敏禪師

子湖蹤禪師法嗣

靈雲志勤禪師

壽山師解禪師

台州勝光和尚

饒州堯山和尚

國歡文矩禪師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遠和尚

關南常禪師法嗣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末山尼了然禪師

天龍和尚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刺史陳操尚書

光孝覺禪師法嗣

長慶道獻禪師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青原行思禪師

青原思禪師法嗣第一世

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

長髭曠禪師

招提慧朗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

水空和尚

卷第十三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道吾宗智禪師

船子德誠禪師

百巖明哲禪師

丹霞天然禪師

大顛寶通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興國振朗禪師

法門佛陀禪師

大同濟禪師

雲巖曇晟禪師

裨樹慧省禪師

澧州高沙彌

十三

刺史李翱居士

丹霞然禪師法嗣

翠微無學禪師

米倉和尚

本童禪師

潭州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

大顛通禪師法嗣

三平義忠禪師

本生禪師

長髭曠禪師法嗣

石室善道禪師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石霜慶諸禪師

孝義性空禪師

丹霞義安禪師

福州普光禪師

馬頰本空禪師

漸源仲興禪師

涿清禪師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語具別卷杏山鑒洪禪師

神山僧密禪師 幽溪和尚

卷第十四

青原下四世

船子誠禪師法嗣

夾山善會禪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清平令遵禪師

道場如訥禪師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欽州茂源禪師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投子大同禪師

白雲山約禪師

棗山光仁禪師

大光居誨禪師

九峰道虔禪師

湧泉景欣禪師

雲蓋志元禪師

谷山藏禪師

中雲蓋山禪師

南際僧一禪師

棲賢懷祐禪師

覆船洪薦禪師

德山存德禪師

吉州崇恩禪師

石霜山暉禪師

郢州芭蕉禪師

肥田慧覺禪師

鹿苑山暉禪師

寶蓋山約禪師

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大通存壽禪師

南嶽玄恭禪師

潭州雲蓋禪師

龍湖普聞禪師

張拙秀才

卷第十五

青原下五世

夾山會禪師法嗣

洛浦元安禪師

逍遙懷忠禪師

蟠龍可文禪師

黃山月輪禪師

韶山寰普禪師

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

嘉州白水禪師

天蓋山幽禪師

清平遵禪師法嗣

三角令珪禪師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

牛頭山微禪師

香山澄照禪師

陝府天福禪師

甲梁山古禪師

襄州谷隱禪師

安州九峻禪師

盤山二世禪師

九峻敬慧禪師

觀音巖俊禪師

濠州思明禪師

鳳翔招福禪師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谷山有緣禪師

伏龍一世禪師

伏龍二世禪師

伏龍三世禪師

潭州龍興禪師

白雲善藏禪師

陝府龍峻禪師

潭州藤霞禪師 不列 章次

九峰凌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禪師

南源行修禪師

吉州禾山禪師

一

同安常察禪師

禾山無殷禪師

湧泉欣禪師法嗣

六通院紹禪師

雲蓋元禪師法嗣

泐潭神黨禪師

泐潭山明禪師

泐潭延茂禪師

十五

泐潭匡悟禪師

泐潭山牟禪師

雲蓋志罕禪師

天台山燈禪師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禪師

新羅大嶺禪師

中雲蓋禪師法嗣

雲蓋山景禪師

柘溪從實禪師

卷第十六

青原下六世

洛浦安禪師法嗣

烏牙彦賓禪師

永安善靜禪師

洞溪形定禪師

逍遙忠禪師法嗣

新羅卧龍禪師

新羅百巖禪師

禾山師陰禪師

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

京兆卧龍禪師

福清師巍禪師
白雲無休禪師

蟠龍文禪師法嗣

永安淨悟禪師
木平善道禪師

崇福院志禪師
陝府龍溪禪師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禪師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
耀州密行禪師

濠州明禪師法嗣

鷲嶺善本禪師

青原下七世

潭州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

雲蓋景禪師法嗣

南臺寺藏禪師

雲蓋證覺禪師

烏牙賓禪師法嗣
烏牙行朗禪師

大安興古禪師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
紫閣端已禪師

開山懷晝禪師

淨衆歸信禪師
幽州傳法禪師

附
宋世玉音

太宗皇帝
徽宗皇帝

孝宗皇帝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茶陵郁山主

僧肇法師
禪月貫休禪師

先淨照禪師
公期和尚

唐朝因禪師
東山雲頂禪師

雲幽重輝禪師
布衲如禪師

投子通禪師

法海立禪師

天寧明禪師

仁王欽禪師

金陵鐵索山主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法師

天竺證悟法師

本嵩律師

亡名古宿廿八則

亡名宰官七則

亡名行者五則

亡名道婆五則

卷第十七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天皇道悟禪師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龍潭崇信禪師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巖頭全愈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瑞巖師彥禪師

羅山道閑禪師

聖壽院嚴禪師

卷第十八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泐潭寶峯和尚

雪峯義存禪師

瑞龍慧恭禪師

高亭簡禪師

玄泉山彥禪師

香溪從範禪師

靈巖慧宗禪師

雲門文偃禪師 譯具別卷 玄沙師備禪師

長慶慧稜禪師 保福從展禪師

鼓山神晏國師

卷第十九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龍華靈照禪師 翠巖令參禪師

鏡清道愆禪師 報恩懷岳禪師

安國弘瑫禪師 睡龍道溥禪師

金輪可觀禪師 大普玄通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鷺湖智孚禪師

化度師郁禪師 隆壽紹卿禪師

仙宗行瑫禪師 永福從弁禪師

雲蓋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洞巖可休禪師

法海行周禪師 龍井山通禪師

龍興宗靖禪師 南禪契璠禪師

越山師彙禪師 福清玄訥禪師

南臺院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大錢從夔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和龍守訥禪師 十一 建州夢筆和尚

極樂元儼和尚 芙蓉如體禪師

憇鶴山和尚 大瀉山棲禪師

潮山延宗禪師 普通普明禪師

雙泉山永禪師 印紫案庵主 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白兆志圓禪師

卷第二十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

玄泉彥禪師法嗣

黃龍誨機禪師

玄泉二世和尚

羅山閑禪師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

華光院範禪師

西川定慧禪師

天竺義澄禪師

金柱義昭禪師

道吾從盛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興聖重滿禪師

玄沙備禪師法嗣

瑞峯神祿禪師

洛京柏谷和尚

妙勝玄密禪師

大寧隱微禪師

羅山紹攷禪師

白雲令弁禪師

清平惟曠禪師

潭州谷山和尚

羅山義因禪師

吉州匡山和尚

寶應清進禪師

羅漢桂琛禪師

仙宗契符禪師

白龍道希禪師

南臺誠禪師

睡龍山和尚

大章契如庵主

國清師靜上座

長慶稜禪師法嗣

招慶道匡禪師

翠峯從欣禪師

龍華彥球禪師

報慈光雲禪師

卷第二十一

青原下七世

長慶稜禪師法嗣

天龍明真禪師

國泰院瑫禪師

安國慧球禪師

螺峯明法禪師

雲峯至德禪師

蓮華神祿禪師

報恩寶資禪師

鷲嶺明遠禪師

保安院連禪師

開先紹宗禪師

傾心法瑫禪師

水陸洪儼禪師

廣嚴咸澤禪師

報慈慧朗禪師

長慶常慧禪師

石佛院靜禪師

觀音清換禪師

東禪契訥禪師

長慶弘辯禪師

東禪可隆禪師

仙宗守玘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閩山令合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資國道殷禪師

祥光澄靜禪師

報慈從瓊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其二

三

太傅王延彬居士

保福展禪師法嗣

延壽慧輪禪師

保福可儔禪師

海會如新禪師

漳江慧廉禪師

報慈文欽禪師

萬安清運禪師

報恩道熙禪師

鳳凰從琛禪師

永隆慧瀛禪師

清泉守清禪師

報恩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德山德海禪師

後招慶和尚

梁山簡禪師

建山澄禪師

招慶省倅禪師

康山契穩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鼓山晏國師法嗣

天竺子儀禪師

白雲智作禪師

鼓山智嚴禪師

龍山智嵩禪師

鳳凰山彊禪師

龍山文義禪師

鼓山智岳禪師

襄州定慧禪師

鼓山清諤禪師

淨德冲照禪師

報恩清護禪師

龍華照禪師法嗣

瑞巖師進禪師

六通志球禪師

雲龍院歸禪師

功臣道開禪師

報國院照禪師

白雲院迺禪師

翠巖參禪師法嗣

龍冊子興禪師

佛嶼知默禪師

鏡清忞禪師法嗣

清化師訥禪師

南禪遇緣禪師

資福智遠禪師

烏巨儀晏禪師

報恩岳禪師法嗣

妙濟師浩禪師

或一

三

安國瑄禪師法嗣

白鹿師貴禪師

羅山義聰禪師

安國從貴禪師

長慶藏用禪師

永隆彥端禪師

瑞峯志端禪師

仙宗院明禪師

安國院祥禪師

卷第二十二

青原下七世

睡龍溥禪師法嗣

保福清豁禪師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

白兆圓禪師法嗣

大龍智洪禪師

白兆懷楚禪師

三角志操禪師

三角真鑒禪師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紫蓋善沼禪師

棗樹二世和尚

或一

白馬行靄禪師

四祖清皎禪師

興教師普禪師

太陽行冲禪師

黃龍繼達禪師

立都山澄禪師

或三

嘉州黑水和尚
黃龍智顛禪師

昌福院達禪師
呂巖洞賓真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普照院瑜禪師

報恩契從禪師
湧泉院究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羅漢院義禪師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溪洪進禪師

清涼文益禪師語且別卷

清涼休復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延慶傳殷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天龍院秀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令光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福清行欽禪師

國泰瑄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白龍希禪師法嗣

廣平玄旨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慈雲慧深禪師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真禪師

鷲嶺遠禪師法嗣

白龍清慕禪師
東禪玄亮禪師

龍光澄化禪師
太平清海禪師
與陽道欽禪師

鷲嶺通禪師

龍華球禪師法嗣

仁王院俊禪師

延壽輪禪師法嗣

歸宗道詮禪師

保福儔禪師法嗣

隆壽無逸禪師

大龍洪禪師法嗣

大龍景如禪師

普通從善禪師

白馬靄禪師法嗣

白馬智倫禪師

白兆楚禪師法嗣

保壽匡祐禪師

青原下九世

酒仙過賢禪師

龍興院裕禪師

大龍楚勛禪師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

清溪進禪師法嗣

太平從漪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奉先慧同禪師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

南臺安禪師法嗣

鷲嶺善美禪師

歸宗詮禪師法嗣

九峯義詮禪師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

卷第二十三

圓通緣德禪師

至五

瀉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瀉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瀉山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徑山洪諲禪師

定山神英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

元康和尚

常侍王敬初居士

卷第二十四

南嶽下五世

香巖智閑禪師

雙峯和尚不列章次

延慶法端禪師

九峯慈慧禪師

晉州霍山和尚

三角法遇庵主

仰山寂禪師法嗣

西塔光穆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

五觀順支禪師

香巖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城一

南禪無染禪師

崇福演教禪師

終南山豐德和尚

武當佛巖暉禪師

徑山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

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南嶽下六世

南塔光涌禪師

無著文喜禪師

仰山東塔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王天

長平山和尚

大安清幹禪師

雙溪田道者

西塔穆禪師法嗣

資福如寶禪師

南塔涌禪師法嗣

芭蕉慧清禪師

黃連義初禪師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貞遠禪師

潭州鹿苑和尚

芭蕉清禪師法嗣

城一

郢州繼徹禪師

幽谷山滿禪師

芭蕉山圓禪師

牛頭山精禪師

芭蕉山閑禪師

清化全怱禪師

慧林鴻究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城一

興陽山讓禪師

芭蕉山遇禪師

承天院確禪師

覺城院信禪師

芭蕉山遵禪師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三角山謙禪師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上

興陽詞鐸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中

卷第二十五

城二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清涼泰欽禪師

靈隱清聳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百丈道恒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報慈行言導師

崇壽契穉禪師

報恩法安禪師

長安延規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卷第二十六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正勤希奉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章義道欽禪師

報恩匡逸禪師

報慈文遂導師

羅漢守仁禪師

黃山良匡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慧炬國師

寶塔紹巖禪師

般若敬遵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棲賢慧圓禪師

觀音從顯禪師

興善棲倫禪師

新興齊禪師

慈雲匡達禪師

薦福紹明禪師

古賢謹禪師

興福可勳禪師

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奉先法瓊禪師

化城慧朗禪師

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荆門上泉和尚

大林僧道禪師

仁王緣勝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永明延壽禪師

大寧可弘禪師

報恩法端禪師

廣平守威禪師

光聖師護禪師

紫凝智勤禪師

普門希辯禪師

般若友蟾禪師

卷第二十七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玉泉義隆禪師

功臣慶蕭禪師

巖峯師木禪師

長壽朋彥禪師

五雲志逢禪師

報恩紹安禪師

報恩永安禪師

奉先清昱禪師

鴈蕩願齊禪師

光慶遇安禪師

智者全肯禪師

清泰道圓禪師

開化行明禪師

瑞鹿遇安禪師

齊雲遇臻禪師

興教洪壽禪師

永安道原禪師

清涼欽禪師法嗣

雲居道齊禪師

靈隱聳禪師法嗣

功臣道慈禪師

報恩師智禪師

光孝道端禪師

支提辯隆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開善義圓禪師

龍華慧居禪師

瑞鹿本先禪師

遊景德傳燈錄

羅漢願昭禪師

澁寧可先禪師

保清遇寧禪師

瑞龍希圓禪師

天童山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永禪師

永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環省禪師

鎮境志澄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資國圓進山主

淨土惟素禪師

不列章次

報恩安禪師法嗣

棲賢道堅禪師

歸宗慧誠禪師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雲蓋用清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

般若從進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長壽法齊禪

雲居齊禪師法嗣

雲居契環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城三

廣慧志全禪師

大梅居煦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清溪清禪師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立本禪師

羅漢林禪師法嗣

慧力紹珍禪師

功臣軻禪師法嗣

堯峯顥暹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

棲賢湜禪師法嗣

興教惟一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淨土素禪師法嗣

淨土惟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靈隱延珊禪師

瑞巖海禪師法嗣

翠巖嗣元禪師

城二

大寧慶璵禪師

聖壽志昇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薦福歸則禪師

五

卷第二十八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灌溪志閑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善權徹禪師

齊聳禪師

寶壽沼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鎮州萬壽和尚

襄州歷村和尚

智異山和尚

金沙和尚

雲山和尚

虎溪庵主

覆盆庵主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定上座

齋上座

卷第二十九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南院慧顥禪師

守廓侍者

寶壽沼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和尚

二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

澄心旻德禪師

竹園山和尚

法華和尚

灌溪閑禪師法嗣

六

魯祖教禪師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

際上座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顥禪師法嗣

風穴延沼禪師

穎橋安禪師

西院明禪師法嗣

興陽歸靜禪師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首山省念禪師

廣慧真禪師

長興滿禪師

潭州靈泉和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師

汾陽善昭禪師

卷第二十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葉縣歸省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城二

三文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智門迴罕禪師

丞相王隨居士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卷第三十一

南嶽下十世

神鼎洪諲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七

鐵佛智嵩禪師

仁王處評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琅邪慧覺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汾陽昭禪師法嗣

法華全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葉縣省禪師法嗣

浮山法遠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不烈章次

石門守進禪師

不烈章次

神鼎諲禪師法嗣

開聖寶情山主

谷隱聰禪師法嗣

金山曇穎禪師

仗錫修已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

不列章次

大乘德遵禪師

妙智光雲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竹園法顯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廣慧璉禪師法嗣

華嚴道隆禪師 城二 慧力慧南禪師 八

廣慧德宣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語具別卷

楊歧方會禪師 語具別卷 翠巖可真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峯省回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不列章次 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卷第三十二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南峯惟廣禪師 大滙德乾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琅邪覺禪師法嗣

定慧超信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不列章次 泐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城二 白鹿顯端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涼峯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講師

大愚芝禪師法嗣

雲峯文悅禪師

端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石霜永禪師法嗣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浮山遠禪師法嗣

節使李端愿居士

淨因道臻禪師

薦福院亮禪師

玉泉調芳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仗錫已禪師法嗣

本覺若珠禪師

定林惠琛禪師

黃巖保軒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龍華岳禪師法嗣

寶應昭禪師法嗣

西余淨端禪師

或出洞庭月下

琅邪方銳禪師

與陽希隱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石門進禪師法嗣

翠巖真禪師法嗣

瑞巖智才禪師

大瀉慕詰禪師

西林崇奧禪師

金山穎禪師法嗣

蔣山元禪師法嗣

普慈崇珍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雪竇法雅禪師

丞熙應悅禪師

武泉政禪師法嗣

慶善宗震禪師不列章次

雙峯回禪師法嗣

光國文贊禪師

菩提用禪師法嗣

淨土善思禪師不列章次

定慧信禪師法嗣

穹隆智圓禪師

雲峯悅禪師法嗣

壽寧齊曉禪師

玉泉本禪師法嗣

護國齊月禪師不列章次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惠暹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興化岳禪師法嗣

城二

十一

興化紹清禪師

玉泉芳禪師法嗣

慧力善周禪師

卷第三十三

南嶽下十三世

大瀉詰禪師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福巖真禪師

雪竇雅禪師法嗣

光孝普印禪師

慶善震禪師法嗣

慶善普能禪師

淨土思禪師法嗣

泐潭景祥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東明遷禪師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

護國月禪師法嗣

護國慧本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淨因繼成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

湧潭祥禪師法嗣

鴻福德昇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寶峯景淳知藏

光孝蘭禪師法嗣

蘆山法真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城三

十三

曹洞宗

瑞巖如勝禪師

沿父道川禪師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卷第三十四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曹山本寂禪師

疎山匡仁禪師

白水本仁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卷第三十五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華嚴休靜禪師

九峯普勸禪師

北院通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幽棲道幽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天童咸啓禪師

寶蓋山和尚

欽山文邃禪師

九峯通玄禪師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洞山道延禪師

金峯從志禪師

鹿門處真禪師

曹山慧霞禪師

草庵法義禪師

曹山光慧禪師

曹山智炬禪師

育王弘通禪師

華光範禪師

廣利容禪師

小溪行傳禪師

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韶州華嚴和尚

雲居膺禪師法嗣

同安丕禪師

歸宗懷暉禪師

嵇山章禪師

雲居懷岳禪師

杭州佛日禪師

永光真禪師

歸宗澹權禪師

蘄州廣濟禪師

水西南臺和尚

朱溪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道簡禪師

大善慧海禪師

鼎州德山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普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陰珏和尚

陰音領

卷第三十六

青原下六世

疎山仁禪師法嗣

護國守澄禪師

靈泉歸仁禪師

五峯遇禪師

疎山證禪師

報慈藏與禪師

舍珠審哲禪師

百丈安禪師

黃檗慧禪師

西川存禪師

伏龍奉璘禪師

大安省禪師

華嚴靜禪師法嗣

百丈超禪師

天王和尚

紫陵匡一禪師

正勤蘊禪師

洞山瑞禪師

九峯滿禪師法嗣

京兆三相和尚

同安威禪師

青林虔禪師法嗣

北院通禪師法嗣

廣德延禪師

石門獻蘊禪師

京兆香城和尚

龍光謹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青原下七世

石藏慧炬禪師

洞山延禪師法嗣

白水仁禪師法嗣

上藍慶禪師

同安慧敏禪師

重雲智暉禪師

瑞龍幼璋禪師

金峯志禪師法嗣

白馬儒禪師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青判如觀禪師

鹿門真禪師法嗣

龍牙遁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禪師

益州崇真禪師

鹿門譚禪師

佛手巖因禪師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

草庵義禪師法嗣

龜洋慧忠禪師

同安丕禪師法嗣

同安志禪師

歸宗憚禪師法嗣

歸宗弘章禪師

嵇山章禪師法嗣

雙泉道虔禪師

雲居岳禪師法嗣

豐化令崇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護國澄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和尚

藥山忠彥禪師

護國知遠禪師

智門守欽禪師

大安能禪師

薦福思禪師

護國志朗禪師

靈泉仁禪師法嗣

大陽慧堅禪師

五峯遇禪師法嗣

五峯紹禪師

廣德延禪師法嗣

廣德周禪師

石門蘊禪師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

卷第三十七

青原下七世

舍珠哲禪師法嗣

龍穴山和尚

大乘山和尚

延慶歸曉禪師

舍珠山真禪師

紫陵一禪師法嗣

大陽堅禪師法嗣

北禪契念禪師

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微禪師

石門徹禪師法嗣

北禪懷感禪師

興元大浪和尚

洪州東禪和尚

石門紹遠禪師

北禪懷感禪師

同安威禪師法嗣

靈竹守珍禪師

四面津禪師

陳州石鏡和尚

承天義勲禪師

青峯義誠禪師

青原下八世

廣德智端禪師

石門筠首座

谷隱靜禪師法嗣

青原下九世

石門筠首座

谷隱知儼禪師

谷隱儼禪師法嗣

石門筠首座

同安志禪師法嗣

谷隱契崇禪師

梁山緣觀禪師

梁山觀禪師法嗣

歸宗章禪師法嗣

大陽警玄禪師

梁山巖禪師

普淨常覺禪師

藥山利昱禪師

羅紋得珍山主

護國遠禪師法嗣

石門遠禪師法嗣

雲頂德敷禪師

道吾契詮禪師

雲頂鑒禪師

城二

十七

廣濟方禪師

清居昇禪師

北禪感禪師法嗣

南禪聰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投子義青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梁山巖禪師法嗣

梁山善冀禪師

道吾詮禪師法嗣

天平契愚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十一

十一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

卷第三十八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大洪報恩禪師

洞山雲禪師

福應文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丹霞子淳禪師

淨因法成禪師

甯峯惟照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淨因自覺禪師

天寧禧誦禪師

天寧齊璉禪師

梅山已禪師

晉賢善秀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資聖南禪師

洞山微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

大洪恩禪師法嗣

大洪守遂禪師

大洪智禪師 不列章次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長蘆清了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淨因成禪師法嗣

天封子歸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東京尼慧光禪師

寶峰照禪師法嗣

圓通德止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十九

天童正覺禪師

治平馮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丹霞普月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華藥智朋禪師

石門易禪師法嗣

青原齊禪師

尼佛通禪師

淨因覺禪師法嗣

華嚴慧蘭禪師

天寧誦禪師法嗣

熊耳慈禪師

大洪遂禪師法嗣

大洪慶顯禪師

大洪智禪師法嗣

天章樞禪師

卷第三十九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天童宗珏禪師

天衣法聰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保寧與譽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

天童珏禪師法嗣

天童覺禪師法嗣

雪竇智鑑禪師

雪竇嗣宗禪師

雪竇宗禪師法嗣

淨慈慧暉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廣福道勤禪師

瑞巖法恭禪師

善權智禪師法嗣

石門法真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大洪法為禪師

長蘆琳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

慧力悟禪師

雪峯慧深首座

天封歸禪師法嗣

東林通理禪師

天衣聰禪師法嗣

慧日法安禪師

護國欽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雲門宗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卷第四十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白雲子祥禪師

巴陵顯鑒禪師

三

德山緣密禪師

雙泉師寬禪師

香林澄遠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泐潭道謙禪師

奉先深禪師

雙泉郁禪師

披雲智寂禪師

舜峯義韶禪師

般若啓柔禪師

妙勝臻禪師

薦福承古禪師

清涼智明禪師

南臺道遵禪師

雙峯竟欽禪師

資福詮禪師

黃雲元禪師

龍境倫禪師

雲門爽禪師

白雲聞禪師

淨法章禪師

溫門滿禪師

大容諱禪師

羅山崇禪師

雲門常寶禪師

林溪竟脫禪師

韶州廣悟禪師

華嚴慧禪師

長樂政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雲門煦禪師

黃檗法濟禪師

康國耀禪師

谷山豐禪師

羅漢匡果禪師

滄溪璘禪師

洞山清稟禪師

北禪寂禪師

天王永平禪師

永安朗禪師

湘潭明照禪師

青城乘禪師

魯通封禪師

淨源真禪師

大梵圓禪師

藥山圓光禪師

鷺湖雲震禪師

開先清耀禪師

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禪師

雙峯慧真禪師

保安師密禪師

雲門法球禪師

佛陀遠禪師

慈雲深禪師

化城鑒禪師

卷第四十一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廬山護國和尚

廬山慶雲和尚

芭蕉弘義禪師

西禪欽禪師

覺華普照禪師

延長山和尚

黃龍贊禪師

天柱山和尚

纂子山庵主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月華山月禪師

樂淨含匡禪師

天王徽禪師

永福朗禪師

趙橫山和尚

南天王海禪師

鐵幢覺禪師

福化充禪師

大聖守賢禪師

雲門朗上座

白雲福禪師

德山密禪師法嗣

文殊應真禪師

德山紹晏禪師

黑水承璟禪師

藥山可瓊禪師

中梁山崇禪師

東禪秀禪師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

雙泉寬禪師法嗣

五祖師戒禪師

乾明居信禪師

興化奉能禪師

建福智同禪師

南臺勤禪師

不列
章次 鹿苑文襲禪師

乾明普禪師

黃龍志愿禪師

普安道禪師

興化興順禪師

福昌重善禪師

不列
章次 四祖志謹禪師

天睦慧滿禪師

延慶宗本禪師

大龍炳賢禪師

自巖上座

香林遠禪師法嗣

智門光祚禪師

灌州羅漢和尚

香林信禪師

洞山初禪師法嗣

福巖良雅禪師

開福德賢禪師

報慈嵩禪師

乾明睦禪師

廣濟同禪師

東平洪教禪師

泐潭謙禪師法嗣

了山宗盛禪師

奉先深禪師法嗣

蓮花峯祥庵主

崇勝御禪師

雙泉郁禪師法嗣

德山慧遠禪師

含珠山彬禪師

披雲寂禪師法嗣

二

三

開先照禪師

金陵天寶和尚

舜峯韶禪師法嗣

桃園曦朗禪師

法雲智善禪師

般若菜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

妙勝臻禪師法嗣

雪峯欽山主

薦福古禪師法嗣

淨戒守密禪師

清涼明禪師法嗣

祥符雲豁禪師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禪師法嗣

洞山曉聰禪師

南臺勤禪師法嗣

高陽法廣禪師

石霜節誠禪師

德山晏禪師法嗣

德山志先禪師

上方齊岳禪師

育王常坦禪師

黑水璟禪師法嗣

金山瑞新禪師

黑水義欽禪師

夾山惟俊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戒禪師法嗣

至五

泐潭懷澄禪師

洞山自寶禪師

藥山玄肅禪師

智門祚禪師法嗣

北塔思廣禪師

四祖端禪師

雪竇重顯禪師

延慶子榮禪師

雲蓋志頤禪師

海會通禪師

百丈智映禪師

南華寶緣禪師

洞山妙圓禪師

義臺子祥禪師

護國壽禪師

九峯勤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寶巖叔芝禪師

雲蓋繼鵬禪師

黃龍海禪師

五祖秀禪師

白馬辯禪師

彰法澄泗禪師

雲臺省因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福巖雅禪師法嗣

卷第四十

青原下九世

北禪智賢禪師

衡嶽振禪師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

報慈嵩禪師法嗣

興陽遜禪師

德山遠禪師法嗣

開先善暹禪師

欽山悟勤禪師

不列章次

資聖盛勤禪師

鹿苑圭禪師

木山楚材禪師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雲居曉舜禪師

大瀉懷宥禪師

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郎中

泐潭澄禪師法嗣

育王懷璉禪師

靈隱雲知禪師

承天惟簡禪師

九峯鑒韶禪師

西塔顯殊禪師

崇善用良禪師

慧力有文禪師

雪峯象散禪師

雲居守億禪師

洞山永孚禪師

令滔首座

洞山寶禪師法嗣

洞山清辯禪師

北塔廣禪師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

四祖端禪師法嗣

廣明常委禪師

雲蓋顯禪師法嗣

或二

雲居文慶禪師

上方岳禪師法嗣

國慶順宗禪師

金山新禪師法嗣

天聖守道禪師

夾山俊禪師法嗣

夾山遵禪師 不列章次

雪竇顯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中

五燈會元目錄卷下

城三

卷第四十三

青原下十世

雪竇顯禪師法嗣

稱心省侖禪師

萬壽助禪師 不列章次

稱心守明禪師 不列章次 承天傳宗禪師

南明日慎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寶相蘊觀禪師 君山顯昇禪師

洞庭惠金典座 修撰曾會居士

延慶榮禪師法嗣

圓通居訥禪師

百丈映禪師法嗣

慧因懷祥禪師

南華緣禪師法嗣

慧因義寧禪師

興化延慶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北禪賢禪師法嗣

興化紹銑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

開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圓應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修慧禪師

大瀉宥禪師法嗣

歸宗慧通禪師

與教慧憲禪師

育王璉禪師法嗣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慎徽禪師

靈隱知禪師法嗣

靈隱正童禪師

城三

承天簡禪師法嗣

智者利元禪師

九峯韶禪師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玉泉皓禪師法嗣

興教文慶禪師

夾山遵禪師法嗣

福昌信禪師

天衣懷禪師法嗣

慧林圓照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慧林覺海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日智才禪師

天鉢重元禪師

卷第四十四

青原下十一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

瑞巖子鴻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衆梵言首座

三祖冲會禪師

資壽捷禪師

觀音啓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城三

三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定慧雲禪師

大同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啓霞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峯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贊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稱心倬禪師法嗣

慧日亮禪師

報本蘭禪師法嗣

中際可遵禪師

法明上座

稱心明禪師法嗣

上藍光寂禪師

廣因要禪師法嗣

妙峰如璨禪師

雲居元禪師法嗣

百丈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智海逸禪師法嗣

黃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發判劉經臣居士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趙抃居士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資壽巖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投子修顯禪師

地藏守恩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淨因惟岳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金山法慧禪師 自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靈曜誓良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妙慧文義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南禪寧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法雲秀禪師法嗣

法雲惟白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不列章次

甘露德顥禪師 不列章次 仙巖景純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慈濟聰禪師

白兆珪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香積用旻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乾明廣禪師

慧林冲禪師法嗣

咸三

上

華嚴智明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壽聖子邦禪師

長蘆夫禪師法嗣

雪竇道榮禪師 長蘆宗贖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

卷第四十五

青原下十二世

佛日才禪師法嗣

夾山自齡禪師

天鉢元禪師法嗣

元豐清滿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瑞巖鴻禪師法嗣

育王曇振禪師

棲賢遷禪師法嗣

崇福燈禪師

淨眾言首座法嗣

招提惟湛禪師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淨慈楚明禪師

雪峯思慧禪師

資福法明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雙峯宗達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金山寧禪師法嗣

普濟子淳禪師

本覺一禪師法嗣

城三

六

長蘆道和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雲峯志璿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五峯子琪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禾山用安禪師

越峯粹珪禪師

天台如庵主

西竺尼海禪師

投子顥禪師法嗣

資壽灌禪師

崇壽江禪師

香巖智月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

甘露宣禪師法嗣

妙湛尼文照禪師

瑞巖居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廣靈祖禪師法嗣

仙巖懷義禪師

淨因岳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師

乾明覺禪師法嗣

長慶應圓禪師

長蘆信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徑山智訥禪師

金山慧禪師法嗣

城三

報恩覺然禪師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保寧英禪師法嗣

廣福惟尚禪師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甘露頤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萬壽如瓚禪師

智者法銓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建隆原禪師

雪竇法寧禪師

開先宗禪師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雪峯大智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峯宗演禪師

育王振禪師法嗣

岳林真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尚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淨慈象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達珠禪師

雪竇明禪師

不列章次

雪峯慧禪師法嗣

衛州王大夫

雪峯隆禪師

靈隱惠淳禪師

淨慈道昌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

香巖月禪師法嗣

香巖如璧禪師

慧林深禪師法嗣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圓覺曇禪師

報恩然禪師法嗣

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海禪師法嗣

萬杉壽堅禪師

開先宗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雪峯演禪師法嗣

徑山了一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九座慧遠禪師

西禪慧舜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湄山寧禪師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雲悟禪師

靈隱光禪師法嗣

中竺元妙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

靈巖圓日禪師

嶽麓海禪師法嗣

玉泉思達禪師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光孝深禪師

卷第四十六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黃龍祖心禪師

寶峰克文禪師

大瀉懷秀禪師

祐聖法窟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黃龍元肅禪師

石霜琳禪師

華光恭禪師

上藍順禪師

自紫禪師至此不列輩次

雪峯道圓禪師

卷第四十七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四祖法演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靈巖重確禪師

廉泉曇秀禪師

高臺宣明禪師

城三

三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積翠永庵主

歸宗志芝庵主

南嶽下十三世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泐潭善清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詔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東林總禪師法嗣

泐潭印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圓通可仙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棲真德嵩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三

十一

褒親諭禪師

龍泉夔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寶峯文禪師法嗣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泉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卷第四十八

南嶽下十三世

寶峯文禪師法嗣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五峯本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洞山至乾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黃檗道今禪師

清涼慧洪禪師

超化靜禪師

石頭懷志庵主

雙溪印首座

南嶽下十三世

雲居祐禪師法嗣

智海智清禪師

不列章次羅漢系南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

白藻清儼禪師

寶相元禪師

永豐慧日庵主

南峯永程禪師

大瀉秀禪師法嗣

大瀉祖璿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黃檗勝禪師法嗣

昭覺純白禪師

祐聖窟禪師法嗣

城三

十二

道林了一禪師

不列章次

開元琦禪師法嗣

薦福道英禪師

尊勝有朋講師

仰山偉禪師法嗣

龍王善隨禪師

黃檗永泰禪師

慧日明禪師

福嚴感禪師法嗣

育王法達禪師

雲蓋智禪師法嗣

道場法如禪師

寶壽取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

玄沙文禪師法嗣

廣慧達泉禪師

建隆慶禪師法嗣

泗州用元禪師

報本元禪師法嗣

永安元正禪師

隆慶閑禪師法嗣

安化間一禪師

三祖宗祖師法嗣

光孝惟爽禪師

泐潭英禪師法嗣

法輪齊添禪師

保寧璣禪師法嗣

育王淨曇禪師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

慧明雲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

月珠祖鑑禪師

靜照庵什庵主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禾山慧方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性空妙普庵主

楊州齊謚首座

卷第四十九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崇覺空禪師

九頂惠泉禪師

鍾山道隆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

黃龍德逢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泐潭清禪師法嗣

城三

十四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雪峯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青原信禪師法嗣

梁山懽禪師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庵主

夾山純禪師法嗣

欽山普初禪師

泐潭乾禪師法嗣

勝因咸靜禪師

雪峯有需禪師

不列

龍牙宗密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三靈知和庵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大滄海評禪師

圓通僊禪師法嗣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

祥符立禪師

自覺禪師至此不列重次

象田卿禪師法嗣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

城三

十五

褒親瑞禪師法嗣

壽寧道完禪師

兜率悅禪師法嗣

疎山了常禪師

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卷第五十

南嶽下十四世

昭覺白禪師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道林一禪師法嗣

大滄智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胡安國居士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

城三

鼓山祖珍禪師

黃龍逢禪師法嗣

薦福擇崇禪師

天寧卓禪師法嗣

鼓山僧洵禪師

十六

法雲杲禪師法嗣

洞山辯禪師

西蜀鑿法師

泐潭準禪師法嗣

雲巖天遊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

慧日雅禪師法嗣

九仙法清禪師

覺海法因庵主

洞山言禪師法嗣

洞山擇言禪師

文殊能禪師法嗣

德山瓊禪師

智海清禪師法嗣

四祖仲宣禪師

乾峯圓慧禪師

大滄椿禪師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

育王介謚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道場居慧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烏回良範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

黃龍震禪師法嗣

黃龍觀禪師

德山慧初禪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萬年一禪師法嗣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報恩法常首座

左司都貺居士

嶽山祖庵主法嗣

明昭慧禪師法嗣

延慶叔禪師

宣祕禮禪師

勝因靜禪師法嗣

浮山真禪師法嗣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興道禪師

靈巖徽禪師

雪峯需禪師法嗣

祥符立禪師法嗣

雪峯慧忠禪師

報慈淳禪師

天童文禪師法嗣

雲巖遊禪師法嗣

徑山智策禪師

信相顯禪師法嗣

金繩文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謀禪師法嗣

萬年墨書禪師

西巖宗回禪師

龍華本禪師

道場琳禪師法嗣

東山吉禪師

道場慧禪師法嗣

靈隱道樞禪師

光孝懿禪師法嗣

光孝初首座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續三

十

龍鳴賢禪師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楊岐方會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卷第五十一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大瀉鑑禪師

石霜守孫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琊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崇勝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聖智淵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

城三

十九

寶積宗映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上方日益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克勤禪師

卷第五十二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太平慧勲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為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閔上座

雲蓋本禪師法嗣

承天自賢禪師

琅琊起禪師法嗣

金陵俞道婆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徑山宗杲禪師

卷第五十三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瀉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南峯雲辨禪師

靈隱慧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中竺中仁禪師

城三

字

象耳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虎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令人明室道人

祖氏覺庵道人

成都范縣君

太平懃禪師法嗣

文殊心道禪師

卷第五十四

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懃禪師法嗣

龍牙智才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寶藏本禪師

淨衆了燦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龍翔士珪禪師

西禪文璉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雲居法如禪師

南華知昂禪師

蓬萊卿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谷山海禪師

城三

三

雲居善悟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道場明辯禪師 方廣深禪師

世奇首座

淨居尼惠溫禪師 給事馮楫居士

開福寧禪師法嗣

大瀉善果禪師

大隨靜禪師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護聖居靜禪師

南巖勝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子言庵主

南修道者 尚書莫將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

五祖自禪師法嗣

龍華高禪師

卷第五十五

徑山泉禪師法嗣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瀉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巖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瀉景暈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雲隱道印禪師 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總禪師

卷第五十六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侍郎張九成居士

寶學劉彥修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虎丘隆禪師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坦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大瀉泰禪師法嗣

慧通清旦禪師

正法灝禪師

參政李邴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淨慈師一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昭覺辯禪師

三

三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清行機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靈隱遠禪師法嗣

東山齊已禪師

覺阿上人

知府葛郊居士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佛燈珣禪師法嗣

焦山師體禪師

疎山如本禪師

內翰曾開居士

文殊思業禪師

稠巖了贊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

卷第五十七

南嶽下十六世

泐潭明禪師法嗣

無為守緣禪師

龍翔珪禪師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雲居悟禪師法嗣

雙林德用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烏巨行禪師法嗣

薦福休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

白楊順禪師法嗣

代三

三

狼山慧溫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青原如禪師

雲居如禪師法嗣

隱靜彥岑禪師

道場辯禪師法嗣

覺報清禪師

黃龍忠禪師法嗣

信相戒修禪師

西禪璉禪師法嗣

西禪希秀禪師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

大瀉果禪師法嗣

玉泉宗璉禪師

道林淵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報恩成禪師

何山然首座

大瀉行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亭祖璿禪師

石霜宗鑒禪師

石頭回禪師法嗣

雲居德會禪師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法石慧空禪師

東林顏禪師法嗣

公安祖珠禪師

淨慈彥克禪師

西禪需禪師法嗣

鼓山安永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東禪岳禪師法嗣

鼓山宗遠禪師

西禪淨禪師法嗣

卷三

卷五

淨慈曇密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劍門安分庵主

乾元宗頴禪師

開善謙禪師法嗣

吳十三道人

天童華禪師法嗣

天童咸傑禪師

侍郎李浩居士

道場全禪師法嗣

華藏有權禪師

雙林用禪師法嗣

三峯印禪師

大瀉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涓禪師

五燈會元目錄卷下

南書記

五燈會元序

域四

沙 門 廷 俊 撰

原夫菩提達磨遯大龜氏於釋迦文佛眴青蓮目而得教外別傳之旨之二十八代之祖也既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東震旦時

學者方以講觀相高迺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爲宗六傳至曹溪大鑑支而爲南嶽青原又分而爲雲門臨濟曹洞焉仰法眼五宗支分派列演溢於天下矣圭峰密公禪源詮曰禪之目有五曰外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乘禪曰最上乘禪若古高僧之功用與夫他宗之所謂禪者則皆前四種禪惟達磨展轉相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蓋最上乘禪也紫陽朱文公曰達磨盡翻窠臼倡爲禪宗視義學尤爲高妙矣又曰

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用是知文公深明別傳之旨要非言教所及世之人徒見公衛道植教之語而於吾氏未能窺斑嘗嚮輒肆詆訾是不知公也近時浙人黃氏自負博洽以教外別傳爲非佛氏之學而別爲一學吁得稱通儒哉是又朱子之罪人矣別傳之道本無言說然必因言顯道顧雖明悟如釋迦文佛亦由然燈記刻故知祖祖授受機語不得無述焉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真宗詔翰林學士楊億裁正而叙之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錄仁宗御製叙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徽宗作序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淡齋李泳序之嘉泰中雷菴受禪師作普燈錄陸游叙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宋季

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迺集學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恩至渥也國朝至元間於越雲壑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爲詳盡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下致或人沮抑不大傳於

世識者惜焉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慈氏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昔王介甫呂吉甫同在

譯經院介甫曰所謂日月燈明佛爲何義吉甫曰日月迭相爲明而不能並明其能並日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爲然介甫擊節稱善吾宗以傳燈喻諸心法而相授受者其有旨哉會稽開元大沙門業海清公蚤參佛

智熙公於南屏旣得其旨復典其藏教久而歸故隱闢一室以禪燕自娛廣智訢公題之曰那伽室而銘之其鄉先生韓莊節公爲之記公今年及八十每慨五燈會元板燬學者於佛祖機語無所攷見於是罄衣鉢之資以倡施者惟是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領行宣政院事康里公首捐俸資而吳越諸師聞而翕然相之板刻旣成使其叅徒妙嚴徵言敘其端予視清公益諸父也嘗承其教誠挹其高風茲復樂公之所以爲惠來學之志有成用不辭蕪陋而序之云爾至正廿四年龍集甲辰夏四月結制後五日杭中天竺天曆萬壽永祚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序江剡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鏞書

五燈會元卷第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七佛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
 近故譚賢劫有千如來暨於釋迦但紀七佛
 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
 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為七佛
 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
 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
 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
 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
 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
 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
 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鷲茶二

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
 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
 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
 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
 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
 子無量

毘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

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

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

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

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

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

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

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

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利利父淨飯天母大

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利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者卽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白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叉手

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
卽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
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
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
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
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
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
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
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旣
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
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
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救阿難
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

六

六

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
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
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
依教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
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
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
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
弟子卽以香薪競茶毘之爐後金棺如故爾
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
能致火熱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
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
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
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
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

辰歲也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推曰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
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推曰請世尊說法世
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
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
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
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
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
衆集定迦葉白推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
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
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
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
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

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
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
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
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
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
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
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
殊遶女人三帛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
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
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
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
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却
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
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
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

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昇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曰汝向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疆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

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

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

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憍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旣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教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有外

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
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
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
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
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
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
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
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
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
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間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
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
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
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
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

城四

十一

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袂
裴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
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
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
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
此生何處耆婆因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
蓮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
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
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
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
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
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外六
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
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靈
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

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
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
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
遍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
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
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
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
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
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
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遍如
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
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
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
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於長者持
標於指處挿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華讚曰

城四

十三

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
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
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華曰
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
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
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
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
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
帝釋因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
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
此義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
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
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
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
分曰佛旣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世

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
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
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
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
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
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
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
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
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
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
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世尊嘗在尼俱律
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
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
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
歎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

城四

十三

段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
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
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
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
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
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
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
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
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
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
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

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城四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緣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

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城四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

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

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觀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

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卽至毘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以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

城四

十七

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琉璃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切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毘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

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
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
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
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
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
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
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
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
波毘多以爲給侍因問毘多曰汝年幾邪答
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曰
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
非心白耳毘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
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
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

城四

七

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
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
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毘多有五百徒衆
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
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
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
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
昧用焚其身毘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
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
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毘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
崛多又名鄔波毘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
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
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

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
同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
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輒言慰諭波旬曰汝
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
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為三種臭屍蟲蛆壞

殊四

十九

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
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
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
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
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
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
教已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
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害否波
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
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

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
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
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
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
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
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
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
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
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
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
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
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
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
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

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

據四

于

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巖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邈多尊者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為真法味能度諸有緣邈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為首聞尊者至率眾瞻禮謂尊者曰昔

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眾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七年已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為吾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荅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

今符師說願加度朕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密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即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五燈會元卷第一

音釋

鸞 盧轉切音 攷 與考同 毳 達協切音 馱 所切
樂切肉也 同 細毛布也
切音史 殞 巨興切音 琴 疾也 殞伽河名

五燈會元卷第二

城五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閤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

城五

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

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旣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

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
心非合亦非離伏默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
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
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
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
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
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默承師付
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
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卽現神
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
卽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默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
旣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
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
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

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
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
自此精進忘疲旣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
藏今付於如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
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僞祖
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
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卽敬王
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
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
門而入光照四衆旣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
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
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
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
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

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被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貞王二十二年已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旣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

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四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五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闕全身卽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音角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蟻蟻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

城五

王

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眾以真體藏之龍龕即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

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

問訊祖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

城五

六

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卽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遁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

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
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
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
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
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
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
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爲剃髮命諸
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
衆皆宗仰祖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
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
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
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
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
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
共建寶塔以葬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

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
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
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
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鍼投之而進欣然
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
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
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旣得法後至迦毘
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
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
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
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廼問其故
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
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
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

少荅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
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
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
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
即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
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
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
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
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
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
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
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
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聞祖名
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與問難祖折以無

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
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
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
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
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
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
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
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
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
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
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
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
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
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

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
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
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
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
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
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
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
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
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
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
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
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
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
大眾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外

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眾復訝之祖
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
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
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眾曰我
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
難提知眾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
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
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
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
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
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
眾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
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
離法非有無相内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
歸寂四眾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

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疲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矚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

城五

十一

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

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就
 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
 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
 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
 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
 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
 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
 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
 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
 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
 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
 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
 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
 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

城五

十二

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
 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
 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
 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
 起愛心墮生切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
 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於梵天色界以根利故
 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
 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
 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
 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
 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
 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
 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
 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

滅時闇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

城五

十三

幻闇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撈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闇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千午歲也

二十祖闇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

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

此云常徧行

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

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
 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
 示之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
 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
 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
 熱惱邪惟願大慈城五以妙道垂誨祖曰汝火植
 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
 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
 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閣維收舍利建塔當後
 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
 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
 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
 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
 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

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
 跪獻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
 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
 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
 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
 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
 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昔如
 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
 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
 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真矣

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
 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
 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
 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
 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

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踟蹰而逝茶毘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卽大會梵行禪觀咒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

祖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繫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

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

城五

十六

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卽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白爲一年有弟子龍

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
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
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
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
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
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
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
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自汝捨生趣
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
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問
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
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
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
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

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勒那梵語鶴卽華言以常感澤鶴戀慕故
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
無子故禱於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
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
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
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
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
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
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爲說正
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
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
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
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
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

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羅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

滅五

十八

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闍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卽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悻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

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

城五

十九

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觀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贖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卽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祖說偈已以

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旣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於斯卽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卽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

事具聖傳集及寶林

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

二十年巳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

據五

二十

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

番外道杜口信伏於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因王遠問祖曰子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

據五

主

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旣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

退祖現於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旣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卽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城五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

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卽荅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

三五

三五

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旣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

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即於

城五

三古

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

音釋

閉 侯幹切音翰 氏 音而切音支月 洳 呼臭里門曰閉 氏西域國名 洳切音

恤 田間 瘵 側賣切音 勞 良脂切音 水道也 瘵 鄒勞病也 勞 梨劃也

五燈會元卷第三

城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漢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

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賢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

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城六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

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城六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

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闍祖辯枕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戴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問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向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

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

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有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卽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

城六

五

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翦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諳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

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
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憍慢
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旣有道何
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
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
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
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
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
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
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
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
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

六

六

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
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
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
死言訖卽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
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
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
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
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
尊故薰修而入道雖具小智慧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
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
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竒智諸
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
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
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

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

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沉重演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善板

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續法
記宋高禪師正宗記前後改云 十月一日至

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
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
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
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
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
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
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
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
於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於嵩
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
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
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
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
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

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
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
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
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
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
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
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
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
徒勞動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
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
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
與易名曰慧可城六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
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

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
 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
 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
 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
 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
 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
 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
 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
 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
 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
 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
 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
 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
 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
 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

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
 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
 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
 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
 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
 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
 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
 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
 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
 寺九年為二祖城六說法抵教外息諸緣十內心無
 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
 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忍
 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
 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
 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
 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

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聞得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銜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

卷六

七

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斤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草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

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
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
宋雲事乃成之代宗益圖覺大師塔曰空觀

年流依紀
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尼詔
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

遇祖於蔥嶺孝莊帝有旨令營壙如南史晉
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
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
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為爾朱榮所弑乃立
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
五年分割為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
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
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營壙之說
乎按唐史云後魏未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
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蔥嶺回見之門徒發其
墓但有隻履而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
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
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
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

城大

十二

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
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
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
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冥坐又
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
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
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
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
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峰秀出矣
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
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於少
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
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
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車
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善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

瑛六

十三

代正在於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眾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輶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笈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能其憤與謗於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賞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

皓月供奉問長沙峯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麼得償債去沙曰大德

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債債義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

城六

十四

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

設檀供祖為四眾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諡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

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遺有從空背空多言多

城六

十五

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由境滅境遂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
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
精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
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乖真昏
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
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
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逃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
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
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
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
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
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

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
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
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
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
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
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

城六
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

十六
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
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
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
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

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
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
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卽有不
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祖曰汝無
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
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
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
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
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
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
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
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
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

英

十七

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
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
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
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
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
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
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
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
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
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
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
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
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

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還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叅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馱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

減六

十八

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房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

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房問曰米白也未
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
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
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
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

城六

十九

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
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
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
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
地果還生無情旣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
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旣受衣付何人祖曰昔
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
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
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
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

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
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
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
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旣失潛知彼得
卽共奔逐五祖旣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
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
代宗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
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
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竇師
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
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
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
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

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者

城六

二十

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

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

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

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

城六

三

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

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

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

城六

三

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 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

卷六

三三

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

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臥輪非名即住處也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眾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祖曰有道者得

成六

二五

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跣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曠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頭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胸布也緝木為華心織成後八以碧絹為裏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

鐵索聲僧眾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滅六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况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禮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珉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

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匹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音釋

孺與埤同音皖胡官切音桓地名在舒春秋時皖國漢為皖縣縣西

有皖山諸深切音掛皖水石次王也

五燈會元卷第四

城七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

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一曉達真空

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一正觀

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

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貞

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

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

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

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

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

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

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

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
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
問他師曰嚮德滋久真一禮謁祖曰道信禪
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
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
遂引祖至菴所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
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
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
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
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
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
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
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
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
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

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
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
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
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
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
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
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
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
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
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
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
雙峰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
之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
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

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
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
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
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
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
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
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
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
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
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
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
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
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
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
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

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
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
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
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
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
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
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
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
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
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
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
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爭悞谷響旣
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
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
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

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邊問曰住定俱不轉
將爲止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
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
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
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
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
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
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
不前却旣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
知萬法萬法本^{城七}然若假照用心只得^四照用
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
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棟
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
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
棟卽真擇得闡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

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當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

戒七

五

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師曰看心有羅穀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實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今以

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菴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寔於雞籠山

四祖下一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

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師住白馬栖立兩寺又遷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窞子知之乎師

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
茅菴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
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旁出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城七

七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
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
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
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
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荅曰念想由來幻性
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
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忠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
存妄情不須息卽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

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
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
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
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
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
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卽以山門
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
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
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
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
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
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

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絲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

戒七

八

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鐺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茶毘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立挺禪師初叅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

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

日王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梨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

戒七

九

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

也師曰瀟嶽峰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
墜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
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
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
雲覆青嶂蜂蝶戀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
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
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
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
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人師曰獨步
千峰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藥間大曆十
四年歸寂塔於山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
叅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

者禮謁願就所居辨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
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
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
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
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
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
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
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
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
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
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

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
 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
 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跣趺
 而寂後三年塔全身於本山唐韓文公撰碑
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
 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
 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
 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
 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
 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
 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於圓相中著一
 點却封回忠國師開乃云欽
師猶被馬師惑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

城七

十一

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
 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
 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
 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
 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
 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
 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
 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
 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
 月示疾說法而逝諡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 旁出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
 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

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
儵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
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
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
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
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
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使墮
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
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
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
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
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
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
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
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

卷七

十一

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

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
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
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
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
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
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
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
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與慈
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
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
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
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

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

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艮地生立一毛分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

唐武后聞之詔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
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
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尤加禮重大
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
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
龍二年於東都城七天宮寺入滅諡大通禪師羽
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
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
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
八女絕婚姻朽林添六脚心

祖衆
中尊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
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於
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
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
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

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
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
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
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
讓二僧來叅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
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
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卽謁曹溪武后徵至
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
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
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
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
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
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
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

城七

十五

摩訶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

開

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歲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昇置林

間果野火自然闌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

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十七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 秀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叅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於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

論滯于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於蒲津安峰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

城七

十七

君初不能論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

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

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

椽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

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卽依廣

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

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

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

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

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

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

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

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

明月山慧文爲師師耻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觀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鄴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

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在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

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脈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脈安曰不知者時號爲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爲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有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復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

城七

十九

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闢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高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立旨遂卜廬於嶽之龍塢

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徒癡切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

一曰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為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

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然而不為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愒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媯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愒荒顛城七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

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
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
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
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
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
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
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
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
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
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
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
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
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
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
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

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壞叛佛邪
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
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
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
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
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
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
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
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
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
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
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
真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 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
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
師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
蚶汾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
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
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
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
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
法博聞強記訖詔問之帝卽頒詔師至帝問
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
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
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
曰陛下觀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
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
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

城七

三三

音像以荅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
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卽位師忽入終南山隱
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
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高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
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
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
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
麼僧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
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
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
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
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
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
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
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
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
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
弟子聞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
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
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
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
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
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
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
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

城七

五

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
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
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
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值正
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
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
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
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
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
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
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
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
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
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
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

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

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

保唐寺而終

五燈會元卷第四

音釋

誅 魯水切音壘蓋也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也 毫 白各切音洎商湯所都
 憧 昌容切音衝意不定也

五燈會元卷第五

城八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
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菴靜坐師問曰孤坐

城八

奚為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

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

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

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

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

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

往叅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即悟入師

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

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

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

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

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

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

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叅秀禪

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曰

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

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

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

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

日回當為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眾

叅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眾曰今有盜法之

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

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於世其畧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

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今曹谿明師寂滅今法舟傾師譚無說今寰宇盈師示迷徒今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

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未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畧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

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羗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城八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

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
 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
 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
 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
 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
 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
 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
 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
 汝今後方可為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
 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
 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
 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
 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

城八

五

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
 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
 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
 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
 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
 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
 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
 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
 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繫
 與永處那伽定

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
 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
 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
 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
 轉其名而不
 轉其體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
 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

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
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
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
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卽置金
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
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
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劔不邪邪劔不正只負
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
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
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
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
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
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
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

成六

六

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爲宣說祖曰無常
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
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
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
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
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
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
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
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
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
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
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
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
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
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

於常計無常共成入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
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
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
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編有何所益行
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
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藥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
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城八

七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
志求見性一日叅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
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
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
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

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
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
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
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
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
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
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
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
見瞥然與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
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
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
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叅六祖問曰
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
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
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
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
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
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
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
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
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
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
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
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
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
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

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
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
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各生死
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
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
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
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
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
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
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
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
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
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
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

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卅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干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温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於世△慕道志

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僑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執儀若三業僑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僑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僑奢畧標綱要今子細

第八

十

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
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
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
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
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
優畢又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
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
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
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
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
八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
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
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

感八

十二

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
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
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優畢
又頌畧曰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
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
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
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
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
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感見紛馳窮
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
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
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
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
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
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

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

城八

十二

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是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

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

城八

十三

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於西山之陽諡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為達邪乃往叅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峰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峰峰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峰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

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峰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弟所見雪峰非真覺存也永嘉既到曹溪必嶺下雪峰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於曹溪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

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畧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

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敕光庭詔師到京敕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較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城八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亦本是身心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

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

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旣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

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城八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旣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

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

城八

十七

前咨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諡大曉禪師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屆於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

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
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
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
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
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
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於曹谿
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
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叅五祖雖嘗咨決而循
乎漸行乃往河北結菴長坐積二十餘載不
見情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叅六祖祖愍
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
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
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
河北開化四衆

卷八

十八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
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
下山道行聞於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
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
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
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
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
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
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
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
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
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
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
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僧問
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
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

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為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一日喚鼻孔上為甚麼不見沙云只為太近

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

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

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

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微問曾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爭解恁麼應玄覺

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

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

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南泉到叅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

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聲南泉便休長慶稜云

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

去為當扶面麻谷到叅繞禪床三匝振錫而

前扶背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

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

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

師子身中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闕異端

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

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

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

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得證

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

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

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

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

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

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

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

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

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闢師問僧近離甚處

第八

二十

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漬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

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叅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網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

第八

三

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
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
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
檀越踢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
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
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
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
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
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
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
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
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
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
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
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

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
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
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
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
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
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
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
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脅
長往塔於黨子谷諡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
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
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
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
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

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長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卽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

戒八

三

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

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纒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於龍門

五燈會元卷第五

音釋

趨 陳知切音馳又俗趨字 絳 古巷切音降地名 隈 烏隈切音隈水曲也
 汙 直呂切音宁登也澹也 瀆 符分切音汾水厓也

城八

音

五燈會元卷第六

城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六祖下二世 秀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

城九

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

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

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

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

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

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

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

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

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

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甚麼不供養國師

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

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拭

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

谷與師一擲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

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

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

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

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

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

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

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

為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

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澤

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多與凡
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
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
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旁出四世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峰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
何氏家本豪盛髻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
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
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眾僧齋于
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
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
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
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

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南忠曰傳教人也
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照曰
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
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
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
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蹟煥然吾禪
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
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
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泰恭斷臂請恩師
先齋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泰恭
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毘盧
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
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
山回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峰蘭
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

城九

三

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畧云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

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

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二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

城九

五

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眾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每歎人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鍤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眾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慮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

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眾禪偈撮畧就此方一類之機羅眾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

成九

六

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鑿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義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畧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幅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家亦無所不統也周禮曰函人為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曠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

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故會三乘諸狗尸而顯一性前後之執則也

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

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

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

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

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七 涅槃圖教和會諸法唯揀

別魔說及外道邪宗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圖

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義休為之序引蓋行十世蕭俛相公

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

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

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真知相應之時萬化

寂滅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法俱從思想燥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覺智

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

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

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

絕相累即絕相為妙用住相為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為一聖一法空為一

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史

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

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

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

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

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

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

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

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

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

當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

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澆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城九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干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

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旣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旣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旣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城九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棟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

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
樂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
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
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
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
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
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
如次第爲說蒼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
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
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
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
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
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旣無所住著何論處
所又山南温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
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

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
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
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
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
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
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
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
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
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
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
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
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
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
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
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

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畧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迷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未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

成九

十

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峰茶毘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諡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

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
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
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爲生義
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爲生義女曰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
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
曰死以不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
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
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
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
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
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
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
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

或九

十二

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
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
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
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
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
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
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
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
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
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
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
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
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

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者
曰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
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
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

城九

十三

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
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者乃問此華從天得
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
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
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
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
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
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
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

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
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
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
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
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
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
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
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
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我今
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
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
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
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
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

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
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
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
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

城九

十四

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
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
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
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
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
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
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
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

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陁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
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
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
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
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
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
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
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
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
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
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
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誼宇宙拂衣
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
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

城九

十五

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
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
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
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
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
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
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
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
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十二
帝問其旨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
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
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務面門分披出十二
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
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

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卽以屬供奉官

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

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

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

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

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

此等見邪汾陽曰不枉西來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

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

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

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

浩不是菩提大道城九十六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

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

翁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

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

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高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鞞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高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

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

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
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
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
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
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
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利那造作還復漂
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
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
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
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
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周四相偈曰生曰老曰

成九

大

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
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
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
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
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
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
親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
尚恣貪嗔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
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絕攀
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
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
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
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
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亦不真偈曰頓悟

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
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晶塞滿虛空看
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
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
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
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曾

城九

十九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顓荊州華容
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
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
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
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

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
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
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
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
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
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
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

然不見

趙州代曰
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眾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
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
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
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
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
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
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

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

而去寒山捶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

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

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

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

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

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鳥腰罪

切腰奴罪切 蹙額蟠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

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

中入鄮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菹纒接

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

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

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

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

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

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

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

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乘和尚別曰歸去來師曰汝

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

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

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

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

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

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智智者

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
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
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
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
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
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
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
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
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
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
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
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
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
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
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
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
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
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
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池州亦負布袋
而行四眾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
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
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
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

城九

三

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
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
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
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
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

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
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師
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
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
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
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
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
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
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
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携鳧苴一包醬一器獻
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苴峰曰何處得
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
峰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
曰醬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

城九

三

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後自鷲湖歸溫嶺結菴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
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
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
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
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
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
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祇
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
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
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
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
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
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毘之祥耀滿
山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諡曰妙應法

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
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
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
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
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塔
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
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
徙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
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
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
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
住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峰登
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菴回赤城
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亦符大巖等處返飛

城九

三四

來棲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
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
寶巖與郎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
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
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
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
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跣
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
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
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
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龔塔
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
持往秦望山建窠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
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

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
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會元卷第六

音釋

齧

初謹切親上聲殺齒也
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齧

齧

時流切音隸
主人進客也

醢

許亥切音海肉醬也

菹

通菹側魚切
音髓酢也

聶

上日涉
切音麻

下汝朱切音儒
齧需多言也

五燈會元卷第七

城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

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

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

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

傳勅金州太守韓偓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

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

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

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

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

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

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

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

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
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
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
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
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
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
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
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
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
則無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
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
甌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
作鏡一曰磨甌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甌既不
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

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

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

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

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

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

即合無相三昧學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

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

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

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

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

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

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

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惣有六人師各印可

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

眉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得

吾耳善聽理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

得吾舌善譚說法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

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

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

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

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

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

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

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

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

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

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

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

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

衡嶽論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
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
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
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

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

讓之一猶思之遠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
盛始于二師劉勰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
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西天般
若多羅記達磨云震且雖淵無別路要假兒
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
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
馬駒踏殺大下人厥後江西
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

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
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
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眾
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
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

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
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
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
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
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
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
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
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
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
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
換字
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
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
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
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
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

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

或十

五

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問別云何不問老僧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王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

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
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
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
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出不入是甚麼
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
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
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
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
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師於真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
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
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
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二月一日沐浴跣趺入滅元和中諡大寂禪
師塔曰大莊嚴

塔十

六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
王氏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
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
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
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
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
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
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
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
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
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
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

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
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
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
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
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
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
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
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
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
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
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
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
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
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
四方麈至爲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

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
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
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
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
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
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
之見檗便禮拜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
云此是顯大機大用爲云馬祖出八十四人
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
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
是唱導之師爲云如是如是有僧哭入法堂
來師曰作麼白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
日來一時埋却爲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
爲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
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
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
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

我兒孫師謂眾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
 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
 曰待見西堂即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
 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
 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
 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
 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
 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
 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
 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
 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
 亡僧大眾聚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
 何故如是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
 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

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
 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
 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
 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時馮山
 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
 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麤生座曰
 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
 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
 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性無染本
 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
 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
 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
 不語普請鏝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鏝
 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

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寬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寬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眾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眾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

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鏡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名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

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
有之性不可名日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
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
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
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
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
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
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
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
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
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羸衣遮寒糲食活命
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
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人
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
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

十一

十一

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
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法非法又云如
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
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
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
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
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
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
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
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
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
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
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
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
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

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
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
綿眼中流淚心裏惶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
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
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
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
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
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
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
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
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
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嫉貪
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
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
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

十

十二

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
已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
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
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
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音隨典祇成憎
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
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
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墮
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
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
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
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
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
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
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

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
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
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
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
重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

首師曰是甚麼

樂山目之爲
百丈下堂句

師兒時隨母入

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
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
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
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
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
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
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

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
毘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
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
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
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甚麼語話
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
年憇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
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
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立綱自此
學徒下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上堂然
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
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
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
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

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

十一

十四

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與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勸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蓋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上堂道箇如如如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

十一

十五

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覩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覩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立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知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論上座意作

麼生州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檗與師為百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人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

準

十六

失却牛天明起來夫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
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收取猫兒道不
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
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
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
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
山插火箸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
一線道有僧問訊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
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
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
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
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
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
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
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

云還意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
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
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
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
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
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
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
南泉為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
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郊
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郊鎌子南泉路向
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
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
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
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為人斟酌長慶

云請領話雲居鏡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

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

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

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

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

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

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

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

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

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

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說法

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

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

曰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散

法

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

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

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鑄作佛還得

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

雲巖云坐即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

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

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

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

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

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

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

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

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

無語

保福代云此來拽磨如今却不拽也一日有

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

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
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
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
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
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
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
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卧僧
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
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
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
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
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
也甚竒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
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陸岡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

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
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
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
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
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
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
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
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
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
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
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玄
云且道是一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
筒是兩箇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
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
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即道曰

和尚爲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

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

洞山云還

曾將示人麼

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

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

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

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

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

城十

主

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

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

則重重無盡畧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

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

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問云若禮

拜即喫和尚林禾山代云某甲不僧問大梅

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

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

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

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

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

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

得眾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

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

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

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

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

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

來法空無語法旴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

曰法旴師曰我不識汝旴無語師後不疾宴

坐示滅諡悟空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

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

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

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

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為目前有物僧問如

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

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

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

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

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
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
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
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
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
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
翻茶鉢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
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
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鞵露柱露柱啾啾
得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人來乃
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
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
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
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
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

城十

五三

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
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
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
這野狐兒師剡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
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
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
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
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
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
拔劔勢師曰來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禪諸
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
諸方所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
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
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
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

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肩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澈問教中所言須彌納

芥子澈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

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

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

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

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

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

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

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

歸宗焉後示滅諡至真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

法常

三十四

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菰燕處唐真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荅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

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

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
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

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

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

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三五}杖子來士無語

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

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

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

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

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

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

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

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

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踈夾山

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

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
云當時失一

雙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

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

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

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

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

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

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

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

不移何妨出沒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
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

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

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

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
 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
 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
 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
 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
 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
 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
 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
 化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
 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
 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燈會元卷第七

音釋

識楚禁切屨分房切音方
 去聲驗也郝什却縣名 骸徒侯切音
 陸采許斤切音欣 鞞莫官切音
 具斯猶明也 鞞臚覆也 澈與渤

踵主勇切音
 蹠詭脚後也 柳同柳余遮切音那
 颯詭脚後也 柳子木出交州 郢郢庚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八

昆一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

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

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

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

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

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云險立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立覺云為復薦得自已為復薦得三寸若果自已為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

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

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問此箇門

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

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底

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

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問如何

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

豈采伊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

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

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

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

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

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

言畢奄然順化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

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

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

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訝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立是機織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二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上堂禪德可

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是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諡疑寂大師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

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腳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螬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盃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

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盃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閣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

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
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
甚麼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
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
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
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
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
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
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
却門仰歸舉似瀉山瀉山曰寂子是甚麼心行
仰曰若不恁麼爭議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
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裹石
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
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
歸寂諡傳明大師

昆一

五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
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
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
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奉印記一日大寂
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
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
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
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
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
一章屬連帥路嗣恭
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
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
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
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
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
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兒

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翱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僧問有問有答實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五

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違意

六

道休官去林下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何曾見一人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諡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諡大覺禪師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

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

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

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

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

無汗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

返句後借梁問洞山山云百丈和尚令僧來

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

鞞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

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

想心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

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

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

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

去在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

長慶代云和尚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

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

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

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小師

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

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

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

破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

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

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

滅諡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

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

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

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

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
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
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
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
後以受業師老遠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

癡訥自換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晷

竊出江外呈馬祖覽訖告眾曰越州有大

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中有知師

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高師謂曰

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

立且自歌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

已墮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謂

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

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

眾皆茫然法服云是即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

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
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
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
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
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

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

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

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

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

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

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

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

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

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垂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

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婆利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也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咬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

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
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
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
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
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

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

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

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

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

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

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

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

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

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

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

三

十一

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
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
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
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
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
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
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
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
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
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
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
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
華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

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
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
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
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
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同後心通
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
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
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
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
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
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
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
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
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曰若如是畢竟無
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

是二

十二

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
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
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
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
問師為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
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
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
某甲即甚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
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
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
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
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
指驢師却指官人

法眼別云
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擲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遶法堂一匝便去

且一

十三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途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鬻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麩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

嘗過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後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

日既右為甚麼不病山曰為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慕容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

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叅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

死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擎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

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鄴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因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因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即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着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

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

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

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

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

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

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

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

滿室甫及卅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

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

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

習四分律疏纒終便能敷演每為眾僧講涅槃

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

是

十七

往瞻禮祖觀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四巍

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

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

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

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且去

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

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

麼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開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

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

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

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

錄靈阜等齋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

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

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

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

惠愷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
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
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
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
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
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
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
訖跏趺而逝茶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
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餅葢于石
塔當長慶三年諡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
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
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
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

昆

十八

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
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
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
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
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
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
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
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
定是師曰佛身無為不墜諸數安在四禪八
定邪眾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
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
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
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

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翱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卻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諡慧覺禪師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三十九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不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

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諡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適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曰這箇淨餅是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主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

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

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曰頭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即是師曰

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

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

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山便

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

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

度飯汎契甚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

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

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

長慶祇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

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

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大抄何故為伊解故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大

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較

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着不着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

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

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

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

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

問馬大師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

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

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

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

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

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諡大寶

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

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

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工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紫山開曰此可借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公問乃謂見紫山問曰問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致乃曰我聞有語相教今日持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子頓公應元

和八年弟子語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

全藏叅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築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特稱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

能覩與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車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剡子向師前刻一株草師曰和尚祇刻得這箇不刻得那箇頭提起剡子師接得便作刻草勢頭曰汝祇刻得那箇不解刻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云還有堆草麼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

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
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
觀衆僧叅次泉指淨餅曰銅餅是境餅中有
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餅
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瀉山便入堂於
上板頭解放衣鉢瀉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
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瀉便歸方丈師
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
瀉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瀉曰莫道無語
其聲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喜元和中
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陞兵遠拒王
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
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
觀事符預夢關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
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

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
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
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
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
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出曰老兄疇昔不循
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儼然而
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亦作龍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
犬吠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
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
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
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
髮受具於靈巖寺後叅大寂了達祖乘即還

五燈會元卷第九

昆二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南嶽西園蘭若墨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

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

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

圓奇性俱脫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諱當

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違

事山曰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

何是向上事山也 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

云這奴兒婢子 犬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

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

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

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

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

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大

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

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

為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

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

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

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

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

毘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

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

不是南泉駁
地要圖前語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
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

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

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

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

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

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

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

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

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處人宗曰陳州人

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

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宗

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無生曰未會

在師無語

潞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

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

慙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

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荅話師曰汝却問得

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靈利有僧從

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

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

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

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

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白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

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着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

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白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白來祖曰烏白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白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

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叅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

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
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
丹霞患瘧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
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
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

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
曰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
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
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

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
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
出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
師豁然大悟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
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

三

五

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
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
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
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既陋
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
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眾審思惟畢竟祇這
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
討箇甚麼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出
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背
後底響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
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
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

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
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

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
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

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
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

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
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
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齋都不會

可憐祇解那斯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

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
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
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
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
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
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

飯來僧問長慶古人揮掌喚僧喫飯意旨如
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

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

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
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五

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
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

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
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
臥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胸
剌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

頭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
故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
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剥不施曰恁麼則
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
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
法身師曰空華陽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不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
衆中莫有道德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
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
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
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
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人人

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
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
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
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
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
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
霞曰何不會取未舉索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
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
師曰情知久叅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
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解健
且勝阿師師曰不似勝我祇欠汝箇撲頭士
拈下撲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
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
是老師洎荅公話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

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潭州秀溪和尚答山間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禪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叅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

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日不知師曰
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
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
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即
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
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
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
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泐流無定止師曰
法身泐流報身泐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

拊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
家乃別云免得幾人

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
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
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
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
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
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
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
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空
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
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踢
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

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

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
喫馬祖踢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
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
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

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

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
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

三

十二

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

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燦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

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閣黎
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
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
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
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
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
見兩箇泥牛闢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
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
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
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
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
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
萬境開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

星

士

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
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
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
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
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
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
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
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
所慕遂不剃染後叅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
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
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
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
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
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

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
恁麼稱禪客闍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
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瘧嘗遊
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
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
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
麼生士以偈荅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
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
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
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疇皆
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
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
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
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
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
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
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
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
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
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
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
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
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
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
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
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
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
龐居士即毘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

於世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

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

是二

十四

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

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

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

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

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

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

因人啓發乃往叅百丈丈問魏巍堂堂從何

方來師曰魏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魏巍堂

堂當爲何事師曰魏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

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

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

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

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

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

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

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

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

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

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

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

是二

十五

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

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

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

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

擲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

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
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
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
爲師便掌彌曰大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
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鎮宛陵建大
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
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
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
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
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
僧曰尋羶羊聲來師曰羶羊無聲到汝尋曰
尋羶羊跡來師曰羶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羶
羊踪來師曰羶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
羶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羶羊
僧出來僧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

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
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趣出師一日捏拳
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
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
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
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
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按置於座畧不披閱良
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
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
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
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
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
十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
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
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趣之大衆不散

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服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換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

三

十七

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諡斷際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號懶

郡之陳氏子受業

於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

聞立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

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

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

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

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

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趨陽敵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年來喫瀉山飯荷瀉山屎不學瀉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

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潭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遠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

無對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闍城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寂塔于楞伽山諡圓智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叅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會即便會莫怱怱泉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甚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籃子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

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

在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刺

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諡性

空大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

星三

二十

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雜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叅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

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

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

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

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

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

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

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

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

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

常一真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

星三

主

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

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

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

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

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

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仰山別云

還辨左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

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

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

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

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

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

屍著沙彌即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

山後問爲山瀉召慧寂山應諾瀉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

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

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

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

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

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

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

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

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

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

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

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

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靈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

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

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

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

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

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叅師問何方來曰

河南來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爲山代云

要過但過用師不安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

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畧請和尚相

見師將鉢饋盛鉢楷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

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

曰序品第一歸宗柔判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

有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

裏覓甚麼曰如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

麼小師行脚回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
 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曰對
 和尚不敢慢語師喝曰這打野裡漢師同大
 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
 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
 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
 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
 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于侍者到師問金
 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
 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
 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
 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
 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與瑠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
 瑠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

三十四

三十四

有何道理瑠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
 麼生師舉起盞子瑠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
 茶罷瑠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
 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眾曰汝等與我開
 田我與汝說大義眾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

乃展兩手眾因措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
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

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為涅槃
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眾開田方說大
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
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
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
法嗣之列俟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
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
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為正

五燈會元卷第九

音釋

悸其季切音棹連眉切音
率心動也棹早木名 泐以轉切音
余六切音躡肥輒切音脛形定切音
有賣也躡躡躡也脛膝以下骨也

五燈會元卷第十

昆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三世

南泉 顓 禪師 法嗣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

星

一

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叅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

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

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
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
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
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
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
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
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
麼生是正眼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
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
座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眾請住觀音院上
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
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
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
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

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如
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
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
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
如何辨真實師曰開也曰是真是實師曰真
是實實是真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
分闍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
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
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
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辭
師曰甚處云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
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與摩則不去也師曰摘楊
花摘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
鎮州出大蘿蔔頭大眾晚叅師曰今夜荅話

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

曰此來拋甄引玉却引得箇鑿子

保壽云射虎不真徒

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伊爲鑿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立覺云甚麼處却成鑿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鑿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鑿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

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

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

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

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

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

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

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

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

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

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

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

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

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

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師

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

裏師曰一躡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

大王宿曰叅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

密意師以手搯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

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

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

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實中主

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立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

五

五

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問如云已知去處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立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

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

同去類別云老僧遠
葉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
同安顯代云也

不僧寫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

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立

代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

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

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

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

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你等諸人向甚處局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鉢

子去師謂眾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

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上堂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

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

五三 六

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

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

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

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

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

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

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

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

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即與上

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火道近下人問道

即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舖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擲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到叅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箇擔板漢崇寧秘云和尚是擔板置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

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畧約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畧約師曰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畧約師聞沙彌喝叅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

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是忽遇趙州又作麼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

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立中立師曰汝立來多少時邪曰立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立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闍浮於其中問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其僧再問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鷓鴣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九話主却問鷓鴣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拓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關也不知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關若檢得出是上座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服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毘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真

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三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

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

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

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瘧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較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

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
壽一百二十歲諡真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
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
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
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
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
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
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
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
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
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
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畫見

三九

十二

日夜見星白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
青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
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
沒却汝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
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
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問學人不據地時
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
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
曰尺短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曰不可更
拗直作曲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
睛耳聾作麼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
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
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
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
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

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
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
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
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
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

謂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

曰不可離却即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

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

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

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

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

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

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

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還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
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
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
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
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
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
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
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
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
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
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
是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

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是如來境界十四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口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

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

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為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叅學也無師曰我自叅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牛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

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

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快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十一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

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往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

五

十七

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

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
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
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
人手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
界不邁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
如何是普賢身師曰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問
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
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
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
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
尚即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
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
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
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
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真曰堂堂南

三

十八

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
現已却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
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
回頭慙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
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
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
萬秋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師因
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
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誠斫松
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
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墮州護國上堂擎起
一椀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椀麼時有靈
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椀師擲下竹便下座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
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
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
覓箇住處州曰向甚麼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
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
撲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
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
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叅師曰會去
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
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
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
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
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
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

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
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
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叅
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
勝光和尚鉏園次慕按鑊回視光曰事即不
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
倒從此有省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
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
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
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
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
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
氣力羸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叅南泉問摩尼珠

壹

二十

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

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荅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為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諍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為甚麼

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剥得
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
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閣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
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
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閣黎試道看
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
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
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
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
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
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問今日供
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還來否師曰本自無
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麼則供養何用師曰
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
不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
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
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
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日子和尚因
亞谿來叅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
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
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
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
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
僧不禮拜竟叅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
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
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
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

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蘓州城裏人家
 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
 見峯曰凡親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
 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
 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
 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
 語

宣州刺史陸巨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
 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
 損鷲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
 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南泉圓寂院
 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
 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
 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藥為首
 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

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驟便將出去須臾復
 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
 行驟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
 白椎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
 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
 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
 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
 餓驢餒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
 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
 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
 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
 僧甚麼處來曰瀉山來甘曰曾有僧問瀉山
 如何是西來意瀉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
 會瀉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
 瀉山去好保福問之乃
 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
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
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
為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
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
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
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
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
洪諱以講論自矜註即法
辨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
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
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謹茫然

遂禮辭遊方至馮山方悟玄旨乃嗣馮山師
咸通七年示滅諡無上大師

歸宗堂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
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
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
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
有甚麼歸宗也師辭

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
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
了上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
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諡弘照大
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
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
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

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瘞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

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

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為甚

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初在歸宗會下忽

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

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

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

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

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

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

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五燈會元卷第十

音釋

諗式莊切音審念也又潛藏也 擊古歷切音激未燒溥还也 衍職畧切音
 獨也 顛合老切音 吳古惠切音 慣連切音
 梁也顛顛光貌 於於鴉切音委 澶連切音
 切音澶澶水在 饒於鴉切音委 謹伊真切音
 因敬也 曰衛地名 饒於鴉切音委 謹伊真切音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昆四

宋 沙門 九川 濟纂

南嶽下三世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

師曰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

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

無礙光明各各叅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

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叅佛光得心法

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

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

和尚有問答語句見鳥窠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

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

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

剛三昧等六經關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

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

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疇對後來亦鮮

有代荅者復受東都疑禪師八漸之目各廣

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

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

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

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

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

徒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

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渡者要須船二曰尋
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立一不全是佛不須
更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本
山諡性空大師

蕪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

師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
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
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
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
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
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
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凡
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

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
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
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
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
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
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是即不是師
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
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
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

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
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
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
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
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

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
謂人曰乞我一箇直椽人或與披襖或與布
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
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
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
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
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
已還返人意稍息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
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
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叅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
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
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
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

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
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
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
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
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
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
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
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
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
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

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

昆四

五

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常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

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

昆四

六

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童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諡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

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僧問鏡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清古人祇見雖頭利不見鑿頭方

七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叅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為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

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叅為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為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叅永泰方諭其旨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頭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引顯示之立覺代云老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是四曰賊不打貧兒家八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談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眾奪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為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為四眾請住觀音院常百餘眾經數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遠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九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改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攘一日晚叅謂眾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

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
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
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
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扭師
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
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
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
處師脫草屨蓋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
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
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
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擲露柱

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叅師問莫是講
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
會麼曰不會師曰咩咩五戒不持師問一長
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
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
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麼經
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
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
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
如是師曰三門頭昆金剛爲甚麼舉拳十白金剛
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
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
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
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
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
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曰
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
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拄
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
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
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叅師曰汝豈
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
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
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
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
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
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

尾四

十一

十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
師曰昨日有人問趣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
不實邪師曰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上
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
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
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
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近
離甚麼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
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
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
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
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
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
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
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

與麼道師曰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即說師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涅槃經茶毘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棒趂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

吳四

十三

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麼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

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
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
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麤
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
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
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
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
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
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餽餽子快下將來問
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邱乙巳問如
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叅師曰汝是新
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
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
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
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

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
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
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
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
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
度量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爲今時師
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
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
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
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
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
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
蟇踣跳上天蚯蚓鷺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

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
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
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
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
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
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
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
尚不打某甲新到叅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
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
道偷果子師曰賊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
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
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
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
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

八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叅美
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
禮辭遂叅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
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
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
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
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
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
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
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
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
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
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
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月遷化

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

發塔觀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扃戶人罕

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

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驚擗住曰是凡是

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

祇要識老兄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

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

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

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

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污了也引麵次僧參

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

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祇

得一椀玄覺云甚麼處先少一椀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

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

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

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

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

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

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

欠進語何不問為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

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

瘞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剗也師對機多用此

語時號骨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

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

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

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檠至公觀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檠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檠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檠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眾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薦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

十七

十七

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風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瀉會下數

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
瀉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
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瀉曰
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瀉口瀉歎
曰子真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
錫天彭壩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
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轟秀澗
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
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自爲木禪菴師
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
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
老病暑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
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
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
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
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
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
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
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
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
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
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
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
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
問一切衆生皮裏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裏皮
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
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
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
甚麼却是和尙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

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峯孰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衆叅師問叅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鼻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脣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衆僧叅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擱口令正乃曰如許多特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端坐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僮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麼處曰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者欺敢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朝死又者七

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與兵躬入院請師決臧死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

昆四

二十

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

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也龕塔葬儀廣主具辦諡

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瀉曰

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立沙沙云諱當

甚諱當敢保老凡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

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

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

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

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

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

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驢事未去昆四馬事到來三十一曰學人不會師曰

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

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

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

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

鳥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今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英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

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叅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

是問

王三

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

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崑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

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

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謂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

吳四

五三

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

各隨點而起闕王禮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

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峰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

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

即道峰休去

潞州淶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叅大瀉

得旨後造雪峰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

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

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

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

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

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趙州諗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契粥契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纒綻遍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相國宋齊邱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

是也

三四

曰著不得底鬻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麼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
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
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烏觜鹿身曰如何
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問珍重
問牛頭未見四祖五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
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麼不
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
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
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
曰孤峰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呵旁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
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

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
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
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
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
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
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瞍者爲吾討
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
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
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
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
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

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師有時驚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此四

王夫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二世僧良父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

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二年七月示寂塔

於寺西南隅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音釋

鐸 達各切音 楸 都括切音 撮 魚乞切音 度大鈴也 楸 補楸破衣也 屹 屹峙山

貌 餽 壁吉切音 餽 餅屬 餽 都回切音 餽 蜀九

切音 餽 通郵切 餽 餘相切音 餽 莫長

吃也 餽 棚去聲 餽 沙郡有夷餽名 餽 莫長

自言其先祖有功常 禿 古文

王夫

王夫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昆五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四世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

昆五

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

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

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

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

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

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

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

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

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

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

曰要道即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

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

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

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

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舖能斷人

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

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裡

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

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

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

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齋上座叅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關南常禪師法嗣

是五

二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襪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卽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

日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視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漳州羅漢和尚初叅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叅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拷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羶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羶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猶但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澄澄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

是五

三

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字內爲
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
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
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谿曰爲佛
法來師乃升座谿上叅師問上座今日離何
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谿無對末山代云
爭得到這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
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
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
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叅師曰太縵縵生曰
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爲
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爲甚麼傾壞師曰寧無

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
際來戴笠子執錫逋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
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
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
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
不如棄庵往諸方叅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
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
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
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
者叅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
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
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
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

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立沙道立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我如立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朕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朕承當處箇芥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拈掌是他西園奇怪立覺又云且道俱朕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箇芥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餠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

三五

五

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擲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勸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立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遠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巖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

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
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
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
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
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
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
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
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
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曾師曰止止不
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
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
谿法席乃往叅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

五

六

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
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
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
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
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
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
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
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
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
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
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
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
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
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
祖龕直詣靜居叅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

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
 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
 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
 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
 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

是五

七

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
 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
 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
 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有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
 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鈿斧子與汝
 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

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
 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
 休立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遷便回師問子
 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
 去日蒙和尚許箇鈿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

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

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

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

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立沙云果

然雲居錫云祇如立沙道果然是真金是尾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

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

而逝僖宗諡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

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醜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

緣會語句

青原章

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

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壁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立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

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

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九

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親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含盖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

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
 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
 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
 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
 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
 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
 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
 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
 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
 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
 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
 否曰見師乃指一檝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
 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檝柴大小曰汝從南嶽負一檝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
 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

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誘請師除師曰一物
 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
 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
 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
 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孰問如何是道師曰木
 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
 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
 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
 寂塔于東嶺德宗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
 朝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
 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嘆曰大丈夫

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
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
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
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
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
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
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
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

是五

十一

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
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
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
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
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
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
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
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
頭曰我這裏針剗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
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
道吾說若溪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
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
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石霜別
云書卷

不曾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
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
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
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
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
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
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
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
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
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
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
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
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
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
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問如何

七五

十二

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
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
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
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
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
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
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
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
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
屎師曰那箇擔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
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誘他
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
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
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

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齧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為甚麼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港港地洞云祇在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

見五

十三

失却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須體此意始得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生衆中與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閣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

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

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

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

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

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

星五

十四

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此

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

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

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

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

恁麼問終不

道藥山來

早知行者

問僧見說汝解算是否曰不敢

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雲巖舉問洞山

請和尚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

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

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

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

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眾夜參

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

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

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眾雲巖舉

山曰這僧却會

祇是不肯禮拜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

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

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

堂師曰口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

匙把筋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

星五

十五

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麼師曰

祇為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

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

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

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立覺云且道問平田

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麀中主師曰看箭
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
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翱問
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

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
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
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
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

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
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
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
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
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
東隅唐文宗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
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
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
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
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
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
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據抵石頭
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
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
曰來日剡佛殿前草尾五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
備鉢鑿剡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
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
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
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
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

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

是五

十七

是師遠國師一巾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天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

著得麗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麗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岸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岸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立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

是五

十六

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麼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疑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叅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看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

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

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

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

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

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立覺

微云且道長慶明丹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

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

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諡智通禪師塔

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亦曰江陵僧叅師問幾時發

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

繞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

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

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

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

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

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

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

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

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

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

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叅禪僧是

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叅禪僧頭曰何者是禪

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

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

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

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

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

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

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上堂夫學

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

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
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
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
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
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
泠自用窮其用處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
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
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
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
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
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
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
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
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
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

見五

二十

赴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
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固措時三
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
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
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
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
師曰盲者依前盲瘧者依前瘧一日將瘧和
子麻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瘧和子鷲口
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狐
負人

見五

三

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髯具眼

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為甚麼請道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

可謂眼昏僧叅遠禪牀一布卓然而立師曰

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遠禪牀一布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

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

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

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

乃退身三步師却繞禪牀一布僧曰不唯宗

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

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

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

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麼處師曰

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

居士到師陞座眾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

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

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擡住曰苦

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

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

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

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

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

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

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

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

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

婆豈有過師曰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豎拳

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

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

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

四一

二五

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

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

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

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

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

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

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

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

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

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

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

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

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躡邱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

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達禪牀一布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

卷五

三

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

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

此箇法則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業分付去也師曰頑聾少智勸贖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

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

決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音釋

鈿

陀沒切音突銑也

醜

惹里切音躩下酒也

瘞

儒佳切音疰瘵疾

羸

盧

回切音雷瘦也

躡

他達切音闊足跌也

枕

與從同小孟也

勸

美非切音

也

細勉也

贖

胡典切音峴也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昆六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

昆六

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

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

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

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

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

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

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

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

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

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

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為因緣不契

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

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

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因倦且待別

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

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敲得指頭

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

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問

雲居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
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巖臨遷化遺書辭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
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
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
道還知有也未又
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藥山上堂曰我有一
甚麼處是伊不會處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
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
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
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
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
然雖如是且無滲漏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
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瀉山山曰以
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
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
山休去瀉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
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
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
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
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
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
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涕在僧問如
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
方有火分相應曰忽如火起時如何師曰能
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
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
見六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別請一問有
施主施棍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
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棍師曰性地非空
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
腰棍師指佛葵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

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
 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
 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
 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

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
 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

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

問禾山山曰師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給侍者方諧

否師曰不識峰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

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

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

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

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

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

僧眾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眾
 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眾曰吾當西邁理無
 東移言訖告寂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
 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火出

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

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

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

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

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

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

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

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

具六

四

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趨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闖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蘄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太

是六

五

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住後上堂示眾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問僧甚麼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

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
 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
 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
 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
 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是沙門云正月問僧
 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
 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
 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
 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
 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
 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
 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
 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
 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

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
 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主遊
 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
 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
 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
 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
 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
 塔諡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逸度量不
 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
 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
 立藥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
 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
 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以

是六

六

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
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
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
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
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
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
是六
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
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
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
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
芙蓉香氣長粘逸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
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
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道吾

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
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
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
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
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
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
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
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
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
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
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箇甚麼山曰不
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
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
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
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

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頰頰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裨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曹山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孫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

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尚作麼生

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

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

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是六

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九

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

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

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

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

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腳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

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

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我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兩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

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是一和師就桶盪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翔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

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
 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
 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
 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

神眼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
 始得

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
 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
 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
 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
 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
 佛師霞吐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
 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

五十六

十一

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
 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
 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
 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
 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
 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
 子便禮謝師曰莫染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
 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
 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
 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叅師乃展手示之
 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
 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閣黎舉哀僧打筋斗
 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叅人事畢師曰與麼

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
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
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便出
師曰烏不前鬼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
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叅遠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
主人公終不下叅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
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
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
叅衆去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
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
呈何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
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

具矣

七

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潭州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
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
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參展坐具師曰
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
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
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
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瘡却即閑
若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
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
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
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
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
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

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
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
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參師
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
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

吳六

十三

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
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僧叅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
曰老秃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
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
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
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胷曰還
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曰不
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

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叅石鞏
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
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
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
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
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
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
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
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
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
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
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
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

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排排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攝得否師

昆六

十四

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

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

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

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

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眾從東過西一僧從

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

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

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眾曰此兩件公案作

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眾無對師

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拄杖歸

方丈

昆六

十五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

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

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

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

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

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特娘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安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

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叅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切切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

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挽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

是六

十七

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多多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何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

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

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

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

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

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

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鑿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

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瀉山爲米頭一日
篩米次瀉曰施主物莫拋散師曰不拋撒瀉
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
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
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
一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
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
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
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
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
語曰吾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
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
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
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
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

吳

大

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
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
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
因茲囊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
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
無你敲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腳手凡有
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
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
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
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
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腳底著口問真
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

師曰瑠璃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

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牕外

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

會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會藏意肯如何峰

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

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東禪齊云祇如雪峰是會石霜意不會石

霜意若會他為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

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

別他云徧界不會藏也須智裴相公來師拈

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

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

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

畱下笏示眾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

尾自至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

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

構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

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

還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

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眾曰不驚眾是

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會藏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僧不會

後問九峰曰先師齧齒意旨如何峰曰我寧

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

有甚麼冤無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

前畫一畫曰汝刺腳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

曰審不得師曰汝納衣與麼厚為甚却審這

箇不得曰某甲納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

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

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惜懂

生曰爭奈嚮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
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
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
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
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
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裡太煞鬧有
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
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
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
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亂本非
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
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
童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
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

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
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
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功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
夏衣緜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
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
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
日輪疑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
早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寒靜當
陽那肯露織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
弊由來顯妙傳五六抵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
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
爲汝方隅官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
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
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

衣師牢辭不受光啟四年示疾告寂葬於院之西北隅謚普惠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又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撫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

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抵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迷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剗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鉢肩上便出太原字上座代法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以前事為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淥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巖禪師法嗣

昆六

五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咩咩濟曰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腳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

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師與洞山渡水山曰

莫錯下腳師曰錯即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鈺

茶園山擲下鏹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白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

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
 師曰合取鉢孟巖肯之問一地不見二地時
 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
 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
 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
 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
 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
 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
 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
 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
 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
 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
 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
 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

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
 師起遶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
 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
 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
 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
 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
 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音釋

𪗇五巧切音 𪗇所賣切音 𪗇辰縛切音
 𪗇咬齧也 𪗇暴乾物也 𪗇𪗇大鉏也
 𪗇𪗇尾切音 𪗇𪗇口欲 𪗇𪗇音 𪗇𪗇切音
 𪗇言而未之貌 𪗇𪗇水名 𪗇𪗇切音
 𪗇𪗇木無 𪗇𪗇合切音
 𪗇𪗇也 𪗇𪗇也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昆七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四世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

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一出住潤州鶴

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

朕不畱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

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

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

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

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袂指示汝無法本

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

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

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
 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
 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
 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
 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
 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
 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
 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
 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
 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
 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鬧黎復
 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腳
 睡無偽亦無真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
 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
 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然

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
舍利之真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
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
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
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
止灤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
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
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
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
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
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遙禮曰
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
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
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
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
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
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
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
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
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
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
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
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
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
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
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
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

即不疑秘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
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
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于師曰
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師在瀉山作典座
瀉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瀉曰好
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
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
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復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
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
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
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
下黯黑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
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
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

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睹瞿曇猶如
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
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此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
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
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
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
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
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
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
是七
埋向坑裡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
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關市裏識取天子虎
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會到
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

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冼涕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眾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

是七

五

巖前法眼云我二十
年執作境話會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

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於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於本山諡傳明大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

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
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住大通上
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
爲我自是我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
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
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
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
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
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
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
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
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
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
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
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

七

六

風師曰一斗麩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
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笨
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
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狗
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於
本山諡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
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
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
翠微章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

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
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
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攜一
餅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
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

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州問大死
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上堂汝諸人來這
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
我老兒氣力稍劣唇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
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
亦不教汝塚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
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
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
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
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
塚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
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
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
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

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
鶻鶻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
何是一法師曰兩下也問一塵舍法界時如
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
曰開也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
不會爛壞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
一言半句挂諸方唇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
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
恁麼沒碑記榮乃遠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
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
不師曰是曰和尚莫尿涕盜鳴聲師便打問
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
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
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靈峰曰
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
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
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
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
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頭

見七

八

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
不快漆桶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峰回首
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
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
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
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
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
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
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箇甚
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

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娘師曰
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焰裏身師曰有甚麼掩
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
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
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
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
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
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
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衛重和尚日久問抱璞投師請師
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則卞和無出
身處也師曰擔帶即鈴屨辛苦曰不擔帶時
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
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
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
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

見七

九

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干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鷄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

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喚便道喚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是七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

痛萊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
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
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道師
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
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
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
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
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
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
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
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
推人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
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
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

卷七

十一

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
盈於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
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
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
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
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
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
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諡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
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
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
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
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
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
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

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於此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叅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吐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叅師欲起身田乃把

是七

十二

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腳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

長坐不卧麻衣草履。身為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為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是今日是如是。酬問徃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眾請出世。僧問：秋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為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叙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理時人。手腳直饒剝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切切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為石霜侍。

者洎霜歸寂。眾請首座。繼住持師白。眾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鍊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鍊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曾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

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
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
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
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語會看
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
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
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
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
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
却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
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
曰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則外紹是爲
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
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
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

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
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
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
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
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
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
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
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
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
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
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
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
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
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
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

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
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
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
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
與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
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
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
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
師曰流光雖徧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
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
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
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
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在曰還有不狂者麼
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

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
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
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
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
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
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
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
出曰爲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
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
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
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
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
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
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援起倒是

長七

十六

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
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
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
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
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
觸髅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
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
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
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
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
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娘師後住泐潭而終謚
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
而止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

是七

十七

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
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
騎者不鑿師驟牛而去彊德憇於樹下煎茶
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
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
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
莫道騎者不鑿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
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
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道
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
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
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
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
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
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

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
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
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
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
他十八兒論不奈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
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
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
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
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
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
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

見七

十八

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
曰得在師頰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
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
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
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爲甚麼吞却師師曰通
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
州道正表闍馬王乞劍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
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
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
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
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
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
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
茲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醞醐曰如何
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
時如何師曰還曾授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
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

是七

十九

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
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鬮黎也須側身始得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
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
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
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
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
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
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

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
越師終於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五老峰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
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

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
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
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
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
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
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

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
玄妙師曰未聞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
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
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
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
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
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
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
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
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
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
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喚師乃
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

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
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
寂謐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仙陀婆師曰昨
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
曰奈何橋畔嘶聲切劒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
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
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
曰已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
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丘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
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歛雙眉曰出世
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
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
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
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
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
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
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縑素不分
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
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如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

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喫曰喫者如何師曰
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
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真
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

爲甚麼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

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爲甚麼
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
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
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

昆七

五三

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謚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於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嶂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狖路絕巖崖出芝朮夫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嶽域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

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閣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兔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

異上

手問

爲之耶霜曰是實事邠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與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爲泉曰此泉爲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

臨示寂聲鍾集眾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
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尋常不
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
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

是七

至五

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
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
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
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音釋

湊千候切音撥北未切音撚乃殄切音裔
以制切音脩思留切音薙他計切音替除
曳胃也 歛乞及切音
小兒頭 歛吸縣名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昆八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卅年

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為侍者濟嘗

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

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

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

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

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

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

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

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

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

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

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稍鯉魚搖頭

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墓裏裏淹殺師

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

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

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

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

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

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同類出

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關

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

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

即不無關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

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一日問山佛魔

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

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
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
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
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
矣暨夾山順世師抵於涪陽遇故人因話武
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關
關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
難曰關關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關關中要
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
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
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
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
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潯陽洛浦山
卜筮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
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

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
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
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
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
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
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督
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
輝又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
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
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
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
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
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
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
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

芻蕘穉穉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
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
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
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
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虛勞煩
於飾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何師曰道
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
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
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
問祖意教意是同一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
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別足問僧近離甚處
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
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
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

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
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
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
辨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逢人常問路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
舉師曰枯樹無橫枝烏來難措足問終日朦
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
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淚悞作
鶯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
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
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要會箇中
意牛頭尾上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祇
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臆收鋪去也
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

僧無對法眼代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

掌三下

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
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問
法身無爲不隨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

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
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臆也遭貶剝師曰不穿
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
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
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
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刹竿頭上仰
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
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師曰空
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
曰嬰鵝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

五

五

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
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豎拂子僧曰恁
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
又被風吹別調中間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
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
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
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
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
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
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通途
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
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
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
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

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亾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亾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侍者謂師曰葦法師制得四論甚竒怪師曰葦公甚竒怪要且不見祖師

是八

六

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葦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華公有多火言語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畱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厲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徹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

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

子拙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

不掉清波上劔峽徒勞放木鴉便告寂

撫州道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劔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胃索問

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

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劔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留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泐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

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徃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

是八

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闍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

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峰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徃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吟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年示寂塔於院之西北隅

是八

九

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僧參
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
多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肩曰
向韶山口裏肩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
口向甚麼處肩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
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
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
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
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
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
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
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超千聖
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
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個儻
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

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
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
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
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
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
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繞人事了師召
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
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
來老僧拄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
明鏡當臺請師一鑿師曰不鑿遵曰爲甚不
鑿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
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
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魂終後諡
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甚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沈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滯入室知乃通方曰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即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諡元真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

三八

十一

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屎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問如何是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

泥牛夜叫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
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
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
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叅清平平問來作
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
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
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
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
莫恁麼道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師曰豈

是八

十三

是別人屋裡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
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
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
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
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
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山禽脫粟飯野菜澹黃齏曰忽
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
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
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
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
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

曰大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

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裏

昆八

十三

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

曰鶴帶鵝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峻及乎到來

祇見一峻師曰闍黎祇見一峻不見九峻曰

如何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花麤

幽州盤山禪師世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

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

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

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峻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

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叅

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歛觀珍

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

觸黃金若瓦礫符吾管覆頂須此供四方僧

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

動道場子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

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

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

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

戒大師示寂垂誠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

彌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

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為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異六

十四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鈴嶼之子如何得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響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

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潭州伏龍山禪師第一世僧問攬長河為酥酪

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

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

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腳時如何師曰何

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

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禪師第二世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

曰汝道與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

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

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

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狂狃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第二世僧問行盡千山路立機事

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實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

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

南源境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吳八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十七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年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

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確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卧昏昏不舉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途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

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筋曰如何是沙門日

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袒師西來意師

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風箏有韻

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猫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

昆八

十七

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家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釘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峰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袈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遠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

何師曰螭螻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
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
火中叫新到持錫遠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
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
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
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
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
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
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
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
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
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
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
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

昆八

十八

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
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
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
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
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奉曰彼
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
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
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
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怒龜殺活由我問僧甚
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
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
親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
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
曰吃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則却

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舶非汝而誰曰和尚聲師曰胡羊往楚

是八

十九

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

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業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峰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峰峰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闕盲者自盲峰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

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挿鋤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立沙踏倒鋤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見八一半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闍黎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

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見八

謚法性禪師

見八

主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
來師曰燒畚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
蛇鑽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
師曰待汝一鏹斲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
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
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
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
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
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
臚失算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峰齊
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
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
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

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卧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
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甚麼不垂手師曰不
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
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綸垂不到磻溪
謾放釣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
蟾中玉兔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
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
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
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
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

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卽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爲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既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

是八

三三

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

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闔外底

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

當治化師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

平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

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

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步數太多曰

恁麼則不見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

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

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

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

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音釋

斲	斲	俗	稗	蜀
瘞	山	俊	傍	遠
斲	株	守	卦	三
斲	玉	音	切	音
斲	也	且	也	音
	音	蠅	嬰	嬰
		之	么	嬰
		子	藍	嬰
		也	切	音
		音	音	音
		狂	鄆	穉
		野	運	穉
		狗	地	穉
		似	名	穉
		狐	音	穉
		音	音	穉
		雅	峻	穉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昆九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昆九

作甚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

目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

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

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鷗隨箭落李廣不

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

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

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

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

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

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鶻體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
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
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
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
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
是山閣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
日下語得中卽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
園中師問曰上座旣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
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
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
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
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
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
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
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

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奈語偏
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
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
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
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
師曰鶴鷺竝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
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
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
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
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
園會裡沒蹤由師往遊夔道避昭宗蒙塵之
亂以漢開運丙午冬鳴犍槌集僧囑累入方
丈東向右脇而化謚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竅
中主師曰金鷄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
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
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
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
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
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
覆蔭請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
相依渌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
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招
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
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
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卧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

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
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
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
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
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
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

是元

四

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
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
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

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
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
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
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
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
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
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
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
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互
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
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
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
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

昆九

五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
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
師曰浪浪蕩蕩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畱
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
便打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
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
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
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
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
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
來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諡真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
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

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
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問如何是道
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
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
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
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渣或作渣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
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墊
戶不開龍無龍向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
卽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
山復問下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
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愁野老不重太
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

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
師曰擺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
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
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
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
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
曰南方水濶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
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濠州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
人爲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
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

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青原下七世

潭州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

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師

昆九

七

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

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舍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

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

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是九

京兆府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裡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徒弟多師爲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紫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劍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是九

九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

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

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

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

為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咸知一日因僧

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卧雲庵帝曰朕

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

難迷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

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

以何為驗僧無對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祿藏

經悉為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

燒如今為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帝嘗

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

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

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擊鉢問

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

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

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

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

摠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

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

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

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

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

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

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

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

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

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
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
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
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同叅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
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
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

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
何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
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
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

是

十

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
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
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玄以云大小學法
師臨死猶寐語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

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

心師無對

歸宗系代云
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

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闍

作麼生轉嚴無對

汾陽代云
彼此老大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

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

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

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

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

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

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遺其以再下春

聞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

鼎誣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

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

師曰我喫飯汝受飢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

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

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

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

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

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

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却山下

是九

十三

卧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

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

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

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

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

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

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

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

此法門如虛空俱舍萬象一為無量無量為

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憚禪師今日初謁雪峰次依石

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

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

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

盡大地人無觸護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
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
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
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
更有誰閑鄉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
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於六十年後塔
戶自啓其真容儼然

昆九

十三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
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
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裡佛
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
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
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

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
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
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檐拄杖高挂
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
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
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
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
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
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
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
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
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
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

裏弄糊猴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

遺其名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

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

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

恁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叅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

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

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

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

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

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

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

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

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

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

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

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

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

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

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

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

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

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祇從這裡猛著

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

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密

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

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

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

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
江西老古錐從教日多與風吹兒孫不是無
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
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
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
馳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
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
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警速

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
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金羹
被一顆鼠糞污却雷賓代云誰家
釜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
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

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
對大通本代云
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
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
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
書壁字主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
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
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
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
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
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
他樣不借他樣
是九
十六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
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
用箇甚麼主無對歸宗承代
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
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宗

系代云
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

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系
代云大

似不
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

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

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
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

答話王汝云何曾客歸宗系別
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

甚如何是家園甚 立覺代云是亦食不
得法燈云汚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

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

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

行腳三十年脚瑯覺云既不然而且道祖師面
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

是九

十七

無聞業莫誇
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

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

之力法眼別云不
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

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
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

箇親那箇疎
說我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有一行腳

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

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

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

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

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

雨淋淋地被趕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
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

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

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為甚麼在上座手

裏僧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
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

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

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

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

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鈇解義廣畧如何主

曰鈇解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

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

無刹不現身聖像為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
云現身

雖善觀相生偏法眼
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

是

十八

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
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

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
弟子鎖大

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
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處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

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
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

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
云若不如此

此知公不受人護法
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

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

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

纔喚便發業法燈代
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法燈代云汝
念甚麼經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

某甲念底著向那裏

法燈代云汝
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

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

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為是說是不說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為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十九使來追僧

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

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

臾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

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

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

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翻國師代云不欲驚眾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

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眾無語法眼代云

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

一人眾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火

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火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

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

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

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

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為甚麼不

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

佛麼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

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問婆有
 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
 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
 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
 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
 法僧曰汝怎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
 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
 子挿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使出去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
 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喝曰高坡平頂上盡是
 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苑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
 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

代云心明
 滿處印示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音釋

筈 古活切音括 蟬 上下計切音帝下
 箭 箭末曰筈 蟬 德紅切音東虹也
 胡 胡感切音頷猶 苒 徒感切音
 舍 舍也未吐之貌 苒 髮芙蓉也 警 先齊切音
 賃 女禁切音 甚 時鴉切音 甚 甚桑實也
 任 庸也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昆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

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

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

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

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

夜宴坐邱塚身心安靜雜諸怖畏一日遊餘

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

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

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

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

撮得虚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

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

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

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

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

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

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

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

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

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

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

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

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

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

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

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

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

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

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募召

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杖子拋

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

八月五日塔于郡東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

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鑿鑿下天

出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

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

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

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又矣道悟同時有

二人一住荆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

荆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

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

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

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

悟禪師碑云道悟諸宮人姓崔氏子玉之

後亂也年十五依長沙寺墨翁律師出家

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悉石頭頰沐指

示曾未投機次調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

侍者應真南遂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

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

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屬曰汝若住持

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

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頭問左右申其端緒

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自

荒榛曾未修削觀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

水中旌旆繞歸乃見備衙火發內外煙燄

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

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

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

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符西道寺讓

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

告又云聞羣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

何得恁麼地師舉杖子云汝道當時是如

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

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

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

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

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

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

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

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

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

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鑿請居之元和二年

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

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貫曰幽

闍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馬唐闍人歸

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

天王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

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

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駟馬祖宗門反以為悞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為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為馬祖之嗣達觀類以丘立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立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真文實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為不差悞矣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

左右一日問曰其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是十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少歲出家
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
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
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
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感師氣
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
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我當撲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
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
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
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
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
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

五

五

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
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
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
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
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
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
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
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
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
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
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
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挾複
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
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眄師曰無無便出
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

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禮陽三十年屬唐武

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

畢

六

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

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

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

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撮立覺云

華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僧參師問

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

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鎧鄒劍擬取師頭時

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囚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牙曰

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

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

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

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

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

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扃問如何

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
 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
 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
 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
 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

教門中猶較些子

味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
 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

延慶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
 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開黎莫不嫌痛
 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開黎
 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

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
 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
 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
 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
 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頭
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
 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祇如臨濟

道我從來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
 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上堂問即
 有過不問猶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
 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
 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
 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
 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
 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
 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
 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
 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
 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
 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
 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
 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
 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

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
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
來雪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趂
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
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
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
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
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
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諡見性禪
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叅師問其中事卽
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
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
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
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

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
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
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
理出去巖頭僧來叅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
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

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
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
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
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衲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
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
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
遷逸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

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叅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聞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叅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掘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曾未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

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驀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岸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

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
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
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
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
涅槃經七八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
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
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
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
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
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
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
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
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
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下一
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關黎

昆十

十一

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
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
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
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
話其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
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
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
殺人刀亦有活人劍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
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
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
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
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
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
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
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劍斬天下誰

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
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
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
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劔麼曰收得師引頸
近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

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峰曰巖頭有何
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趨出問二龍
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峰聲聞人
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
和尚見性如何峰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
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
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
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
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
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

昆十

十三

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
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
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
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
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
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
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
師曰右邊圓相聲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
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
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
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
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
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
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
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

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
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遊問路逢猛虎時
如何師曰撥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
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呌
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

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

是十

十三

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
作噓聲師嘗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
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
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
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
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
舍利四十九粒眾爲起塔諡清嚴禪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
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襪襟中聞鐘梵之聲或

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
甯田玉澗寺見慶立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
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
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
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
懿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
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
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
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箇漢行脚到
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
嚏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
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
裏未穩在不敢自護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
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
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

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

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

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

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第十四

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

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

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

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

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

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

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

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

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

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

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

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

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

師辭洞

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

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

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

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

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

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

第十五

十五

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

曰闍黎行脚爲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

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

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麼不

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
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
云更分
三段 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
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
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
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
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
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
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
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
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
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火光
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

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
遂蹋倒棲當下汗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
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
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
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
師曰蒼天蒼天師謂眾曰此箇水牯牛年多
少眾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
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
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
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
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
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
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
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

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
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
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
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
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
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
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
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
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蘸口
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
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回
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
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
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
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

昆十

十七

打後僧舉問立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
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
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
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
侍立不覺敲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
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叅烏石觀和尚纔敲門
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
老觀石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
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
門你這一隊噴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
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
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
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
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
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馮山來

師曰瀉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

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立沙云

漢蹉過瀉山也山頭老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

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

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僧問學人道不得

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

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

日和尚是甚麼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

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驚湖別問僧甚處

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上堂南山

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

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

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立沙沙曰須是

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

異

六

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

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

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

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

書上師兄某自鼈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

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

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

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

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

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

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

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

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

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

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

全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

少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
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汗人好師
曰我即不塗汗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
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
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

昆十

十九

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
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
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
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
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
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擗策前迎抵蘇溪避
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
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
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
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

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
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
憇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
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
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
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
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
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
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
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
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
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
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
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輓出

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
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
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
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
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
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
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
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闍王封柑
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
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
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
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
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
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

不干闍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
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
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
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
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
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
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
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
衆看此一員
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
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
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
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
清代曰比來拋甄引玉法眼別云官人
何得貴耳賤目上堂
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
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

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聞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踈山云雪峰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挿瓜蓋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毘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祇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

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

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趣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禡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禡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椀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

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

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雲門

歷良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

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

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聞之許氏子自幼披緇

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

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

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

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微醺無忒後謁夾

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

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焦

具十

三

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

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

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

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

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

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

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

受人謾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

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

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在

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

對師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

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

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扭在

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

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

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
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
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
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
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
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
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作禮師曰汝
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媪回舍見兒婦拾田螺
歸媪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
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
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
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

翠十

三五

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
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
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
服膺闔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
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
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
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
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
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
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
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
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
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
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
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

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

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

擯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

舉似疎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

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

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

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

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

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

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

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

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

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

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

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

禾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

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

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

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趲出軫舉

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

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怪大師僧舉

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

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

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歌枕觀獼猴

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驪前問

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

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

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

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

上堂集眾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乃令東邊
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
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
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

昆十

三六

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

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

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

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緣

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

曰山僧一衲衣展似眾人見雲水兩條分莫

教露鍼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

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

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
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
礫作麼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音釋

昇 雲俱切音樓 廬侯切音窳 呼括切音 邏

良 以切音里 選 養里切音 俚 側吏切音 同

逸 旁行連延也 迤 以與迤同 俚 側吏切音 同

也 刀沼切 迤 上聲 把 烏皓切音 軫 上

昆十

三七

轉也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池一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闍之謝氏子幼好

垂釣汎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

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

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纒接

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

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

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

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

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

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立徒臻萃師入室咨

決因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

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立學有所未決必

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

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

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

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

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

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

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

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

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

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

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

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

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成交句句

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

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
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
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
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
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
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
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
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
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
大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
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
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立不
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
迷旨二乘膽顛十地寬驚語路處絕心行處
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

卷一

二

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
與塵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
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
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
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疑心斂念攝
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
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
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限

卷二

三

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
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迹
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
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
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

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
上沒可安排恰似焔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
平坦何用剷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
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
則差便是干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
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
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
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
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
花相換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違本源
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
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
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
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
趣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

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
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
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
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
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
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
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
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
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
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
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
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益為識得知麼識得
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
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
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

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
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
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
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
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
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
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
麼還願樂麼勸汝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
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
肯麼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
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
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
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
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
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

卷一

五

易得搆去且况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
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躡
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入把住詰問
著沒去處便喚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
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
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
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
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
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甚麼
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
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
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
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
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
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

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
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
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
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
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
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
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
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
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
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
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
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
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
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

光一

六

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
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
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
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
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
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
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呵護汝也須具
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
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
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
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
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鐵
負鞍碓搗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

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
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
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
齊壽知麼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
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
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
池一
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
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
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
遂將拄杖一時趯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
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
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
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
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

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
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
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峰次有二僧從
階下過峰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
與麼峰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
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
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
攬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
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峰峰令訪師師問
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
知有不求知者歸宗系別拈掌三師曰山頭和尚喫
許多辛苦作麼雪峰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
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
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峰曰俊哉侍雪
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

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已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

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九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

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
 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
 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
 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
 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
 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
 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
 蹤觸處周智者捺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
 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
 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
 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
 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
 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
 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
 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

闍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
 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
 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
 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
 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
 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
 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
 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
 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
 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
 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
 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
 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
 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
 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
 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

座無事上來商
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

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

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

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

瘕麼僧於是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

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椽子拾

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

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

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

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

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

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

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

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

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

七

十一

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稱別長生云喚甚麼

作如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

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

不得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

特且問上座問凡有言句盡落襪襪不落襪

襪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

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

場師曰沒却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

祇爲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師在雪峰時光

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

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

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立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

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

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

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

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

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

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

尚不迨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

仕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粵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

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

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為甚麼却成鬼窟去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

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

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

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

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

池

十二

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其慚愧若檢得出許

上座有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行脚服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

有聲明三藏至閩師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

敲銅爐問是甚麼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

大三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對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

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

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問

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

物示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

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

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其欲散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

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

遠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峰打鼓這裏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

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昇梯時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及聞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

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
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
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
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
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
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
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
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
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
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
日看來火裏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
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
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
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

酌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誥上座曰
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
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
上座本分事誥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
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
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
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
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
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
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
峰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
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
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彌縫徧野
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
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
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

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太師聞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空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

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池二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廿六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

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
 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
 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
 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
 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
 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巖道底一時坐
 却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
 日老胡絕望立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瑄和
 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
 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國
 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麼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
 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
 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
 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

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又僧
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師入僧堂舉起
實語福云去其妨我打睡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眾無對法眼代云
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
 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
 乃叫叫上堂大眾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
 眾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
 眾禮拜眾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
 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
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
 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
福殼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
 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
 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

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

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

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

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

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

禮雪峰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

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

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

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

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

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

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

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道光

池一

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

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

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

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

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

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

師却指船子歸宗系別云和尚祇解問人雪峰上堂曰諸

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

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

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

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梁真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

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

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

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

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林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

池一

十九

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閻黎還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立代云貪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行拄杖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

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已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

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
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
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
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
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窟心僧
曰甚麼處是某甲窟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
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
某甲窟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碯著所以道汝
窟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
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
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
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
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
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
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

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
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
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
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
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
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
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
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
有尼到叅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
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
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
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
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
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
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

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

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

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

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聞帥遣使

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

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

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

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

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聞帥遣使

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便打僧曰

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

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僧無對師舉洞山直

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

云謾語

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

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

右法眼別云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

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濶多

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

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

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

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龔

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

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

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

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

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

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

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聞帥奏命

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

池一

三三

開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叅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禮
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
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
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
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聲曰似未

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成不重問

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

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狂狹無風

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

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
莫費力問

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
別云

汝擬
亂走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

作麼法燈別云
于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

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恠生慶曰穩便將

池一

語

取去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

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

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咩咩

問如何是向上關楨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

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

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

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

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

是劍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

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東禪
齊云

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
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

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

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
 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
 曰喫茶去師與闍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
 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
 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僧問從上宗
 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募口打問如何是省
 要處師曰汝還恥麼師復曰今為諸仁者刺
 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
 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
 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
 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墓
 口搨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搨鼓
 一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
 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
 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

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
 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
 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
 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
 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
 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
 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
 師便打趣出院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音釋

顛之善切音戰 讚古困切袞去聲 講張流
四腋寒動也 順言讀弄貌 誦切音
 勸與勸通勸 挫陟栗切音 誦疏臻切音 膊
 張驚懼貌 挫室撞挫也 誦華致言也 膊
 匹各切音 掖夷益切音奕掖
 拍有膊也 掖謂在傍扶之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池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

閩越陞雪峰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

池二

衆務闔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

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

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

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

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

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

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

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

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

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還越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峰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禮拜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這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

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驚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俊鷹俊鷄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開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爲家竭力禍出私門 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

富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腳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冊而終焉

越州鑄清寺道愆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茹葷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嗚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峰問甚處人曰温州人峰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峰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

麼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愆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愆布衲普請次雪峰舉瀉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知道愆鉏地去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峰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

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怱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起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峰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峰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

沈二

五

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蛟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怱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旣是當斷爲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

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鏝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廼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

池二

六

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册寺延請居馬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

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與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池二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擗

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單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落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兩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筴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筴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覈了過盃纔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

曰問將來

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

僧曰此童子見解如

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

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

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

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

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

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

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腳手也無師曰這

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

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

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

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

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

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

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

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

立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叅

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

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

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擡住曰盡乾坤

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

瑫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

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倚蘭作

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

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

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

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困山後闍帥命居安
國大闍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
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
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
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
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
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不落有無之機請
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
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
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
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
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
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
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
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

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
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問學人
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
便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
死來問知有底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
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劔師曰不敢瞎却汝
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問不犯鋒
銚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
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也須
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
否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
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
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
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
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

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峰上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峰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峰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

地三

十二

峰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叅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違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峰院主有書來招

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
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
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
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
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敲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
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峰一
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
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
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峰如
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一
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也二

十二

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峰問古人道誰知席帽
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
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
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
床上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
下僧擬取峰便蹋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蹋這
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
便休去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
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
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
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
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
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
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

曰上紙墨堪作甚麼問帥署禪主大師莫知
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
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

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我未

池三

十三

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
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
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
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
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
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
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
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
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

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
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
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
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
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
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
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
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
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
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
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
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
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

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池三

十四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峰山行見芊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

福州僊宗院行瑄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

堂我與釋迦同叅汝道叅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弁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

池二

十五

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

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
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
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
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
曰二尊不竝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
謁雪峰禮拜次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
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
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
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變
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
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
成邱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

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
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
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
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
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
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
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
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

卷三

十六

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
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
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
師曰出羣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

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峰靚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片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卷二

十七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鼎鑒真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蔥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踞

跌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閻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閻黎即今在甚麻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開

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乃拈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

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

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

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

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

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

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

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

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

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

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

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

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

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

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為今時向上宗風

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

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

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

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

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

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

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愁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愁鶴師以兩

手鬪云鶉鳩鳩

風穴云鶉鳩一聲喧字
宙羣雞其謂報知時

問駿

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潭州馮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

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切切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

池二

二十

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滌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

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

池三

三

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與

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

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庵院憇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嘗問師

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
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
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
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
日立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
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
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
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瞋睡作麼沙却
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
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
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
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
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
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
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

卷二

三

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
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趨
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
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
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
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
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
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
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
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
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
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
目爲太原乎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家
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
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

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性動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而友立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

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

佛問如何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

作麼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音釋

怱芳無切音敷思也悅也 盟上音搵下音駮吐飲之貌 禿大
切音多 陡當口切音斗與 喘尺充切音 璠外疾息也
奪衣也 陡同峻立也 喘外疾息也 璠璠魯之寶玉 癖居隘切音解公癖也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池三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

池三

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

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

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爲瑞巖

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

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

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

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應諾師曰與老

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

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

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

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

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

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

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

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

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

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

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劔師曰不傷萬類

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

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

人說法否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

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鷲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

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
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峰何伸向背問雪峰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

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叅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锹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锹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與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

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與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己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也三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

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
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
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
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
擬欲吞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

何師曰俊鷄起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
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
去事如何師曰劄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
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
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談
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蔽得著是好手問放鶴
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奈頭上一點何
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
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

沈三

五

眉毛在新到參纒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
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
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
無對一日天寒上堂衆纒集師曰風頭稍硬
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
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纒到暖室便見瞋
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問國泰古人道俱胝
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
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
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
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
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
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
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
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

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趣出師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
鷲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

卷三

六

牛生犢子臨岐誰解奏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露曰還

教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
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
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
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

世三

七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
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
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
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
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
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叅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
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

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
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
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
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叅衆山來日上堂
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

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握衣久承印記
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
立光問甚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
得拂子趣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
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
方丈

建州白雲令奔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
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
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
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

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
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
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即禮謝住後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
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
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
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劔師曰會麼
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
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
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

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
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
槽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
起去問羴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
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
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
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
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
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
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
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
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

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孽當胸箭因何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峻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峰頂回來暫跨虎溪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

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潭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

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陞

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啟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

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寬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眾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挿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立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

池三

上

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眼云蒼天蒼天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為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鷓鴣也是聲何不那裏聽

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底如老師
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
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
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
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
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
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
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
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乖些子相助
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
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
點胸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歌時此
箇誇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
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
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

卷三

十三

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
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
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
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
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
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
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
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
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了忽然省去更不
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
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
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
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
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
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
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

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
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
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
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
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

世三

士三

十方眼師曰貶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
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
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
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
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
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
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
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
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
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麼

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
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
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
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
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

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

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

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

玄覺代云謝和尚頷問王太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

弁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弁歸弟曰某

甲爲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

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

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

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

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

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 問僧汝

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

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

如此師曰汝話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

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地三二時相助問如

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

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

寶座度甚麼人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

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

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

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

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

道理天成三年秋復屆闔城舊止遍遊近城

梵宇已乃示寂茶毗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

隅諡真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也得法

玄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

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

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

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

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

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

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

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

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地三曰如何是隨照失宗

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

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

玉樓

福州德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

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別開耳孔若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閻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婺州國泰院瑠禪師上堂不離當處成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

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昆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未磨後如何師曰古鏡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沒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麼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

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
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
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
來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
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
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
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

亦曰中塔

泉州莆田

人也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

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

二年玄沙將示滅闍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伊

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

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

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

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

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
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
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
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
一人爲侶伴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
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
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
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
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
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
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
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
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
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
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

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
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
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
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
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
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
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曰一切
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
觸體拶損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
曰貶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
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
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
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
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

世三

六

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
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
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
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
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
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
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峰冲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
人成現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
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
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
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
是螺峰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曉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起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

東拄西拄

招慶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

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到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哪哪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擲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谿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栗谿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觀豺虎奔至庵

前自然馴遠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
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
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
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
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
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眾聽已有真
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
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
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
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
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
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
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

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
得徹底所從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
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
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
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
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
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
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
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
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
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
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
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一偈
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
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

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圍幻業能
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
爲二靜上座竝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
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
語話一日慶見乃曰尔每日口勞勞底作麼
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
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
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
去泊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
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
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
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
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

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
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
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
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
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
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
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
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
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
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
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
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
婆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

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
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
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
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麼生是劈不破
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值幾錢
僧無對歸宗柔代云
留與人增價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
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
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
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
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
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
大眾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
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
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
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

卷三

三

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
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
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
琉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
王隨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未
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
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
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
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
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豎拂
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甚麼
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
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
山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

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

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處州翠峰從欽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

世三

三四

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眾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底事此眾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

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

法三

孟

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豎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是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與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瘡病之藥不假驢駝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甚在彼許多時曰

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闍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問大眾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

待商量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音釋

葵

七遇切音
務州名

緇
履兩枚也

繚

同葵郎丁
切音靈似

羊而大角有圓
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

琛
尹森切音琴
美寶日琛
從

初江切音
箭撞也

箸
治據切音宁
匙箸飯具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池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長慶稜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

池四

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

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

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杭州傾心寺法瑄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

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

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

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

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

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

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
頭致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
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
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
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
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
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
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
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
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
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
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
如何是吹毛劔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
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

座捧香爐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

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

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

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

住廣嚴道場今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

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

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

高峰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

雲三間茆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既無維那兼

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

靈水響鷄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

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

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

也師曰爭奈一騎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

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

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間如何是學人眼師

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

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

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

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

欲續雪峰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

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曰恁麼則

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憊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

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

池四

四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

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玘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叅師曰今日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間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蹇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却也上堂大衆正是著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舍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

池四

五

圖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峰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啟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
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
平章事官闡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環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
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關欲免心中
關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
曰如何是心中關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
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
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
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
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
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

世四

六

雲攪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

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

曰他日生天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子示

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

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泊合放過公到招慶

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

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

為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

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

向外邊打野裡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

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
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
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

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瞥落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即

池四

七

亂便下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
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
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
得我即不恻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
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豎說猶未
知向上關挨子如何是向上關挨師曰賴遇
娘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
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
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

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
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問如何是
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
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
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
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
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
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

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
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
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
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米飯曰忽

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

池西

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問明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癢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

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池西

九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謾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麁纖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開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
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
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
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爲何
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
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太
意師曰碓搗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
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
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
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
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
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

啼嶽麓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
音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
月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
朗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
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
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干
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
置即今作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孽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
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念念晨雞暮鐘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

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
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
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劔師曰塵埋牀下履
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
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
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
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
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
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
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燈淨修禪師初叅保福福一
日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
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極我自
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

此

上

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
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
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
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
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
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
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
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噯
僧再問師曰瞋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
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
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
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
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
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
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

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
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
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
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今脫生離死古
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
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
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
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
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
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
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
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
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
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
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

七

十二

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
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
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或
闌闌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邦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
王佛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
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
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
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竹箸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
師曰黃蘗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温州樂清陳

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眾更待

池四

三

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與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

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毘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木實頑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真朱氏子容若
梵僧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
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
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
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
而立山莞然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
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
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
吟師曰火裏蓮生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師
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
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
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
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
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
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

池四

十四

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
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干
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
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
反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
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
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
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
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池四

十五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
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
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
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
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曰恁麼

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
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
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温
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
胸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
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
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
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
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
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
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
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
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
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
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
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
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
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住
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
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
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
僧好打僧無語

甚

十六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
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
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慙
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

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屨木履開寶三年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於建州鷄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

注四

十七

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

閻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佞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

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
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
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
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
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
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
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
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
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
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
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

光

十八

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
師曰空慙道者名

翠巖叅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
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
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
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
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
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
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
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
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
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

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
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
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憇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

注四

十九

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

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

答曰恁麼則大眾久立師曰抑逼大眾作甚

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劔師曰錢塘江

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

騎馬至僧問師既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

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官人

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

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

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
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
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
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
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
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伏豹師因此
發悟立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
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
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
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
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祇據諸賢
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

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
幻化所爲性地真常不勞修證珍重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
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
光啟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
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二十}別舍
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
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
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依敗葉沒胙或者云
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
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
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
訥駭然尋謁栢倉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
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
與荆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

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
巖觀石龕謂弟子慧興曰子入定此中汝當
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
師長往啟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暖徐自
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
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
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
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慙亦獲舍利歎
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
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
夢所見隨兩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
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
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
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
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

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兩賜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

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齧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齧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安國瑄禪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溪不異馬頭白鹿千峰何似雞足師曰大衆驗者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夫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

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
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祇如傍觀
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師
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
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
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
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
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
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
即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
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
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
日搬柴問牛頭未見曰祖時如何師曰香爐
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

七四

三五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
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
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
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集衆以扇子
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
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
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
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
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
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
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
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
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
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

七

三

一摺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迴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巖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則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露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

常師長嗟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
衆曰世尊滅渡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
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
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

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

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

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擎雲不假

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

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

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觀者

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

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卽是方便問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

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何是

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衆眼難謾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音釋

環與塊同致齧魚列切音念與息同

急遽侯欄切齧泉也脛部比切瘳丑鳩切音

也去聲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

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

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

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

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

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

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

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也音陸